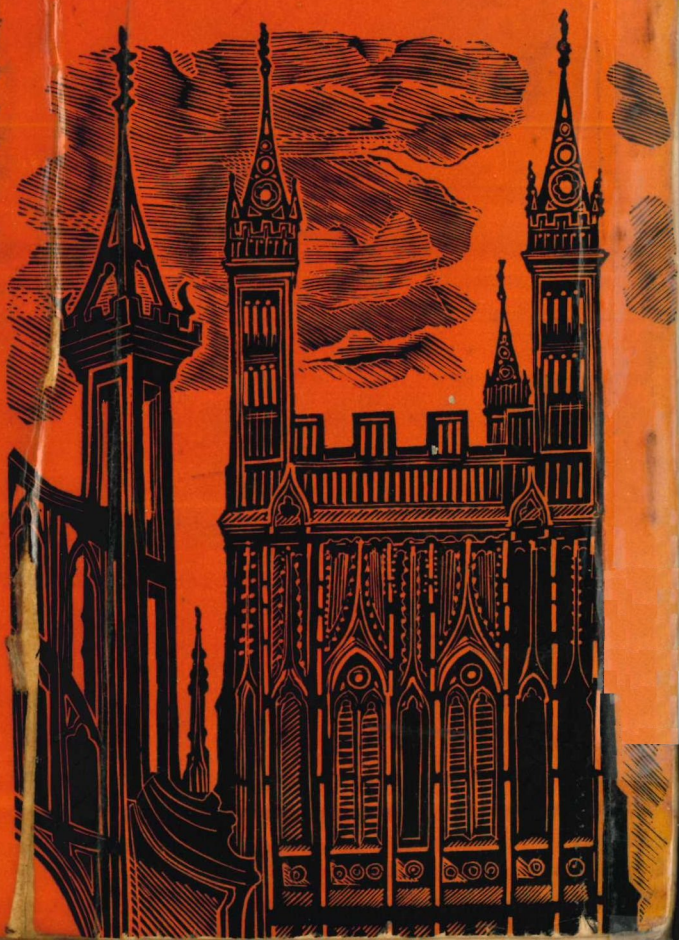
星城光日

著作『神女的月紡』
著 MARY STEWARD
譯 張時



日光城堡

『紡月的女神』作者

MARY STEWARD 著

張時 譯

皇冠叢書

第八六種

日光城堡

時譯

日光

城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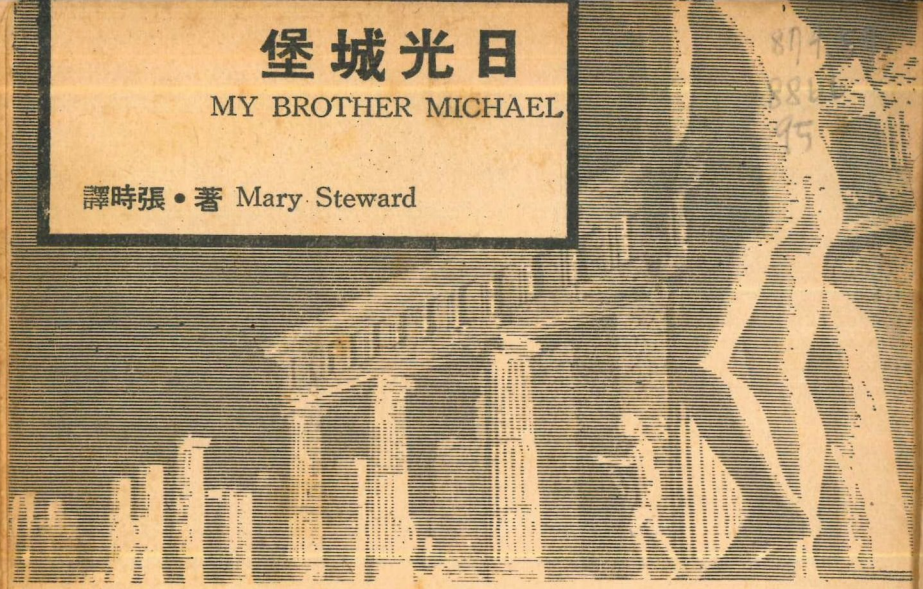
出版者：皇冠雜誌社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信箱
電話：五三五二二
發行人：平鑫濤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信箱
印刷：國泰印書館
臺北市峨眉街一〇九號
定價：新臺幣拾貳元
登記證內政字第三三九號

堡城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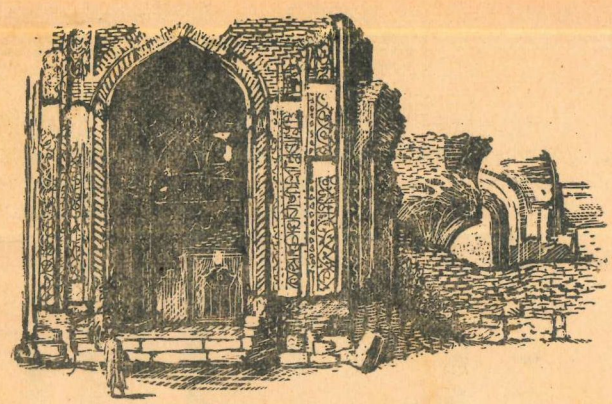
日光城堡

MY BROTHER MICHAEL

張時譯 • 著 Mary Steward



一典雅在坐地靜安還雯海顧，前久不
這』：說友朋她給信寫中舘啡咖的擠擁家
『……有沒都情事麼什裏
汽把一把地來其如突人生陌個一是但
的上道行人在停着指且並，她給塞匙鑰車
。車汽大色黑輛一
存死生……。姐小，子車的菲德去』
。了見不便後說低他『，事的亡
的到不想夢也決她了進走雯海，此從
。中夢惡的謀陰而怖恐



——關於本書——

歐美輿論推崇之一般：

『……任何人所能期待的緊張與危險……』

——紐約先鋒論壇報

『一部十分緊張刺激的小說』

——波士頓旅行報

『我們早已等待的——「九輛等待的馬車」作者的新書。』

——圖書館月刊

『令人汗毛豎立而引人入勝的歷險……』

——基督教論壇報

『史蒂華小姐是近年來文壇最令人興奮的發現……請千萬別錯過她的書。』

——波士頓地球報

『……充滿行動與懸宕的偵探小說，通過史蒂華小姐典型的女主角的眼光與心情，目前在文藝界中沒有更誘人的少女……』

——紐約時報書評

『除了「不忍釋卷」的緊張之外，而且它並非時下庸俗的偵探奇情小說……文體清新，人物活現……漸漸進入高潮……最鎮靜的人也會目爲心悸。』

——阿馬利羅環球新聞

『使讀者在沒有讀完最後一章之前，一直會坐在椅子邊緣。』

——夏綠蒂日報

第一章

『呵，女人，
妳在等待什麼？』

——蘇弗克利斯：『伊莉克特拉』

『這裏什麼事情都沒有。』

我慢慢地寫下這幾個字，又望了它一會，嘆一口氣，把原子筆放在咖啡桌上，然後在我手提包中翻找一支香煙。

當我吸煙時，我看着四周。我想着方才寫給莎白的信中最後那一段令人沮喪的話，又覺得此時此刻有許多事情發生，足以滿足那些有歷險狂的人們。那就是雅典給人的印象；人人都在行動，說話，作手式——特別是話談得最多。雅典給人的第二件回憶，並不是那過份擁擠而嘈雜的車輛喧嘩聲，或是那些不斷在大理石上鑽鑿的聲音……人們只記得雅典是一團嘈雜的談話之聲。在你旅館的高高窗口下，是灰塵的氣味與來往車輛的喇叭聲，衝擊得有如太陽底下洶湧波濤——雅典人的聲音在爭辯，嬉笑，談談談，好像他們以前是用

言語建造起離我座位不遠處的安哥拉大石廊。

這是個生意興隆而擁擠的咖啡館。我在房屋後端靠近酒吧臺的地方找到一個桌子。在外牆上安有許多通向人行道的玻璃門。它們都打開着，面對奧尼亞廣場，那地方實際上乃是雅典商業中心區。自然，這裏也是城市中喧嘩吵雜的中心區。來往不停的車輛使人眼花繚亂。人們和車輛一樣擁擠，挨肩擦背地在人行道上行走。一堆堆男人穿着雅典城素見的黑色衣服談論着雅典男子們上午慣常談論的話題；他們的臉色有意志集中與活潑的神情，他們的手指上不停地玩弄着繞繼其上的一小串琥珀『緊張念珠』，這是地中海東部男性所喜歡戴用的。女性有些穿扮得很時髦，另一些則穿戴着黑寬裙和農女的黑頭巾，她們都在商店裏購買東西。一頭滿載着大堆花朵的驢子活像一座走動的花園；牠慢慢走過，花主在早上炎熱的街道中大聲吆喝。

我把咖啡杯推開，吸了一口香煙，又拿起信紙，我開始再看一遍我方才所寫的。

『妳現在應該收到我幾天前在克里特寫給妳的一封信，在那裏面我對妳說了些馬可諾和迪羅斯兩個地方的情形。要想描述出這裏的情形實在很困難——我多麼想對妳說明這是個多麼奇妙的國家，然而我又覺得不該過份堆砌，否則妳會認爲傷腿使妳不能偕來將是楮更大的不幸了！哦，我不該再提起那個……我正坐在奧尼亞廣場的一個咖啡館裏——這是永遠忙碌城市中最忙碌的一個地區——我在盤算下一步我該怎麼樣。我剛剛由克里特乘船來到此地。我不相信世界上還有比希臘諸島更美麗的地方。克里特自有一種獨特的氣質，壯

觀而興奮，不過有點冷酷——這些我在上封信里已經對妳談起過了。剩下的還有德菲城，反正我遇見的人莫不異口同聲地稱道，說它將是旅程中的皇冠。我希望他們的話沒錯。有些地方，例如伊流斯，阿羅斯甚至於柯林斯都有點令人失望。……人準備面對那些鬼魂，然而已往的神奇與傳說早已消逝無踪。不過人家對我說德菲城確有可觀。到目前爲止我深信不疑。我唯一擔心的是現款問題。談起金錢，我便覺得自己是個傻瓜，菲立管錢，他實在有一套……』

看到這裏，一個路過的客人由桌子間走向酒吧。他碰了一下我的椅子，我立刻由玄想中抬起頭來。一羣客人——全是男性——聚集在吧檯前面，顯然是在作早晨的聊天。似乎雅典的商人們設法要用比咖啡更持久的事物來填充早晨與午餐間的空隙。我看見一個盤子，上面堆着高高的俄式生菜，頂上鋪着厚厚的沙拉油。另一個碗中有在油中浮沉的肉球與青豆。還有無數盛着煎洋芋，小蒜頭，魚，甘椒和五、六樣我不認識的食物的小碟子。酒檯臺後有一排陶土的瓶子，在它們細頸的陰影中，我又看見新鮮的青果。架上的酒瓶標着像沙莫，尼米，吉好和馬羅一類的名字。

我笑笑，又低頭回看信紙。

『……然而我在此地也找到一種孤獨的美妙樂趣。請別誤會，我決非指妳！我實在萬分希望妳也能在這裏；不但爲妳也爲了我。妳會懂得我的意思，是不是？多年來，我還是第一次獨自外出——我幾乎想說是「

無牽無掛」——我眞正很欣賞這種以前決難想到的生活方式。妳知道，我決不能想像他也會到這裏來；我決難看見菲立會在邁辛納、諾索或迪羅斯附近閒盪？他又會讓我在那些地方閒盪嗎？他早就衝到伊斯坦堡或是貝魯特甚至塞普魯斯去了——不管那裏，只要是有事情「發生」的地方，而且事情不是發生在過去前幾世紀；而是現在——即使沒什麼事，他也會製造出一些來。』

『有趣——是，它一向有趣——哦，可是我不願描寫那些，莎白，不過我是對的，絕對正確。我現在更加確信。它不可能成功，再一百萬年也不行。我這次屬於自己的旅程更表示得明白清楚，沒有懊悔，只有一種輕鬆，也許，我的時間全是屬於我自己。即使我十分愚蠢笨拙，當我獨處時，我覺得有趣，我自己會勉强應付。不過，我承認……』

我翻過這頁信紙，失神地伸出左手彈掉煙灰。在中指曬黑的顏色中，底部還有一道淡色的圓圈，那本來是戴着菲立的戒指的地方。經過十天愛琴陽光的炙曬，它已經開始消褪……六年的時間褪去而毫無怨尤，留在後面的是一些亦將逝去的快樂回憶。以及一種窈潛的好奇；是不是一個乞丐女郎嫁給皇帝也會有一段令人愉快的追憶……

『我實在承認這種「大解脫」還有另外一面。這些年來一直沉醉在菲立的翼護中，一旦醒來，未免感到相當無聊。我感到有點遺世獨立。妳以爲也許出去走走找點刺激對一個擱淺的年青婦女（二十五歲還能算年

青嗎？）不無好處。可是，不！我剔良地由一間寺廟走向另一間寺廟，手上拿着導遊指南，夜晚用相當長的時間寫下資料以爲我的一本書作準備，我叫我自己安享這一份和平與寧靜……我想這是問題的另一面，我將在一段時間內調整自己。如果眞有些什麼興奮的事發生，我懷疑我會有什麼樣的表現——自然我有一些生存的才能，只不過在他的翼護下顯得軟弱罷了。然而命運正是把比較軟弱的一部分交給女性，對不對？我將如常地在旅館中爲我那本可能永遠寫不成的書準備資料。這裏什麼事情都沒有。』

我放下香煙，拾起我的筆。我必須以比較不同的口吻寫完這封信，否則莎白會懷疑我到底是否眞正因那破碎的婚約而感到『解脫』。

我高興地寫，『總之，我很好。語言問題也並不是那麼困難。許多人都會說些英文和法文，我已經學會了六個希腊字——雖然學的時候亦非易易。我對金錢處理得並不很好。我不隱瞞我已經破產了，我在克里特用得隨便了些——不過，諸神在上，却實在值得。如果路過德菲城而不入，我將會遺憾不已。我不能錯過德菲，那是不可想像的。我必須設法去一趟，不過就我目前情況，我只能把旅程濃縮爲一天。星期四有班公共汽車，我想我應當滿足了。如果我能有輛車子該多好！妳想想看，假若我立刻向諸神禱告——？』

有人在我身體上方清清嗓子。一道陰影半感道歉地劃過我的信紙上。

我抬頭上望。

並不是要來把我趕走的侍者，那是一個黝黑的男子，他身上穿着破舊的格子粗布衣服，一件油膩的藍色襯衫，鬍鬚後有絲遲疑的笑容。他用布帶結着褲腰，他顯然不信任他的布帶，因爲他用一手緊緊地拉着。

我一定是用冷淡而驚奇的眼光望着他，因爲他的歉意加深。他沒有走開，却用蹩脚的法語開口。

他說，『關於去德菲的車子的事情。』

我痴痴地望着手上的信紙說，『去德菲的車子？』

『妳要車子去德菲，不是嗎？』

太陽已經爬進了這個屋角。我迎着陽光望着他。『哦，是，我是想要，但是我實在不懂怎麼——』

『我帶來了，』一隻鎭靜的手——不是拉着褲腰的那隻——向發光的門口揮揮。

我極感有趣地隨着他揮動的手看去。外面眞的有輛車子，一輛大黑色老爺車就停在人行道邊。

『你瞧，』我說，『我眞不懂——』

『哈！』他微笑地由口袋中掏出一把車子鑰匙在桌子上空來回搖幌，『就是它。這是生死存亡的事，我懂——哦，完全明白。所以我儘快地趕來——』

我有點無奈地說，『你說些什麼，我一點也不懂。』

微笑消失，代換的是一種焦急與緊張。『我來晚了。我知道，我很抱歉。小姐可以原諒我嗎？它會準時的。那輛車雖然不好看，不過很好，是部好車子。如果小姐妳——』

『啊，』我忍着性子說，『我不要車子。如果我不順你的意思，請你原諒我，我不能僱車子。你看——』

『可是小姐說她需要車子。』

『我知道我需要。對不起。事實上——』

『而小姐還說那是關於生死存亡的事。』

『小姐——我沒有。是你說的。先生，我很抱歉，我怕不能接受你的車子。我不需要。』

『但是小姐——』

我坦白地說，『我沒錢。』

他臉容立刻開朗起來，他有很白的牙齒與純摯的笑容。『錢！』他鄙棄地說，『我們怎麼能談錢呢？何況，』他又很單純地加上一句，『定金已經付了。』

我茫然地說，『定金？付了？』

『是呀。小姐早就付過了。』

我倒抽一口氣，至少我放心了。第一這不是妖魔鬼怪，第二這不是善於嘲謔的希臘諸神的干預。這只是

一件認錯人的誤會。

我堅定地說，『對不起。這是件誤會。那不是我的車子。我根本就沒租下它。』

搖幌的鑰匙靜止一下，然後又在我面前擺動。『不是小姐看過的那部車子，不，它很壞。它有個啊——你們是怎麼說的？——一個水會流出來的裂縫。』

『一個漏洞。可是——』

『一個漏洞。妳知道，因此我才會遲到，可是我們弄到這一部車子，它非常好。因爲小姐說過這件事非常重要，士明先生在德菲立刻就要車子。妳馬上離開，三、四個小時後，便可以到德菲了。』——他眼光在上下打量着我——『也許要五個小時，也許到時候士明先生可以來得及，而且這件生死——』

『生死存亡，』我說。『是，我知道。然而事實上，先生，我根本不懂你是在說些什麼！這是個誤會，我很抱歉，要車子的人並不是我。是不是那位士明先生的女朋友在這家咖啡館裏等車子？……哦，至少我在此地這麼久，沒看見這麼個人……』

我很快地說，快得使我到事後才知道原來他沒聽清楚我說得太快的法語，而且他只抓住了一兩句他願意入耳的話語。鑰匙還在他的指頭擺動，好像它熱得燙手。他說，『對，咖啡館。一位小姐獨坐着。十點半，不過我來晚了。妳是士明的女朋友，對不？』

他以褐色無畏的眼神望着我，像隻焦急的猴子。我絕望之態已消，對他微笑地搖搖頭，心中搜索着我學過的六個希臘字。『尼，』我儘量大聲地說，『尼，尼，尼。』我笑着伸出我的香煙盒。『事情弄錯得一團糟，對不起。抽支煙吧。』

香煙似乎有治療憂慮的功效，他臉上又顯出高興的笑意。鑰匙叮地一聲落在我面前，沒拉褲子的手伸過來拿香煙。『謝謝妳，小姐，那是一輛好車子。小姐，祝妳一路順風。』

我正在手提包中找火柴，等到我抬起頭，才聽懂他的話。但是那時候已經太晚了。他走了。我看見他在人羣中像條獵犬般穿過，然後不見了。我三支香煙也不見了。但是車鑰匙還在我面前桌上，黑色的汽車還停在外面的烈日下。

那時我像個白痴樣坐在桌後瞪眼望着鑰匙、汽車、和陽光人羣。我想起我臨時討錯了救兵。這時候，我才恍然大悟，因爲希臘話的『尼』是『是』的意思。

當然我跑去追他。但是人行道上路人過多，而且我四望都看不見那位神祇派來的禮儀使者。侍者跟着我跑到行人道上，以爲我是個白吃咖啡的人，想要扭住我。我不理他仍向周圍張望。當他表示出要陪我回去算賬時，我停止尋找了。我走回角落上，拿起鑰匙，對跟着我的侍者迅速而憂愁地笑了笑。他不會講英國語，

於是我擠過桌子走到櫃臺前去找會講英語的店主。

我自人羣中擠到櫃臺前，遲疑而緊張地用希臘話說，『巴拉卡洛，』那是『請』的意思。

『先生——』

店主滿頭大汗難爲情地，自一大堆洋芋上看我一眼，『是，小姐？』

『先生，我有困難。剛剛發生了件奇怪的事。有個人駕了部車子來，就是那一輛，你可以看到，在藍桌子過去的地方，他要把車子交給咖啡館裏的什麼人。可是他誤會以爲是我租了他的車子。他以爲我要替什麼人把車子開到德菲去。我實在什麼都不知道，先生，那是件誤會，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好！』

店主把一些調味品灑在洋芋上，再把碟子推給坐在櫃臺邊小櫈子上的大個子，又用手擦擦額汗。『妳要我向他解釋嗎？他在那裏？』

『困難就在這裏，先生。他已經走了。他只把鑰匙留下給我——就是這一把——然後他走了。我想去追他，可是他已經不見了。我不知道你是否曉得要等這輛汽車的小姐？』

『不，我不知道。』他拿起一把大木勺在櫃臺下攪動什麼東西，然後又望了外面的車子一眼。『不知道。車子要給誰的？』

『先生，我對你說過，我不知道誰——』

『妳說車子要開到什麼地方去——到德菲，對不對？這個人有沒有告訴妳誰要車子？』

『哦，有。一個——一個士明先生。』

他把一種混合物——好像是一種煎魚的東西——挖了些在碟子裏，交給一個等待的侍者。他又聳了聳肩說，『德菲啊？我沒聽說過這麼個人。可能這裏有人認識那部車子或那個人。請妳等一下，我來問問看。』

他又用希臘話對櫃臺邊的人們說話。它立刻成爲一場生動熱烈討論的中心區，話談了四、五分鐘，而且傳遍了店裏的每個男性顧客。大家都好像異常熱心，但是沒有一個人注意到過那個拿鑰匙的男人，也沒有人知道那輛車子，而且沒人聽說過在德菲城有一個士明先生（這裏有個克利莎人，克利莎離德菲只有幾公里路），也沒人認爲德菲有人要由雅典開輛車子去。

『不過，』那位克利莎人嘴巴中塞得滿滿地說，『可能這位士明先生是個住在德菲的英國旅客。這樣什麼事就都清楚了。』他沒說明理由，只是一邊咬嚼大口肉一邊和善地笑着。不過我聽得懂他的寓意。

我抱歉地說，『我知道說起來好像很無聊，先生。不過我總覺得應當想點辦法。那個送鑰匙來的人說』

——我遲疑了一下——『嗯，是生死存亡的事。』

希臘人揚揚眉毛，又聳了聳肩。我得到一個印象，好像生死之事在雅典乃是家常便飯。他以另一種愉悅的笑容說，『眞是一次好歷險，小姐。』然後轉回向碟子。

我望着他想了一會。『是，』我慢慢地說，『是的。』我又轉向忙着由一個美麗的瓶中撈橄欖的店主。顯然因爲天氣燠熱加上現在已是忙碌的時間，使他那一向具有雅典人的好脾氣與風度也微感不耐。我笑笑對他說，『謝謝你的好意，先生。我打擾了你實在抱歉。我想這件事如果眞的很重要的話，那麼那個要車子的人一定會照約定來這裏。』

『妳想把鑰匙留給我？好的，妳不用擔心了。哦，我樂於爲你效勞。』

『謝謝，我不想再麻煩你了。我坦白告訴你』——我笑了起來——『我有點好奇。我在這裏再等一會，如果這位小姐來，我親自把鑰匙交給她。』

我由人羣中擠出去，回到我的桌邊。我坐下又要了杯咖啡，再點起一支香煙，想耐性地寫完我的信。可是事實上我一隻眼睛一直注意着門口，另一隻則看着那部黑車子。這部車子此刻本來應當爲了生死大事而疾駛在前赴德菲的途上……

我等了有一個鐘頭。侍者的臉色又懷疑了起來，於是我推開一個字沒寫的信，要了一碟豆子和一些小紅魚。我不斷地望着來來往往的客人，我的期待之心轉而成了不安。

我在此地等待的動機，並不像我方才對店主說的那麼簡單。我認爲既然我被牽涉到這件不是我的錯而且與我無關的事件中去，那麼我何不加以利用呢？當『士明先生的女朋友』來要車子，她當然可能請我共伴前赴德菲。我不但可能免費乘車去德菲，而且也可能……

時間慢慢地過去，仍然沒有人來。然而我等得越久，越覺得難以離開咖啡館，怕事情在我不在場時解決；而且更奇怪的是其他的可能性會自行呈現。我口乾地把東西推開，這是諸神給我的一種挑戰，一種禮物……到十二點，還沒人來認領車子。我推開杯碟，開始盡我最大可能地冷靜考慮思索。

答案很簡單。我自己把車子開去德菲城。

事情十分顯明，不管是因爲任何理由，那個女郎是不會來的了。一定有什麼事阻止了她，否則至少她也會打個電話給車房取消原約。可是，那部迫切需要的車子還在那裏，而且已經遲出發了一個半鐘頭。反之，我却急着要前往德菲，並且可以立刻出發。我乘克里特的輪船，由畢納斯來到這裏。我今天便可以上路，把車子交到德菲，而且省下車票錢在那裏住兩天，然後乘觀光公共汽車在星期四回來。事情很簡單，這一舉兩得的機會是命運之神所賜予的。

我用手指撿起鑰匙，又慢慢拿起掛在一個椅背上的明亮顏色的大提包。

我的手碰着它時，稍微猶疑了一下。我又放下雙手，不斷在指間絞扭着車鑰匙，以望而不見的眼睛看着外面的陽光。

不能這樣做。我甚至於不該有這個想法。我一定是瘋了。這件事只不過是士明的女朋友忘了取消約定收

回定金。這件事和我沒有一點關係。我多管這件事，不會有人感謝我，因爲我原本便是在誤會中多管閒事。所謂『生死存亡』一詞彈性很大，自然它不失爲掙手的好藉口——可是那只是一句空話，而我將這句空話製造出緊張氣氛。總之，這件事和我沒有一點關係。最好的辦法，是讓車子停在那裏，交了鑰匙，走開大吉。

這個決定使我如釋重負。我自己也爲自己的情緒吃了一驚。在衝動之下，我站起來拿了鑰匙，把提包掛在背後。給莎白的未寫完的信還放在桌子上。我拿起摺好塞進口袋，但是我又看見那一行字，『這裏什麼事情都沒有。』

我手指加緊時，紙咯咯地作響。我覺得在許多奇怪的時機中對自己會看得更清楚些。現在我又面臨這麼個時機，我不知道這是否可喜。

時機一現即逝。但是我不讓它逃跑。我驚訝地發現自己又走到櫃臺前面，把一張紙條遞給店主。

『我的姓名住址，』我氣急地說，『萬一以後有人要來找車子的話，我是顧海雯。瑪尼路奧林比亞旅館……告訴他們——我會照顧車子。告訴他們我會盡我最大力量。』

我走到街上，登上車。我覺得最後一句話特殊得像是句墓誌銘。

第二章

『德菲之程兮，
長且遠。』

——尤利壁廸斯：『艾洪』

如果那天把鑰匙給我的不是神使赫姆斯，至少那天希臘諸神眷顧於我，因爲我活着離開雅典，而且沒有受到一點損傷。

有許多時刻頗爲令人難堪不快。有位擦鞋童急欲要替我擦鞋，他一直跟我到車邊，攀着車沿，我發動後如果記住把車擋切入，那麼他一定會受傷。又當我以每小時十哩的路程沿着左邊人行道由奧尼亞廣場轉入聖康斯丁街時，一輛計程車一直向我衝來，我還以爲是他走錯了邊。經過了一陣爭辯，我才知道錯的是我自己。還有一次在條狹窄的小街中，兩個憤怒的小販連看都不看我一眼便由人行道走到街心。我怎麼會知道這是條單行道呢？我幸而及時把車子煞住。但是對載花的騾子說起來就不够幸運的了。我只撞到花，而且花販十分良善。他不但拒絕我在匆忙中給他的鈔票，而且把被我碰下的花束送給我。

想起當時那些情景，我覺得人們都很和藹。唯一比較不客氣的人，是當我猶疑地超過一輛公共汽車時，車上一個人對我車頂上吐了一口。我根本碰都沒碰到他，他實在無法以這種方式來發脾氣。

當我駛上大路向出雅典的聖路上前進時，我注意到兩件事。第一件事是我當初在英國鄉村花了幾個星期學開涉白的老希爾曼車子（菲立的車子從不讓我碰上一碰），對於要在雅典左行道上開輛陌生的車子，並不是足够的準備。另一件事是這輛外表不揚的車子有令人吃驚的强力引擎。如果不是它的破舊與古老的外觀——像雅典的那些老爺計程車一樣——我是決不敢駕駛這輛車子的，但是它醜陋的相貌使我放心大膽。它似乎和我以前學習的希爾曼老車差不了多少。差不多我才坐了三分鐘，我就發現它的油門像噴射機一樣，當我知道這是自殺的最佳武器時，已經悔之過晚了。我既然上了路，那麼只好隨遇而安。於是我緊緊地抓住輪盤，當我記起排擋在右邊時，立刻又換過手。我在可怕的郊外路上掙扎前行時，心中不斷祈求奧林匹克山諸神的祐護。最後當我轉入雙線公路時，車子駛在向伊流斯與柯林斯的大路上。

過了人煙稠密的街道，公路比較寬敞而空曠。這便是所謂的『聖道』。在這條寬濶的海邊公路上，古代的朝聖者手執火炬高歌慶祝伊流斯的奇蹟。右邊的湖，現在成了底米特的聖湖。左邊海灣對面便是撒拉美島，它像匹溺斃的巨龍般樣躺着，那邊——就在那邊——底米斯多可曾經粉碎了波斯艦隊……

然而我前駛時，沒有左顧右盼。我會經到過這裏，最初的强烈幻想早已消逝。在這個地方，人無需把自

已身心暴露在鬼怪之前；它們早已化成煙雲。現在聖道筆直廣濶地向前伸展（柏油路有點熔濕），兩邊是水泥與鋼鐵工廠。聖湖上長滿了蘆葦莠草。撒拉美灣中有些生銹的巨大油輪，墨綠色的海水中倒映着煉油廠的高塔。海灣對面突出梅加拉的煙囪。上面有三架噴射機迎着蔚藍的希臘天空尖嘯而過。這便是伊流斯，這個骯髒的村莊躲藏在水泥工廠的濃密烏煙之後。

我的眼睛望着前面的道路，精神注意着車子，儘我的勇氣向前快駛。立刻工業區被拋到身後，路越來越窄。九月裏無情的烈日炙曬着白色的泥土路，它遠離海岸迂迴於植着橄欖樹的紅土地帶，上面還躺着一些盒子般的矮房屋；它們座落於樹林中顯得相當可憐。孩子們又破又黑又瘦，站在塵煙中望着我過去。一個穿着黑衣服像回教徒樣罩着面紗的女人彎着腰自橄欖樹下白蜂窩般的爐灶中拿出麵包。四處散跑着些母鷄，一條狗跟看我的車子吠叫。驢子在路邊深深的塵土路中躑躅，身體一半被埋在過重的柴火堆下。一輛高車在公路邊一條小徑上搖擺；上面堆着葡萄，它發出綠色的油亮光芒。騾子的腹側也黑得像紫葡萄。空中有葡萄收穫季節中特有的炎熱與糞便氣味。

太陽已西斜。路邊的樹影令人愉悅。這時才過午不久，天氣還是十分悶熱。唯一可喜的是車子駛動帶來的風，和樹頂如蓋的橄欖樹。

這麼熱的天氣裏很少有車輛來往，我希望能充分利用午後行人稀少的機會。我在明亮的陽光下駛行，越

來越穩定越有信心。我一直注意着車子，而且堅定地不願去思想我的所做所爲。諸神交給我一件任務，結果要等我抵達——假如可能的話——德菲後才清楚。

假如我可能抵達德菲的話。

我心中的自信漸漸增高。我現在駕駛在開朗的鄉村道路上，自從車子駛出橄欖樹林後爬上艾蒂加北方的山崗，路寬了些，而且也更加美麗。我走過了山頂上的危險彎道到了普新平原。但是我的車子逃不過公共汽車。

我在平原上筆直的公路半途趕上了自雅典出發的公共汽車。它醜陋難看而且有臭味。好像上面擠滿了人，箱籃和牲口，裏面包括母鷄和至少有頭小山羊。它後面揚起了五十碼長的灰塵尾巴，我小心地駛向左邊，想待機疾駛超過它去。

公共汽車本來行駛在路中央，它立刻轉向左邊而且稍爲加快速度。我只好退後吞嚥塵土。然後它又轉向中央，以每小時三十哩的速度前行。

我又等了半分鐘，然後再想嘗試。我小心地開到它後輪邊，希望駕駛員會看見我。

他看見了。他瘋狂地加速擋到我前面來，使我正好在它後面，過一會它又端正地駛在路中央。我只好再度置身於滾起塵埃之中。我想不去理會他，我告訴我自己他只不過是和我在開玩笑而已，他會讓我安全地通過。然而我的手開始抓緊輪盤，咽喉中什麼地方有種緊張的阻結。如果是菲立駕車……我又告訴我自己，如果菲立駕車便不會有這種事發生了。在希臘的公路上，駕車的女人往往是開玩笑的好對象。

我們走過一塊指路牌，上面用希臘文與英文寫着：底比斯四公里，德菲七十七公里。如果我必須跟隨着車子一路開到德菲……

我又再試一次。這次我靠近它時，我堅定地按響喇叭。我感到驚奇而感激；他立刻轉向右邊而且慢了下來。我向空隙衝去。那裏的路差强讓我通過，右邊是車子，左邊是格外乾而深的泥地。我緊張地加速前進。

我的車子過不去。公共汽車在我身邊咆哮顚動地與我並排而行。我的車子速度不慢，可是空隙越來越小，我簡直不知道究竟該不該强行奪路過去。我也不知道他是否有意把我擠下路去，然後他的髒綠色車身離我越來越近。我實在受不了，我想他一定也是如此推測。我踩下煞車，公共汽車急衝而前，我又再度回到漫天灰土中。

這時我看見前面有散居的底比斯第一羣房屋。我知道這個傳說中的城市比伊流斯更加荒廢。在這個神話中安提崗率領盲目奧底帕斯逃亡的地方，老人們坐在人行道上閒談。底比斯什麼地方有一處被水仙女們所愛的噴泉。如此而已。我此刻無暇興起思古之嘆。我沒時間想奧底帕斯或安提崗，也沒有時間想菲立或士明或是我可嘆的奇遇。我只是以怨恨的眼光望着前面駛向底比斯。此刻我心中除了想超過惡毒的公共汽車外，別

無其他念頭。

機會立刻來臨了。一羣婦女在路邊等待，作手勢叫車子停下，他慢了下來。我緊跟在他後面，注意地看着他左邊的空隙。我的手在輪盤上滑動，神經又開始跳動起來。

他停下來，不過却停在路正中央。我沒有辦法超過。我只好停在他後面等待。當他又離去時，我切進排擋，發動引擎，我的手在點火器上發抖，引擎發動不起。我由眼角看見那輛離去車子的後窗上有個黑膚的青年咧嘴而笑。車子發動後，我跟着它看見那個青年轉過頭像是去通知後座上別的乘客。又一張臉轉過來微笑。然後又是一個。

忽然我後面緊貼着——緊貼得幾乎把我嚇得跌下溝去——傳來喇叭聲音。我機械地轉向右邊，一輛吉普車迅速地自另一邊超過去，而且以一樣的速度衝向公共汽車，它的喇叭掀得像警報聲。我看見駕駛的人是一個女郎，年青而黑膚，睫毛長長地覆在眼上，有個憂愁不樂的嘴巴。她靠在駕駛座椅背上，以慵懶漫不經心而嫻熟的態度駕駛吉普。可是這次公共汽車不管是不是女人，居然讓路了，它停在路邊等她開過去。我心中來不及考慮是否該隨她過去，而且事實上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已踩足油門，黑車子頓了一下，向前疾衝，它差點碰到公共汽車，而且又把吉普車拋在後面。我的前輪轉到路中央，而後方揚起漫天灰塵，足够掩護以色列的孩子一直走到底比斯。我不知道公共汽車在後面是個什麼模樣，我根本沒向鏡子後望。

我過了底比斯，便轉上通向立華地亞和德菲城的公路。神使赫姆斯的手還伸向我。在立華地亞有場馬展，街上還擁了許多慶祝的陷阱；以後我便沒有再遇到別的事物，除了一些鄉民驅驢策馬馱着貨物上展覽會去。我還遇見一隊吉普賽人——眞正的埃及人——帶着披覆漂亮氈毯的騾馬。

過了立華地亞後，景色突然改觀。艾蒂加的原始粗獷，平原上多彩的生產，已被圍繞身邊的羣山所代替。道路上下起伏在褐色的山巒中，眼前只是一層層崗巒峯頭，在無水的陡削谷底，本來的河川露出白色的石塊，像蟒蛇的蛻皮殼。山谷雙邊斜坡上是乾枯的石頭泥土，還有一些黃色再生的被燒野草。圓形的山越來越大，土地上也越加赤裸不毛，它的顏色由紅而轉褐，由褐而轉深褐，又由深褐又轉爲暗褐，而它們的上方是燃燒得一望無涯的可愛陽光。終於我看見遠方有一座灰色的巨山，它不像其他遠山那麼蔚藍。它更莊嚴而皚白，像隻銀色的獅子。巴納薩斯山：諸神之家。

我只在立華地亞過去一些的路上休息了一會。在山間繞行的道路，一會在陰影中，一會在開朗的空氣中，有時在高地中，不過都十分凉爽。我在路邊的矮牆上坐了有十五分鐘。在我下方叉形的深谷中，有三條道路在那裏交叉相遇。在神話傳說中，一個年青人由德菲前赴底比斯，把一個老人由馬車上擊下，殺死了他……可是今天並沒有鬼神在走動。沒有一點聲音氣息，連隻靜止鷂鷹的影子都沒有。只有赤裸褐獅色的山巔

與無情而無止境的光亮。

我回到車中。我發動引擎時心中想起神使，到目前爲止他已在我身上做了許多工作，現在還剩下二十哩路程的責任，然後他便可以把我交回我的命運之神。

事實上，他在離開德菲城不到十哩的阿拉柯華村中央離棄了我。

第三章

『如果我不立刻由下面出去，將有無窮後患。』

——阿里斯多芬：『蛙』。

阿拉柯華是個名勝之地。它並不是虛有其名，而是它的環境如畫，建築十分希臘化的關係。村莊座落在一個十分陡峭的山坡上，房屋像臺階般一層層地向上建築起來的，上一幢的地板正與下一幢的屋頂平齊。看上去整個村莊像是要滑到谷底去一樣。牆是白的而屋頂是玫瑰紅色，每堵牆上都懸掛着花草，藤架上結着纍纍的葡萄，還有大團染着褐色紅色的羊毛。短短的大街上有些出售掛在陽光中氈毯的地方，它們迎着白色的牆更顯得鮮明。街上有幾個角落，約有八呎寬。我在一個角落上碰到一輛大卡車。

當時之情景非文字之能形容。我沒法停下車子，我們兩輛車子只相距數吋，我停在那裏麻木得不知所思。兩輛車子的前燈相對視，有如一對互瞪的貓，其中有一隻保持着神秘的寧靜。而我的引擎還在嗡嗡地轉着……

事情至爲明顯，倒車的應該是我而不是卡車司機。全村的男性都出來打手勢對我說話叫我後退。他們都

是些十分良善願意幫助的人。他們只除了不能替我把車子弄後退。他們自然不會了解駕駛這輛車子的人居然不會倒車。

結果，我的車子倒進了一家店門口。

全村都來幫我扶起打翻的桌子，掛上氈毯，安慰說沒有一點關係。

我前進了一點，再向後倒，這次我撞到一隻驢子。全村又向我保證說驢子沒受一點傷，它跑上一里，便自己會回家去。

我又把車子整好。這次村民們都屏息地看我倒退了直直的十碼路，然後路轉彎了。我停止住了，我決不打算冒險撞翻兩呎的矮牆闖入別人花園而滾下山坡去。我喘氣地坐着，勇敢地對村民笑笑，心中希望我沒有出生，還有那個士明。我眞是不智之極。

我停在陽光之中，白牆的反光令人目眩。男人羣擠近來，高興地微笑，而且說了許多我聽不懂的話。卡車司機也在笑，他探頭出來好像準備用整下午時間來欣賞這個表演。

我在無奈中便倚着車門對人羣最前面的人開口；那是個矮小，臉色鮮紅，眼睛小而閃亮，他對這件事顯然至感興趣。他以混有法國話與英國話的聲調說話。

『先生，』我說，『我想我實在沒有辦法。你看，那不是我的車子；那是一個士明先生的。他在德菲急

着要這輛車子。我——我還沒開習慣，因爲那不是我的車子，所以我不願冒險。……我不知道是否……你或那位先生可以替我倒下車子？要不然那位卡車司機可以幫忙，如果你請他的話？你知道，那不是我的車子……』

一種破碎的驕傲令我重述這句話，直到我注意他不在聽我的話。愉悅的笑容已自他臉上消失，他說，『妳說這輛車子是什麼人的？』

『一位士明先生的，他人在德菲。他由雅典租來的，說有急事。』我又滿懷希望地加上一句。『你認識他嗎？』

『不，』他搖搖頭說。但是他的話說得太快了點，他說話時，閃亮的眼睛避免正對着我。在他肘邊的一個人狠狠地看我一眼，又用迅速的希臘話問個問題。我覺得彷彿聽見『士明』的聲音。我的朋友點了點頭，又迅速地瞥視了我一眼，低聲說了些什麼。他向身邊的人羣瞪了瞪眼，喃喃地說了些話。我覺得他們臉色的愉悅已代之爲新奇、慍怒、也許有點貪婪。

然而這些印象只是一顯即逝。我還沒有決定該不該問下去，忽然注意到此刻沒有一個人望着我看。人羣中有微慍的低語，微笑全失去了，接近車邊的人也走開去，像被牧羊犬驅趕的羊羣一樣。他們一個個都看着同一方向。

我身邊響起『緊張念珠』的咯咯聲，那個矮個子以柔和的聲音說，『他可以幫助妳。』

我說『誰？』可是他已經不在我旁邊了。

我轉頭看着大家都望着的方向。

一個人慢慢地由條斜陡小路走下來。

他大約卅歲，黑頭髮，皮膚曬得和車邊別人一樣黑，但是他的衣服、態度與神氣一看便知是個英國人。他並不高，約六呎差一二吋，他肩膀很寬，身材健康。我覺得他漂亮；一張被太陽曬成褐色的臉孔，黑眉毛，直鼻樑，堅決的嘴巴；但是在此刻，他的表情也許可以用珍·奧斯婷的『高不可攀』一語來形容——就是說不知道他心中有什麼事，微皺着眉，有種不願被人打擾的態度。

他似乎心不在焉，不知道他自己身在何處，何所作爲。一個孩子由臺階上爬上去由他身邊擦過，但是他沒有注意。兩隻母鷄在他脚邊撲翼也沒使他停止。他襯衫的白袖上黏着些紫色花瓣，他也無意把它拂去。

當他走下階底時站定了。他忽然由玄想中清醒過來。他站在那裏手揷進褲袋打量着街道上。他眼睛直望着那羣人。我看見那皺眉思索的神情逝去，褐色的臉孔呈顯高不可攀與冷淡的態度。然後他注視着我，當我遇到他的眼光時，頗使我吃了一驚。它並不是黑色的。它是灰色，清澄明亮而且十分有神。

他走下最後一階，向我車門走來。人羣已經消散，他對他們根本視若無睹，有如方才對待那羣母鷄或花

瓣一樣。

他低頭看我。『妳好像有什麼困難，我可以幫妳的忙嗎？』

『如果你能幫助我，我將感激不盡，』我說，『我——我想倒車。』

『哦。』在他愉悅的聲音後我似乎聽見戲謔的意味，但是他的臉仍然沒有表情。我說，『我想到那邊去。』『那邊』是街道轉角過去的一處空地，它約在後方五十碼，可是遠得像是月亮一樣。

『她走不動嗎？』

『不，』我短促地說。

『她有什麼毛病嗎？』

『沒有，』我說，『只是我不會駕駛。』

『哦，』又是戲謔之情。我立刻說，『這不是我的車子。』

卡車司機由窗口探首出來用希臘話喊了些什麼，英國人笑了。笑容改變了他的臉孔。冷淡謹愼的面具破了，他顯得更加年青漂亮而可親。他又高喊了些什麼，我只知道那是標準的希臘話。不過司機聽得懂，因爲他點點頭開始倒車，我聽見卡車引擎怒吼的聲音。

新來者把手扶在車門上。

『如果妳願意，也許我可以說服她要她過去。』

『我不感驚奇，』我冷冷地說了讓開座位。『人家說這是男人的國家，果然不錯。走吧。』

他上了車，我希望他也和我一樣忘了些小事使車子開不動。可是不然。車子輕盈地向後倒，一直駛到彎角後的空地上。它停在一堵牆前面兩吋的地方，然後有禮地等卡車開過去。

它過來時帶了驚人的吼聲和一團黑煙。卡車和我交錯時，卡車司機還探頭對我同伴喊了些什麼，並且對我做了個怪相，雖然他沒說明，我也看得出他的意思是：我是一個女人，所以惹出了這些事。

卡車開走了。我看見司機向回望，伸手向聚在咖啡館門口的一小堆男人揮揮手。有一兩個揮手回答，但是大多數人不是在望着車子，而是看着我的同伴。

我看了他一眼。我知道我是對的，他自己也覺察到。他迎着陽光瞇着眼睛，一點也沒有方才令我吃驚的生動。他慢慢地打量了那些人一下，臉上還是沒有一點表情。我想他是在遲疑，一隻手扶在車門上，好像他要下車一樣，然後又放回輪盤上，他疑問地轉向我。

他沒開口，我先回答了。『我當然願意請你駕着這輛東西出村子。我已經沒有一點自尊心了，只要我能完整地把這部車子開到德菲，我的驕傲還有修補的機會，眞的，我會十分感謝你。』

他笑道，『妳一定很累了，天氣又是這麼熱。由很遠的地方來的嗎？』

『由雅典。』

他眉毛上揚，可是沒有開口。車子以最小的噪音駛過街道。一小羣人已經散了，當身子接近他們時，他們一個個走進了咖啡館。他沒有對他們看。

我反叛地說，『是，一路來還好沒有一點傷痕。』

『恭喜……我們到了。出了街道房屋，準備前赴德菲。妳是說德菲嗎？』

『是，』我沉思地對他說，『我想你大概不會也要去德菲吧？』

『正好是的。』

『你能——？』我猶疑了，然後又鼓起勇氣，『你可願搭便車去嗎？』

『十分高興。我也願意替妳駕駛，小姐。』

『眞好，』我放心地噓口氣。車子轉過最後一個街角，然後加速向一條長長的坡道而去。『我實在很欣賞這次旅程，但是你知道，我錯過了一半風景。』

『不要緊。妳帶了一些來了。』

『你說什麼？』

他冷靜地說，『車頭上的羽毛。看上去十分原始，而且觸目。』

『啊——哦！』我的手撫着嘴巴。『羽毛？眞的？』

『當然，有許多。』

我罪愆地說，『一定是立華地亞村外。至少，那是隻小雄鷄，白色的？』

『是。』

『哦，牠罪有應得。我把喇叭都按破了。如果你聽見喇叭聲，便會知道小公鷄是送死的。我實在沒有殺死它，決沒有。我看見牠由另一邊衝過來，只是羽毛而已，眞的。』

他笑了。他似乎輕鬆了許多。好像他把出神的面貌扔在阿拉柯華了，連同的還有那副保留的態度。他可能是個在任何假日中可以遇到的悅愉青年人。

『除非小公鷄再長個尾巴，沒有母鷄要理牠了，』他高興地說，『妳不用對我抱歉，小公鷄不是我的。』

『嗯，』我說，『可是我覺得這是你的——』我停住了。

『這個什麼？』

『哦，沒有什麼。天，多美的風景！』

我們正在一條繞在巴納薩斯山側的白色大路上駛着。我們左邊的陡峭山坡引向普萊斯圖山谷，河流在巴納薩斯山與西菲山中間迂迴前進，它經過克利莎平原而入海。河流正沿着普萊斯圖山谷而行——在這個季節，它河床上的白石在陽光下發光，像一條白色的巨蟒。谷底流着低語滾動的銀綠色河水，也流着橄欖的樹林之流；它本身便是一條河流，綠色的枝幹柔和得像海洋上的漪漣，上面是永遠輕拂的微風發出白色的低息，它飄搖着橄欖樹頂有如碎浪片片。山谷下一陣波浪跟着一陣波浪。在山谷終端，巴納薩斯山忽然把一塊巨石塞進河流。綠色的樹海也在它旁邊分開。然後又滙合了向下方平原而去。在南方遠處忽然顯出海洋的光芒。

過了一會我說，『你住在德菲嗎？』

『是的。我在那裏住過幾天。妳去得久嗎？』

我笑了。『停到錢用完爲止，我怕也沒有幾天好用的了，我只希望在那裏能找到個房間就行。我是突然來的，事先沒登記旅館。有人對我說阿波龍不壞。』

『很好。現在德菲城到處客滿。不過妳總可以找到間房子，我相信。也許我們可以請阿波龍爲妳趕個人出去。』停了一歇。『我們還沒互相介紹過呢，我姓李。』

『我是顧海雯，』我遲疑地說。也許我對他的猜想不會錯？我又從頭思索一遍，阿拉柯華村民對士明名字的反應；這個人出現時他們的不快；我肘邊的人低說：『他會幫助妳……』。這些事加起來似乎只有一個答案。我望着他慢慢地說，『不過，我今天有個新的別號。你可以說，我是……「士明的女朋友」。』

黑眉毛忽然上聳。一道如電光般的快視瞥我一眼。然後又前望着道路。他均勻地說，『眞是感恩知報。爲什麼呢？因爲我在阿拉柯華救過妳？』

我覺得血湧上雙頰。我倒沒有想到這點。我立刻接着說，『不，我是說有人把我當作她——另一個女孩——哦，那是在雅典的時候。還有這輛車子。』

『車子？』他茫然地問。

『是，』我吞嚥一口又望了他一眼。事情好像越來越不智了。『這是——哦，天啊，我越說越離譜了……嗯，這是你的車子。由雅典來的。』

我發現他眼光中只有困惑之色，可能他還在懷疑我的精神是否健全。

『我怕我不懂妳的意思。我的車子？雅典來的？還有另一個女郎？對不住，我實在不懂妳是在說些什麼？』

『對不起，我的結論實在下得過早了一些。讓我從頭說起。我——我實在做了件相當愚蠢的事，我希望你不會生我的氣，李先生。讓我來解釋事情是怎麼發生的。不過最重要的是你等着要用這部車子。你派去租車子的女郎結果沒有去，他却誤會地把車子鑰匙交給了我，所以——嗯，我替你駕駛來了。我希望——這件事沒有錯。能這樣輕易找到你，眞是幸運——』

『且慢。對不起，我要打擾一下，哦——我還是一點都不懂妳說的話。妳是說有人在雅典租下車子，却把鑰匙交給妳，由妳駕駛到這裏來？』

『是，』這次我平靜地說。『那麼不是你——不是你？』

『絕對不是。我不知道什麼雅典來的車子。』

『可是在阿拉柯華——』我猶疑，心中越來越弄不清楚了。

『啊？』車子慢了下來，我們走到一個橋頭。它又加速爬上下一個山坡。他口吻平靜，但是我感覺到其中有濃厚的興趣。『妳怎麼知道該不該讓我知道呢？』

我立刻說，『我錯了？我想……看，你是名叫士明，對不對？』

『這是我的名字。他們在阿拉柯華告訴妳的？村裏的那些人？』

『不，不過也可以這麼說。不過……現在算了。你說你住在德菲？』

『是的。』

我傻傻地說，『那麼一定是你！一定沒錯！』

『我說絕對不是！』由他望着我的臉色，我可以看得出我臉上的愁容。因爲他又微笑着說，『我實在不懂這是怎麼一回事，修車廠眞把租車人的姓名地址告訴妳了？妳把它丟了，還是忘了或且沒寫下來什麼的？

』

我十分輕聲說，『事實上，我根本不知道。』

他很驚異，然後我以爲他覺得我很好笑。『哦。妳也不知道。妳只知道我叫士明？』

『是。我對你說，我做的是傻事。當時似乎很有道理，當我在阿拉柯華的時候，我簡直認爲這是一個美麗的故事……可是現在——』我聲音低失了。我由他望向下方藍色的山谷，我又以坦率毫不裝作的音調說。『哦天，如果眞是你該有多好。』

話還沒有說完，我就感覺到它所生的效果。因爲我感到臉上直發燙。我張口想說些什麼，但是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他高興地說，『我也這麼希望。哦，別爲這件事情不安了。事情不會如妳所想的那麼壞，也許妳如果願意，我可以幫助妳。妳可以告訴我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嗎？』

我告訴了他，我把事實本舖直述出來，由那個矮個子帶着鑰匙來開始，到我在最後時刻所下的決定——我自以爲這個決定不壞——一直到在阿拉柯華遇到李士明。全部事實，毫不加上當時相當複雜的動機；恐懼，自責與不安的勇氣……可是當我把故事說完之後，我覺得我所告訴他的勝過我原來所想說的。奇怪的是我自己並不在意。我告訴他了，他說他願意幫助我。這是一種熟悉的感情；但是又並不熟悉……

我向後坐着，自早上十一點以來我還是首次這麼安閒鬆懈；下方是白色山脚的微風跑過上下昇伏的橄欖

樹；在我們旁邊，沿着熱烘的公路，太陽煎出了紅泥地上的灰土氣味，石頭也在發熱，像是一個烤爐。對於我所說的愚蠢故事，他並沒有加以評議。現在他只說，『我明白了。結果只是如此而已；妳駕駛了一輛陌生的車子，去找一個有某種事情的陌生人，而妳並且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是，但是這樣說起來並不妥當。我對你說過，我很傻。』

『可能，不過如果換了我，我也會這樣做。』

『你會嗎？』

他笑了。『當然。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會拒絕的。』

『眞的？』

『眞的。』

我長長的噓了一口氣。『你不知道你的話多麼使我安心！至少你覺得這次歷險還很正當。我覺得一個人光是勇敢還不够，而且要有相當能力。那樣你才不會陷在阿拉柯華，否則你至少還能把車子倒退。』

『啊，是的，』他說，『阿拉柯華。』面罩又掛在面上。他低聲地加了一句，『德菲城的士明……』

我立刻說，『好像很奇怪，是吧？兩個同名的人。我曾經問克利莎的那個人，他說根本不知道附近有這個名字的人。德菲城很小，是不是？』

『啊，是的。』

『那麼他應該知道，對不對？所以我相信一定是你。』

他沒有答覆。臉上又是那個神情；柔和、茫然、高不可攀、遠不可及。我懷疑地望了他一眼，可是他沒有注意到，我又試探地說，『會不會其中有什麼誤會？我是說，如果是你的話，如果什麼人收錯了信，把這件事全弄錯了？你認識雅典的人嗎？也許，什麼人會——？』

『不，』回答似乎毫無懷疑的餘地。『決不可能。我上星期間和雅典城根本沒有來往。更別說什麼送錯了信。妳說僱車子的是一個女孩子。我一點也想不出那會是什麼人。不，我看這件事和我沒有一點關係。』他停了一下，又以完全不同的音調說，也許他自感過於冒昧。『妳不要再躭心了。我們馬上就可以把這件事弄個水落石出，然後妳可以好好在德菲城享受一下。我想妳會同意那地方值得看看。』

『一定很美。』

『是的，』他慵懶地對車前點點頭。『這裏還看不見村子。不過廢墟就在山頭旁邊，就在那些懸崖下的山坳裏。那裏——那是阿波羅廟，就在懸崖下面，人家叫它做光峯，看見沒有？』

我看見了，在我們前面，山把一塊巨石塞在谷口，橄欖樹海隨着河流分成兩面繞了過去，再過去是平原和上面的一個湖。在巨石與火山御接的上面，我看見了阿波羅的廟，六根白石柱子迎着背後黑色樹林在閃閃發亮。它上面是高聳的浴日峰岩，下面是一片凌亂而不可辨識的碑柱與神龕。由我們所在地看，石柱似乎不是眞的；不是經過人工鑽鑿的石頭，而且虛幻天生的神話傳說；奧林匹克大厦，由諸神所造，懸浮在天空與土地之間。上方是難以形容的青天，下面是流向海洋的河流與樹林。沒有房屋，沒有人類，沒有動物。似乎世界剛剛誕生。

這時我才發現李士明已經停下汽車。我們大概已經站了有一會，在路邊樹蔭下。他沒有講話，我也沒有。

可是我注意到使他出神的並不是阿波羅神廟。我望着比較近的地方，就是在路邊山側。我跟着他的眼光，但是什麼都看不見。那裏只有赤裸的山石和流向上方的液體般的熱氣。

過了一會我說，『村莊就在大石頭的那一邊？』

『是。穿過樹林，由廢墟下面繞過去就是德菲了，村莊再過去地勢突然下降成爲平原。克利莎——咖啡館那個人的家——便在下去半路的地方。在山下，路分叉通向安菲薩和艾蒂亞。』

『艾蒂亞？那是漁港，對不對？就是古時朝聖者登陸造神殿的地方？』

『是。只有在海邊才可以看見那些房子。』他忽然轉過話題，不過沒有過於唐突。我發現他的思想並不是在想道路和平原，而且別有心事。『我仍然感到奇怪，妳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我知道是阿拉柯華那些人

說的。他們……還說什麼了？』

『不。不能算是他們說的。我曾經對那些人解釋爲什麼我不能倒車——我以前從來沒倒過那麼遠的路程。我對他們說車子不是我的，而是德菲城一個名叫士明的人的。我想他們覺得這裏面有些什麼……然後一個人對另外一個說了些什麼，於是大家都轉身瞪着你看。可以說是他們的眼光對我這樣說的。你大概沒有注意到，是吧？』

『我注意到了。』

『好，事情就是這個樣子。大概你來的時候，他們把你當作車主。後來你說你是德菲來的，我想你就是士明——我找的「士明」，他們……』——我遲疑了——『他們似乎也認爲你就是那個人。』

他手按向點火器時，稍微停頓了一下。『哦，好，』他柔和地說，『妳看，我們趕快到德菲去找妳所要找的人才好，是不是？』

『對，』我笑了。『我們可能發現他急得在路邊跳舞；如果那個矮個子沒說錯，那是件——』我停住了。我半機械地說。

『什麼？』

我望着他慢慢地說，『生死存亡的事……』

車子又開動了，而且漸漸加快。在我們下面的橄欖樹海像白煙般流動搖曳。上面是一爐無情烤蒸的太陽烈火。

他說，『他只對妳說了這些嗎？』

『是。而且他重述了一次。』

『「生死存亡」？』

『對。不過我們說的是法國話。』

『妳覺得他說話的時候很認眞嗎？』

我慢慢地說，『是，我相信是的，我不知道我當時是不是眞正相信他，不過這正是我駕來車子的理由。』

『妳開了車子，而且冒了點險。因爲這件事有種眞正的急迫性？』

我說，『我想這是我的理由，而且——還有別的理由……哦，是，是的。』

車子在山中上下繞圈子，我仰躺在熱熱的椅背上，雙手交叉放在膝蓋上，眼睛不望着他說，『如果矮個子沒有亂說，那麼你就不是「士明」，對不對？』

他毫無表情安靜地說，『對。我們到了。先去那裏？士明？還是旅館？』

『兩樣一齊要。我想旅館的人一定認識他。至少他們應當會講英國話。我的希臘話實在不行。』

『不過，』士明說，『妳的希臘話會給妳帶來想不到的意外。』

第四章

『而你到達了白雪皚皚巴納薩斯山下的克利莎，在它脚旁面向西方，上面是懸掛的山岩，下面伸展出空洞、多石、覆蓋着樹林的山谷。』

——荷馬：『阿波羅頌』。

旅舍中還空着間房間，令我至感寬慰。

『我怕，只能住今天一夜，』店主說，他的英語十分流利。『我至感抱歉，可是明天我不敢先說定。我有個——你們是怎麼說的？一個臨時訂客。也許我可以接納妳，也許不行。如果不行的話，沿着這條街走還有一家卡麗亞，德菲城那一頭還有家遊客旅館。那裏風景很好，』他仁慈地笑笑，『不過很貴。』

『那裏的風景決不能好過這裏，』我說。

這話是眞的。村莊只有兩三行平頂房子，洗刷得粉紅，雪白，鐵灰，它們的一層層房子都和斜坡齊平。在村莊開始的地方，路成了丫字形，分出兩條大街。在交點的地方就是阿波龍旅館，它面對着遠方通向閃亮科林斯海灣的山谷。

旅館外面，路邊是用作走廊用的，兩棵大樹投下陰影之島，影子中放了幾張桌子和椅子。李士明把車子停在這旁邊，在那裏等待。我辦好登記手續之後，便出去和他說話。

『好了。他們答應今晚讓我住一夜。現在能有一宿之處，已經够了。』我伸出手，『我必需向你道謝，李先生。如果沒有你的幫助，我眞不知道會怎麼樣。我覺得可能已經落到谷底，等宙斯大神的老鷹來替我收屍！』

『能替妳效勞眞是十分高興。』他望着我，上下打量着。『現在妳預算怎麼樣，休息一下，喝點茶，還是』——望了車子一眼——『那件事使妳放不下心？』

我疑慮地說，『實在是有點令人不安。我覺得該繼續下去，看看我能不能盡點力量。』

『看，』他說，『如果妳能原諒我的失言的話，我想妳的臉色已經說出妳需要休息一會。至少，目前這件事讓我來辦好不好？妳何不去躺一下，把茶送到妳的房裏去——這裏的茶非常香——我出去替妳打聽一下。可以嗎？』

『哦——我——你不能——我是說，你也因爲我惹上麻煩豈不荒唐，』我有點困惑地說，可是內心中十分希望他參加這件事。我羞怯地說，『我不能讓你去。』

『爲什麼？如果妳拒絕我，叫我別多管閒事，豈不太殘酷了點？』

『我不是這個意思。你知道我沒有這個意思。我只是——』

『那是妳的事，妳要自己辦？當然。不過我必須承認我對這件事也很感好奇。而且它有部分也是我的事，因爲至少我的名字被牽涉了進去，如果妳允許我幫點小忙，我十分感激。而且，』他又加上一句，『妳何不眞的去休息一下，喝一杯茶，我用我流利但不很純正的希臘語替妳去調查一下。』

『我——』我又遲疑了。然後眞心地說，『我非常願意。』

『那麼一言爲定。』他看看手腕。『現在已經四點二十分了。我們預計一個鐘頭好嗎？我在五點半回來向妳報告，好不好？』

『好。』我有點無奈地看着他。『如果你找到他，而他很生氣——』

『啊？』

『我不願你替我負責受罪。那樣不公平，我自己的錯由我自己受。』

『也許妳對我此刻的責任感會覺得驚奇。好吧，待會見。』

他迅速地揮揮手，走下通着低路的臺階。

我的房間可以俯瞰山谷。裏面有個長窗戶，還有個陽臺。因爲陽光的關係，百葉窗放了下來，然而這個房裏仍然像一個充滿火球的地方。帶我上來看房間的女侍走出去把房門關上，我走到窗邊把百葉窗拉開。我立

刻感到一股炙人的熱流。太陽已經向西方駛去，正處在我窗外山谷的對岸，山谷平原上籠罩着昏沉的熱氣。橄欖林的波浪已平歇，連那些灰色陰影的凉爽感亦一失無遺。遠方插入平原的楔形水域也成了面刺人眼神的燃燒鏡子。

我對着它關上眼睛，又放下百葉窗。然後我脫下衣服洗了個長久的凉浴。過了一會，我坐在床沿梳理頭髮，一直到女侍把茶端來。我喝了茶——李士明對茶的誇獎一點不假——躺在枕頭上，脚平放在床上。我心中不再想起士明——不管是那一個士明——或且是車子。小小白色的房間裏只見安靜的陰影。

我把膝蓋上的茶盤端開放在床頭的小桌上，開始鬆懈地躺着。睡眠在不知不覺之中攫住了我……

醒來時我精神飽滿，而且聽到雨水的聲音。但是百頁窗上仍然鑽進來白色的光芒，當我拉開一個縫隙時，看見烈日仍熾，只不過是更低了一些，然而還是以全部力量向大地照射。我窗子已有一半在陰影中。太陽已經橫到樹藤之間。而雨水聲乃是樹葉被微風吹動的聲音，它表示將帶來黃昏的凉意。

我望望陽臺下的廊臺。他就在那裏，坐在一棵大樹下抽煙。他的椅子拉到廊臺的欄杆邊，一手扶着欄杆。他輕鬆地坐在那裏，神情十分悠閒。車子還是停在他方才停着的地方。如果他還沒有找到另一個士明，那麼他心中一點也不介意。

當我望着他的時候，我覺得李士明至少也應當感到一點不安。那種安閒的態度，對生活的漫不經心與順良……還有一些非筆墨所能形容的神情。如果說是他自己知道何所欲何所取，還是不怎麼允當，也許勿寧說是他已經作了何種決定，旋即又把它放棄。或者這可以稱之爲一種可畏的自信。

我不知道這一天我對他的瞭解有多少，可能我只是單純地在他身上看出了我所缺少的氣質。對於這一點我有迅速而生動的回憶，因爲往年菲立便有這樣類似的自負，但是仍有其相異的地方。目前我還看不見他們不同的特質。我只知道我暗自感謝士明，因爲他沒令我感到像個笨人，而且更感激的是他如此冷靜地幫助我尋找『另一個士明』……

我一邊尋思一邊放好百葉窗，我覺得他像是沒有要去找另一個人的意願。

總之，我以爲他沒有。

在這點上，似乎我對他不公平。

我下樓後找到他，他雙手揷在褲袋裏，出神地望着車子，和他在一齊的有個穿着藍襯衫，上面綉着嚮導標誌的希臘人。

士明抬頭對我笑笑，『休息過了？』

『是，謝謝你。茶眞好。』

『我很高興。也許，妳現在已經有承受打擊的力量了？』他對車子點點頭。

『我想我有。你沒有找到他？』

『一點線索都沒有。我去過別的旅館，可是都說沒有這個名字的客人。然後我去博物館找這位希臘人。他說他也不知道德菲城有個名叫士明的人。』

希臘人說，『只有你一位，李先生。』

『只有我一位，』士明說。

我有點無助地說，『那麼我們該怎麼辦？』

『李先生，』希臘人感到奇詫地望着他說。『我看，這裏不會有第二個士明了。沒有錯嗎？是不是什麼人——該怎麼說呢？他用了你的名字？』

『用我的名字有什麼意義？』士明笑了，我知道他早已想到這點了。我也有此想法。『好像不可能。至少，會是誰呢？其次退一步言，即使有人冒名，那麼既然這件事很重要，他早該出來認領這鬼東西了。』

『很可能不錯。』

『絕對不錯。但是對於這一件奇怪的小事，我絕對要追根到底。看，喬治，你沒弄錯吧？這裏絕對沒有一個叫士明的人？一個木腿的老祖父，一個七歲半的趕驢孩子，或且是在山裏工作的人？』

『就我所知，沒有這個人。如你所說，如果有這麼個人他也會來認領。在德菲，沒有。絕對沒有。』

『附近的地方呢？你是本地人，不是嗎？你一定認識許多附近的人。例如克利莎。可能是克利莎……它離開這裏不過幾公里路。怎麼樣呢？』

喬治搖搖頭。『不，我想我不會錯。我應該還記得。還有阿拉柯華……』

士明用一個手指在車身上拭擦，然後想了一會。『怎樣？』

喬治抱歉地說，『不，我也記不得阿拉柯華有名叫士明的人。』

士明拿出一條手帕把手指擦乾淨。『無論如何我得查明，我今天晚上回去。』

希臘人迅速地瞥視了他一眼，我想那是好奇之心。但是他只說，『啊，好，我很抱歉，實在我只能對你說這些話。不過——不怎麼一樣，我想對你沒有什麼用。』

『我想聽聽。你想到什麼別的人？』

喬治慢慢地說，『艾蒂亞有一個四明。我想大概不會是這個人。不過我只知道這麼個人。也許，先生，你願再問問別的人？這是個很惱人的小問題。我表兄歐力在外事警察隊。他現在在辦公室，要不然就是在咖啡館，……如果你願意跟我來，我可以帶你去。他就在郵局對面。』

『我知道，』士明說，『謝謝你。可是我不以爲你表兄比你更清楚。也許事情不久自能大白，不過現在

我仍然願意盡點人事。我去試試你說的艾蒂亞村的四明。他是什麼人？』

喬治當然樂於告訴他。『他在大街中央電影院附近開家烤房。面對大海。周四明。』他看看手錶。『公共汽車再十分鐘開。公共汽車站就在他烤房附近。』

士明說，『我們有車子，』他望着我笑笑。我也冷漠地還他一笑。車子站在那裏就像個笑柄。我恨它。士明對喬治點點頭，又用希臘話說了些什麼，然後替我拉開車門。

我遲疑地說，『我們非去不可嗎？』

『爲什麼不去呢？這是設法交貨的合理途徑。走，我們越快到艾蒂亞越好。再一小時天就黑了。妳累了嗎？』

『現在不累。可是——你駕車好不好，李先生？』

『當然。妳不知道去艾蒂亞的道路。請叫我士明。它比李先生好聽多了。而且……』他的微笑是惡意的，這時他已坐在我旁邊的駕駛座上。『……給妳一個安慰的幻覺。』

我沒答應他這句話，只是看了他一眼。當車子忽然開動時，我幾乎使自己驚訝地說，『我開始有點害怕起來。』

他的眼光沒有好笑只有驚奇與詫異的意味。『這是個奇怪的名詞。』

『我想是的。我是世界上最澈底的懦弱者。我——我希望我有支持下去的勇氣。這鬼車子應當還放在奧尼亞廣場，而——』

『而妳萬分希望妳還在德菲城——』

『是的，』我承認。『但是你也明白，對不對？』

『我自然明白。』

車子小心地爬過德菲城窄狹的上街，到了頂端的寺院對面，又下坡走向出鎮去的下街。

我忽然說，『你是不是眞以爲這個四明便是我們要找的人？』

『可能性很少，』也許他覺得語氣過於鹵莽。又加上一句，『我們總得試試看。』

『是不是要讓我感到有點進步？』沒有答話。我又說，『如果要假設德菲城裏有兩個士明，未免過於偶合了些。你以爲如何？』

他靜靜地說，『這個名字並不很普通。』

我等了一下，可是他沒有再說下去。我們已經離開村子有一段距離，車子慢慢地向下滑去，兩邊是紅土石地帶，這一條路也是最近才加寬的。新挖的溝洞與土丘在酷日下像是傷口。西沉的太陽把强烈的紫色光線投在乾枯的野草上，使它們像一根根銅線。路上方有新旅館，就是那家遊客旅館。我們由它下方駛過時，看

見它曲線形的窗戶在發光，我們車子駛進平原橄欖村的第一道轉路。

我任意地問，『你是來德菲城渡假的嗎？』

我說那句話只是無意的寒暄，想引起閒談的話題而已；但是我話一出口，便覺得有點不妥當。我開口想講點別的，而他已經答覆了，似乎他並沒有看出我話語的不平凡處。

『可以這麼說。我是個校長，我住在溫丁罕。我專攻古典文學。』

他的話出我意料之外，這是可貴而尊敬的行業。我怯弱地說，『那麼你當然對古典的遺跡感到興趣。像我一樣。』

『你也是同行？又是一個可憐的文人？』

『我怕是的。』

『古典？』

『是。可憐而羞愧的是在一所女子學校中，古典指的是拉丁文。』

『妳不認識古代希臘文？』

『一點點，很少一點點。只够我看一兩個字，有時聽人說話。我認識的字母只可以亂猜一些通告的意義，當我在雅典看戲和聽合唱時，並且是够使我心中興起激動之情。』我覺得有點難爲情，『這路眞難走。』

車子又轉了個急彎，爬上巴納薩斯山突出在克利莎平原上的另一個崗丘。我們下方是個村莊，再下方又是橄欖樹林，它寬約一哩，向海邊而去。

士明高興地說，『每輛公共汽車的駕駛臺前面都掛着一個聖像，前面還有個小紅燈，接在電池上。在這條路上，聖像不斷地搖晃，人人不停地劃十字。』

我笑了，『包括駕駛員在裏面？』

『對，包括駕駛員，有時我彷彿覺得，』士明說，『他也閉上了眼睛。』他把車子轉個一個更急的彎，差點和對面來的卡車撞上，又說，『妳可以睜開眼睛了，這裏是克利莎。』

我覺得臉紅了起來。『對不起。我實在是太緊張了。』

『妳只是還很疲倦而已，我們去找那個四明之前，先在艾蒂亞喝點什麼。』

『不，不用了，』我過快地說。

他望了我一會。『妳眞是害怕，是不是？』

『我——是，我害怕。』

『我不該擔心，實在不應該。這件事不要緊，可能它早已經解決了。』

『我知道，我知道這件事很荒唐，它愚蠢而且微不足道，不過我已經告訴過你，我是世界上最懦弱的人

。眞的，多年來，我一直要說服自己，要我和別人一般能幹大膽，勇於冒險，但是現在才知道……哦，我連一些當衆出醜的事都無法忍受。我不懂該如何消除去這種性格上的缺點。』我停止了。我說完覺得有點吃驚，因爲以前在菲立面前是再也不會說出這些話來的。

士明冷靜地說，『不要緊，我在這裏，不是嗎？無論我們遇見什麼事，我會替妳說明。靠着休息一下。』

『如果，我們能找到士明的話，』我說。

『如果能找到的話。』士明說。

我覺得放心了許多。當我們抵達艾蒂亞時，我已把事情全交給了他。

艾蒂亞是個海港，在古時候這裏可以看見許多到德菲朝阿波羅神廟的香客。千百年前，這個神廟是整個世界的宗教中心。對我們這些已習慣於科學交通的人，實在會驚訝於這些長途徒步，騎馬或乘船的人；他們只是來禮拜這位光明、和平與治病的大神，或且是到神廟下的著名顯聖處求點神旨籤言。最近的路是經由艾蒂亞。那些充滿狂風暴雨的海程，比起山路來，顯得更平靜安逸些。朝聖者們到了艾蒂亞的小海港後，擁擠在這裏眺望曲折的河谷，巴納薩斯山的巨岩——那正是今日德菲城的地址——以及保衛着聖泉的光寺的懸崖。

今日的艾蒂亞是個不潔的小漁村，只有一條長街，一些酒店離開大路約有五六十碼，面對着大海。這裏有許多胡椒樹在頭頂遮蔭。村民們都聚集在此地喝冷飲吃甜餅。

士明把車子停在樹下，他領我走到一個黃蜂比較少的鐵架桌子前面去。我本來還是想喝茶，可是好像又有點不好意思，於是我要了檸檬水。侍者送來時，我發現它又冰又香而且充滿鮮果的芬芳氣味。一齊送來的還有一塊餅，裏面滲了過甜的蜜糖和花生。它美味可口。黃蜂也喜歡這種美食。我們吃完之後，我又要了一塊好在士明去烤餅店找周四明時享受。

我望着他走開，沉思地趕開一頭特大號的糾纏黃蜂。

無論如何，我心中早已認定周四明不是我們要找的人。『德菲的士明先生……』而德菲城內只有一個士明先生。

同時，李士明的態度中有種奇怪的保留；在阿拉柯華，他迴避我問他在德菲城做什麼的問題。這件事不再是件微小的困惑，而且它迅速地演變爲神奇；這個疑團且以李士明做爲中心。還有士明的女朋友……

我吃完甜餅站了起來。士明在離開之前已經把錢付給了侍者。我看見他站在街道那邊的一家門口。那地方顯然是個飯館，因爲它外面安着一個大炭爐，上面支着個鐵架，上面烤着一隻羊羔在慢慢地旋轉。旁邊有個穿藍圍裙的胖女人在照料。士明顯然是在問她；而她熱心地點着頭，然後揮揮空着的手，好像指導他沿街

走下去。

他轉回頭，看見我站在胡椒樹下，揮手打個招呼。然後他又作勢指着街道的另一端，便開始快步向前走去。

我以爲他的手勢是表示有什麼好消息，可是他沒有要我跟他去，只好站在這裏望着他。他走了約莫有一百碼，遲疑了一下，望望暗黑無人電影院前的廣告牌。當他不見後，我轉身向大路相反的一端漫步。我只是感激有他替我去探聽，如果他眞是謎團的中心，他可以置之不理，而且……

這是我可以實現我德菲之行的原意。因爲機會把我帶到艾蒂亞，這裏是古代朝聖者的肇源處，我應當去看看神蹟，正如古代香客在科林斯灣登陸後所看見的一樣。

我快步沿着灣岸而行。在右邊，我看見日落時的灰色海洋，越過波光閃爍的海灣，對岸駛過一艘漁舟，上面漆成魚色與白色，船頭弓成驕傲單純的曲線，下面是流曳的倒影。在一艘同樣紫色的小船上，禮拜者曾經到海灣上來，那時諸神仍在德菲。

我離開海邊，迅速走過街道。我想離開這一行行醜陋的房屋，回到古老的橄欖林去；在那裏我可以直望普萊斯圖山谷，谷中只有不朽的岩石與樹林，上方的天空與神龕。

大街後面有幾條水泥小巷，一些房屋散處在林間的土地上。我走過最後一幢房屋，繞過幢像倉庫般的荒

廢大屋，沿着一條滿是裂痕的水泥路走，它似乎是通向橄欖樹林的邊緣。野草已自水泥縫中滋生蔓長。一隻在樹下打盹的驢子使我吃了一驚，因爲牠處在樹林之中，到近處才能發現這龐然大物。立刻水泥路到了盡頭。我發現自己是在樹林暮靄中踏上柔軟的泥地。微風隨着黃昏加深而增强，頭上的橄欖樹又恢復了流線形的波浪。

我連忙向前方一個較亮的空地走去。我運氣不壞。那裏是個微隆的土丘，它北方的大橄欖樹略爲稀疏。由小崗頂上，越過搖動的樹林，我還可以看見朝聖者的舊路，它並沒有被我們的世紀所堙沒。我靜立了幾分鐘，在迅速消逝的餘光中看着神廟。

克利莎懸崖的曲線遮住了寺廟的石柱，那裏是加斯達里亞的黑色裂隙，在它上方是命名爲浮央，羅絲，和光峯的山峯……將逝的太陽像在浮央山上放一把野火。

我想，這就是去德菲之路……並不是在嚮導指引下向廢墟一直而去，而是乘小舟在珍珠般的海灣上陸。他們所見的正如今日一樣，遠方是紅色的火光，旅程結束了。

一點陰影由我臉頰上劃過。一隻蝙蝠。暮色已深，愛琴的夜正輕盈地降臨。我轉身看見後方房屋中傳出的燈光。我也看得見沿着海邊相隔遙遠而昏黃的街燈。它們看上去像在千里之外。我所站着的上方的樹林像是朦朧的雲層。我向村莊走回去。

我沒有沿着來路折回，反之我憑我的判斷向車子停着的方向走。我下了山丘向樹林深處走，我立刻置身在扭曲而暗影幢幢的大樹中。

我走了有百來碼後，樹林稀疏了。我看左邊是第一座房屋的燈光，它像是小村的前哨。當我走在泥地上時，忽然在右邊近處閃過一道光線，使我吃了一驚。那是手電筒的光線，它也是在森林深處。也許我白日的歷程使我的幻想受到影響，也許心中喚起了古代的神奇傳說，但是這個事實不容否認。我忽然至感恐懼，靜靜地站定。我正好站在一株大樹與電筒光束之間。

過一會我看清楚了。山溝中有一座深藏的房屋，這是普通雙窗的木屋，屋壁上搭個小間。我依着電光，看見一個男人彎身在一輛停在屋邊的車上。它像是一輛吉普車。當我望着時，他把車蓋掀開，用電筒照着引擎，身體俯在上面。靠着電筒的餘光，我看見那是一個十分希臘型的臉；黝黑，鬈髮貼着寬濶的雙鬢像是古代英雄，一個像雕像樣的渾圓頭顱。

小屋中一定是什麼人點燃了燈，因爲一個長方形的窗中瀉出黃光，照亮了屋外的景象——一個樵夫的木架，上面還砍挿着一把斧頭。當電筒照過時它發出白色的閃亮，幾個汽油罐，一個餵鷄的漆碗。我無來由的恐懼消去，便快步走開去。

吉普旁邊的人可能看見了我裙子在黑暗中的閃動，因爲他抬起頭來。當電筒光熄滅前，我看見了一眼他

的面貌。他在微笑。我趕忙轉身走開。我走後，我覺到他用電筒照了我一下，可是這個希臘人沒有跟過來。

士明坐在車裏抽煙。他一看見我，便起來繞過去把我的門拉開。他以搖搖頭來答覆我的眼光。

『沒有進展。我問了所有問題，可是那是條死巷。』他回到駕駛座上發動引擎。『我們實在該在白天來——現在回德菲去吃晚飯，先不管這件事，也許它自己會解決。』

『是嗎？』

他倒回車駛向德菲。『我想是的。』

想起我方才所存的『疑團』，我沒有和他爭辯。我只簡單地說，『那麼隨你的意思就是。』

我看見他瞥視我一眼，但是沒有說話。村莊的燈亮已在我後方，我們在狹路上加快速度。他把什麼東西扔在我腿上，當我手摸着它時，那是有芬芳氣味的枝葉。

『這是什麼？』

『羅勒。帝王的草藥。』

我把它輕拂我的嘴唇。氣味清香而芳凉，而且帶有泥土味道。『羅勒？是不是可憐的伊莎白拉把羅倫梭的頭埋在它下面的？』

『對。』

沉默了一會。當我們走過一個十字路時，車燈照着一個指路牌：『安菲薩九』。我們轉右向克利莎而去。

『剛才在艾蒂亞妳是去看香客的老路嗎？』士明問。

『是。剛好在太陽下山前好好地欣賞一下。光峯眞漂亮。』

『妳找到小丘了？』

我聲音一定很驚奇。『你知道？你以前也去過？』

『我昨天到過那裏。』

『艾蒂亞？』

『是。』現在是上坡路。沉靜了一會後，他仍然毫不動容地說，『妳知道，我所曉得的並不比妳多。』

羅勒葉子貼着我唇上傳來一絲凉意。我說，『對不起。是不是我表現得太明顯了？我是那樣想的嗎？』

『也許妳正是那樣想。這件事多少有點瘋狂，我懷疑它究竟是否有什麼重要性。』我看見他在微笑。『謝謝妳沒有假裝不懂我的意思。』

『我懂。我一直只想我自己的事。』

『我明白。十個女人有九個會說，「你是什麼意思？」然後又要大費口舌解釋一番。』

『而且的確有此需要。』

士明說，『「哦，稀罕的安東尼。」』

我不自主地說，『你是什麼意思？』

他笑了起來。『算了。晚上和我一起吃飯好不好？』

『哦，謝謝你，李先生——』

『士明。』

『好，士明就士明。也許我應當——我是說——』

『也好。在妳旅館？』

『哦，我並不是說——』

『妳欠我的。』

『我欠你的？我沒有！你是怎麼想的？』

『以作懷疑我的補過——不管妳是怎麼懷疑我。』我們正爬上克利莎的曲折街道。當我們駛過一個燈光閃亮的店舖時，他看看手錶。『快七點了。妳可以再半小時吃飯嗎——大概在七點半左右？』

我說，『隨便你，不過在希臘人說來是否會太早呢？你很餓了？』

『有理。不過，我——哦，今晚有別的事，想把它做完。』

『哦，好。對我說來也不會太早。我中午只吃了一點東西。謝謝，我很高興。你是說在阿波龍嗎？你自己不住在那裏？』

『不。我到這裏的時候，到處都客滿了。我後來設法到山上工作室裏去睡覺。妳還沒看過它。它在樹後一兩百碼高的地方，是個難看的方形建築。』

『工作室。你是說藝術家的工作室，是不是？』

『是的。我不知道它本來是什麼用處，現在有個管理員，並且出租給來遊歷的藝術家，並且有時收納一些沒錢的學生。我到那裏當然也找了些藉口，我想在德菲住上幾天，我找不到房間。我現在住在工作室，發現那裏十分適合我的胃口。目前只另有一個客人，一個英國男孩，天才的藝術家……很好，可是他不讓人家這麼稱呼他。』

『你當然也十分有理由住在工作室裏，啊？』我說，『而且，你也可以算是個學生。以一個古典文學家說來，你有權請求收留。這不能算是「藉口」。』

他斜瞥了我一眼，在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他有點急促地說，『我不是到此地來研究古典文學的。』

『哦，』我希望我聲音中沒有表現出疑問的口吻。可是這個字的聲調像是一個急切等待答覆的問題般懸掛在我們中間。

士明忽然對着前面的黑暗說，『大戰的時候，我兄弟可明在這裏。』

克利莎已經在我們下方。當我們沿着山崖而行時，左邊艾蒂亞的燈光在淡月清輝下像是一圈珠串。

他仍然毫無表情地說，『他在白羅邦尼住過一時，他是英國的聯絡官，負責和朱瓦斯領導的希臘游擊隊連繫。後來他隨着地下抵抗總部到平達斯區。一九四四年他正在這一區。他在阿拉柯華和幾個人在一起；一個牧羊人叫史蒂芬，和他兒子尼可洛。尼可洛死了，可是史蒂芬還住在阿拉柯華。我今天想去找他，但是他去立華地亞了。他家裏的女人告訴我說要今天晚上才回來。』

『他家裏的女人？』

他笑了，『他妻子。妳會發現任何人都有所歸屬。每個男人都屬於一個地方，而每個女人都屬於一個男人。』

『我相信你的話，』我說，『我想那給她生活的意義，可憐的人。』

『當然……今晚我還要去阿拉柯華找史蒂芬。』

『哦，那麼，這對你來說……也是一種進香？眞正到德菲去進香朝聖，啊？』

『妳可以那麼說。我必須來安慰他的幽靈。』

我吸了一口氣，『哦，我多笨。對不起。我倒沒想到。』

『沒想到他死了？是的。』

『這裏？』

『是，在一九四四年。巴納薩斯附近。』

我們轉了最後一個彎，到了德菲。我們左邊是燈火輝煌的遊客旅館。右邊的月亮已快下山，天上是滿天星斗。海洋像黑緞般發出微光。

心中有什麼使我對着暗中說，『士明。』

『是？』

『你爲什麼說「安慰」？』

一陣沉默。然後他十分輕鬆地說。『如果我可以的話，我會對妳說的。但是目前不行。德菲到了。我把車子放在妳旅館門口，再半小時我來接妳，好嗎？』

『好。』車子停在原先停着的地方。他繞過來替我把門打開。我下車後，正想爲他下午的幫忙道謝時，他搖搖頭笑笑，揮手道別後，便消失在旅館邊的陡削階坡上。

我懷着這件事發生得過於迅速的心情，轉向走進門去。

第五章

『故事說得夠了——我一度曾為這些事哭泣過。』

——尤利壁廸斯：『海倫』

如果李士明憂鬱的進香使我第一次來訪蒙上恐懼的心情，那麼現在已經雲消煙散。我準時走到旅館平臺上去找張桌子。

在希臘七點半吃晚飯實在是件荒唐的事，在大樹下邊的桌子，只有一張桌子有人坐，而且是英國人。李士明還沒有來，我便先坐在一個桌邊，上面黑色樹枝掛着燈光，在暗夜中顯得十分柔和。這時我看見士明在平臺欄杆底下由一羣愉悅吵鬧的希臘人羣中穿過來。那些希臘人圍繞着一個穿着旅行裝束的漂亮男孩，還有一隻馱載着大籃筐的小驢子。

這個漂亮的青年似乎剛自野地中經過了長途跋涉似的。他手臉衣服都十分骯髒；頰上有黑色的粉屑，甚至於由我所坐的地方，還可以看見他疲倦而充血的眼睛。驢子的外表比他好看多了，由牠的過大的載負看來，牠的主人必定是個藝術家——盒子；包捲得很馬虎的畫布，一個快垮了的小畫架，一個睡袋，和沒吃完的

黑麵包。

似乎德菲村一半青年人都聚集在這裏歡迎陌生人，就像聚在我甜餅上的黃蜂一樣。那裏有哄然大笑的聲音：憤怒的英語與拍背聲。他向歡迎者寒暄時，臉容至爲疲倦，但是長滿氈髭鬚的嘴唇仍然勉强地笑笑。士明也在笑，拉着驢子的耳朵大聲和希臘青年們在開玩笑。他們常常在大叫：『阿萬！阿萬！』令我感到困惑。直到他們有人邊叫邊打驢子才使我明白過來。每打一下，阿萬的毛上便昇起一陣白灰。

士明終於抬頭看見了我。他對那男孩說了些什麼，又和希臘人說了幾句笑話，便快步走到平臺上來。

『對不起，妳等得很久了嗎？』

『不，我也剛下來。那裏怎麼回事？現代的史蒂文生嗎？』

『正是，他是個荷蘭畫家，和一隻驢子到深山裏去，睡在野地裏。他做得很不壞。他剛由加尼娜到這裏。這一段山路可不算短。』

『盛大的歡迎，』我笑着說。『好像全德菲都吵翻了個斛斗。』

『在希臘，「歡迎」的意思是「愛陌生人」，』士明說，『至少，他今天晚上可以免費地住一宿。』

『在工作室？』

『是，那是他旅程的終點。他說他明天要把驢子阿萬賣了，搭公共汽車回雅典去。』

我說，『我看了畫架還以爲他一定是你工作室裏的英國畫家朋友。』

『倪高？不。倪高決不會從事這種冒險。他沒有自信心。』

『可是你說他是一個好畫家？』

『我想他很好，』李士明說了，忽然把菜單拿起來遞給我。上面寫的是希臘文，我又交還給他。『可是他自以爲——要不然就是那個傻瓜告訴他的——說他獨特的格調不好。我承認他的畫並不時髦，但是我認爲他的確有種出人頭地的天份。』他把菜單給我，『他用的色彩並不濃——妳開始想要什麼？——但是畫得精緻，眞實，而且十分準確。』

我把菜單還給他。他看看上面的字跡。『嗯，是。那個傻瓜對倪高說他的格調——嗯，大概是過於柔弱吧。所以他拚命地想創造出一個可以爲人「接受」的格調，我怕他是徒勞無功，啊，他很聰明，當然學習得很快，它可能會吸引到一些市場——然而那不是他自己的，無法達到更好的境界。還有件可惜的事，就是他在德菲住得太久，被一個配不上他的女孩纏住了。她走了，可是留下了憂傷。』他微笑。『過去三天，我在工作室裏陪着倪高。而我一直在替他打氣。』

『替他當管家？』

他笑了。『也可以那麼說。在許多方面他都十分年輕，不過積習難改。人們認爲在困難的時候總有人來

相助，可是我不知道任何人是否能來幫助這位藝術家。有時他們會隨心所欲，精神呈一種狂亂狀態，聽者會聽不清他到底在說些什麼。』

『那麼嚴重？』

『我想是的。我告訴過妳他有天才。我相信痛苦往往與天賦成正比……哦，妳想吃什麼？妳爲什麼不點點菜呢？』他把菜單交給我。

我又耐煩地交還給他。『再一分鐘我就餓死了，』我對他說。『你可看過這張菜單？這上面我只認識山芋，蕃茄和瓜，我拒絕在一個出產烤羊羔和蘑菇的地方，做個素食主義者。』

『對不起，』士明慚咎地說，『在這裏，看見沒有？蘇拉卡。好，就這樣好了。』他吩咐好菜，又皺着眉頭問我，『我們喝什麼？如何引起胃口？』

『如果你是說要我喝點葡萄酒，』我說，『好，不過我看不出它和胃口有什麼關係。』葡萄酒溫和而且芳香。它可能很美味，也可能使我舌頭起疙瘩。它裝在美麗的小銅壺裏，氣味像松香。在希臘是以其葡萄酒著名的。作爲一個旅客，我和別人一般好奇。『葡萄酒，當然，』我說，『吃蘇拉卡能用什麼別的呢？』

我覺得李士明眼光中有微少嘲弄的意味。『好，如果妳要葡萄酒——』

我堅決地說。『人家說等你吃慣葡萄酒後，你會認爲這是世上最好的酒，別的你全不要了。相形之下，

其他酒全失去味道。除非你想要喝別的？』

『當然不，』他對侍者說，『請拿葡萄酒。』

葡萄酒上來時，果然名不虛傳——跟着的菜也十分美妙。我不是個看見橄欖油就害怕的人，我很愛希臘的菜食。我們有浮着濃奶油的洋葱湯；然後是蘇拉卡，還陪同有許多香料和檸檬，另外還有一大盤沙拉。乳酪是用花生與糖蜜做的，其味甘美。最後是希臘的最佳葡萄，它們是用阿波羅廟下的冷冽清泉冰鎮過的。

李士明也高興地吃着，在吃飯中他沒有提起過李可明或他來德菲的目的。我自己也忘了白日浮在心頭的疑雲。當我看見平臺前面有輛卡車經過黑車而去時，不禁又勾起我的回憶。

士明跟着我的眼光看。他坐在一小杯咖啡後面，望着桌子對面的我。

『記憶又在活動了？』

『並不十分活動，我心中沒有餘地了，這晚餐眞是美妙，謝謝你。』

『我不知道——』士明思慮地說了又停住。

我心中也一樣在盤算，『離阿拉柯華還有很長一段路，對不對？』

他笑笑。『對。哦？妳的車子。』

我緊張地說，『不，你知道，不是我的。我不願意再碰它一下。我——我已經放棄它了。』

『可惜，因爲——我必須獲得妳的允准——我打算再過幾分鐘便駕車去阿拉柯華。我希望妳能和我一起去。』

我十分驚訝地說，『我？可是你不要我去！』

『我請妳去，』士明說。

由於某種理由，我感到雙頰又浮起紅色，『可是你不要。那是你自己——你的私事，你不可能希望一個陌生人和你在一道。這裏是希臘，人們的「歡迎」可能過份了點。何況——』

『我答應決不讓任何事情使妳不安。』他微笑一下。『那是過去的事了，它不會成爲現在的悲劇。不過——哦，妳如果願意的話，可以稱之爲好奇心。』

『我倒不是擔心有什麼事使我不安。我只是認爲——哦，老實說，你根本不認識我，而且那是私事。你還說那可以算是種「朝聖」，記得嗎？』

他慢慢地說，『如果我說出我心中所想說的話，妳會認爲我發瘋。讓我說——眞的——如果妳能同我共渡這個夜晚，我將十分感激。』

一刻暫短的沉默。那堆希臘人早已散去。藝術家和驢子也不見了。另一個吃晚餐的英國人也已經走進旅館。月亮掛在海上，杏果散處在滿天星斗之間。微風拂樹的聲音像下雨。

我說，『當然我願意去，』於是我站了起來。他揉熄煙蒂後也站起來，我也惡作劇地對他笑笑。『何況，你說我對你有所欠負。』

他立刻說，『哦，我不是這意思——』他看見我的臉色，笑了笑。『好，小姐，妳贏了。我不敢再低估妳了。』他替我打開車門。

『可明比我大十歲，』士明說，『我們只有兩兄弟，我十五歲的時候母親去世。我父親認爲太陽已經昇起，派可明去——我想我也會的。我記得當他被徵去地中海後，屋裏多麼死寂……父親每天坐着看報聽收音機，想知道他的消息。』他唇上現出笑容。『但是那並不容易，我告訴過妳，可明和特別空遣小組一起來的，當時德國人正佔據了希臘。在他被害之前，他一直在山中和抵抗部隊工作了十八個月。當然，偶然也有些消息，可是並不可靠。偶而有人寄信出來……如果妳知道有人被選上要在晚上逃出去，妳設法託封信給他，也許他可能由開羅付郵……但是這完全要看妳運氣如何，因爲當時情況下，誰也不知道明天的命運如何。所以消息十分稀疏而且難以令人滿足。那些時間裏，我們一共只收到可明三封信。在頭兩封信裏，他對我們說他很好。而且事情進行得很順利——這些信只告訴我們他還活着，不過他寫的那些信我們在四個月以後才收到。』

他停了一會，專心把車子駛過一條急彎。

『我們也曾經由一些他在一三三小組中同過事的人口中知道他的一些消息。我對妳說過，他是個英國的聯絡官，派到游擊隊去。也許我應該把德國人佔據後的希臘局勢告訴妳——可能妳已經知道了？』

『知道得並不多。只知道地下抵抗總部是主要的游擊組織，但是他們只顧到培育共產窩巢，而不注意到和德國作戰上。』

『那麼妳也知道？但是有許多人對這些事毫不知情。到一九四四年，德軍退出希臘，地下總部便開始和自己的國家作對，想製造一次共黨的政變，並且開始拿出當年我們偷運給他們的武器和金錢來爲共產黨謀殺希臘人。』

『可是也有一些忠實的游擊隊，不是嗎？』

『哦，是的。開始時只有很少幾個團體，可明的工作便是設法使他們團結一致。然而他和以前所有英國聯絡官一樣，這件工作結果只使他們傷心無奈。地下總部用他們骯髒的手打擊所有其他游擊組織。』

『你是說在德國佔領期間，他們眞正和自己人作戰？』

『的確，他們消滅並打擊其他部隊，直到希臘只剩下朱瓦斯領導下的游擊部隊。朱瓦斯是一個優秀而誠實的軍人。』

『我記得。你說他在白羅邦尼。』

『對。地下總部想盡方法要清除他。不過妳別誤會，地下總部那邊也有許多勇敢的好人，他們工作得非常好，可是……』他激動地停了一下，『他們反對最好的事物，實在可恥。希臘的地下活動歷史並不是一篇好看的故事。許多被德國軍隊强姦刼掠過的村莊，又遭遇到地下總部的蹂躪。最後的一次悲劇是著名的朱曼卡山之役，朱瓦斯領導的游擊隊面對着德軍。而地下總部是由歐利斯領導的；歐利斯是世界上最骯髒的虐待狂和僞君子，他等朱瓦斯和敵人全面遭遇後，然後自側面攻擊他。』

『攻擊朱瓦斯？當他和德軍作戰的時候？』

『是。朱瓦斯雙面作戰了幾小時，並且盡力擊退德軍，可是他一些寶貴的補給全落入地下總部之手，那時正是戰爭末期。』

一陣沉默，引擎轟隆聲加强了氣氛。我嗅到塵土與枯萎馬鞭草的氣味。秋天的星星是乳白色的，像一朵朵小蘭花。在它們的柔和微光中，白楊像一支支刺天的鎗矛。

『那就是我來德菲的理由，』士明說。

我說，『可明的第三封信？』

『妳眞快，可不是？對，可明的第三封信。』

他換了排擋，車子慢下來謹愼地駛上一道窄橋。他又以沒有表情而悅耳的口音說下去，『我們收到第三封時，已經接到他的死訊了。當時我沒看到那封信。事實上我也不知道父親有沒有看。也許他怕信件又使我心中已逝的事復活。我已經十七歲了。以後，父親閉口不提可明。六個月前，父親去世了，我才知道有這麼封信存在。因爲我是父親的繼承人，所以翻閱了他所有的文件。那時候……』

他又停了下來，我心中却感到一陣奇異的刺激——這是不可避免的反應（多少世紀來培養成這種故事的背景？）；古老的傳說，逝去的老人……神秘的文件……黯淡的線索……踏上陌生的國度……

『信裏說得並不多，』士明說，『我眞不知道應該怎麼說；它十分令人興奮。由字裏行間也可以看得出。我非常瞭解可明，雖然我們年齡相差懸殊，不過我知道他寫那封信的時候，心情十分興奮。我以爲他是在巴納薩斯山附近發現了什麼東西。』

又是一陣奇異的刺激。滿天星斗的夜色自我們身邊掠過。我們左邊的羣山正是神祇們的失去天地。我就在這裏——車胎在塵土上低語——而這裏正是巴納薩斯。這個名字給我背上傳來一陣寒意。

我說，『怎麼樣？』我的聲調十分奇特。

『妳必須瞭解，』他說，『我最後看了這封信的時候，正值我對戰爭時期的背景有了相當瞭解。我和我父親以前因爲知道可明在什麼地方，所以和許多到過那裏的人談過。據說他是一九四三年春天被派到那裏去的，在被殺前的一年多時間內，他和地下總部的一支部隊在一起工作，部隊的領導人名叫安紀羅——這個名字雖然可能不是眞的，但是大家都那麼叫他。實際上只有一個一三三部隊的人見過他，昨天我打聽了許多人，結果像是碰在石牆上。希臘人對安紀羅這批人並不感到驕傲。我並不是說他們沒做過好事情。問題是安紀羅這個人和他們的頭子歐利斯像是一個模子裏印出來的，他在國內的一舉一動都和歐利斯沒有什麼兩樣。』

『你是說他攻擊自己人？』

『對，而且不止於此。燒家劫舍，姦淫擄掠，把沒殺死的人活活餓死，這只是家常便飯。最嚴重的是安紀羅本人也是出生在這一區……是，我知道。這點更令人難忍，對不對？他已經死了……至少，一般人假設如此。當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共黨叛變失敗之後，他便消失在南斯拉夫邊境了。從此，不曾有人聽見他的消息。』

『我想，他絕對不敢再在這裏露面，』我說。

『對的。嗯，可明便是和這個人在一起工作，我想，他在軍事方面相當有建樹。後來德國人入侵，安紀羅的部隊潰敗逃入山中。我猜可明一定是獨自逃亡。他逃亡了好幾個星期，大概就是躲在這裏的巴納薩斯山附近。有一天他被巡邏兵發現了。他逃走了，但是一顆子彈擊中了他——並不是重傷，但是可能使他無法行動，而且如果不加調治可能會有嚴重的後果。他的一個連絡是史蒂芬，就是阿拉柯華的牧羊人，我們今晚便

是要去找他。史蒂芬收容了可明，他和妻子把他隱藏起來，如果當時不是德軍來到阿拉柯華，他們大概已經把可明護送走了。』

路邊的杉樹有如一支支利劍。這條路邊全栽着杉樹。我說，『他們找到了他？』

『不。但是他們知道他在這裏，於是把史蒂芬的兒子尼可洛抓出來鎗斃，因爲他的父母不肯把可明交出來。』

『士明！』

他輕柔地說，『這種事很通常，妳還不了解這個民族。他們情願看着親人在面前被兇殺，也不願出賣一個吃他們飯的朋友。』

『這是故事的另一面，』我說，心中想起地下總部與安紀羅。

『正如妳所說的。但是當妳想想地下總部的兇惡時，妳得記住兩件事。第一，希臘人天生好鬪。他們偉大而悲愴的歷史難道沒有教會妳這點嗎？如果一個希臘人找不到作戰的對象，他會和隣居毆鬪。其次是希臘的貧困，而對於很窮的人，任何存有希望的允諾都會打進他們心坎深處。』

我說，『我會記得。』

『也許我們已經忘了貧困的意義，』他說。『當一個人看見……啊，算了，不提了。但是我想對於窮人的許多事，最好是忘了它。』

我默然無言。我又記起了菲立，和在高加松牆下的一個乞丐；菲立以驚駭的聲音說『好老天！』然後把五百法郎丟進那骯髒的手中，並且把他忘了。現在這個輕柔安祥而從容的聲音，在暗中敍述過往的恥辱，表達出一種我從未見過的忍耐與感情——

『可憐赤裸的人，
在無情暴風雨中等待；
你那無屋的頭顱，饑餓的身軀，
鵑衣百結的破裳，如何能保護你呢？』

這幾句詩突如其來地湧上心頭。不管是否神奇，我實在相當喜歡李士明。

他說，『怎麼啦？』

『沒什麼，說下去。德國人鎗斃尼可洛後，可明離開了？』

『是，顯然他又是跑到山裏去。自此以後，我對他的情形也不大明瞭。到目前爲止，我只在戰後由一個

到過這裏的英國聯絡官和德菲的一個教士口中知道一點大概。那個教士是因爲我父親的查詢才寫信給他的。』

『史蒂芬沒寫信嗎？』

『史蒂芬不會寫字。』士明說。『以後發生的事只能憑猜測了。尼可洛悲劇性的死亡後，可明又回山裏去。他肩傷尚未完全痊癒，可是已經不碍事了。史蒂芬夫婦要他再留下，不過尼可洛留下一個兒子和女兒……嗯，可明說他不願再以人命來冒險。他走了。我們所知道的只有這麼多。他到那裏去了』——他望了一眼陰影幢幢的山巒——『後來他在巴納薩斯山裏什麼地方被捕殺了。』

過了一兩分鐘我說，『你想去問史蒂芬他是在什麼地方嗎？』

『我知道他在什麼地方。他埋在德菲山上工作室不遠的墳場裏。就在阿波羅神廟上面，我到過他的墳墓。不，我不問史蒂芬那個。我想知道可明死在巴納薩斯山的什麼地方。』

『史蒂芬知道嗎？』

『是他找到屍首的。可明的第三封信是他發的。他把它設法交給了另一個聯絡官，再轉到我們手中。我們先不知道這封信是怎麼來的，直到後來官方通知我們可明是埋葬在德菲。我們寫信給教士。他把事實簡單地告訴我們，當然我父親寫信給史蒂芬，不過仍然由教士回信給我們——哦，事情便是如此。』

『直到你看見可明的信？』

『直到我看見可明的信。』

我們繞過一個黯黑的山頭，前面山腰上阿拉柯華村的燈光像瀑布一樣流向山脚。

車子慢慢地停在路邊。士明關上引擎，由衣服內袋中拿出一個皮夾，又自皮夾中抽出一張紙交給我。

『等我拿打火機出來。妳想要支煙嗎？』

『謝謝你。』

我們把煙燃着後，他替我拿着小小的亮光，我把紙展開來。這是一張筆跡潦草的劣紙，經過雨水浸濕。相當髒，而且摺縫處已經破了，紙邊由於一再閱讀而捲折了起來。我輕輕展開它，我心中有種奇異的感覺，我覺得我不該碰到它。

它相當短。『親愛的爸爸，』它開始……爲什麼季可明這個二十七歲的青年會用這麼稚氣的稱呼？

『親愛的爸爸，天知道你什麼時候才能收到這封信，在我看來，至少最近的將來是沒有希望的。可是我又非寫這封信不行。這裏會經熱鬧過一個時期，不過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了，我很好，請勿擔憂。我不知道，你是否發現這些軍隊俚語與習慣太過於瘋狂？在最好的時候，我覺得它是有點用處；不過現在——今晚——我

實在有些話要對你說；要記錄在紙上——這和戰爭以及我來此工作全然沒有關係；然而我如何能把這件事交付於筆墨而送到你面前去？你和我一樣瞭解，在我遇到人把信交給他之前，可能發生許多不測的事。如果我記憶力能好一點——如果以前我對古典研究能更用功一點（哦，天！多麼遙遠了！）我可能把高利滿朱中的那一段告訴你，我想那是高利滿朱。不過我忘了是在它中間的那一段。算了，隨它去。無論如何，明天我要找個可以信託的人。告訴他可能發生的事。如果順利的話，那也是多久以後的事了。也許我們可以一同回來，到那明亮的城堡，那時我可以指給你看——還有士明小弟。他好嗎？請轉給他我的愛意。直到那天——希望有那麼一天！

你的愛子可明上』

簽名也非常潦草，幾乎已畫到紙外面去了。我小心地摺起信紙，交回給士明。他關上打火機，小心地把信收回去。他說，『妳懂得我的意思嗎？』

『哦，我不認識你哥哥，不過我想這不是他平常寫信的體裁。』

『當然不是。我看了也十分奇怪。奇特，潦草，含糊。幾乎有點神經質。女性化的信函。』

『我懂得你的意思。』

他笑着發動起引擎。『對不起，我猜當他寫這封信的時候，感情一定十分激動。』

『我同意。他處於一個十分頑强不安的地方，而且——』

『他以前到過十幾個這種地方。忽然來了封急着要送到的私人函件。他一定有什麼話要說。』

『是。我想你應當找找高利滿朱。他可能到過那裏？』

『我找過。他像是寫些胡話。沒有，那裏沒有一點線索。』

『還有「明亮的城堡」呢？』

『那是德菲諸神致使徒朱利安的話語。我想他一定是引自那裏面。它指的是德菲的阿波羅廟。』

『哦，那麼那裏並不太遠。』

我們又駛向燈光闌珊的阿拉柯華。我說，『你用「線索」一詞。你預期要找到什麼，士明？』

『可明的發現，』

過一會，我慢慢地說，『哦，我懂了。你是指「我們可以一同回來到那明亮的城堡，那時我可以指給你看」？』

『是，他發現了什麼東西，使他興奮得要把它「記錄」下來——他是用的那個字，記得嗎？』

『是，不過你不以爲那也許——？』我停住了。

『啊？』

我相當困難地說，『也許你沒有看見一些不存在的事物？我同意這是一封奇怪的信，不過另有一種可以閱讀的方法，是不是？十分簡單的。我自己便持有這個看法……只不過我並不認識你的哥哥可明。』

『什麼看法？』

『嗯，如果說很興奮，或是很激動，那麼它當然有個理由，對不對？如果他有什麼事要對你和你父親說，豈不是很自然嗎？我是指……』我又難爲情地停住話語。

他率直地說，『妳指那是平常而簡單的感情？可明可能有個預感，他無法脫離那個漩渦，想對我父親說點什麼……一種道別？不……不，海雯，可明不是這種人。他對人的感情往往藏而不露。我也不以爲他會說什麼預感。他知道他的危險，而且決不誇張。同時，他是想指給我父親看，還有我……在這裏，希臘。』

『也許是風景。天知道，希臘是個令人激動的國度。你的父親難道不會感到興趣嗎？』

士明笑了。『他也是個研究古典學問的人。他會經到過這裏五、六次。』

『哦，哦，我明白。是，那就別當話論了。』

『我想是的，不，我是對的。他發現了什麼，海雯。』停了一下。我又感到一種電似的顫意，士明又坦白地說，『我確信我知道那是什麼，我有這個自信。不過我在開始時，想先知道可明遇難的地方，以及如何……』

又停歇一會。他一定是在想我方才對信函的看法。因爲他思忖地說，『不，由所有事情加起來，我知道我是對的。雖然它顯得有點奇怪……關於「感情」上，妳可能是對的——因是可明以往不是這樣的。他可以說是妳所見過的最從容鎮靜的人。他十分堅强，而且自信。』

像士明小弟一樣……我心中忽然興起這個念頭，我眞怕自己會高聲說出來。我心中有不適之感，我想他也知道我的心意。

我立刻愚蠢地說，『阿拉柯華到了。』

這是句完全不必要的無聊話。我們已置身於擁擠的牆壁與多彩的氈毯之間——那些氈毯還掛在燈光閃亮的店門口。它們幾乎拂擦到車身。有兩三頭卸了纏籠的驢子在街上閒盪。我看見誰家花園牆上站隻山羊。它兇惡地望了我們一眼便跳下不見了。這裏有熟悉的塵土，糞便，汽油和酒的氣味。

士明把車子停在下午的老地方。他關了引擎，我們一同下車。我們走向我第一次看見他的臺階。臺階對面是一家鄉村咖啡館。朝着大路開的門中，有十幾張桌子。大多數桌子都有人坐，男人們朝着我們看……其實勿寧說是他們沒有看我，而是望着士明。

他在一個斜階的脚底下站定，用一隻手扶着我的手肘。我看見他那輕鬆聰明的眼光掃了男人們一眼，然

後轉頭對我微笑。

『那邊，』他說，『在望着妳上那兒去。石階很滑，驢子又帶來新的難題。史蒂芬住在頂上。』

我抬頭上望。石階約有四呎寬，坡度也很大。每級石階相距很遠，它們是用巴納薩斯山的硬石鑿成的，而且沒有磨得很平。許多驢子由這條路上下。石階半途中有昏暗的燈光。

由於我不知道的理由，我開始懷疑我爲什麼牽涉到這件事裏去。地下總部，史蒂芬，一個名叫可明的人死在巴納薩斯山的什麼地方……而現在是條斜削的坡路，一個叫士明的人扶着我的手肘。我又不禁在想，我們見到史蒂芬後會聽見些什麼話。

猛然，我覺得我不想去聽。

『啊！』士明在我耳朵邊說，聲音中有戲謔之意。

我强自壓下懦怯的衝動，開始爬上石階。

第六章

『……尋找
你的兄弟，他有段必需聽完
但是令人難過的故事。』

——尤利壁廸斯：『伊莉克特拉』

史蒂芬的房子正在石階上方，那是矮小的兩層房屋。下面一層正對石階，是給家畜住的——一頭驢子，兩隻山羊和一羣瘦削的母鷄——房屋牆外有層樓梯通到家人居住的二樓。臺階上有處寬濶的水泥平地，既當做平臺，又當做花園。它低矮的欄杆邊擺了許多盆景。上面用木枝架起一個給葡萄牽藤的棚架。我看見士明低頭避過一枝果實纍纍的枝幹，一串葡萄在我臉頰上擦過，帶來清凉的感覺。上層的下半扇門開着，燈光射出來染在葡萄藤蔓上。一陣家人晚餐的熱油味傳來，混同了山羊驢子和牽牛花的氣味。我用手輕摩過一個盆景。

我們走上的聲音已經被人聽見了。我們走過平臺時，上半扇門也打開，一個老人站在那裏，裏面幽暗的

光亮使他的身材顯得很高大。

我站定了。士明還在我身後的陰影中。我閃開讓他過去。他過去後伸手用希臘話打招呼。我看見老人身軀僵硬了。他嘴巴張開好像要驚呼出來，但是又忍壓住了。他客氣地說，『可明的弟弟，歡迎你。屋裏的女人說你今夜要來。』

士明縮回老人沒有看見的手，同樣客氣地說，『我名叫士明，能遇見你眞是高興。史蒂芬先生。這位朋友是顧海雯小姐。她用車子送我到這裏來的。』

老人看了我一眼。他歪着頭慢慢地說，『歡迎你們兩位。請進。』

他轉身走了進去。

也許我應該申明，他們的談話是用我聽不懂的希臘語。不過事後李士明儘他可能地全部翻譯給我聽。不過在他們談話的時候，我注意到的是他們情感上的會話。自然我會把他們的談話記載於後。

我似乎覺得當我們在平臺上時，雙方簡短的寒暄中可以看出他對我們的歡迎並不熱烈。由於我在希臘這段期間中，遇見過多次令人驚訝的慇勤，所以這次既感不安又覺沮喪。不過史蒂芬沒有對我講話並不使我難過——因爲我只是一個女人，在希臘社會中婦女的地位比較低下——可是他拒絕士明伸出待握的手則顯然是故意的。而他現在邀請我們進去的表情似乎沉重而且勉强。

我十分猶疑地看了士明一眼。

他似乎一點也不把對方表情放在心上。他只對我揚了揚一邊眉毛，等待我跟隨他走進屋去。

房裏唯一的臥室兼起居室是方的，而且很高。地上是木板，牆壁粉刷成白色，上面掛着些顏色華麗的聖畫。光亮來自一盞無罩的電燈泡。一個角落上擺個舊老的油爐，上面有個擺盤碟的架橱，外面蒙塊藍布，顯然是蓋住裏面的食物。靠着一面牆是張寬大的床，上面覆着褐色毯子，在白天它一定是用作沙發的。床頭上掛着個聖母聖子的小銅像，它前面亮着一點小紅燈。一個維多利亞式的大橱，一張木桌，兩張椅子和一張蒙着油布的條凳，這便是房內的全部家具。這裏顯出赤貧與强烈潔淨的氣氛。

一個老婦坐在爐灶附近的硬椅子上。我想她大概就是史蒂芬的妻子——屋裏的女人。她穿着黑衣服，甚至於在房間裏也綁着回教式的面紗，它遮住嘴與下巴，使在田野工作的希臘人像東方人一樣。現在她的面紗已拉到下巴下，我可以看見她的臉龐。她像是十分老邁，就如所有熱帶國家的農婦一樣。她臉上有可愛的骨架，精緻而平凡，但是皮膚上已縮成千條皺紋，她的牙齒也已脫落敗壞。她對我笑笑，作出羞怯的歡迎姿式。我也鞠了一個躬，難爲情地用希臘語說聲『晚安』，然後我坐在她指着的椅子上。她沒有進一步地歡迎我，我注意到士明向她道安後，她臉色不安而且近於恐懼。她瘦削的雙手在膝上搖動，然後雙眼靜靜地下望着它。

士明已經坐在門邊的椅子上，老人則坐在條凳上。我發現自己目不轉睛地看着他。他眞正是這個神話國度中的一部分，彷彿他是荷馬的人物。白色微捲的頭髮和鬍鬚就像雅典博物館中的宙斯大神。他穿着褪色的藍束腰外衣，前面的扣子扣上，衣服長及膝蓋，下身則穿着白棉布褲，但是膝上打着黑護膝。頭上戴個黑色小軟帽。骨節浮突的手不安地揉按着。

他自濃粗的白眉毛下望着士明，而不理會我。眼光莊肅——我想——而且有衡量之意。我身邊角落裏的老婦則一聲不響。我可以聽見下面家畜的動作聲音，和有人快步由石階上來的足音。

史蒂芬剛準備張口說話，忽然被打擾了。外面的脚步聲又疾跑上牆壁的樓梯。一個年青人衝過平臺，停在門口，一手放在門框上，一手插在腰帶裏。這是十分戲劇性的姿式，他也是個十分戲劇性的青年。他大約十八歲，瘦長褐色而漂亮，厚厚的鬈髮與生動的臉孔。他穿着古式條子法蘭絨衣服，這是我所見過的最引人注目的打扮。

他說，『祖父，他來了？』

然後他看見了士明。他似乎根本沒注意到我。可是我對這種態度已經習慣了。我只是像屋裏的女人樣靜靜地坐着。男孩對士明高興地笑了笑，用希臘語迅速地說個不停，可是他祖父打斷了他的話，『誰告訴你他來了，尼可？』

尼可像旋風般轉向他，他的動作迅速得像隻漂亮不安的小貓。『他們在咖啡館告訴我說他又來了。我想看看他。』

『你現在看見他了，安靜地坐下，尼可。我們有許多話要談。』

我看到尼可又打量了士明一眼。『你告訴他了？』

『我什麼都沒告訴他。坐下，別多話。』

尼可順從地轉過身，可是他的眼睛仍然望着士明。黑色的眼睛中閃動着可能是興奮、戲謔甚至於惡意的光芒。士明則又掛上了我首次見面時的面罩。他拿出香煙盒，瞥了我一眼，我搖搖頭。『尼可？』孩子伸出手又停住縮回去，對士明活潑地笑笑。『不，謝謝你，先生。』他又望了他祖父一下，走到床邊坐下。士明拿出打火機來，從容地點上香煙，又小心地把打火機放回口袋，又轉向史蒂芬。

史蒂芬不動地坐在那裏。他仍然不開口，寂默沉重而且難忍，孩子在床沿欠動身體。他眼光一直沒離開過士明。我身邊的女人也沒有動，但是當我望着她時，她也側着眼睛來迎合我，而且迅速和害羞地動了動膝上的雙手。這時我才注意到她秘密地在看我的衣裙，我忽然高興地體會到，史蒂芬原來也是感到尷尬不安。

也許士明早已知道這點，因爲他沒等史蒂芬先開口，便輕鬆地說了。

『史蒂芬先生，我很高興終於見到你和你屋裏的女人。我父親和我曾經寫信來道謝你對我哥哥的恩惠，

可是——嗯，書信實在不能完全表達出我們的謝意。我父親已經去世了，不過我也要代表他再向你道謝。你知道，人時常不能把他心中所感受的完全形容出來，不過我相信你一定可以體會到我父親和我心中的感激。』他轉頭對那女人笑笑，但是她沒回笑。我覺得她彷彿發出一聲痛苦的低語，她在椅上欠動了一下。她狹窄的嘴唇嗡動，手指痛苦地互扭着。

史蒂芬幾乎是粗魯地說，『先生，對這事你不必說了。我們只是盡了本份而已。』

『你們作的已經超過了本份，』士明輕聲說。『你們對自己的親生子女也不過如此。』瞟了老婦一眼。『我實在不該那麼說，太太。因爲這是你們不願追述的回憶。我也不願問些使你們悲傷的問題。但是我必須前來向你們道謝，爲我父親，爲我自己……也想來看看我哥哥可明在他生命最後一段時間內尋到的朋友。』

他停下來慢慢望了周圍一下。房裏又是沉寂。士明臉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但是我看見孩子對他的懷疑，以及後轉爲對他祖父的不耐。可是史蒂芬一語不發。

最後士明說，『就是在這裏。』

『是在這裏，先生。下面的馬槽後，牆上有個裂口。他躲在那裏。德國鬼子沒有想到稻草堆和糞便後去搜查，你要我帶你去看看嗎？』

士明搖搖頭。『不。我對你們說過，我不想讓你們再想到那一天。而且我也不想多加詢問，因爲你們的

神父已把一切寫信告訴我們了。你們告訴我，可明如何受了肩傷，而到這裏來尋找庇護。以及後來……嗯，他又回到山裏去。』

『那時天還沒亮，』老人說，『是十月二號。我們請他和我們住在一起，因爲他還沒有完全復原。而且山裏潮濕氣候開始得比較早。可是他不肯，他幫我們埋葬了我的兒子尼可洛後，便離開了。』他對床邊的青年點點頭。『還剩下這個，你知道，還有他妹妹瑪麗亞，她現在嫁給了在村裏開店的喬治奧。德國人來的時候，孩子們正和他們母親到田裏去，否則誰知道？他們可能也會被殺死。可明先生，』他停了一下。『爲了他們所以不肯留下來。他到山裏去了。』

『是。幾天後他就被殺了。你找到他的屍首，大概是在這裏和德菲之間的什麼地方，你把他帶下來埋葬。』

『是的。我在他身上找到的東西，我在三星期後把它給了高利華，他替我交給當夜要走的英國人。這些你全知道了。』

『我知道。我想請你帶我去他被殺害的地方，史蒂芬。』

一會暫短的沉默。尼可這孩子目不轉瞬地望着士明。我看見他已經拿出一支自己的香煙在抽。

老人沉重地說，『當然。明天？』

『如果方便的話。』

『爲了你，當然方便。』

『你非常仁慈。』

『你是可明的弟弟。』

士明柔聲說，『他在這裏很久，是不是？』

我身邊的婦人忽然欠動起來，清朗而低聲地說，『他是我的兒子。』我看見她臉上流下不安的淚水。『他應該留在這裏，』她說，然後幾乎絕望地再說一遍，『他應該留在這裏。』

士明說，『但是他非走不可。他怎麼可以留下來而使妳家人遭受到危險？當德國人回來的時候——』

『他們沒有回來，』這次是尼可在床上用清楚的聲音說。

『是，』士明轉頭說。『因爲他們在山裏抓到了可明。如果他們不曾抓到他——如果他還躲在此地——他們會回到村裏來。然後——』

『他們沒抓到他，』老人說。

士明立刻轉回頭。史蒂芬靜靜地坐在條凳上，雙膝分開，手合掌放在中間，他巨大的身軀微向前傾。他的黑眼睛在白眉毛下顯得深不可測。兩個男人互瞪了一會。我自己則不安地在椅上挪移。好像這個時候，一

切都以慢動作發生，沉靜而難忍，然則又有一種刺人神經的强烈感情。

士明慢慢地說，『你想對我說什麼話？』

『我只是說，』史蒂芬答，『可明不是被德國人殺死的。是一個希臘人殺死他的。』

『希臘人？』士明茫然地答。

老人作了個姿式。對我而言，我只知道這人說的是一件悲劇，而且它奇特地給我一種屈辱而羞愧的印象。

『一個阿拉柯華的人，』他說。

這時，電燈正好熄滅。

希臘人顯然已經習慣了變幻無常的電力系統。老婦人毫不躭誤時間就把一盞油燈點亮，把它放在房間中央的桌子上。那是盞難看的油燈，是用廉價的亮金屬作成的，它發出柔和的黃光以及芬芳的橄欖油香味。史蒂芬臉上投了濃重的暗影，看上去比方才更像個悲劇性的角色。尼可則俯躺在床上睜大眼睛望着他們，像它們眞是在演戲一樣，我覺得他父親和可明的死對他已遠不可憶，所以他們的談話只是有趣的話舊而已。

士明正說，『我……明白了。這樣許多事情都容易解釋。當然你不知道那是誰。』

『我們實在知道。』

士明的眉毛上揚。老人苦笑地說，『你也許懷疑我們爲什麼不殺死他，先生，既然我們把可明看做我們的兒子。』

尼可在床上用一種顯然是惡意的聲調說，『那不是英國人的工作方式，祖父。』

士明看了他一眼，又對史蒂芬輕說，『不見得。我正在懷疑他發生了什麼事。我想他還活着。』

『我會解釋。我首先想告訴你那個人的名字是安紀羅。』

『安紀羅？』

老人點點頭，『是。你當然知道他。神父替我寫的那一封信裏，我已經告訴過你可明和他在一起工作。可是如果你不是親自來，我決不會把這件事告訴你。既然你已經到了這裏，這件事反正是瞞不住的。你有權知道。』

士明仔細地把煙蒂在一個火柴盒上揉熄。他臉色仍然沒有一點表情，眼睛也沒有光亮。我又看見尼可那孩子在床上翻個身，對他自己笑笑。

『你知道和可明一起工作的安紀羅是地下總部的一個領袖，』史蒂芬說，『當可明離開這裏的時候，我想他大概去和他們會合。當德國大軍開始搜山的時候，他們分散開去，大多數都向北方移動，安紀羅也和他

們在一起。可是安紀羅爲什麼又掉頭回來，我不知道。他一定是在巴納薩斯山遇見了可明，然後謀殺了他。』

『爲什麼？』

『我不知道，不過那些日子裏這種殺人的事屢見不鮮，可能可明和安紀羅因爲安紀羅部隊的行動而發生爭執。也許可明對他壓力加得太重；我們現在才知道安紀羅不願把人力和物力來對付德軍，而準備參加另一場戰爭——那是等德國人走了以後。』

我看見士明猛然抬起頭，眼光奕奕有神。『安紀羅也是其中之一？你沒錯嗎？』

『當然，安紀羅這種人爲更高賭注賭博。德軍一離開希臘，他就到了雅典。我們知道卡拉貝的大屠殺中安紀羅是重要人物。哦是的，你可以下個斷語，在戰爭中他一直是在出賣盟國。』

他淡淡一笑，又說，『我認爲可明不見得會知道。不，他們爭執另有原故。可能是因爲這兩個人天生合不來。安紀羅是個壞人，打心裏頭壞起，而且可明……不願意和這種人一同工作。他們以前就吵過。他告訴過我。安紀羅是個粗人，一個莽漢，不過可明也不是個可以輕易指揮的人。』

『誠然。』士明又在選根香煙。『但是你說他被「謀殺」了。如果兩個人吵架，一定會打起來。那不能算是謀殺，史蒂芬。』

『是謀殺。雖然是一場打架，不過不公平。你要記得，可明受了傷。』

『既是——』

『他先被石頭或是鐵柄在背後擊打一下。上面還有個傷痕，皮膚都破了。這一下沒有把他打死或打昏應當算是奇蹟了。他一定聽見了安紀羅在他後面，因爲雖然那奸賊打了他一下，而且他本來傷勢未痊愈，但是他還起而奮戰。可明——他身上傷痕累累。』

『哦，』士明已在點煙。『安紀羅怎麼殺死他的？我想他一定用鎗？用刀？』

『他頸子斷了。』

火柴離士明的煙頭還有一吋遠，忽然停頓住了。灰色的眼睛抬起望着老人。由我坐着的地方，看不見他們臉上的表情，但是我看見史蒂芬就像天神宙斯般點了一下頭。尼可的眼睛忽然瞇起來，由長長的睫毛間向外望。火柴點到了煙。『一定是很大一個傷口，』士明說。

『他不是容易被殺死的人，』老人說。『但是肩上受了傷，頭部被擊……』

他聲音低得聽不見。他現在沒有看着士明；他似乎望穿了牆壁，看向遙遠的地方與時間。

『時大家都沒出聲。然後士明吐出一陣煙霧。『是，』他說，『哦，安紀羅那個人……他怎麼樣啦？』

『我不能告訴你。自然，他不會回到阿拉柯華來。據說他和一些他們那種人當爭權失敗後就跑去南斯拉

夫了。十四年來沒人聽見過他的名字，可能他已經死了。他只有一個親戚，一個堂兄弟，名叫廸米特，他也沒他的消息。』

『堂兄弟？在這裏？』

『廸米特現在住在艾蒂亞。他也在安紀羅部隊裏作戰過，但是他不是領袖，而且——嗯，有些事還是忘了的好。』老人聲音轉粗。『但是安紀羅對他同胞所作的事，是無法忘記的。他本來在卡拉貫；據說他也去過白高。那裏死了多少希臘人。我自己有個表親潘諾便死在那裏，他是個老人。』雙手不安地在膝上擦動。『不去提它了……我不想談他的政治和他在戰爭中做的事，士明先生。他是壞人，他是個喜歡惡的人。他喜歡看見痛苦。他最喜歡折磨孩子和老婦，他自誇魔鬼也沒他殺死的人多。他會笑着把一個男人或女人的一個眼睛剜出來。他是個惡魔。他出賣了可明並且謀殺了他。』

『如果我兄弟死後他不曾到過這裏，你怎麼知道是他謀害死的？』

『我看見他，』老人簡單地答。

『你看見他？』

『是。是他，決無可懷疑。當我去到他們的地方時，他轉身跑了。而我不能去追他。』他停了一下，這是沉重緊張的寂靜。『你知道，可明當時還活着。』

我看見士明眼睛又抬起來正視他。老人點點頭。『是，他還活了一分來鐘。但是已經足够留下我而讓安紀羅逃走了。』

『安紀羅沒有想攻擊你？』

『沒有。他也受了重傷。』老牧人眼中有滿意之色。『可明死得很慘，他頭上還被奸賊打了一下。安紀羅可能用鎗打我，不過後來我發現他的左輪鎗掉在石頭邊，一定是在打架時搶掉的。你知道，當時山邊全是德國人，他必須不聲不響地把可明殺死，他本想先把可明打昏，但是他手脚不够快，可明還有餘力和他奮鬪。當我到崖頂上時，安紀羅剛好站起來。他轉身尋找他的鎗，但是我的狗向他撲過去。他只好快快溜走。他沒鎗，就沒有一點辦法。』他用突結的褐色手背擦擦嘴巴。『我把可明送到德菲。那裏最近。完了。』

『他沒有說話？』

史蒂芬遲疑了，士明的眼光變得更銳利，史蒂芬搖搖頭。『沒什麼，先生。如果有什麼，我會在信裏告訴你。』

『可是他說了？』

『幾個字。他說「馬車夫」。』

這個字在希臘語中是『O Eniochos』，這是古希臘字，而不是現代的。這個希臘字對我倒十分熟悉，其實大多數去德菲的人都一樣。因爲它們指的是德菲博物館中的著名銅像。那是個年青人的雕像——馬車夫——穿着編條長袍，手上還握着跑失了的馬的轡繩。我快望士明一眼，心想所謂馬車夫可能是個地方名字，又想它和『安紀羅』和『可明』會有什麼關係。

士明和我一樣不解。『「馬車夫」，你沒有弄錯？』

『我自己也沒有十分把握，我由山頂上急跑到山脚的小路上，當時不但喘不過氣，而且心情十分悲傷。我到他身邊之後，他只活了一會兒時間。不過他認得我，我以爲他是那樣說的。那是個古字，可是因爲德菲博物館裏雕像的關係，大家都很熟悉，可是爲什麼可明要對我講那個字，我就不明白了。不過，他的確是低聲那樣說的。』他挺直脊背。『我願意再告訴你，如果我認爲的確沒錯或是有什麼意義的話，我早就在信裏告訴你了。』

『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安紀羅的事？』

『事情已經過去，他也去世了。最好讓可明父親以爲他是死在戰爭中，而不是死於奸賊之手。再說，』

史蒂芬簡單地說，『我們感到羞愧。』

『不過太過份了，』士明說，『當可明的弟弟到阿拉柯華時，阿拉柯華的人都躲避他，他的主人甚至於不願和他握手。』

老人笑笑。『很好，那麼就算事情還沒過吧。羞愧仍然存在。』

『你們不該羞愧。』

『希臘應該。』

『最近我的國家曾經作了些事來補償，史蒂芬。』

『政治！』老人作個手勢，如果政治家們看了準會感到齒寒。士明笑了。它如同一個信號一樣，老婦站起來拉開藍布幔，拿出一個大石瓶。她把杯子放在桌子上，開始斟倒黑色的甜酒。史蒂芬說，『你願意和我們一同喝酒，啊？』

『十分榮幸，』士明說。老婦給他一杯，然後給史蒂芬，尼可，最後是我。她自己却沒有，只是站着那裏以羞怯的愉悅表情望着大家。它黑得像瀝青，但是有櫻桃的味道，我在杯沿對她笑笑，大膽地用希臘語說，『這酒眞好。』

她的臉上頓現笑容。她微點頭高興地說，『很好，很好，』尼可在床上轉過身用帶美國腔的英語說，『妳會說希臘話，小姐？』

『不，只會講幾個字。』

他轉向士明，『你怎麼會講這麼好的希臘語，啊？』

『我哥哥可明教我的，那時我比你年齡還要小些。我後來又學過一陣子。我知道我有一天會到這邊來。』

『你以前爲什麼不來？』

『要花很多錢，尼可。』

『你現在很有錢了，啊？』

『還過得去。』

『什麼？』

『我是說，我有足够的錢。』

『哦，』黑眼睛張得很大。『你現在才來。你知道安紀羅和你哥哥的事。先生，如果我告訴你一些別的事，你打算怎麼樣？』

『什麼？』

『安紀羅還活着。』

士明慢慢地說，『你打算告訴我這件事嗎，尼可？』

『他就在德菲附近，在山裏。』

『什麼？最近嗎？』士明高聲問。

『哦，是的。』尼可對他漂亮而又惡作劇地笑笑。『也許那是個鬼。巴納薩斯有許多鬼，先生。有人便會看見那些鬼怪。我不會。那是古代的神，對不對？』

『也許，』士明說。『眞的嗎，尼可？有人看見安紀羅？』

尼可聳聳肩。『我怎麼說呢？是張尼看見他的，而張尼是——』他在前額作個手勢。『當土匪燒了他父親的農莊時，安紀羅殺死他母親。從此以後，張尼頭腦裏很古怪，而且「看見」安紀羅——哦，很多次。如果眞有鬼的話，那麼他還在巴納薩斯山裏走來走去。有人還看見山裏的光亮和聲音。可是廸米特，他可是眞的。關於你來的事他問起過許多次。阿拉柯華的人都知道你來了，他們談起你而且感到奇怪——但是廸米特，他曾經到過德菲和阿拉柯華，並且問了許多話——哦，許多許多問題。』

『他是什麼樣子？』

『他有點像他堂兄，不是臉孔，而是在——你們是怎麼說的？——體格上。但是他們心也不一樣。』他樣子十分無邪。『你可能也見過那個廸米特。可是你不要怕他。你也不要爲安紀羅擔憂，士明先生。』

士明微笑，『我的樣子像是在擔憂嗎？』

『不，』尼可坦白地說，『不過他已經死了。』

『如果張尼不錯，他就還沒有死。』

『我想，』尼可幾乎有點鄙視地說，『你只是一個英國人，士明先生，對不對？』

『怎麼樣？』

尼可放聲大笑又在床上打滾。史蒂芬忽然生氣地用希臘語說，『尼可，有禮貌點。他說什麼，士明先生？』

『他以爲我對付不了安紀羅，』士明悠閒地說。『來，尼可，接住。』他扔了一支香煙給孩子。尼可一把接了過去。他還在大笑。士明轉向史蒂芬，『你以爲安紀羅眞的還在附近嗎？』

老牧人狠狠地瞪了他孫子一眼。『那麼他把這段傳說告訴你了？一個白痴傳出的謠言說戰後安紀羅至少出現了十來次。啊，還有德國人，也有十來次。別理那些胡說八道。』

『也別理那些光亮和聲音？』士明笑着說。

史蒂芬說，『如果有人晚上到巴納薩斯山去，爲什麼他不會看見奇怪的事？神祇還在行走，如果一個人在神祇的國度中不謹愼，他一定是個傻子。』他又憤憤地盯他孫子一眼。『你，尼可，在雅典學了那麼多傻事。你看你那件襯衫多可怕。』

尼可直挺挺地坐起來。『不！』他抗議，『那是美國貨！』

史蒂芬低吼了些什麼，士明笑着說，『美援嗎？』

老人哈哈地笑起來。『他不是個壞孩子，先生，不過雅典把他教壞了。現在他回來工作，我要把他教成一個男子漢。給士明先生再倒點酒。』這是對他妻子說的。她連忙過去斟酒。

『謝謝你，』士明又用完全不同的聲調說，『這個迪米特眞的問了許多問題嗎？』

『眞的。大伙兒知道你要來之後，向我問了許多話——你什麼時候來，來多久，你想來做什麼等等。』他瀰瀰地笑笑。『我對他不大說話的。』

『爲什麼？他爲什麼要關心我？你想他會不會和可明的死有關係？』

『他不會有關係的。那些事我們是在戰後發現的，當時他還沒有回來。否則，』史蒂芬直截地說，『他不會敢回來。不，他對那件事並不知情。以前，一年多——十八個月以前，他來問我是怎麼回事，並且問我可明是在什麼地方被殺的。當他提起可明時，表現得十分慚愧；可是我不願意把我孩子們的事告訴任何人。我拒絕談這件事。除非已死的德菲神父外，沒有第三個人知道這件事。還有一個就是在戰爭中被殺的我兄弟歐基。』

『現在是我。』

『現在是你。我明天帶你去那個地方看看。這是你的權利。』

他又望了士明一會。然後他慢慢地說，『我覺得，士明先生，你很像你哥哥可明。而尼可——尼可比我所想像的更愚蠢……』

第七章

『神意默默，
任何穿過拱殿的語言與頌讚
均無法欺騙寶座上的阿波羅……』

——密爾頓：『誕生頌』。

回德菲的路上士明一直沒有開口，我靜靜地坐在他身邊，不知道他們方才究竟在用外國話說些什麼。史蒂芬所說的話決非泛泛之詞，而尼可也有一種希臘的典型：智慧與漂亮。

終於我們近了德菲，路邊的密林遮蓋了星光，士明放緩車速，駛到一個寬濶的海灣邊，停下車子。他關掉引擎。立刻流水聲音充塞空中。他熄了車燈，密密的樹林擠得更近了。我可以嗅到松柏的凉爽芬芳。在星光之下它們顯得更加緊密，一行行的香石松擁向清泉迸洌的裂罅。樹林之後昇起無邊黑暗的岩石，光峯不再有光，但是石柱與尖塔却有種危險的黝黑。

士明拿出香煙給了我一支。『妳了解多少？』

『一點都不懂，除了知道你們是談着可明與地下總部的領袖安紀羅，』我微笑。『我現在才懂你爲什麼不介意讓我參加你的私事。』

他忽然說，『他們有個十分奇怪的轉變。』

我等他說下去。

『如果妳想聽，我可以告訴妳。』

『當然。』

於是我們坐在車子裏抽煙，他有條不紊地詳細告訴我在牧人屋中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由我的記憶猶新，由他那不厭其煩的敍述，使我有身歷其境的新鮮清明感覺。我似乎可以看見當時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

他說完之後，我沒有開口。顯然找不出說話的理由。當初在石階下面的靈感實在不錯，這件事對我說來是太重太深了。如果我早就覺得自己不適合與無能——連一輛租僱車子都令我手足無措——現在應當有什麼感想呢？我是什麼人，可以對別人兄弟被殺的事加以慰安甚至橫作主張呢？這件謀殺案已經有十四年了，可是在言詞中有種攝人心魄的力量，這種恐怖不管它有多少年的距離，在我們看來仍然栩栩如生。我既不够瞭解士明的爲人，所以還是閉口爲是。

他自己也沒有加以論評。他除了告訴我這個故事之外，我一點也摸不清他的心意，我懷疑他是否會談起

可明的信，或是他的『發現』……可是他一聲不響，他把煙蒂扔在車邊的泥土地上，似乎他把那件故事隨着它一同扔掉，因爲他以全然不同的聲調轉過話題：

『我們走上廢墟去好不好？妳還沒有見過它們，星光不是個壞的開始。當然，除非妳願意等到單獨的時候再去拜訪。』

『不，我願意去。』

我們走上松林間的石階坡。我的眼睛已經習慣了黑暗，所以可以看得見小徑。我們越過狹窄的急澗，到了鋪滿柔軟松針的石路。

過一會我們出了樹林到了一片空地上，這裏有些落石使走路比較困難。我就着星光看見廢墟的牆壁。

『羅馬的市場，』士明說。『這是商店，過去那些也是的。由德菲的標準來說，這是現代化的建築，所以我們可以迅速走過去……好，我們到了。寺廟口的大門。石階很陡，不過還有一條比較寬的路通到寺廟，妳看得見嗎？』

『很清楚。它在星光下……相當偉大，不是嗎？』

我模糊地認清迂迴在破牆與寺廟間的石板路。在黑暗之中，寺廟區似乎顯得更加廣大。在四面八方，沿着山坡，在路邊的松林下方，以及望上看見的星辰，都圍着頹牆斷垣，朦朧的石柱，古廟的階級石柱與神

壇。我們慢慢地走上聖道。我可以看見一度收藏着雅典寶物的都麗式小屋，西貝爾坐在那裏預言托洛安戰爭的石頭，雅典人的秀麗石柱，大神壇的影子……然後我們到了寺廟；一個赤裸而破裂的地板，一半在山坡上，周圍是尚存的巨牆和環抱着的六根大柱，雖然是在暗夜，它們也顯明地迎襯着多星的天空。

我吸了一口氣。

士明在我身邊低聲引述道：『「神祇還在行走，如果一個人在神祇的國度中不謹愼，他一定是個傻子。」』

『他們還在行走，』我說，『我是否愚蠢呢？』

『三千年來，』他說，『戰爭，陰謀，地震，奴役，遺忘。人們還在這裏認識他們。不，妳並不愚蠢。任何有智慧有幻想的人都會這樣。這是德菲……而且，我們不是第一個聽見馬車輪聲的人。至少不是在這麼遠的距離外聽見。』

『這是希臘我唯一可以聽見他們的地方。我曾經在心中幻想——哦，你明白人常會有幻想。但是甚至於在廸羅斯也不會有。邁辛納有鬼魂，但是並不相同……』

『可憐的人類鬼魂，』他說，『但是這裏……我想如果一個地方，就像德菲一樣，一個宗教的中心已有——多少？大約有二千年，而且有些事物遺留了下來。我敢發誓，有些遺留在石頭中，也有些遺留在空氣中。此地的風景加强了它的效果，我想這裏的風景是世界最偉大者之一。當然，神聖的地方必須有這種背景。到廟裏去吧。』

一條短梯引向大殿，它鋪着已經殘破而危險的石塊。我們十分小心地走到廟前的石柱中間。我們下方是殘牆的懸崖，再下面是陡坡和散處的神蹟與鬼影。遠方山谷是無邊的黑暗，裏面有微風的動作和松樹橄欖樹輕拂的聲音。

士明在我身邊，他的香煙亮了又消。我看見他正背對着星光照耀的山谷，他正倚靠着一根石柱。凝望着寺廟後的山崗。我看見那裏只有濃密樹林陰影與蒼白的石影。

『上面是什麼？』

『那裏是他們找到馬車夫的地方。』

這些話像電刺一般使我回到現實世界。我已經忘了德菲的攝人心魄的發現，而士明一定心中有別的念頭。

我感到猶豫；他使我由幻想故事的國度降到德菲的自然大地上。我微覺尷尬地說，『你想史蒂芬對嗎？那些話對你有意義嗎？』

『一點也沒有，』他高興地說，他的肩膀由石柱上分開來。『我們現在何不到工作室去？看看倪高，喝杯咖啡或喝杯酒？』

『當然我願意去，不過會太晚嗎？』

『在這個國家不會太晚。至少我知道除了午睡之外，他們根本不會上床。在希臘，妳知道……妳疲倦了嗎？』

『一點都不。我一直認爲我該累了，實在我並不。』

他笑了。『這是空氣，光線，以及一種生命之陶醉。那麼妳願意去？』

『好。』

他扶着我的手走過寺廟，我不禁感到一點驚訝與無奈。我又走了，我想……以前我也曾經應菲立的命令而游移，而追跟在他身後。但是這次全然不同。至於是什麼地方不同，我無法停下來思索。

我說，『我們不是要走到路上去嗎？爲什麼打這邊走？』

『我們無需走下去。工作室就在廟上方。就在向德菲的山肩後面。由其他神蹟地方走過去更容易些。』

『可是車子呢？』

『等我送妳回旅館以後我再去拿。由那邊下去不多遠。來，小心。這裏比較容易……這條石階通向小劇場。右邊的東西是亞力山大大帝建立的，以慶祝他狩獵時在獅口餘生……這裏是劇場。比起雅典來它顯得太小，可是它很精緻，不是嗎？』

在星光下，破裂的石板中顯得光滑些。半圓形的座位向後昇起顯得嶄新而完好。這裏有個破碎的舞臺。四周俱靜只有微風吹動空寞石板上的枯枝的聲音。

我忽然感到一陣衝動。『我想你不會——不，對不起。當然不會。』

『妳怎麼斷定我不會？』

『不。在這種環境下，我的話太笨了。』

『這種環境？哦，那個。妳放心。我覺得妳聽見有人在講讀希臘詩文什麼的，即使那只是「莎拉莎」，「莎拉莎」……對不對？……怎麼回事？』

『沒什麼。如果一直這樣看破我的思想，那麼你會成爲一個令人不安的友伴。』

『妳也應當練習練習。』

『我沒有這種才能。』

『也許那樣也好。』

『你是什麼意思？』

他笑了。『沒關係。我說得對嗎？』

『對。不過，不只是莎拉莎，莎拉莎而已。如果你能想得出什麼，還是幾行詩比較好。我曾經在伊比道

魯的劇院裏聽過什麼人朗誦詩，它像個奇蹟。連一聲低語都可以傳到最高一層。』

『這裏也一樣，』他說，『只不過不像那邊的雄偉。好，如果妳高興的話。』他一面說話一面摸索口袋。『等一等，我得把打火機找出來。……如果妳要把聲音傳送出去，必須先找到舞臺中央……石板上有個十字的記號。』

打火機閃亮了，他彎下腰去。立刻我看見一下錢幣的閃亮。我拾起來伸給他。我手掌中閃出了桔色的光芒，我說，『那眞是——金的？』

『是，謝謝妳。』他接過把它放回衣袋。他好像是在討論一分或兩分的錢幣一樣。『這是史蒂芬送來的紀念品之一。我告訴過妳，可明死後，他把他身上所有東西都寄來給我們。一共有三枚這種金幣的紀念品。』他拿着打火機走開在地上尋找中央的記號。他的態度讓人看了，認爲他是個一心一意在引導一個女郎參觀德菲廢墟的人。

『士明……』

『在這裏了。』他站直身子，打火機還在手中燃亮。他一定看見了我的面容，因爲他忽然非常誘人地笑了起來。『妳瞧，我已經告訴妳，它不再是現代的悲劇了，是不是？我叫妳放心。來，站到中央來，看看妳的聲音能不能傳到最高一層去。』

我前移到那個地方。『我知道。可是當你告訴我的時候，你還不知道你哥哥可明是被謀殺的。這難道沒有什麼區別嗎？』

『也許。來，妳聽見回聲沒有？』

『是，眞妙。可是也眞奇怪，對不對？好像聲音是由你後面的那些懸崖地方傳來的，在你身邊旋轉不停。更像是由聲音凝固而成的實體一樣，可觸可摸……你眞願背誦幾句，還是不願意？』

我想他全然了解我的語意。『面前沒有觀衆，我願意一試。妳要聽什麼？』

『你是古典學者。由你決定。不過先等一下，我要到後座上去。』

我攀上狹窄的過道，在離頂上三分之一的地方，找了個座位。大理石的座位十分舒適，石頭上還附有日間太陽的餘溫。在我的下面，石頭舞臺顯得十分渺小。我若可辨認它的外表。士明只是個沒有身體的影點。然後他的聲音自黑暗中湧昇起來，偉大渾圓的希臘詩文聲音旋轉回響，像高山懸崖上的風聲。一個字，一個名字由聲音之流中浮沉，符合着音樂的韻律，又像一支弓箭在疾飛。『海德斯，白斯芳，赫姆斯……』我閉眼靜聽。

他停住了，這是暫短的休止。懸崖上傳下回聲，像銅鑼擊打後的低吟，然後消逝了。他的聲音又清朗和柔地用英語誦讀；像用音樂翻譯音樂。

『……海德斯，白斯芬，
赫姆斯，死亡之門神，
永遠的憤怒與激動，
神祇的孩子們，
他們看見所有的謀殺者，
所有的窃賊，即將前來！
請近我的身邊，爲
我父之死復仇，並且
帶我兄弟歸家！』

他又停止住。詩句在我頭上高處消失，夜風似乎隨回聲餘響而興。我聽見後方的常青樹在繩縛搖曳，然後遠處山間一隻野獸帶動了些石頭沙泥；也許那是山羊，也可能是驢子；我也覺得聽見金屬的鏘鏘。我站起來走下過道。

士明的聲音十分鎮靜而清朗。『可以吧？』

『美極了。』我走到下面跨過舞臺。『謝謝你；可是——我記得你說悲劇已經過了？』

自我認識他以來（九個小時了？可能有半天了？）他第一次有點不安。『妳是什麼意思？』他由舞臺中央走過來迎接我。

『這段詩有點——像是即興，對不對？』

『妳認出它來了？』

『是。是蘇弗克利斯的「伊莉克特拉」。不是嗎？』

『是。』又是一忽兒沉默。他一隻手揷在口袋中，現在當他抽出時，我又聽見錢幣相碰的聲音。他失神地在手掌中上下搖動。然後他說，『我錯了。是，還沒過去……至少要等史蒂芬明天帶我們去那個地方後，才——』

他停住了。我覺得李士明似乎有個使用第一人稱多數格的好習慣。我本想說『帶我們去？』但是我說不出口。我只是說，『才怎樣？』

他突然說，『我才會發現可明的發現——以及他被殺的原因。黃金。』

『黃金？』

『是，我告訴妳，我想可明可能發現到黃金。當我看了他的信和紀念品之後，我就想到這點。等史蒂芬

對我說了那些話之後，我更深信無疑。他找到了黃金，安紀羅把英國的黃金收藏了起來，準備在赤色黎明時拿出來用。』

『是，可是士明……』我說了又停住。至少他比我更了解可明。

紀念品在他手中鏘鏘了一會，又被放回口袋。他轉身向圓劇場旁邊走去。

『這裏有條通上方的山路。也許，我該先走，石級有地方破壞得很厲害。』

他伸出一手牽着背後的我，我們一起登上陡削的階坡。到了頂上他站住。我聽見了樹葉的繸繸聲。他轉向我，在我手中放了件圓硬而光滑凉爽的東西。『喏，這是個石榴。最高座位後長着一株小石榴樹，我常常想找個藉口把它採一個下來。把它吃了，白斯芳女神，然後妳便必須停留在德菲了。』

小路終於把我們領到了樹林上，這裏我們可以更明顯地看到道路。這裏道路比較寬，我們可以併肩地走。士明又低聲地說下去。『我想我是對的，海雯，我認爲那正是可明找到的。我以前懷疑過，而現在我才知道他是被安紀羅謀殺的，我敢打賭其正確性。』

我仍優優地說出我心中的思路，『但是史蒂芬說他是爭吵時被害的。安紀羅和他——』

『如果可明爲了這種事和他爭吵，他決不會背對着安紀羅，』士明說。『我奇怪史蒂芬自己怎麼會沒有想到這一點。』

『可是如果爲了舊事爭執，可明疏忽了，然而安紀羅……』

『同樣道理。我不懂如果他們有什麼舊仇，可明怎麼會相信地背對着他，因爲宿怨可能導致謀殺。』

『我想是的。』

『但是把所有畫面把它們拼湊起來，』士明說。『妳看到怎麼樣的結果？在以前，我們——英國人——把武器和黃金空運到德國佔領區供給游擊隊使用。就史蒂芬告訴我們的話中，知道安紀羅在德軍佔領希臘末呢？當安紀羅的手下散逃到北方以避德人之鋒時，安紀羅却獨自回南方來。他遇見可明並且殺死了他。他還沒來得及搜查身體便被人發現了。可明身上有一封急草的信和金幣，表示他有所發現。』

『是的，』我說，『不過——』

『如果安紀羅有個收藏軍火黃金的秘窟，而這位英國聯絡官李可明發現了它，難道這不會是使可明送命的最好理由嗎？』

『是，當然是。你是說可明遇見了他，便和他——哦，不，不對。還是同樣的理由——安紀羅不可能有機會在他背後狙擊。』

『我不禁想，』士明低聲說，『安紀羅看見了什麼跡象，使他覺察到可明發現了秘窟。它可能是在那個

山洞裏——巴納薩斯山的洞穴像蜂窩一樣多。假設可明離開史蒂芬家之後，便躲在藏東西的一個洞裏？他在那裏住幾天，直到德國人離開這一帶。然後安紀羅潛回他的寶藏處，正看見英國軍官由洞裏——他的山洞——走出來……妳知道，這不是沒有可能。如果可明沒有看見安紀羅，顯然這個希臘人等個機會想把他暗算掉。那表示——』

『如果你是對的，那表示秘窟就離可明被害的地方很近，』我說。

『對。哦，我們等着瞧吧！』

『如果那裏有什麼東西，可能早就被拿走了。』

『可能。』

『安紀羅會回來把它們搬走。即使不立刻回來，以後也可能。』

『如果他能活着回來的話。可明死後三個月，他就永遠離開國內了。』

我也盡量從容地說，『是嗎？如果尼可的話可能——只是可能——正確呢？如果他還活着？我是說現在！』

士明笑了。『它在諸神的懷中，不是嗎？』他手中扔起一個錢幣又一把抓住。『妳怎麼說？我們是否把黃金獻給阿波羅，如果他現在可以把安紀羅請回德菲？』

他停了一下，我心中頗感不安。

『爲什麼不呢？』錢幣又落到他掌上，他合攏手指。在星光中他只是個暗影，他望着我。『妳知道，當我說悲劇已過時，我說的是眞話。我不想誇大或渲染可明的死亡，即使我今天聽了這段話之後，還是同樣的心情。可是，哦，他是被骯髒地謀殺掉。而且如果我沒錯——是因爲了骯髒的動機。兇手已逃之夭夭，而且這裏面可能牽涉了一筆藏金。我並無特別意圖去尋找這批黃金，但是我要明白眞相，海雯。如此而已。』

『是，我懂。』

『我來這裏是爲了和史蒂芬談談，並且探望可明的墳墓，然後把這件事放開。但是現在我不能撒手放開，至少要等到這件事眞正過去，以及我清楚其中眞相爲止。我知道從此我聽不到什麼別的消息，可是我必須自己調查。』他聲音中有點笑意，『我沒有意思復仇，不過如果我遇到這個兇手……妳看，我不是應該和他談上幾句話嗎？』他又笑了。『要不然，就是妳和尼可對我的能力有相同看法。』

『不，不，當然不。可是這個安紀羅……哦，他是——』我猶疑地停下。

『危險人物？所以妳不以爲——如果我眞遇見他——應當和他解決一下。』

『以眼還眼？』我說，『我認爲我們已經不相信那些話了。』

『也許妳不相信。我們相信，不過在英國另有一套精妙昂貴的機器替你把眼睛要回來，只要你把支票送

進法院便行。但是這裏完全不同。沒人去替你做那些骯髒工作。你必須自己做，而且神不知鬼不覺。只有老鷹和阿波羅知道。』

『士明，這不道德。』

『哦，這是自然的律令。道德是社會現象。妳不知道嗎？』

『我不贊成。』

『哦？妳有妳的看法，海雯。這裏是全世界最可愛的國度，但是也是最頑强的。而且，妳往往容易以它的觀點來思索妳自己的事。有時當妳要……但是妳依賴妳的鎗。』他對我笑起來。『不過，妳可以不相信我的話。我是個正常的守法公民，而且是個最正直最嚴肅的校長……好，不談這些悲劇了。可明爲它死了十四年，而德菲已有三千年歷史，所以我們讓德菲城埋葬它的死者。到了，墳墓就在路邊的樹下。來，如果妳今天晚上還想要睡覺，何不去喝一杯？那裏就是工作室。』

他再也不望着墳墓的方面，便快步領我走向通明亮工作室的平路。

第八章

『神祇所愛者……』

——米南達

工作室是個長方形的大建築，座落在德菲村後的山崖頂上。以後在白天時，我才看清那是個醜陋的方盒子般的房屋，它建造在由山石中鑿打出來的平地上，所以它的前窗可以俯瞰山谷的美麗全景，背後則是和二層樓一樣高的石牆。北方是『大』門，這扇大門是用平玻璃造成的，但是它從來沒被使用過。屋裏住的人都是由東邊的側門出入，一進門便是和樓下同長的廊道。

在屋內，只有應付日常使用的最少家具。走道和樓梯是一塵不染的大理石。在樓下走廊的左邊是藝術家們的臥室，它們都南向山谷。臥室中擺設至爲簡單，只有一張鐵柱床，上面舖着毯子和枕頭，一個洗面盆上面有兩個冷熱水龍頭，可是其中流出來的永遠是冷水。一張搖擺不穩的小桌子，和幾個掛衣服的掛鈎。每間臥房中有個大理石地的沐浴室，而且可能水龍頭中也是冷水。臥室對面是一些我從未見它們開過的門戶，我想那可能是廚房或管理員的房間。住在這裏的藝術家在樓上工作，因爲上面光線比較充足。樓上北面一排房間

作爲他們的工作室與貯藏室。

這一切我都是在以後才知悉的。今晚，這座房子只是座落在一片小採石場上的醜陋長方盒子，一盞無罩的電燈使我們看得見門。

我們還沒走進有回聲的走廊，不遠地方有扇門打開了。一個年青人像射出的子彈般衝出來。他一手抓着門框吊在那裏，像是軟弱得需要門的支扶。他高聲緊張地說：『哦，士明，我實在——』他看見我立刻停住了，他不安地站在由門外流入的光線中。

由這個人的外表看來，有點像尼可，不過其相似僅在外表而已。這個青年——我假設他是倪高——沒有尼可的漂亮與健壯，而且也沒有尼可的自信。他的行動上沒有具有裝作的戲劇性，而且他此刻顯得十分難爲情，他像是想退回去把門關上。他高瘦，並且漂亮。他的皮膚被太陽曬得很厲害，他蔚藍的眼睛就像那些永遠望着遠處的水手與航空人員。他有撮小鬍子，令他顯得更年輕而易感。他黃色的頭髮像是一堆乾草。他有藝術家特有的薄弱性感的嘴唇和有力醜陋的雙手。

士明說，『嗨，倪高。這是顧海雯，她住在阿波龍。我帶她上來喝一杯，她也想看看你的畫。你在意嗎？』

『哦，當然，十分歡迎，』倪高囁嚅地說。『那——那麼，請到我房裏來，我們一同喝一杯。』當他站

開讓我們進去時，似乎臉更紅了一些。我懷疑他是否本來一個人在房中獨飲。他眼中有奇異的顏色，就好像他方才倚着門框一樣，需要有種控制的力量。

他房間裏和別處一樣徒有四壁，而且十分凌亂不整。那似乎是藝術家們的天性，比他的外表更加顯著。他床脚放着兩個開着的提包，裏面的東西亂七八糟。我看見兩件襯衫，顏色比尼可那件還要鮮艷奪目，一捲繩索，幾條髒手帕顯然是被用來作爲繪畫的破布，三個桔子和一本『戴倫湯瑪斯詩選』。洗臉盆邊搭着一條蘭花黃毛巾。床上擺着一堆倪高的睡衣，那是酒色和龜殼色格子布做的，白牆上到處掛着素描，圖畫。它們各有不同的格調，有細膩的有豪放的，有鉛筆畫，有水彩畫，我想起了士明以前對我說的話。

但是我只有走馬看花的時間，因爲主人已由我身前走過，拉來全房最好的一張桔色帆布椅。

『妳坐下好嗎？嗯——小姐？這是最好的一張椅子。它很乾淨。』

我向他道謝坐下。士明已經走到窗前坐在窗沿上。倪高還是付不安而困惑的樣子，他正在地上一堆酒瓶中翻找。他終於找出兩隻潤口杯和一大瓶烏酒。

『妳喜歡這東西嗎？』他緊張地問。『這裏只有這個。』

倪高的態度使我不得不編個謊言。『我喜歡，』我說，並且乖乖地等他倒了許多在大杯裏，他遞給我一杯，『妳要不要滲水？』

哦，烏酒是希臘苦艾酒。它是用茴香實釀的，味道溫和，可是十分難下口。如果不滲水，我一點也不願喝，但是如果滲水，又怕太多喝不下。

我勇敢地說，『要水，謝謝你。』

倪高由洗面盆邊抓起一個水壺。他的動作和尼可頗有相似之處，令我感到相當驚訝。他們的動作都迅速，突然而方正，不過尼可像一隻優雅的出擊大貓，而倪高却笨拙而不相調和。我想，一個藝術家會有笨拙的動作實在有點奇怪。當我看見倪高把水倒進我酒杯中時他的手也在發抖，這更加奇怪。

酒精變成了煙雲，然後像是奎寧一樣。我說，『好，多謝。』並且對倪高微笑，他正像一隻小狗般緊張地望着我，他這副樣子使他顯得更年輕。我想他大約有二十三歲，不過鬍子使他顯得只有十九歲。我勇敢地笑笑舉起杯子。

『好，倪高先生，』我說。

『好，』他相當高興地說。

我謹愼地喝了一口，又望了士明一眼，發現他完全知道我對烏酒的看法。我瞪着他又喝了一口，心中覺得這位李士明先生對別人的心事實在看得太多了。我控制住烈酒入口後給我帶來的震顫，然後奇怪地望着倪高替士明倒了三分之二杯，又抓了個杯子替自己倒滿，迅速地說聲『好，』一口便倒下半杯。

『祝福，伙伴們，』士明說，『今天好嗎？』

酒氣使倪高有點換不過氣，他吃力地說，『是，哦，好，謝謝。很好。』

『你上那裏去了？』

青年揮了揮手，差點把桌上的烏酒杯打翻。『上面。』

『你是說在附近？』

『不，山上。』

『又去巴納薩斯了？你是不是又沿着老路去找些牧人？』他轉向我。『倪高訂了個合同要畫一連串「古希臘人像」——農夫、老婦和牧童等的頭像。他用鋼筆素描了一些，十分傑出！』

倪高猛然說，『十分有趣。妳不知道是多麼有趣。妳會看見一個骯髒的小男孩看管着羊羣。當妳眞正開始畫他的時候，妳才發現曾經在博物館中看見過他十幾次。上星期我在安菲薩看見一個女孩，她是純粹的蜜奴安。』

我笑了起來。『我知道。我今天已遇見過一個宙斯和一個相當頑皮的伊羅斯，和十幾個半人半羊的希臘神祇。』

『史蒂芬和尼可？』士明問。

我點點頭。『倪高應該去看看他們。』

倪高說，『什麼人？』

『史蒂芬是阿拉柯華的牧人，完全是荷馬時代的人。尼可是他的孫子而且他是——哦，一個美國式希臘漂亮男孩。不過你想要的可能只是他的頭部。』我說話時，心中想到士明顯然沒有把他此行的目的或可明的事告訴倪高。

他現在也不會告訴他。他說，『你可能見過他們。史蒂芬常常來往在德菲和阿拉柯華之間——就是我昨天帶你去的那條小路附近。今天你又走那條路嗎？走了多遠？』

『相當遠。』倪高忽然看看周圍，像是他忽然又感到一陣難堪，又連忙加上一句，『我實在討厭一天到晚坐在這裏和山谷附近。我想去散步。我爬上光峯，又走上那條道路——哦，我只是一直往前走。天氣雖然很熱，不過上面有些微風。』

『今天沒有工作？』

士明的問題只不過是隨意道出，可是倪高被太陽曬黑的臉却紅了起來。這使他像一隻困獸，我猜他只是羞怯而已。他說，『沒有，』聲音十分急促。他又低頭喝酒。

我說，『有沒有牧童對羊羣吹笛？巴納薩斯山？你眞讓我吃驚，倪高。』

他笑了起來，『沒有，眞可惜。』

『沒有神祇？』我說，心中想起星光下的廟宇。

他的羞怯在這時表露無遺。他幾乎生氣地說，『沒有，我告訴妳我根本沒有作什麼！我只是散步。而且那些頭看得令人討厭。全是一樣，妳也不會喜歡他們。』

『不過，我想能看看你的作品，如果你不覺得麻煩的話。士明對我說，你的那些畫多麼美妙——』

他以粗魯而急烈的聲音說話，讓人知道他是在發脾氣。『美妙？士明在亂吹牛。一點都不好。只不過有些我自己還喜歡就是了。』

『有些是很好，』士明安靜地說。

倪高兇兇地對他說。『你可聽過星期報紙對它們的評論？這些畫沒有一點用，你也明白。』

『它們是一流的，你知道。如果你可以——』

『哦天哪，如果，如果，如果，』倪高無禮地說。他把杯子重重地放在桌子上。『你知道那些畫一點沒有用。』

『可是那些畫是你希望要畫的，它們表現出你所要表現的，重要的在於此，是不是？他們是「倪高」格的。而且，它們很不平常。』

『它們沒有用。』倪高强調地再說。

『如果你的意思是說不能靠它生活，我同意。可是我仍然認爲——』

『你眞的那樣想嗎？』倪高提高聲音像是興奮又像是痛苦地說。『哦，天，別煩了！何況這件事根本無所謂。無所謂，你聽見沒有？』

士明對他笑笑。我覺得我首次眞正體會到士明溫良脾氣與鎭靜不亂的性格，它與我一向所羨忌的表面自信迥然相異。他眞正關心這位脾氣暴躁並不逗人喜歡的孩子。也由於這種性格，他才會在十四年後回來調查可明的遭遇。那已經不是現代的悲劇，他也不是現代的復仇者。可是他關心他的父親，史蒂芬和女人。『任何人死亡使我哀傷，因爲我關心人類。』正是這句話。他關心人類，而此刻，那正是倪高，『人以爲別人的幫助乃是理所當然。』他說，我認爲瞭解一個人由理所當然之中乃是最迅速的方法。

他已經放下杯子，把手抱着一膝，『好。不談它。哦，倪高，你要不要我們替你開闢些銷售的路線？』

倪高的話已經不像方才那麼無禮，不過仍然還有點煩躁不安。『你指玩一次魔術戲來讓大家看？你以爲出售的最好辦法是到什麼地方去開次個人展覽會？賣出兩張最好的畫，我的姓名登上當地大報？這是你的意思嗎？』

士明柔和地說。『人總得由什麼地方開始。你難道看不出這是奮鬪的一部份嗎？至少，你無法再回到另

一個永遠墮落的境地。』

『什麼？』我問。

他笑了。『教書。』

『哦，我明白了，』我說。

『我知道妳會明白。』

倪高憂鬱地說，『說起來也實在可笑，我對教書實在不高明，只好混日子了。』

『最後的地獄，』士明高興地同意說。『好，我們替你設法來一次魔術戲。讓他們來開心而且付錢。』

『你可以在希臘騎驢子寫本有插圖的書，』我建議道。

倪高轉向我，可是他有點心不在焉。我不知道他是否喝多了。『什麼？騎驢？』

『是。今天晚上在德菲有個荷蘭男孩騎驢由加尼娜來。他像史蒂芬一樣在山上行走，騎頭驢子一路繪畫而來。我想他一定在村莊畫了不少素描，而且多少靠它爲生。』

『哦，那傢伙。是，我見到過他，他現在在這裏。』

『當然，我忘了。士明說他今夜要到這裏來過夜。他看了你的作品嗎？』

『沒有。他累得不得了，九點鐘就上了床，我看要原子彈才吵得醒他。』他眼睛望着我，像是想要把我

引回方才的話題中去。他慢慢地說，『對自己忠實……相信如果世界給你一次機會，你必定可以有所成就……但是必需步步奮鬪下去……』朦朧的眼神又清明起來，他轉望士明。『士明……』

『啊？』

『你說一次魔術也是奮鬪的一部分，因爲第一，它會吸引人們站下來觀看？如果我的東西不够好，任何魔術也不能使我越過第一個障碍。你很明白。如果是好的話，那麼當人們站下來注意的時候，那麼作品本身最重要。這是眞理，對不對？』

『可能。對你來說，我相信魔術會有很多成就。』士明笑着說。『我覺得有一些好藝術家曾經在一條他們本意所不願的路上辛勞奔走——冀求社會人士的一顧。無需提名道姓的，反正你知道那些人。』

倪高沒有笑意。他似乎仍然不在聽，而自己有很重的心事。他猶疑了一下，忽然說，『好，那算是對自己忠實，不是嗎？你是不是以爲如果那樣做，便可以得到一個人所企求與需要的？如果你一直走你所願走的路，魔鬼會拉去最後的一個？藝術家——偉大的藝術家——便是那樣，是不是？那個結果不是很適合他們嗎？』士明似乎在遲疑，他又轉向我，『妳以爲如何？』

我說，『我對大藝術家並不了解，不過我以爲那種個性的秘密——我不願用「成功」一詞——在思想上是單行道。偉大的人知道他們的去路，他們決不中途折回。蘇格拉底和「眞善美」，亞力山大和世界希臘化

。還有基督——』

倪高看着士明。『啊？』他聲音高昂得像是在挑戰。『怎樣？』

我想，這裏一定發生過些我不知道的事。我猜士明也不知道。那件事使他不安。

士明望着青年緩慢地說，他眼中又有那奕奕的光芒。『你對了一部份。偉人們知道何去何從；對，而且他們到達那裏；但是他們難道眞正奮鬪不息，而不欺騙反對的力量？你以爲波羅尼斯是個老詩人——記住，那是你把他帶進來的，不是我，我不承認他的看法，但是我願意把他的引語看完。「忠實於你自己……那麼你便不會欺騙別人，」假如忠於自己表示不理會別人，那麼決難成功，對不對？不，你的眞正偉人——你的蘇格拉底——不是一直沿着一條道路前進？他知道他的目的，是，他沒有捨正道不行，而且在道路上一直與相遇的人互識。他把整件事看成一個典型。他知道他自己的地位。』

我思忖地引述：『「我關懷人類」？』

『對。』

『什麼？』

『一個約翰•杜恩的話。他是個詩人，後來成了聖保羅的校長。這段話來自他的「獻詞」……「人不是個島嶼」。他說得對，在最後，要緊的是我們在那個典型中的地位。』

『是，可是藝術家呢？』倪高幾乎狠狠地說。『他與衆不同，你明白。他被某種衝動所驅使；如果他不能完成他一定要用生命完成的，他勿寧死去。他必須克服世人的漠視，否則他願意自己傷亡。他情不自禁。如果他的作品到最後還得有點價值，他難道不該以一切手段來達成嗎？』

『爲了目的不擇手段？作爲工作的原則，決不，』士明說，『決不，決不。』

倪高在椅子中前傾身體。『啊，我並不是指那些可怕的事——像殺人放火什麼的！如果沒有別的方法——』

我說，『天啊，你到底打算怎麼樣？偷隻驢子嗎？』

他急轉向我，我不禁以爲他要從椅子上摔下來。他忽然大笑，使我以爲他已近神經質的邊緣。『我？走到加尼娜去寫本書？我？決不！我怕狼羣！』

『那裏沒有狼，』士明語態雖然輕鬆，不過他相當注意地望着倪高，我看見他臉上有憂慮的暗影。

『那麼有烏龜！』他抓起酒杯面對着我。『再來點烏酒好不好？不要？士明？來，端好杯子。妳可知道，海雯小姐，我忘了妳的姓，山上有些烏龜在奔跑？可怕吧？妳想想看，如果妳一個人在山裏，忽然遇到一隻怎麼辦？』

『我趕快跑走，』我說。

『你怎麼啦，倪高？』士明在窗檻上問。

一時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倪高身體忽然僵停住，一手抓着酒杯。他臉越來越紅，然後漸漸轉白。他醜陋的手指緊緊抓住瓶頸像是要扔過去。他眼光狂亂困惑。然後他眼光自士明身上移開，轉身放下酒瓶。他以奇異的音調吶吶地說，『我很抱歉。我實在太沒禮貌了。你們進來之前，我精神就有點不安。』

他又以迅速笨拙像小孩樣的動作轉向我。『我不知道妳對我會怎麼想。妳應當瞭解我是個好人，但是環境過於壓迫我。我——我脾氣暴躁，如此而已。偉大的藝術家都是這樣。』他羞怯地對我微笑，我也報之一笑。

『沒有關係，』我說。『偉大的藝術家都要經過一程；被人認識的可怖過程。只要它不是在你死後，那麼當你獲得賞識時，你便會感到歡欣了。我確信你會有這麼一天。』

他跪在地上由床下拉出一個破舊的畫夾。『這裏，』他說『我把畫給妳看。妳可以告訴我它們究竟有沒有價值。還有這個，』他坐在地上，以幾乎是仇恨的眼光看了士明一眼，『我要對自己忠實，波羅尼斯。你可以確信我。即使人家不以爲然。我不關懷人類，正如你的教士朋友那麼說。我就是我自己，倪高。有一天你和別人都會知道。你聽見了嗎？』

『我聽見了，』士明和平地說，『把你的作品給我們看看，好嗎？』

倪高把一張畫推給他，又交給我一堆。『這個，這，這，還有這。它們可能永遠不會使泰姆士河着火，可是如果運氣好，它們可以使我……對不對？』

當我低頭望着我膝上的圖畫時，我感到倪高的眼睛盯着我看。那是一種困惑狂亂而危險的眼光。我內心不禁强烈地祈望那是一些好畫。

果然是的。他的筆觸準確而有力，可是仍有清秀之感。每條線條都清楚穩定而且幾乎有種可驚的效果。他不但想表達出形狀，而且想畫出構造與組織。他以單純而不紊的方式繪畫。其技巧表現了一種過時的高貴法國描花藝術，加上强烈、清秀而有力的衝動。有些只是素描，但是另外一些他下了相當功夫。其中有幾破建築的速寫——斷破拱門的一部分後面是令人驚嘆的松柏背景；阿波羅的石柱乾淨而俐落；一張畫上是三枚帶枝連葉的石榴。有幾株橄欖樹，上面的銀色雲團可愛地糾結在一起。花卉植物上他使用水彩，清逸得有如中國畫。

我抬頭看見他在望着我，臉上只有緊張得像小狗般的神情，方才的激忿已消失。『哦，倪高，多麼美啊！我對你說過我不懂畫，但是多年來我沒有見過像它們一樣美的！』

我站起來坐在床沿展開身邊的畫捲細細觀看。我拿起一張來，畫上是自一塊岩石縫中長出來的一團櫻草。花朵，枝葉與石頭畫得十分美麗。花下的同一塊石頭上長了一些石生植物，我記得我在希臘各處都看見過

它。它已經枯萎死去，蜷伏地貼在石頭上。上面的櫻草花顯得清新美麗而有力。

我肩上的士明說，『倪高，眞漂亮。我以前沒有見過這張畫。』

『你當然沒見過。我今天才畫的，』倪高粗魯地說，做出想把它抓回去的樣子。然後他一定又記起方才對士明說的今天沒有工作的話，因爲他縮回手又不安地坐着。

士明仍和往前一樣不理會他。他拿起圖畫觀看。『你是不是本來打算用顏色？爲什麼又改變主意了？』

『因爲附近沒有水，』倪高由他手中把畫拿過，收回到地上的畫夾中去。

我連忙問，『我可以看看那些畫嗎？』

『當然。這裏——是我謀生的畫。』他聲調中有奇異的味道，我看見士明注意地望了他一眼。

裏面是一整冊圖畫，它們有完全不同的格調。他美麗的繪畫上有效地表示了一些過於濃重强調的戲劇性作風。他的着色有光彩的表面，一些有力筆觸的滲合成了一種定型。他繪畫的基本性質可以說是來自古典的格調。倪高的目標是要畫下若干種歸納的『典型』。其中有一部分來自活生生的人物，其他則是由有名的『希臘』名畫或瓶繪上擷取而得的型式。其中有個漂亮的頭像，它可能是史蒂芬的，但是他有種希臘神話上過於公式化與誇張的風格。一個女孩的臉；她的眼睛，面紗投下的陰影，可以標上個題目：『希臘：東方之門戶』。另一張畫像——它對我更加熟悉，像是個見過的人物——那是個青年女子，有張現代的臉孔，大而迷失

的眼睛和憂鬱的嘴。在她下面是張男人的臉，它似乎十分公式化，然而有種奇異地，引人的作風。頭是圓的，下面是有力的頸項，頭上是覆到低額上的鬈髮，就像一隻公牛。頭髮濃密地披到耳後，幾乎到了頸邊，就像在古瓶上看見的英雄畫像，上唇很短，雙唇很厚，嘴角掛起半月的微笑，這在古希臘的神像上屢見不罕。酷而虛幻。不過我眞正在希臘到處男人們臉上看見過這副笑容。』

『那也是新的嗎？』士明問。

『那個？哦，那個。是。』倪高抬頭疾望他一眼，猶豫了一下，放棄了他的做作與隱瞞，『我今天畫的。』他由我手上拿過繪畫看了一會，『也許妳說得對；它太公式化。我一半是靠記憶畫的，它太像古代瓶畫了些。』

『那是方密斯的頭復生了，』士明說。

倪高抬起頭來。『是，果然是！對。我不知道他使我想起些什麼。可能我把它畫了進去。正如海雯說的，它成了一種典型，可是它實際上也存在。她在各處見過那種神秘的微笑，我也是。有趣，對不對？』

『方密斯的頭怎麼了？』

士明說，『我記得那是在奧林比亞發現的一座頭像，據推測是方密斯的，他是一個劇作家。頭像上有鬍

鬚，這張畫上却沒有，不過有同樣的寬顎和濃密的鬈髮，以及典型的笑容。』

我笑了起來。『哦天，它還在山中行走。它使我覺得像個非常非常野蠻的新與西方人。這張臉——』

我手指着那個現代女郎的畫像。

士明笑了。『這個倒完全現代化，西方化，』他說，『這是我們唯一的丹妮，對不對，倪高？你眞不打算把她列入「希臘典型」中去？』

『丹妮？』我說，『那麼，她是法國人？怪不得我看了覺得有點像。』

倪高由士明手中拿過畫像把它收了起來。他囁嚅不明地說，『她在這裏是法國學校裏一個傢伙的秘書。』

『法國學校？』

『考古的學校，』士明說，『據說法國學校「自稱」有權在德菲開掘。他們最近又到這裏來工作——也有人傳說他們是在高山上尋寶的。妳可以看見路兩邊挖了許多坑，可是他只找到些羅馬時代的東西。』

『哦，是，現代的遺跡。』

他笑笑，『對。他們已經收拾行李了，我猜大概是由於經費用完了。他們一些工作人員還在這邊整理——許多汽車，工具和別的東西要搬走。但是考古學家們已經走了，眞可惜。』

我看見倪高瞥視他一眼，我忽然記起士明先前對我說過的話，他在德菲太久了，結交了一個和他不相配的女郎。

我說，『是。我倒希望能看見他們。如果他們挖出什麼東西來，該多麼有趣！』

他笑着說，『那種有趣比較稀罕，我想。多年來，這些人每年要挖除多少噸泥土，然後把它填好！我贊成，它十分有趣！怎麼樣的一個國家！妳可看見過前幾年工人們在奧尼亞廣場修理下水道時發掘出來的黑人和馬嗎？妳想想看，當妳每次去掘挖花園和到山邊耕犂的時候都會找到些東西！而且，馬車夫——』他停住了，手指上在搓捲香煙，像是在欣賞嫋嫋上昇的藍色煙縷。

倪高拾起頭來，『馬車夫？』他還跪在地上，把圖畫依照某種次序歸回畫夾中去。『馬車夫？』他機械地再問，好像他心中另有所思。

士明抽了一口香煙。『唔——哼。那是一八九六年出土的，那時主要的神蹟和寶物早已挖出來了。不久以前我讀過摩勒的「希臘雕刻史」，我不解作者對德菲何以略而不詳。到最近我才了解，他那本書是寫於一八九〇年，他還不知道。什麼人會想到這個偏僻角落的樹下，也藏着另外一半寶物呢？』

倪高跪坐在地上，雙手笨拙地整理圖畫。

他又抬起頭，畫由手中落在地上。

『士明，』又是緊張的聲音。

『啊？』

『我想，我——』他忽然停住話頭轉過頭去。工作室的外門『碰』地一聲打開又關上。迅速的脚步沿走廊而來。

我十分驚奇，因爲倪高的臉白得像張紙頭。他向我轉來，匆忙地由床上把圖畫收成一堆，塞到地上的畫夾中。

沒經過敲門，門便推門了。

一個女郎站在那裏，以疲倦而鄙棄的態度打量着擁擠而不整的房間。她就是方才那幅畫裏的主人。我又帶着奇異的心情想，她也是在底比斯村外那個駕吉甫車的女郎，她曾經以無畏的態度使公共汽車屈服過。她好像十分不耐煩地看着這間房子。

她口上仍然含着支香煙，甚至沒把它取下來便說，『嗨，士明，我愛，嗨，倪高。你跪在地上對你的繪畫祈求嗎？好，祈求已經靈驗了。我又回來了。』

第九章

『一個女郎——
我猜她已非處女——一個提包
扔向我，有如船上的運貨
破壞了我和平的心胸！』

——蘇弗克利斯：『屈瑞拉斯女人』。

丹妮中等身材，稍微嬌小一點，但是她儘量（也許是儘量好，也許是儘量壞，各人觀點或有所不同）使她的身材在緊身毛衣與長褲中顯得突出。尤其是她的乳房裝出的形狀與那種位置。它們十分高聳尖挺，使人一眼看去只注意到她的胸脯。其次是她的表情，它十分酷肖倪高畫中那種迷途而疲倦的神態。她有張蛋形臉，不健康的病態蒼白色。長長彎曲的睫毛攫住了固定在嘴唇間的香煙的藍色煙霧。她擦着淡色唇膏，它與蛋形蒼白臉容與大黑眼睛襯起來顯得異常奇怪而突出。她頭髮黑而直，並且故意不加梳理，它剪成的樣子，像是在黑夜中用一副彎曲的指甲剪剪成的。她的表情屬於厭世者。她年齡大概在十七到二十五之間。她的樣子好像希望你把她看爲三十來人。

我也許應該說，她的睫毛非常長，非常美麗。我這麼補充一句是怕給人一種我對她有偏見的印象。如果我當時對她有所偏見，那一定是因爲倪高臉上的表情，他跪在地上，笨拙的手中捧着美麗的畫，臉轉向門口，叫聲『丹妮！』那種年輕而低啞的聲音立刻殘酷地現出他的原形。

他笨拙地把畫塞進畫夾中後站起身來。

她第一聲寒暄過後，有如完全不理會他。她冷冷看我一眼後，亦不多望我一下。她眼光在上下打量着士明。

她又說，『嗨。』我不知道她如何把這麼個簡單的聲音說得如此性感，事實上她的確如此。

『嗨，』士明的話並不性感，他有點困惑而覺得有趣。

倪高啞聲說，『妳來做什麼？我以爲妳離開德菲了。』

『是，我走了，可是又回來了。你不打算請我進去嗎，親愛的倪高？』

『當然，請進來。多麼妙——我是說我沒想到妳又會回來。進來，坐下。』他衝過去把最好的那張椅子——方才我坐過的——拉起來給她。她由它旁邊走向士明，士明正站在窗邊。她走到他身邊很近的地方。『我要睡在工作室，士明。我討厭了遊客旅館，而且我現在也住不起。我來這裏你不在意吧，啊……士明？』

『一點也不。』他由她望向我。『我該替妳們介紹一下。海雯，這位妳應該猜到了，是丹妮。顧海雯；高丹妮。我方才告訴過妳，丹妮前些日子和法國學校一起來的。她是柯和維的秘書。「德菲後期發現」就是他寫的。』

『我到這裏來以前不久讀過。妳好？』我對丹妮說。

她只望了我一眼，冷冷而禮貌地點下頭。她然後以自覺的優雅態度轉身坐在床沿的另一端，把腿縮起來坐在身上靠着床架。她微仰着頭瞇着眼睛看了士明一眼。

『哦，你們談起過我。』

倪高熱心地說，『是妳的畫像——我替妳畫的那一張。』他以缺少優雅的態度指着我床邊亂七八糟的畫夾。

『哦，那個。』

『它非常好，妳不以爲嗎？』我說，『妳一進來我立刻認出是妳。』

『嗯，倪高是個聰明的孩子，我們都知道。』她對他笑笑，但是比起她方才給士明的笑只算是一道陰影。然後她懶懶地伸手由畫夾中抽出兩三張畫出來。我看見倪高作了個小小的急烈動作，像是無言地反抗，然後坐在桔色帆布椅上，雙手垂在多骨的膝頭上。

『是，我覺得那是張相當好的畫。我的眼睛够不够大，倪高？』她正在翻閱繪畫；她自己的肖像；那張叫『方密斯的頭像』；櫻草花，還有一張我沒有見過的畫，那是一個連肩的男人頭像。『花，』丹妮說，『他們可是付錢叫你畫這個，倪高？……這是誰？』

她聲音突然改變成詢問式，使我微感驚訝。我看見士明轉過頭，倪高幾乎跳了起來。『誰？哦，那個。那是我今天在巴納薩斯看到的一個人。你進來之前，我們正在談——』

『不，不！』她手上拿着方密斯頭像和另一張畫。她忽然丟下前者，把後者伸向前方。『不是那張。這個。』

她聲音中表示出命令的意味與效果，可是她的手却不穩定得使我驚訝。可是當我說，『我可以看嗎？』並且傾身去拿過那張畫時，她一點也沒表示異議。這張畫引起了我强烈的興趣。那是一個年青人的頭與赤裸的喉嚨。面孔很漂亮，可是並非尼可那種活潑而十分希臘化的美麗。他遙遠冷峻甚至有點哀愁。我想他並非『希臘』典型；但是他的某些地方對我相當熟悉。顯然這張畫並不是倪高畫廊中的一部分。這是倪高用我所謂『描花技巧』畫成的唯一人像畫。這是他自己的格調；作品十分準確清秀而且美好得令人刮目相看。

『哦，倪高……』我說。『士明，看這張。』丹妮把別的畫全放在床上。她似乎突然失去興趣，只問道；『是你今天畫的嗎？』

『是。』倪高還沒讓士明多看一眼，便把所有的畫連忙收進畫夾，再塞到床舖下。他十分面紅失態，而且和方才一樣惱怒。但是丹妮沒有再轉回那個話題上去。她又靠着床架以慣常微感不耐的口吻說，『看上天份上，倪高，你要不要請我喝一杯？』

『當然。』倪高過去拿了酒瓶又放下，他差點把酒瓶都打翻了，然後衝到洗面盆邊去取來一個漱口杯。我放下杯子，裝出要站起來的樣子。這時我看見士明的眼光，他似乎對我微微搖頭，我又坐了回去。

他低頭望着女郎，『我以爲妳走了，丹妮。挖掘隊還沒有收拾好嗎？』

『哦，那個啊！我們昨夜上雅典去。我實在感到再回到文明社會實在不壞，可是我必須大多數時間和和維在一起，我們大吵了一架。我想也許我該回到德菲和……』她忽然笑笑，露出雪白的牙齒……『回到德菲。所以我到這裏來了。』

倪高說，『妳是說妳被解僱了？』

『你可以那麼說。』她自煙氣中望了他一會，然後轉向我。『士明說的是有禮的謊言。』她說，『自然，事實上我是柯和維的情婦。』

『丹妮！』

『天啊，倪高！』她不耐地聳聳肩。『別假裝不知道。』又轉向我。『可是他越來越討厭了。』

『眞的嗎？』我禮貌地說。

我覺到她長長睫毛下的衡量眼光。『是，眞的。他們都一樣，早晚問題而已，妳不信嗎？顧海雯，妳有沒有覺得男人使妳厭煩？』

『偶然，』我說，『不過——女人——偶然也一樣。』

這句話打進她的心。『我恨女人，』她簡單地說。『可是和維，他實在使人不能忍耐了。即使他不結束這邊的挖掘回雅典去，我也一定要離開他。』她又吸了一口煙，轉頭仰望着士明。『所以我回來了。不過，我要睡在這裏，工作室裏。現在我只剩自己一個人，我沒錢住遊客旅館或是其他的地方……』她仍然微笑地望着士明。『我只好隨便地住宿了。』

她的用意何在我不知道，可是她的最後一句話像是指和一個虐待狂一起共床，而那人正是士明。我猛然感到一陣忿怒的衝動。我知道我願意同情丹妮，或且把這事等閒視之，但是實際上却不可能。我開始覺得她並不是故意裝出的隨便而悲劇性的成熟態度，那是眞正出於性格，實在令人覺得可怕。我心中却爲倪高難過。倪高現在正急急忙忙地在把酒杯擦乾，他連忙說：

『妳能回來眞叫人高興。妳知道的。當然妳可以住在工作室。我們很高興能留下妳。妳可以自由地住在這裏。這裏只有我和士明和一個荷蘭畫家——』

『荷蘭畫家？』

士明輕柔地說，『一個二十歲左右的男孩，他由加尼娜走到這裏，現在累得不得了。』

她自美麗的眼睫毛下瞟他一眼。『哦。』她把抽了一半的香煙扔到洗面盆中去。『再給我一支，士明。』

他給了她。『海雯？』

『謝謝你，』我說。

倪高自我身邊拿過盛三分之一烏酒的濶口杯。『妳的酒，丹妮。』他臉色緊張而注意力集中。他像是端着杯聖血。她接過對他笑笑。我看見他的臉越來越紅了。她對他舉起杯子。

『好，親愛的倪高。我很高興我回到這裏……可是，你沒和我一起喝一杯。』

男孩臉上有種迫不急待的表情。他轉身抓了酒瓶，在自己空杯中倒了一兩吋。可是當他轉身時，女孩已在打哈欠伸個懶腰，仰着頭向士明伸隻手。她的指甲紅而長。她的手指摸着他的衣袖。『實際上，』她仍以疲倦厭煩的聲調說，『你知道，實際上我是士明的女朋友。對不對，士明？』

我差點跳了起來。士明低頭由她煙氣中望着她懶懶地說，『是嗎？不勝榮幸。也許在這種情形之下，妳可以告訴我妳今天早上爲什麼在雅典用我的名字租了部汽車？』

手僵住，立刻又縮了回去。苗條的身材在床上扭動了一下，這還是她入房後的第一次不自然動作，它一點也不性感。她頗爲吃驚。『你說什麼？』

『早上妳用我的名字租的車子。妳要在餐館接下的那部車子。』

黑眼睛望了他一下，又低了下去。『哦，那個。』她聲音又像方才那樣吵啞鎮靜。『你怎麼知道的？』

『我親愛的丹妮，妳替我租下的，是不是？而妳沒去接車子。自然，飯館的人會和我聯絡。』

『但是不可能！他們怎麼會知道？』她對他大聲吼起來。

『妳別管我怎麼知道的，告訴我爲什麼？』

她聳聳肩喝口烏酒。『我要回德菲。我告訴你我租了輛車子。希臘人從來就不理會女人，所以我用你的名字。』

『而且說什麼生死存亡？』

『什麼？別傻了。我當然沒有那麼說。』她笑起來。『你很會做戲，士明。』

『也許。這是個戲劇性的地方。它流入人的血管中。可是妳租了車子。』

『是。』

『而沒有駕駛來。』

『是。』

『爲什麼？』

我不快地想，因爲一個叫顧海雯的優女子把它駕了來。

『爲什麼？』

她哀怨地說，『因爲和維把他的吉普車借給我。那比較方便。』

我說，『那麼我沒有錯。我想我認得妳。妳就是在底比斯駕輛吉普超過我的女孩。我還記得，妳是沿着公路不對的那邊走。』

她打個呵欠，露出雙排牙齒中的舌頭。她沒有瞧我。『也許。我覺得那樣比較好玩。』

士明說，『那麼妳是比海雯先到這裏的。妳到那裏去了？』

她幾乎發脾氣地說，『怎麼回事？就在附近。』

我說，『在艾蒂亞？』

丹妮筆直地由床上坐起來。一些烏酒潑翻了。『妳說什麼？』我看見士明臉上顯出驚奇之色，然後，那種無表情的面罩又放了下來。我想，他的血應該也會流快一點，他感到興趣，這表示有若干意義。

我，『今天黃昏我在艾蒂亞看見這輛吉普。它停在村外橄欖林裏的房子邊。我那時還沒想到是同一部車子，現在我才記了起來。它在擋風玻璃上面掛個錫的娃娃。當妳在底比斯由我身邊經過的時候，我注意到它。』

她沒有喝酒。一直燃燒的香煙的煙氣在她面前組成一層薄紗，遮住了她眼光的表情。『今天晚上？妳怎麼能斷定呢？天不是很黑嗎？』

『哦，是的。一個男人用個電筒在照着引擎，燈光剛好打到錫娃娃上去。後來房裏的燈也亮了。』

『哦，』她喝了一大口烏酒，似乎烈酒對她毫無影響。『哦，我想就是那一部吉普。我是到那裏去過，和……和一個我認識的人。』又是那種聲調，而且又對士明掠視了一眼。倪高像是迷途的小狗樣望着她。我想大概由於某種衝動，又使她補充地說，『我時常在午後去艾蒂亞。我去過好幾個星期。我去游泳，倪高知道。』

倪高立刻回答，有如她最後一句話是要等待他的證實。『我當然知道。可是——妳今天到這裏來之前，眞去過那地方嗎？』

『嗯。』她瞇眼望他一眼。『你出去了，不是嗎？』

『是的。』

『我知道你可能不在。我替愛倫由雅典帶了樣禮物，所以——』

『愛倫？』倪高立刻問。

『我艾蒂亞的朋友。她常常和我在一個地方游泳。所以我和她到她家去。』

『哦！』倪高說。

她望了他一眼又轉向我，『妳呢，顧海雯？妳先去艾蒂亞，後來才到這裏來的？』

『我一個小時以前才到這裏的。我是來旅行的。我住在阿波龍。』

『可是妳先去艾蒂亞。』她的話很尖銳，好像是在指責我，我立刻接着說，『我先去旅館。』我又加上一句。『我去艾蒂亞找租車子的人。』

一歇兒沉寂。『嗯……租車子的人？』丹妮覆述。

『是。我——是我在奧尼亞廣場把車子開到這裏來的。我——我正在找要使用車子的「士明先生」。』她吸了一口煙又靠在床頭上打量着我。『我……明白了，妳把我的車子開來的？妳？』

『是，』我不快地說。『我在飯館裏，那個車房的人過來，把我誤認作妳。他把車鑰匙交給我，說是十分重要的事，並且說士明先生在德菲立刻要用車子。我——我實在被他弄糊塗了，而且他立刻不見了。我拿着鑰匙，又不知道他的車房在什麼地方。我不知道怎麼辦，可是我自己本來就打算來此地，而且——哦，他緊急地說這是「生死存亡」的事——』

『又是那種話，』丹妮說。

『是那句話。』我說，『還好，我沒有使妳感到不方便。妳一定是比我先到這裏的，我方才說過，妳在底比斯超過我的。』

她兇兇地說，『妳爲什麼要到艾蒂亞去找士明？』

『我沒有。嗯，我——他倒很方便地找到我。他當然不知道什麼車子的事，所以對我沒有幫助。我們去找另一個「士明」，在戲院附近開烤房的「四明」。』

丹妮說，『他不在橄欖林裏。』

『是。我去看朝聖者的老路。』

『朝聖者的老路？』她茫然地說。

士明說，『是。妳應該知道，丹妮。』

她立刻問。『爲什麼？』

『親愛的小姐。因爲妳是一位考古學家的女秘書。』

『情婦，』丹妮機械地說。

忽然倪高在我身後說，『我希望妳不要那樣說話。』

她開口像是要說些刺人的話，但是又閉上嘴巴，給他一個緩慢的笑容。我沒有望着她。我連忙說『看，丹妮，對於這輛車子的事我實在十分抱歉。我想我——是，我自以爲我這樣做是對的，不過我似乎太急了點。我希望我沒有使妳不方便，因爲——』

『既然妳把它開到這裏來，』她轉頭瞇着眼睛望着我。『妳保管好了。』

我望了她一會，然後慢慢地說，『我想這很公平。』

『沒人叫妳把它駕駛到這裏來。我不要。妳既然要了它，我希望妳有錢付給他們。』她轉身朝洗面盆彈彈煙灰，但是它落在地上。

房裏沉靜了一會。我謹愼地說，『我該付錢給什麼人呢？』

她立刻接着說，『妳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意思。』

『哦，我，當然了。他們沒告訴妳已經付了定金了？』

『哦，是，他們對我說過。』

『那麼怎麼樣？』丹妮說。

我站起來拿起我的手提包。『我覺得有點奇怪，因爲妳有了吉普却沒有向車房取消租訂。如果妳眞是像

方才所說的沒有錢，我想妳一定在付租金的時候還沒有那麼困難。事實上，我眞不懂妳爲什麼要租輛車子，公共汽車便宜多了。也許，妳願意把車房住址和收據給我？』

她又有點憂鬱起來。『明天。我不知道放在什麼地方了。』

『很好。』我轉向倪高微笑着說，『我實在得走了，倪高。否則我要到明天早上才能上床。多謝你的酒，並且讓我看畫。我覺得它們眞好——我說的是眞心話；尤其最後一張……哦，眞是傑作。眞的。晚安。』

士明也站了起來。我轉身要離去時，他似乎也要跟着走來，但是丹妮立刻由床上站了起來。她站着離他很近。

『士明』——手又搭在他臂上——『我臥房是在最後那間，好像水龍頭壞了。鬼東西一直在滴水，我簡直睡不着。可不可以替我修理一下？』

『我怕我不怎麼能够效勞。不過，我得先送海雯回去，然後再——』

我麻木地說，『你不需要送我回去。我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回去的路。』

『——然後我還要回去把車子開上來。我們放在神蹟的下面。』

倪高已經替我開了門。我回首看看士明，丹妮還掛在他手臂上。『不用麻煩了。車子是我的責任……正如丹妮所指出的。』

他的眼光又露出戲謔的表情，我咬着嘴唇說，『好。我實在十分感謝你。』

『不客氣，如果車子用我的名字租的，那麼我也有責任，妳說是不是，丹妮？』

她以惡毒的眼光望了我一下，又抬頭對他。她聲音十分甜蜜。『不見得。如果你那麼想……那麼你呆會回來替我修理水龍頭，好不好？它可眞討厭。』

『今晚不行，』士明說。『晚安。晚安，倪高，謝謝你。再見。』

回旅館的路上——路很陡很難走，大約要走十二分鐘——我們小心地走，而且不談丹妮。對我說來，第一件工作要容易多了。

在旅館裏，士明說，『海雯。』

『啊？』

『算了。』

我笑道，『好。』

『別管那部鬼車子了。我不願在人面前——哦，不過我很高興它在這裏，妳別再多想它了。』

『好，』我乾脆地說，『我不要你爲了我的愚蠢——而付錢。』

士明冷靜地說，『目前我們不要爭辯。妳應該去睡了，今天妳累了一天，明天可能更會累些。』

『也許我明天該走了。』

『明天？天啊，爲什麼？』

『可能旅館沒有房間了。』

『哦，我忘了。嗯，妳看，何不去工作室呢？妳看見過。它簡陋可是很乾淨，而且方便。同時，』他說，『現在又有女伴。』

『我願意考慮，』我並不多感興趣地說。

他遲疑一下又說，『我希望妳答應。我——哦，明天請別走。我希望妳和我一起去。』

我望着他。『可是——我以爲你是要和史蒂芬一同上巴納薩斯去？』

『是，我希望妳也去。好不好？』

『可是士明——』

『好不好？』

我啞聲說，『這太荒唐了。』

『我知道。』

『那是你的私事。只因爲我——我把你牽進我的私事，不見得你就非要我一起干預你的事不可。』

又是戲謔的笑容，『不。妳願意嗎？』

『好。』

『那是條長路。而且需要一整天。如果旅館不能給妳房間，讓我打電話去雅典，再接妳上工作室去。』

『打電話去雅典？』

『那是大學藝術系的財產，而妳和我一樣不是藝術家。妳可以以學生身份去居住。』

『哦，可以。丹妮呢？』

他笑笑。『也許考古學家也算在裏面。如果她可以用我的名字租汽車，也可以用和維的名字要間房間。』

『哦。好，替我打電話去雅典，我明天晚上搬去。幾點鐘出發？』

『我八點半來找妳。』他突然對我笑一下。『晚安，海雯。謝謝妳。』

『晚安。』

他轉身要走的時候，我忽然無法自已地說，『別忘了去修理水龍頭，啊！』

士明輕聲說，『我討厭水龍頭。晚安。』

第十章

『一個人所言所行，如果其目的屬於正當，則表現出若干道德的意願與性格的良善處。這種善良是所有人類可以共有者；即使女性亦不例外。』

——亞里斯多德：『詩論』。

第二天早上，我醒得很早，早得我發現自已沒辦法再入睡，我決定起來獨自在本日歷險開始之前去看看廢墟。這個決定使我好笑地記起還沒有把寫給涉白的信付郵。當我準備好離開房間時，我由提包中把信找出來，又匆忙地加了幾行。

『我不是說過沒有一點事嗎？但是事情於昨天開始。如果我還活着，我會寫信告訴妳所錯過的。

愛，海雯。』

雖然才七點多一點，可是太陽已昇起而且相當熱。我沿着街道走，寄了信，然後轉向陡坡走上雙邊是房屋的山坡去。

這是一道寬濶的石級，兩邊是刷白的牆壁。太陽光照在上面反射過來令人睜不開眼；每堵牆與屋簷邊吊

着綠色的攀緣植物；羊齒，葡萄藤，紅色的牽牛，美麗的金盞。我的脚邊有些啄食的母鷄。我站在旁邊等驢子慢慢向下踩，旁邊跟着一個戴黑頭巾的農夫，他笑着低低地向我道聲『早安。』

最後我走出了村莊，到了全是碎石泥土的山坡上，它表示出這裏正在修建一條新路。我十分小心地沿着這條未成的路走，許多工人好奇而友善地望着我，最後我發現我已經走得很遠，已經看不見房屋，而且到了工作室上方的曠野處。

這裏的路更加斜削，天氣又是那麼熱。小路沿着一堵低低的石牆，它在這時投下窄狹的陰影。我在陰影中找到塊平石，坐下來休息一會。

這條路正是昨夜士明帶我走的那條的延續。它過了工作室，斜下穿過我記得的茂密松林，然後幾乎直斜地下到殘破的寺廟區。離我坐處不遠的下方，工作室就在道路右側，它低矮醜陋地蹲踞在採石場上。再過去，橄欖林在山谷中與陽光下浮曳搖動。再過去是一座一座山巒，與盡頭的海洋。

我的注意力被工作室附近的動作所吸引。

有人和我一樣早起床，我聽見脚步聲走上通採石平地的粗糙路面的聲音。然後我看見他，一個瘦削金髮提個背包的人，正以相當快的速度輕盈地走向我坐在陰影中的小徑。他沒往我這邊看；他正走向寺廟下的松林，並且很快地和我離遠了。

他到了路上，約離我有七十碼遠，已近墳場的標誌處。他站住轉身，像是停下來喘口氣以及看看景緻。我正打算站起來對他打招呼，但是他的行動有點奇特，引起了我的注意，使我仍舊坐着不動。他迅速地向後面跨了兩步，到了一株松樹下。樹影遮蓋着他使他很難被人看見。他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裏，也沒有向別處看；他低着頭像是在觀察脚邊的什麼地方。但是我忽然知道他是在聆聽。他沒有動。在這個可愛的清晨只有羊鈴由山谷對面傳來，以及下面村中一隻公鷄的啼聲。工作室却毫無聲響動靜。

倪高抬頭像是望着上方，他的動作仍是那麼謹愼潛窃。顯然他不願有人在跟踪他的行動。我又記起丹妮，我覺得我瞭解他的意思。我也不願打擾他。我微笑地坐在原地。我想他一定沒有注意到我。他忽然轉身走出小徑爬上古競技場邊上的松林，再過去是通向光峯以及到巴納薩斯山高處的道路。

我給了他一兩分鐘，站起來向前走。立刻我也到了林間陰影之中，轉右邊是墳場的倒傾籬笆以及圍着墓地的濃密莠草地。

我不知道我爲什麼這樣做，也許我認爲李可明的事已經把我牽涉了進去。我推開吱咯的大門走進石碑林中。我找到它時，我慢慢地拼出希臘字：『李可明』。

這個異國的十字架，異國的墓誌銘……在我耳邊又響起士明的聲音。『我哥哥可明。』同時，我又聽見別的聲音：『我家的女人，安紀羅的堂兄弟，可明的弟弟』……『人不是島嶼』。

我站在寂靜炎熱的清晨中想起了李士明。今日，我已注定成了士明的獵物。我答應了他的要求。他要去看可明死的地方，他也希望我一起去。

我呢？我爲什麼答應他去？我昨夜說過這件事很荒唐，而且事實上……但是我有種奇怪的感覺，除了李士明需要我去之外，我自己另有需求。我也要去尋找什麼東西。

一隻嬌小得如黃葉般的飛鳥在炎熱的寂靜中飛過去。我轉身走過土堆回到門口。

現在我並不是在想李士明，而是在想我自己。我想的並不是退回戒指給菲立的我，也不是輕鬆愉快的昨天的我。不是顧海雯，而是『士明的女朋友』的我。

我快步走出大門，急急走到大廟殘跡的上方。

對於德菲，我已經寫了不少，而且這地方實在不容易描寫。這個地方會吸引住人的心志與感官，並且使之枯乾。這裏需要耳目的感覺與禮敬的本能。

我慢慢在陽光中走下山坡。這裏有一株小石榴樹生長在大理石戲院的一個裂縫中。它墨綠色的樹葉分紋不動地懸掛着。赤色的果實像燃燒的魔球。這裏是會使人跌斷頸項的陡階……這裏是昨天晚上士明朗誦的舞臺；我可以看見中央的標誌，聲音由這裏一直可以傳送到山側；現在是寺廟區的臺階……這一定是亞力山大

的紀念碑……這是阿波羅神廟的地板。

六根大石柱就像火柱般迎着無限廣濶的山谷而屹立。

附近沒有一個人。我走過寺廟地面坐在邊緣上，背靠着一根大石柱。石頭還是溫熱的。我頭頂上傾圮的建築物上有許多燕子。下方則是山谷中發光的橄欖樹林。遠方的赫立崗山呈現出藍色、銀色與灰色。到處都有鳥鳴婉轉，因爲德菲是個隱避所。清晨中，遠方有羊鈴的聲音……

我站起來的時候才八點鐘，我沿着聖路由寺廟走到神廟區邊緣，那裏有一層茂密的松林隔開了下方的道路。我由林間小徑走去，到了路角轉彎處的博物館。我似乎已經出來了許久。所以我看見它的門還關着覺得相當驚詫。一個穿着嚮導制服的男人坐在道路對面一顆樹下。我走過去對他說話。

『博物館？』他回答我的詢問，『我怕它要到九點半才開門。妳願意我嚮導妳去參觀廢墟嗎？』

『早上不了，謝謝你，』我說，『我剛由那邊來，也許等明天，如果我還在德菲的話……明天你在這裏嗎？』

『這時候我一定在。』他有張黝黑的方臉孔，而且奇怪的是有一雙藍眼睛。他的外表十分聰明，而且英語流利。

我說，『我想去看看馬車夫。』

『當然。』他笑笑露出白色牙齒。『不過，在德菲還有許多別的。』

『是，我知道，可是每個去博物館的人不都是先看馬車夫嗎？』

『當然，』他又說，『如果妳明天早上來，我帶妳去參觀博物館。』

『我非常高興，』我遲疑地說。『你——我不知道你是否認識住在工作室裏的那個青年英國藝術家，瘦瘦很漂亮，有一撮小鬍子的？』

『是，我認識他。他在德菲住了不少時間，不是嗎？』

『我想是的。他可——他可時常來博物館嗎？』

『是的。他常常來繪畫。妳見過他的畫嗎？小姐，十分好，眞的。』

『昨天晚上他讓我看了一部分，但是很少是畫這邊的雕像和景物的。我想他畫這些一定能畫得很好。他可畫過馬車夫？』

『當然，你自己不是說這是第一件要看的雕像嗎？它自然是我們博物館裏的傑出展覽品。』

『他是否——你有沒有看見他昨天來這裏？』

嚮導對我這些奇怪的問題似乎並不驚奇。他和旅客的經驗使他培養起極大的忍耐力。他搖搖頭。『我想沒有。我整天在這裏，不過可能當我到廢墟上去的時候，他剛好進來。遊覽大概需要一個鐘頭。如果妳想找他，他就住在上面工作室裏，就在造新路的上方。』

『也許我再過一會去看他。』我覺得不能再打破沙鍋問到底了，『他們在村子上造新路作什麼？它會通到那裏去呢？』

『到競技場，妳沒去看過嗎？』

『還沒有。』

『它就在神廟上方。許多到德菲的觀光客沒看過它，只因爲坡度太陡了。它十分美麗——圓形的跑道和一層層座位，就和古時一模一樣，還有風景……總是橄欖林和山谷大海。所以他們現在要造一條路，使旅客們可以乘車子或公共汽車上去。』

想起另一個曠野而可愛的隱蔽所又將被公共汽車和旅客所侵襲，使我心頭頓感一驚。我說，『啊，是。大概反正能給希臘帶錢來的事物全是如此。你是德菲人嗎，先生。』

『不，我是泰諾士人。』

『哦。那麼……大戰的時候你不在這裏？』

他笑道。『不在這裏。我很忙——非常忙——在我的島上。』

我的島。又來了。一個泰諾士人。

那麼他不會知道李可明。可能他連他的姓名都沒有聽見過。我心中連忙控制我自己——我不能做出太過份的事。我只說，『當然。』

他正以乾淨俐落的手法捲一支煙。

『當時德菲根本不需要嚮導，小姐。當時沒人注意神廟遺跡或馬車夫什麼的！我們可以說，那實在很可惜——如果大們有時間來，已如以往到神壇前來的人們一樣，那時德菲是世界的中心，無疑他們將在這裏消弭他們的爭執。』機敏而聰明的笑容與眼光。『妳知道當我導遊時，我常常對旅客們說。那是有效的和平工具。德菲大同盟。國聯，聯合國，十分有效。』

『我相信。你是不是也加上幾段德菲和隣邦交戰的故事：克利莎的慶棄，雅典戰勝斯巴達的紀念碑，斯巴達對雅典的戰勝，以及——』

『有時候，』他笑着說。『我必須——妳會怎麼說？——注意我的脚步。明天我帶妳去參觀，好不好？』

『現在我不敢說。我在來這裏之前讀了很多書。知道這裏會經發生過些什麼事，會令人倍感有趣。我也看了許多相片。』我又遲疑了。『馬車夫……』我慢慢地說。

『怎麼樣？』

我手上帶着一本嚮導書：『德菲遊覽指南』，封面上便是這個著名雕刻的頭部。我把它伸向他。『這個

。我聽說過許多關於它的事。但是我不禁懷疑我是否眞的會喜歡他。那對眼睛，裏面嵌着條紋瑪瑙和白漆，是不是？還有那麼長的金屬睫毛？他像是活的，我承認，但是你看，你懂得我的意思嗎？』我指着圖畫。『狹窄的前額和大下巴，它並不能說是一張美麗的臉，是吧？可是每個人都讚美得不得了。』

『妳也會。任何相片圖畫都無法看出眞正的印象。那和奧林比亞的赫姆斯像一樣。在相片上，它過於軟弱，大理石太光滑，發亮得像是肥皂。但是雕像本身令人喘不過氣。』

『我知道，我見過它。』

『那麼妳準備看馬車夫吧，那是希臘偉大雕像之一。妳知道，我每天都看見他，可是當我看見他的時候，心中有什麼感覺？』

『什麼？』

『他十分年輕。他的沉重，他的文雅，都帶着青春氣息。據說他是一羣馬的主人——賽車的勝利者——可是現在又有人說他可能是某一個擁有這輛馬車的貴族的馬車夫。』

我猶疑地說，『大概是因爲保沙尼亞的關係，據他說有一輛銅馬車，上面有個裸體的車主，他可能有個馬車夫，而且是良家子弟。』

『我想大概是，可是這故事不能適用於我們的馬車夫，小姐。證據是他可能在公元三七三年因爲大地震

而被埋在地下，而從來沒有被人發現出來，之後被建入——你們叫做什麼？——支持的牆壁——希臘人叫做地柱——就是建來抵擋會掩沒寺廟的石頭泥土。』

『堡牆。』我說。

『啊，謝謝妳。堡牆。哦，妳知道，我們的馬車夫失蹤了有幾世紀，一直到保沙尼亞到德菲爲止。』

他已經捲好了香煙。他含在唇間點上火。

他說，『他們現在說馬車夫是由一個吉倫造成的，還有許多慶祝勝利的雕像，吉倫是一次賽車的勝利者。可是誰也不知道這是不是眞的。消失了許多世紀的事物，發現的過程只是猜測而已。因爲他很有錢，德菲受了不少苦。我想這裏可能有六千紀念碑像——這只是出土了的數量。』他笑道。『地震打破並且隱藏了馬車夫，乃是神的意旨。因爲神使他免於強盜竊賊之手。地震後二十年，浮西人便把這裏刼掠一空，自然，以後有無數的寶物被破壞和偷走。』

『我知道。蘇拉，尼羅和其他許多人。他們說尼羅運了多少雕像去羅馬？』

『五百件，』他又笑了。『我明天必需要小心，不能胡說八道，我知道！』

『我告訴過你，我在來這裏之前看了許多書。而且這裏——』

忽然博物館後面的什麼地方傳來了廝人的叫喊聲，我轉身向後看。『什麼事？』

『沒什麼。工人們有點意見不和。』

『意見不和？它簡直像一場大戰！』

『我們是一個戰爭的民族。今天工人們之間好像有點麻煩。那裏還有些和法國考古學家一起來挖掘的人——已經挖好了，但是工人們還要在這裏清理，搬去卡車走的木板等等。夜晚有隻驢子走失了，現在他們發現有些工具也不見了。他們指責在競技場開路的那些人偷窃，而且——哦，你所聽見的便是意見不和的聲音。』

『一些工具和驢子？』我又聽了一會他們吼叫的聲音。它像是阿拉敏的大戰。我冷漠地說，『也許他們還沒聽見過，大同盟與聯合國和德菲和平的話。』

他笑了。『也許沒有。』

『現在我必須走了。如果我明天來，會通知你的。你說你這個時候都在這裏？』

『一定在。』

『如果我來的話，我八點鐘到這裏。如果我不能——』

『沒關係。如果妳來的話，我十分高興帶妳去參觀。如果不來，也沒有關係。妳住在阿波龍嗎？』

『是。』

『那裏很好，是嗎？』

『非常好。』我等了一會，望着博物館的大門。他一面抽煙，一面以機智好奇的眼光望着我。我說，『先生……戰爭的時候你不在這裏，當然，不過你全知道關於雕像和博物館的事？例如，馬車夫？他在那裏？藏起來了？』

『可以那麼說。他在雅典。』

『哦，是，我明白了。』

我後面有輛黑老爺車停了下來，士明倚着車門對我笑笑，說，『早。』

『哦，士明！我晚了嗎？你跑來找我？』

『答案全是否定的。我去早了，他們說妳到這裏來了。妳吃過早飯嗎？』

『已經吃了幾個鐘頭了。』

『我不懂爲什麼有些人如果在八點以前吃早飯，便要擺出鄙夷的態度，』士明說，他下車繞過去替我開了車門。『來，走。除非妳想駕駛？』

我根本懶得答他這個問題，默默地鑽進駕駛座邊的位置。

車子轉個彎後，加快速度沿着廟下的直路而行。我開門見山地說，『大戰的時候馬車夫在雅典，可能被人藏了起來。』

他掠了我一眼。『哦，是，可能，對吧？』我看見他在微笑。

我幾乎辯解地說，『嗯，你已經把我拉進這件事了。』

『不是嗎？』停了一會。『妳早上由廟裏過來的嗎？』

『是。』

『我也那麼想。我曾經有許多早上在六點鐘就上去了。』

『而今天沒有？』

他笑笑。『沒有。我想妳也許希望獨自遊覽一下。』

『你眞是——』我說了又停住。他沒有追問我要說什麼。我並不很十分冷淡地說，『你可發過脾氣嗎，士明？』

『妳爲什麼問這個問題？』

『哦，我覺得你會猜測人的思想！』

『哦，唔，我看……昨天晚上？』

『這並不難猜。當然是的。倪高對你相當無禮。你不在乎嗎？』

『不在乎？當然不在乎。』

『爲什麼？』

『我對倪高根本就不會和他計較。因爲他並不快樂。生命對他並不順利，尤其是他愛上了那個女孩，她簡直使他在地獄裏跳舞。昨天晚上——』他停了下來，我又看見他眼角憂慮的皺紋，『昨天晚上出了點事。眞不小的事，我是說；並不是因爲他那緊張易怒的性格，而是因爲小女魔用有刺的鈎在玩弄他。而且還出了些別的事。』

『你眞相信他沒有一點醉意？他說他有。』

『可能。那也是一部分原因——他平常不大喝酒，但是他昨天晚上喝了不少，雖然他和妳一樣，不喜歡烏酒。是，一定出過了什麼事，我眞想知道。』

『我想，你以後回工作室後他沒有告訴你嗎？我覺得他本來想說什麼，後來被丹妮打斷了。』

『是，我也這麼想。但是我後來沒有看見他。我回去時他房裏已經空了，我等了一會，便上床了。我沒聽見他後來回來的聲音。』

『也許，』我冷漠地說，『他在修理水龍頭。』

『我也那麼想過。但是沒有。丹妮房間也空着。她也不在。我以爲他們去散步，或是又到村子裏去喝酒了什麼的。早上我起來的時候倪高已經走了。』

我說，『他在山上。我看見他的。』

『妳看見他了？』

『是，大概七點鐘的時候。他上來穿過松林經過墳場，好像他是到深山裏去了。』

『一個人？』

『是，事實上他的樣子似乎生怕有人跟着他似的。我沒有和他說話，我想他沒有看見我。』

士明說，『好，希望他今天能做點工作，眞正畫上幾張好畫。我想今天晚上可以看見他。』他笑着望了我一眼。『早上有什麼新發現嗎？』

『只有一項，』我沒有經過考慮便脫口而出。

『什麼？』

我發現自己十分簡單地告訴他，『那是我自己的發現。我們昨天和倪高討論過。那是一些我們自小便學習過的事，而到現在之前，我還沒有使它能進入我心。』

『什麼？』

『正如倪高所說的，「你教士朋友」的話。』

『呀，是，那個。』他沉默了一會，然後輕輕地自言自語地引述，『「人不是島嶼。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角，主陸的一部份；如果大海洗刷去一角泥土，歐洲減少了……任何人的死亡令我感傷，因爲我關懷人類；所以別追問鐘聲爲誰而響，它是爲了你。」……眞是精彩的創作，對不對？一個人應當常常想這句話。』

車子慢了下來，他讓三匹驢子由路邊躑躅而過。最前面有個老婦側坐在驢背上；她左手拿着紡桿，右手拿着紡錘，一面騎驢，一面不停地紡着白色的羊毛。當我們走過時，她向我點頭微笑。

士明說，『什麼事使它早上進入妳心中？』

我遲疑一下，坦白地說，『可明的墳墓。』

『我明白了。』我相信他明白。

我說，『這是一個令人困惑不解的國度。它會給人許多有關身體心靈或且是道德的問題。過去的如此生動，現在的又如此有趣，將來却令人緊張。這裏的陽光似乎比別的地方更能雙倍地燃燒你的生命。我認爲這便是造成希臘奇蹟般的歷史。如果是其他民族被奴役二十世代，則早已被壓榨得消滅了。你到這裏來覺得你看見許多充滿神話的廢墟與多姿多彩的農民，而且你發現……』我停住了。

『發現什麼？』

『不，我是在說閒話。』

『好的閒話。說下去，妳發現什麼？』

『你發現李可明的墳墓和許多偉人；如拜倫，亞力山大等一樣動人而且重要。他，和許多像他一樣的人，是同一圖畫的一部份。』我停了一下，又絕望地說，『希臘。天譴的，它對人到底有什麼關係？』

他沉默了一下說，『我想其中的秘密是屬於我們大家——我們西方的人們。我們學會了以它的方法來思想，而且依循它的律令生活。它幾乎給了使我們世界有價值的一切事物。眞理，思想，自由，美麗。它是我們第二語言，我們第二思想，我們第二祖國。我們大家有自己的祖國——也有希臘。』

我們繞過一條彎路，前面的深谷展開來顯出了山崗偉大渾厚的美；銀綠色，藍色的脈絡，灰色的雲霧。

『哦，天譴它們一切，』士明說，『看我們前面的山，那是赫立崗。赫立崗。那麼妳還懷疑什麼事物使妳喘不過氣來嗎？』

『不，』我說。

我們不再說話，直到我們到達阿拉柯華，發現史蒂芬和尼可已在街角咖啡館處等待我們。

『妳看我的袜子好看嗎？』尼可說。

『眞漂亮，』我誠摯地說。尤其是在這種地方它顯得特別燦爛。它是發光的粉紅色。它們在山道的熱石上閃光，就像迎着晴朗夜空的霓虹燈。

『它們發亮，』尼可解釋。

『我看得見。那裏來的？』

『雅典。這是新由紐約運來的。』

『你常去雅典嗎？』

『不，我十四歲的時候在那邊做事。我在皇宮大旅社當侍童。』

『哦。你是在那裏學會英語的？』

『一部份。我也在這裏學校中唸過英語。很好，啊？』

『很好。你爲什麼不住在雅典？』

『這裏比較好。』尼可回頭看看我們攀登上的道路。阿拉柯華在下面遠處像一堆有彩色屋頂的玩具。尼可轉向我，他似乎至爲困惑。『這裏什麼都沒有。沒有錢。可是比較好。阿拉柯華是我的村莊。』又是那種面容。『妳以爲我瘋了？妳由倫敦來，那裏錢很多。希臘人都有點瘋，啊？妳以爲我離開雅典很笨嗎？』

『我所遇見的希臘人都有一種神聖的瘋狂。』我笑着說。『但是你並不瘋，尼可，不管有沒有錢，這裏

自然比較好。除非你不得已，千萬別住在大都市裏！我不住在倫敦。我住的地方離它很遠，是鄉下的村莊，就像你的一樣。』

『像阿拉柯華？』他至爲驚訝。我早就知道，在所有希臘人的心目中，英國就是倫敦，倫敦就是英國。而倫敦又是個黃金爲路，珠玉爲室的地方。

『並不完全像阿拉柯華。』

『而那是妳的家鄉，阿拉柯華是我的。』

我說，『並不盡然，尼可。我們已經失去了那種想法。這地方離我們目標還有多遠？』

『目標？』

『要去的地方。李可明死的地方。』我輕聲說，又望了眼在幾碼前面和史蒂芬談話的李士明。

『大概還有一個鐘頭。可能還不止。它離德菲比離阿拉柯華近。它是在……我不知道怎麼說；一個空的地方，一個——』他停下來做了個空洞的手式。

『一個山凹？像這個？』

『是。對。一個山凹，那裏的石頭已經落到一個山崖的脚邊。我祖父認識路。他對我說它近西北——就是說離開德菲和阿拉柯華，接近安菲薩。這條路一直沿着山面走，然後向上爬到那些崖頂，就到了山凹的地

方。我想大概許多年前，那裏是野獸走的路，可是現在沒有了。我不知道有多遠。我自己從來沒有去過。我祖父他認識路。妳累了嗎？』

『不，天氣相當熱。不過我還不累。』

『在希臘，』尼可想了想望着我說，『女人很强壯。』

我想起鄉村咖啡館，那裏整天坐着一些無所是事的愉快男人，『我想她們不能不强壯，』我說。

『哦，是。』尼可誤解了我，可能他是故意的。『在希臘，男人很魁梧。哦，非常魁梧。』

在這時候，尼可的種族美轉而爲十分魁梧起來，他走路的態度，他的外觀以及地中海男性特有的說話口音，都給我一種軒昂魁梧之感。兩個人也可以玩誤解的遊戲。我高興地說，『如果我們在山裏遇見安紀羅的影子，我有你在一起，尼可，我可以十分十分放心。』

『什麼？』他頓然一驚。『哦，是的！當然妳可以放心！妳知道，我會把他殺死。他幫人殺死我祖父兄弟的兒子，我當然要殺死他。而且』——尼可走路姿態顯出年青粗獷而有活力——『那很容易，因爲他老了，我還很年青。』

『我猜他有四十了，』我同意。『你多大了，尼可？』

『我十七。』

我言不由衷地說，『眞的我以爲你比十七歲大多了。』

他高興地笑笑。『眞的？妳眞的那麼想？妳多大了，漂亮的小姐？』

『尼可！你怎麼不懂規矩？我二十五。』

『那麼大了？可是妳不像有二十五歲，』他大方地說。『那是個好年紀，不是嗎？哦，這裏路不好走。扶着我的手，小姐。』

我笑了。『我還沒有那麼老，尼可。我實在一點都不累。只是有點熱。』

天氣實在非常熱。我們一直向北方上走，太陽由右邊照射下來，白白的岩石上投着顯著得有如石墨般的影子。我們所走的幾乎不能稱叫做道路。它並不陡削，它是在山腹側强切出來的，路面十分粗糙，許多石頭至爲尖銳。我們早已把樹林丟在後面了。山邊現在只有疏稀的松柏，它們都向左邊伸展，迎着後面的蔚藍天空與下方的水道。過了一道枯乾的溪澗，路向上昇去，而這裏却埋隱在山腰的影子裏。仰望上方令人眼睛刺痛，有三隻鳥以不動的翼翅懸浮在空中盤旋，就像被線索牽曳的玩具紙鳶。我覺得我聽見它們低微的嘶鳴。除了脚底石塊滾動與呼吸聲之外，四週如死般地靜寂。

道路一直引向一堵像是落石與泥土的牆，路到這裏像是到了盡頭。前面的史蒂芬停住脚步轉身和後面的士明說話。他說了幾句話，又指指前面的石堆阻碍。

它像是山崩，一大堆紅色的泥土凍結在斜削的山邊。它混夾有碎石和大塊白色石灰石。在下方山側像是一片紅色河流的三角洲。大塊巨石蹲踞在上面，好像憤怒的天神把它們扔下來阻塞狹窄的河道。

史蒂芬轉身相當吃力地爬上山崩處旁邊的山側。

『我們由這裏起，不走正路了？』

士明轉身說。『不，我們還是順着路走。這東西剛好擋住它。我們跟着史蒂芬走，這裏有個可以平安走過去的地方。』

『哦，這一定是一場暴風雨。』我望着前面的石流與下方的巨石說。

『不是暴風雨。地震，』士明說，然後望着我的表情笑起來。『是，人容易遺忘，對吧？我對妳說過，這是個野性的國度。而這裏尤其糟糕。他們有一段極其不安動亂天災人禍的歷史。如果任何神廟有一支石柱留存，那將是大奇蹟，妳能瞭解嗎？』

『是，謝謝。不用扶我，我可以一直跟着尼可走。』

『當然。我們過去吧。小心點。』

我們慢慢爬過地震所造的災害。我到了高處，才看見我們上方的山崖崩落了一大片。我們費了許多氣力才過了沙石堆，又到了小路上。

『我想是神祇在睡覺的時候翻了個身，』我說，『而且時間還不到很久。你看那裏的痕跡。』

史蒂芬可能聽得懂我的話，他轉身等我和士明走過去，對士明說了些話。『他說什麼？』我問。

『他說小地震有兩三次——這還是算次小的——大概在十二年前。再過去一點，山崩得更加厲害。他說，只有每天來巴納薩斯山的人，才不致於迷失。平常人往往會找不到出路。他也說他上次找到可明的地方，現在也已經面目全非了。那裏本來是個低山崖下的空地，現在被落石堆滿，而成了個山凹，也可以說是個山坳。』

他說完，史蒂芬點點頭。他由白眉毛下望我一眼。他又問了士明一句話。

『妳累了嗎？』士明問。

『不，謝謝你。』

士明笑了，『如果累了，便無需走那麼快。』

『不。只是太熱了。』

我身邊有一道紅袜子的閃光，尼可由石堆上像隻山羊般敏捷地跳下來。他由一個大袋子中拿出一個水壺，旋開蓋子。『喝一口，小姐。』

我感激地喝了一點，水壺有阿摩尼亞的氣味，但是水很甜而且清凉。

『希臘農家女人，』尼可說，『可以在最難走的地方走上好幾小時而不用喝一口水。』

『哦，』我說了把水壺遞還給他，『駱駝也可以。謝謝你，尼可，水眞好喝。』

『不客氣，美麗的小姐。』尼可把水壺伸向士明。他眼光中有親切的溫柔之意。

士明笑着搖搖頭。

『好，』史蒂芬說了轉身又走。他和士明又領先在前面，尼可和我仍然跟在後面。

當我們走近山坳時，太陽已近中天。

我們由山石落下的地方轉變後不久，離開了原來的小路，史蒂芬穩定地在前面領路，走上一塊全是石頭與乾泥的無標誌野地。有時我們在碎小的石子路上，有時則置身於大石區域。太陽已當頭，熱氣使人難當。空氣搖曳着熱氣使石頭都顯得有點幌動。如果不是高處常常有些微風，炎熱將更令人難當。

當我們走到三分之二路程後，又開始攀登山路。因爲我稍稍喘了些氣，所以並不感到困難。我覺得我並沒有丟英國女人的臉。

『希臘農家女人，』尼可在我身邊說，『常常背着木頭、葡萄和別的東西經過這裏。而且是經常。』

『如果你再對我講希臘農婦如何如何，』我說，『我要躺下來大叫，再也不走一步路。而且，我不相信你的話。』

他笑道，『這不是眞的。我覺得妳眞偉大。』

『哦，尼可，你眞好！』

『而且十分美麗，』尼可說，『妳要個蘋果嗎？』

他由口袋中掏出一個蘋果，以巴黎人向愛神獻禮物的態度交給我。他眼光有欽慕之情，足够使一個疲倦的人恢復活力。

我的士氣突然高漲起來。我笑着接過蘋果向他道謝，可是這時發生了一件事使我不能即刻把蘋果吃下。尼可想替我削皮，而史蒂芬有把刀子。他們不愧是希臘人，立刻展開熱烈的爭論，結果乘他們爭執的時候，士明替我削了皮遞給我。

『給最美麗的，』他說。

『謝謝你。』

立刻我們到達了目的地。

第十一章

『地面將不會留下脚印，這裏
全是堅硬的石頭……』

——尤利壁廸斯：『伊莉克特拉』。

這個山凹並不是在很高的地方。阿拉柯華本身已大約在海拔三千呎，我們離開村子後大約又爬高了八、九百呎。我們仍在廣濶巴納薩斯區域的山邊，但是我們像是迷了幾百萬哩路，村莊自視界中消失之後，我們除了蜥蜴之外便沒再看見別的生物。要有，就是在高空盤旋嘯叫的老鷹。

這個地方根本便不能稱之爲一個山凹。它是一個低矮的山崖，下面中空，上面是一道長一哩的山脊，就像是馬背一樣。由遠處看，山崖相當平整。只有在近處才可以看見一條裂縫，許多多天都有洪水冲激這裏。到處都有災禍的痕跡。地震由裂縫處撕下許多大石，露出下面的石灰層，在犬牙交錯的山崖脚，堆集了成噸的泥石。

我們走近時，史蒂芬側轉身去，領我們走條小路到了山崖頂。近裂隙的時候我們面對一片大斜坡。

老人在邊緣站住，倚在他牧羊杖上，等我們一起過去。

士明站在他旁邊向下看。

『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這裏。』

它可能是多少年來在崖面上採石的結果。也許大神睡眠欠動引起的地震把崖頂上撕下一大片石地而把它扔到崖脚。地震的結果造成一個粗糙的圓洞，一個七碼寬的不規則山洞，北邊是我們站着的石牆。

凹處中央很乾淨，不過周圍全是堆着紅土與石頭的殘堆。我想，春天的時候它可能很漂亮，因爲它有植物替它遮蓋起來，我可以看見一些矮小植物的枯萎遺體，這些高山植物一定是靠溶雪與雨水生長的。我們下面吊着一株綠色的小杜松，在我脚邊有兩株厚密的灌木，它們就像海中多刺的海膽。

在右邊，就是山凹的西邊，似乎是唯一的出路。那是石牆間的一個缺口，山凹近缺口處比較昇高一些，由我們站着的高度，我想我可以看見在這個『門』外與『門』下，一個古代的靈魂向西而去，消失在前面山頭之後。

史蒂芬注意到我看着的方向。『這便是他走的路。』

當然，他是用希臘語說的，士明翻譯給我。他有時當場替我翻譯，有時是事後告訴我的。但是讓我仍依

照時間把老人的話記述下來。

『他便是由那條路走的，那條老路通向安菲薩。它通向安菲薩路邊的一個荒廢採石場，就在橄欖樹林後面。』他沉靜了一下，望着我們足下的山凹。沒有人說話。太陽曬在我們頸背上，我忽然感到十分疲倦。

老人又說話了，他慢慢地像是在追憶。『我正是走到山頭這個地方。當時和現在不同，你知道……這裏，我們站的地方，是塊尖石，就像猫牙一樣。它在地震的時候消失了，不過在當時那是種標誌，連叫雅典人來找也不會有錯。在山崖下，當初沒有這個空洞，正如你們現在看見的，也沒有像堡壘般的圍牆。這裏只有個山崖，下面有幾塊大石頭，以及一塊石頭空地。我就看見他們在那裏，可明與安紀羅。這地方沒有遮蓋。我作過記號，就在那裏。』牧羊杖指着光滑石板面中央的地方有一小堆石頭。它投出三角形的影子。『我後來堆上去的，』史蒂芬說，『在地震移去了崖石之後，這地方幾乎變得不認識了。』又沉默了一會，然後他斜看着我，『我們現在下去……你請這位小姐要特別小心好嗎，士明先生？路太陡了，是山羊走的路，但是由這裏走最快。』

士明把警告翻譯給我聽，我看見果然有條小徑直通山凹的地方。它就在我們身邊，正在兩株矮樹之間，迂廻曲折地穿過莠草石土堆到下面空地上。一定是在這條路上，狗跑去追趕安紀羅，然後史蒂芬跑到躺在陽光下的李可明……

太陽正當頭，空地上沒有一絲陰影。但是在路上却由上方浮出的石頭上投下一面慰人的藍影，我坐在那裏，背靠着溫熱的石頭。史蒂芬一直向前走，士明跟在他後面。尼可坐在我身邊的土地上。我希望他不要開口，果然他一句話都沒說。他拉下一根乾草開始在泥土上亂畫。他沒有注意地亂畫，而眼睛却一直注意着另外兩個人。

史蒂芬帶着士明走到了空石地上，兩人一同站在石堆旁邊，他指着它很快地說着話。他雙手揮搖作勢。我幾乎可以看見將死的人躺在烈日煎烤之下，狗急衝下去，兇手奪『門』而跑。向安菲薩和大海方面而去……

……

然後史蒂芬回頭沉重地走回我們坐着的地方。他嘆口氣坐在我旁邊，然後對尼可說了什麼話。尼可拿出一包壓扁的香煙，給他一支。他替他祖父點上火，轉身笑着讓給我一支。我們默默地把煙點着。

士明還站在凹地中央，但是他並非下望他哥哥死去的地方。他已經轉過身，冷靜地凝望空地四周……周圍的石牆……裂縫處落下的大塊石土，現在形成山凹的兩翼，高高地堆在山崖旁邊……裂隙下一個空洞的山穴，那個空穴正是山崩石落的地方……空穴的地方露出一個圓形的穴口。

我的香煙溫和而且製造較鬆，有點山羊的氣味；我覺得這位漂亮的尼可在某些地方也有點像野獸一樣。我抽了一半，尼可的已經全抽完了，這時士明走到我們身邊。

『午餐如何？』他問。

史蒂芬的些微緊張情緒已消，我們一邊吃飯一邊閒談就像在野餐一樣。我的疲倦在陰影休息與阿拉柯華帶來的精彩食物下漸漸消溶。我們的麵包在尼可的背囊中過久有點發硬；冷羊羔夾在中間，加上乳酪；還有一包像自樹上新採下的橄欖；一個煮蛋，和一方用新鮮櫻桃製的餅；一大串葡萄，不過顯得有點發軟，但是味道還是十分可口。

我注意到士明在吃東西的時候還在四望，他的眼睛不時打量着我們下方的破裂崖石。『這裏就是你所說戰後那次地震造成的？』

史蒂芬滿口甜餅，說，『對的。當年地震了約三、四次。是一九四六年。村裏並沒受影響，但是這邊山石崩了不少。』他對山崖點點頭。『不只是這裏一個地方。沿着這個山背，許多地方受了災害，後來天氣又容易找得出來。我仍只能由山羊路才能……看見了嗎？……那裏的山崖並沒有移走，可是下面石頭堆得像廢教堂一般高。哦，是，我告訴你，士明先生，如果一個不時常到這裏來的人，他一定會找不到路程的。』

『例如說，山崖上的尖石？』

『我對你說過了嗎？是，我記得我說過。它並不很高，但是在數公哩內是最好的指路標誌。那天便是它領我到了可明身邊。他說他知道這裏有個山洞，在貓牙附近，他打算躲在那裏等德國人離去。我來送食物給他，並且想勸他回阿拉柯華去養傷。這些我已經告訴過你了。』

士明的眼睛望着那個山洞的洞口。他瞇着眼睛，像是避開陽光，他的臉上沒有表情，『山洞？那個？在它陷了一半之前，應該够深。』

史蒂芬寬濶的肩膀向上聳。『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山洞，可能。你得知道，山裏全是洞穴……巴納薩斯山有一部份像蜂窩一樣，一軍人都可以安全地藏起來。』

士明拿出香煙。『海雯？我打算很快地在這裏看一下。香煙，接住，尼可！……』他慢慢站起來，低頭看着坐在陰影中的老人，『你把可明由這裏帶去德菲？』

史蒂芬笑笑，『那是十四年前的事了，那時我還很年青。而且去德菲的路比現在要近些，……可是比較陡，因爲阿拉柯華大約比德菲要高上四百米。』

『我仍然以爲它……哦，眞是一場歷險。現在我要到附近看一看。我想好好看看那個山洞。似乎它後面還有個小出口。你是一起去，還是在此地休息一會？』

『我也去。』

『尼可？』

尼可扭擺了下身體，站起來彈彈褲子上的灰塵，『我去，我的視力非常好。如果要看什麼東西，我一定可以看得見。我在黑暗裏也看得見，跟猫差不多，如果裏面有內洞，我可以帶你去，士明先生。』

『我們跟着你的袜子走，』士明淡淡地說，尼可笑了。閃光的袜子跑着越過山凹，進入了洞口的陰影處。史蒂芬慢慢站起來。士明望着我揚揚眉毛。

我搖搖頭，於是他和史蒂芬離開我慢慢走向發亮袜子去。一片陰影吞沒了他們。

我抽完煙，把它揉滅，靜靜鬆懈地坐着，享受着蔭影安靜與我所坐角落外的眩目陽光。男人們已經不見了，他們不是在洞裏，便是在山凹遠處的一大堆殘石牆的後面。我已經聽不見他們的聲音。寂靜與炎熱一樣地濃重，我也是其中的一部份，像一條靜躺在石頭上的蜥蜴。

好像崖頭路上有什麼動靜，我自己也不知是眞是幻，我轉過頭去。我慵困地想也許是在我困盹之間，尼可在崖頂找到後路。但是上面一無所有，只有照射着白石頭的日光，也許是紫紅色的影子在閃動。迎着强烈日光與暗影的圖案，是綠色的橡樹與峯面上凉爽得有如泉聲的杜松曲線。我忽然記起我曾經由上面經過，下面還有些其他的綠色東西，而且上面看不見下面的山崩情形。

如果有綠色，那麼在九月裏便一定有水……凉水，不是尼可水壺中帶有山羊味的水。想到這裏，我熱心地站起來，崖頂的影子又閃動一下，但是我沒有去注意它。我眼睛望着小片杜松林角的地方，那裏好像海市

蜃樓一樣，顯出藍寶石的顏色……

我站起來沿着山凹旁邊走，小心地穿過落下的大石之間。我溜過牽住我衣服的尖石，又低頭潛過一塊突出於山崖上的石灰石——那裏便是青草。顏色至爲驚人，在陽光之下十分美麗，我不禁靜靜地站望了一會。它是條在兩邊大石中的綠色絹帶，可是現在裏面沒有水。我想，可能附近什麼地方有泉水，它可能是由高處噴射下來的，也可能如同沙漠上的白雪一樣，青草在噴水下醒來，而與次日的落日共消……它就在那裏，本身宛如一灘冷水池，綠色陰影中的一絲綠意，它的潮潤給山凹角落一種山崖陰影所缺乏的清爽。

我感激地坐下，雙手伸開撫摸着觸指的柔軟青草。在綠色中有些鐘形的藍色小花，就像一朵朵小藍鐘花。有些則生長在崖面上，大概是十來年前，它的種子飛翔生根在地震的山崩石堆上，只有在這個潮濕的角落它才能生長，可是我仍然看得見大石間都有些衰弱的根莖。這裏也有些別的高山植物；一株有毛絨般的蒼白葉子，花莖伸出像蜂雀的舌頭；一枝嫩莖乾枯得像一捲鐵絲，一株小小的植物生長在小石縫中。我又感到一陣欣喜，因爲我又看見一朵因乾旱枯死的花。與眼前齊平的一處石縫中有一株櫻草屬的植物。葉子是淡藍色的而且有蒼色的脈絡，紅色的草莖仍呈出有力的曲線。花朵是柔和的玫瑰色，它大約有十幾朵，像一羣小蟲般覆蓋在乾燥的石面上。花朵下同一塊石頭上有些乾枯而死的另一種植物。櫻草花因而顯得更純潔清秀而有力……

我心中忽然有什麼意念在波動。我瞪着櫻草花，想起荷蘭畫家和他的驢子，以及村人們的笑聲。我又不知何以會想起；此刻倪高是在做什麼。

我們由比較短的捷徑回去。

似乎搜查山洞並沒有什麼結果，而且士明也顯然不願爲了多加察看而耽誤了史蒂芬和尼可的時間。我們由山凹石地區邊的石牆裂口出去，走下一個陡坡的小徑。

我們幾乎快要走到山崖下乾枯的山谷邊緣時，這裏才是上方看下來可以見得到的道路。可是這條路仍然很崎嶇不平。我們小心地沿着它走了有幾百碼來遠，它分叉了。右邊一條仍斜倒地下行，迂迴到另一個山頭後去。左手的支路則下山轉向德菲。我們便走這條路，大概走了一程後，我們看見前面是高原的邊緣，再過去是普萊斯圖山谷通向海洋的地方。

史蒂芬停下來和士明說了些話。士明又轉向我。

『史蒂芬怕妳太累，所以由這條路回去。這條路一直通德菲。它到廟上，然後由光峯下去，穿過競技場。由山頂下去的路很陡，不過只要小心點便不會有危險。如果妳要的話，我可以陪妳下去，不過妳決不會找不到路。』

我一定臉有異色，所以他又說下去，『車子在阿拉柯華——記得嗎？我想我現在和史蒂芬一同回去拿車子。我無需又拉着妳再走一段路。』

我高興地說，『哦，士明——那輛車子！我根本把它忘得一乾二淨！我實在不懂你爲什麼要爲了我幾句廢話，負起一切責任，不過你這樣令我更感高興！別告訴尼可，我實在開始想家了。』

『哦，路沒有多遠了，而且全是下坡路。不——哦，我陪妳去。』

『如果你等會又要回阿拉柯華去取車子，我怎麼可以再拉住你？由這裏走到德菲我決不會迷路，而且我會小心地走下坡路。』我轉身向史蒂芬伸手謝謝他，然後又和尼可握手致謝。似乎史蒂芬一直都不注意我，但是他仍然領着大家多走一程路送我回去。老人握了我的手，高興地點點頭，然後回轉身去。尼可握着我的手以漂亮的眼光望着我說，『我會再見到妳吧，小姐？妳常來阿拉柯華嗎？』

『希望如此。』

『妳到我姐姐店裏去看地氈好不好？各種顏色的上等地氈，本地做的。而且是標準希臘風格。特別便宜賣給妳。我會告訴我姐姐，妳是好朋友，啊？』

我笑了起來。『如果我要買地氈，我一定去你姐姐店裏，尼可。一言爲定。現在再見了，謝謝你。』

『再見小姐。謝謝妳，美麗的小姐。』

閃光的袜子跟着史蒂芬走上山路。

士明笑了，『如果他祖父聽得懂他所說的話的一半，他會把他的皮剝掉。世界上有沒有一種無邪的罪惡？如果有的話，尼可便是的。雅典的特色加在阿拉柯華之上。這是一種奇怪的混合，對不對？』

『尼可是很漂亮，是……士明，你眞的沒有在洞裏發現什麼？還是你不願在別人面前談起？你什麼都沒有看見嗎？』

『沒有。裏面有個小內洞。但是裏面空空如也……我以後再告訴妳；我該走了。今晚在阿波龍吃晚飯的時候再見。然後我們把妳安頓在工作室裏。妳當然和我一同吃晚飯？』

『哦，謝謝。我——』

『那麼小心點。晚飯見。』他向我揮揮手，轉身向閃亮的袜子追去。

我望了他一會，但是他沒有往回看。

我微感驚詫，因爲昨天這個時候我還沒有認識他。

我轉身小心地向德菲走去。

第十二章

『抓住她！把她扔下巴納薩斯山，使她跌落在山崖下，讓犬牙般的山石扯下她的頭髮！』

——尤利壁廸斯：『艾洪』

午後，太陽已到了我正前方，我終於走到了德菲神蹟上方的山頂。我下方偏右就是寺廟區，它的紀念碑與拱門和聖道在太陽光下都顯得那麼清晰而渺小，正像博物館中見到的石膏模型。阿波羅的石柱也縮短成玩具一樣。我正下方正是卡斯達利安泉的裂縫。裏面充滿了黑色瀑布般的樹林。再過去是浮央山峯，午後的太陽使它像是着火燃燒了一樣。

我在峯崖邊緣退後了幾步，坐在一塊石頭上。我的一邊是高高的杜松林。附近周圍全是蒙着灰塵的熱石頭。右邊通過灌木林是通向競技場的小徑，可是我相當累了。在這裏的峯頂上，海面上的凉風夾着午後的熱氣以俱來。

我安靜地支頤而坐，望着下方神蹟處夢幻似的大理石，在銀藍色的山谷深處，鷄鷹在齊眼平處盤旋飛翔

，我邊上的高峯則在陽光中燃燒……不，我想，我此刻尙不能離開德菲。即使我一定得住在工作室與難以忍耐的丹妮相鄰，爲了我那輛車子的負欠，我不能離開。明日復明日……還要多少天我才能開始眞正瞭解德菲所表現的風格？我必須留下。而我的決定（我迅速地告訴自己）與李士明和他的事沒有關係。無關，絕對無關。這時，我發現自己又在猜測，李士明到底打算明天要怎麼做……

『妳在這裏做什麼？』

這個問題正來自我後方。我猛然轉過身去。丹妮由杜松林裏走出來，今天她穿着深紅色的大寬褂。上面是件開領的龜色襯衫。開得十分低。少不了的香煙刁在下唇。口上塗着淡紅唇膏。今天，她的指甲也是淺紅的。它使她瘦削褐色的雙手襯現得奇特而稍感不調和。

『哦，嗨！』我高興地說。如果我今天晚上要和這個女郎隔室而眠，最好不必要使她像昨夜一樣地不安而易怒。

可是丹妮並沒有那些跡象。顯然她的脾氣——不論好壞，並不是事先有所安排的。她認爲不管別人願意不願意都非忍受不可。她又以非知道不可的高聲說，『妳在這裏做什麼？』

我的話意中帶着一點驚異之意，『坐着看風景，妳呢？』

她向我走過來。她走起路來像模特兒，擺着腰臀，雙膝併攏。她站在我和崖邊中間，她的姿式可以在畫

圖中看見——臀部偏側，脚尖微斜，一隻手扶着香煙。而且不時張口露出舌尖。

她說，『午後由神蹟爬上來的路程可不短。』

『不是嗎？妳是不是很累了？或且妳是由工作室上面繞過來的？』

她望了我一眼。我實在不懂她爲什麼會關心我在此地做什麼。當然我決不會告訴她我來此的目的。這是士明的朝聖歷程，與別人無關。如果他一定還我陪他去，那是他的事。而我不能告訴丹妮。

她說，『士明呢？』

『我不知道，』我照實說。『妳在找他嗎？』

『哦，不。』我意外地看見她走過來，在離我不到兩碼的遠處坐下來。她惡毒地用法語罵了一聲，因爲她的臀部碰到一根枯枝，然後以文雅的態度坐在泥地上對我微笑。『要抽支香煙嗎？』

『哦，多謝，』我沒想就說。

她默默地望了我一會，我自顧自抽煙，想不理她。我本想站起來離開她，但是又覺得不好意思。我心中又想，說老實話，和這種不顧態度的人在一起，我何苦顧到面子而不站起來——如果我換做是丹妮，她早就走了——說，『妳是個討厭的小鬼，我不喜歡妳，』然後走下山去。可是我仍然裝出很高興的樣子坐在這裏抽她的煙。抽過尼可的土煙，她的煙相當可口。我不懂爲什麼她這麼客氣，奇詫地望着她，『我怕希臘人，

即使送禮物的時候，也不得不稍加提防……』

『妳沒有在阿波龍吃午飯？』

『嗯，』我說，『妳呢？』

『妳在那裏吃飯的？』

『在外面，野餐。』

『和士明嗎？』

我揚起眉毛想表示對這個問題冷淡的驚訝，但是沒有效。她又問：『和士明嗎？』

『是。』

『我看見他開車子出去的。』

『是嗎？』

『他在什麼地方接妳的嗎？』

『是。』

『他上那裏去了？』

『南方。』

這句話使她仰坐了一會。然後她說，『妳爲什麼不願意告訴我你們到那裏去？做了些什麼事？』

我有點無奈地望着她，『爲什麼我要告訴妳？』

『爲什麼妳不呢？』

『因爲，』我說，『我不喜歡被人詢問。』

她聽懂了這句話，『哦？』她把疲倦的大眼睛轉向我，問，『爲什麼？妳和士明難道有什麼不能告人的事嗎？』

丹妮所說的這句話只可能有一個寓意。我爆發地說，『天啊！』我又笑了起來。我說，『不，丹妮。我們沒有。我們把車子開到阿拉柯華，然後把車子放在那邊，我們走過面對德菲的山。我們在一個地方野餐，那裏可以看見美麗的巴納薩斯山風景。然後我回來，士明去拿車子。如果妳多坐一會，妳可能看見他由下方開車過去。也許妳不認識，我告訴妳，妳租的是一部大黑車子。我是分辨不清的，因爲我對車子懂得太少。行了嗎？謝謝妳的香煙，我得走了。』我把抽了三分之二的煙蒂揉熄站了起來。

她欠動一下，但是沒有起立。她像一條蛇樣在地上扭動。她望着我微笑。香煙由她唇角落在地上。她笑笑露出潔白的牙齒和中間的舌頭。舌頭和她的雙唇和指甲一般白。『妳在討厭我了，』她說。

忽然我感到自己十分老成，二十五年的歲月一古腦地壓在我雙肩。『我親愛的小姐，』我說，『妳到底

是在想些什麼？』

『妳知道，』丹妮在土地上說，『只因我爲了士明而妒忌。』

我心中一陣衝動，希望轉身就走，然而我又認爲這不是一個離去的好借口，我扔開成年的歲月，稚氣而無力地說，『哦？』

『男人，』這條泥蛇說，『大多數全一樣。可是士明實在與衆不同。我想妳也感到這點，是不是？雖然我所有的愛人都令我討厭，但是我要士明。我眞正想要。』

『是。』

『是的。』可是她的聲音仍然很平淡。『我可以告訴妳士明到底是怎麼樣個人。他——』

我高聲說，『不，丹妮！』

她望我一眼。『妳自己愛上他了，是不是？』

『別胡說！』我幾乎過於强調地爲自己辯護。『我根本不認識他！而且——』

『那有什麼關係？我要不要一個男人，只要兩秒鐘就可以決定。』

我轉過身。『看，』我說，『我必須走了。我想等下還會見到妳。再見。』

『妳明天還會見到他嗎？』

這個問題的聲音仍然平淡而慵懶；但是並不過份慵懶。有些什麼使我轉頭面向她。

她沒正視我的眼光。她正用指甲在地上比劃。『他明天要做什麼？』

這次一點也不懶洋洋了。我說，『我怎麼知道？』我儘可能地冷淡。他可能又回到山凹處去尋找可明假設的山洞，他一定不願意被丹妮跟在身後。由方才那些尷尬的場面，我確信她一定會尾隨着他。

我以勉强的口吻對她說，『好，我告訴妳，我會看見他。我們打算去立華地亞，那邊有個馬展，還有吉普賽人，他想去拍照。』

『哦，』她瞇着眼睛迎着太陽看着那邊的山谷。然後她又望了我一眼，『多麼浪費！』她說。

雖然我已習慣了她的態度，可是我仍無法壓制心中的一絲怒意。我說，『那麼，他昨天晚上沒有替妳修理水龍頭？』

美麗的睫毛眨了眨，眼光中有深切的惡意。『妳說話很隨便，是不是？』丹妮說。

『我態度不好，』我說，『對不起。現在我必須走了，因爲我要在晚餐前洗個澡。待會見。妳知道，我今天也要搬到工作室來住嗎？』

她眼睛睜得老大，她的不快加上了困惑，然後却立刻轉成小心衡量。『那樣比較方便，對不對？』丹妮說，她的意思當然很清楚。我又看見她的臉色改變了。她的眼光望着我的肩後，它不但是驚訝，而且有別的

表情。

我立刻轉過身去。

一個男人由杜松中林走出來。他顯然是個希臘人，黝黑，高顴骨，鬈髮略帶灰色，唇上一撮鬍鬚，嘴唇薄而易感。他中等身材，體軀魁梧。我猜他年約四十。他穿着灰色格子的舊西裝，深紅色的襯衫和大紅領帶。

他用法語說，『哦，嗨，丹妮！』

他似乎在平淡地說；『好，沒事了。』我可以看見驚詫之色已消。她鬆懈地說。『哦，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

我心裏想，因爲你們方才兩個人都在樹林後，而我來這裏打擾了你們。我拋掉這個念頭，並且心想這便是丹妮的關係人物。

丹妮在地上懶懶——過於慵懶——她說，『這是顧海雯。她下午和士明在一起，晚上要住在工作室裏。』又轉向我，『迪米特是個嚮導。』

那人對我微笑鞠躬，『妳好。』

『他不會講英語，』丹妮說，『妳會說法語嗎？』

『會，』我有禮地低聲說。

迪米特說，『小姐下午打算去看神廟嗎？』

『不。我早上去過了。』

『啊？現在妳到光峯頂上來看落日？』

我說，『現在離天黑還很久，對不對？』

『也許還不太久，』迪米特說。我看見丹妮轉頭望着他。她的頭正和我大腿齊平，所以我看不見她睫毛下的眼光。似乎我脊背上有冰足的昆蟲爬過一樣。這個人和那個女郎一樣，令我心寒。

我又强自振作一下。『我該走了。如果我要回去洗澡吃飯——』

『那些石頭，』迪米特說，『就是人稱的光峯。我常常把光峯的故事告訴我的遊客。其間流着卡斯達利安泉。這是全希臘最好的泉水。妳試過泉水嗎，小姐？』

『沒有，還沒有，我——』

他向我走近一步。我正在他和懸崖之間。『它們就像監護人一樣站在神蹟上方，妳看像不像？因爲它們實際上正是的。它們不但是聖地的保護者，而且那裏也是執刑的地方。許多人在這個崖上被處死過——爲一犧牲祭神——小姐，妳知道嗎？』

『不，可是——』

又向前走了一步。他正在微笑，笑容十分漂亮。他的聲音也很悅耳，我看見坐在我身邊的丹妮抬起頭。她的眼睛已經不在望他，而是看着我。她以最友善的態度對我微笑，她眼光已明朗而無倦色。我退後了一兩步，使我離崖邊只有四呎。

迪米特忽然說，『小心點。』我跳起來，但是他的手已伸向我的臂膀。他的掌握很溫和。『妳不是神的叛徒，所以不能在這裏犧牲，小姐。』他笑起來，丹妮也在微笑，我自己也狂亂地想，我爲什麼不能掙開臂膀跑走？我恨這一對，他們使我害怕。但是我站在這裏，因爲這個鬼男人說話的時候，我走掉有點太不禮貌。

『我常常對我的遊客們說，』他又說下去，『一個特別的故事。有某一個叛徒被押到這裏來執刑。兩個人和他一起到懸崖上……就在那裏要把他扔下去。他向下看……是，小姐，下面實在很深，對不對？……他便對他們說，請你們不要把我的面孔朝下，請讓我的背先下去，好不好？人們可以瞭解他的想法，小姐，對不對？』

他的手還放在我臂上。我想把它拉回，他的手由臂上滑到我肘上。我注意到他的指甲裂到肉根上，大姆指上還受了割傷而有乾汚血附在上面。我開始轉身想掙脫他的掌握，但是他的指力加緊了。他在我耳邊低聲

地說，『於是他們把他扔了下去，小姐，當他跌下的時候，他——』

我氣急地說，『放了我，我不喜歡高的地方，請放了我。』

他笑道，『啊，小姐——』

丹妮以冷漠而無情的聲響說，『那是你的客人嗎，迪米特？』

他低聲驚呼。他的手由我臂上放下，立刻轉回身去。

三個人，一個男人兩個女人，慢慢地由阿拉柯華方向走來，女人中年並且已經發胖。男人也很矮，穿着卡其褲，一肩掛個攝影機。他們根本不感奇異地由我們身邊走過，就像經過一羣牛羊似的。

我像旋開的香檳塞子一樣，由崖邊迸開去，我不打算向迪米特講任何有禮貌的話，連再見也沒有對丹妮說一聲。

我匆匆地跟着三個旅客走下山去。希臘人和那女孩並沒有打算來追跟我，過一會，我才放緩脚步，控制自己的思想。如果丹妮和他的鬼愛人——關於那希臘人是她的愛人一節，我已深信不疑——爲了某種理由要恫嚇我，他們是成功了。我又感到害怕，又感到痴呆。可是，其中不會有什麼緣故……純碎是無聊的惡作劇嗎？如果要再幻想些什麼，那是胡說八道。我只不過在這裏渡了一天疲倦的日子而已。我不喜歡丹妮，而且明白地表示出來，又因爲我打擾了她和希臘人在林中的幽會，所以她要來恐嚇作踐我。也許是爲了士明……

我已經走到了競技場。平坦的跑道空寂靜寂地躺在陽光下，周圍繞着一層層大理石空座。我幾乎跑過赤裸的泥地，穿過大門的石柱，到了通向下面神蹟的路。我覺我的心還在胸中疾跳，咽喉覺得十分澀緊。小路急向下迂迴，經過一口滴水的井，然後一直下到戲院上的路。我前面三個旅客仍從容地前行，好像用荷蘭話談些無關緊要的事。下面劇場上也有些人，有的在臺階上，有的在阿波羅廟裏。現在已經十分安全了，我站在樹下等心跳緩和。十分安全了……

斜陽在安靜的石頭上灑下金光，然後轉成琥珀色和紫色。這是一片和平與光明的氣象。一隻蜜蜂由我臉邊飛過。

我身邊便是石榴樹。果實在陽光中閃亮。我記起昨夜在我手中的凉爽感覺，以及士明說話的聲音：『快吃下，白斯芳，然後妳便會留在德菲……』

是，我要留下。我仍然要留在德菲。

我的呼吸已經恢復正常。阿波羅神已給我治療，他的工作完成了。

我鎮靜地走下階級，越過被太陽炙熱的圓劇場，穿過劇場邊緣香味的松林，登上通向旅館的大路。

當我在晚餐前洗澡時，我還可以看見我臂膀上的血漬——是迪米特割傷指頭上的血——我頓時感到一陣厭惡。我曾經愚蠢而胡思亂想，而且被嚇了一場；如此而已。

可是我不大願意在士明來到之前下去，而且我十分熱望當夜無需到工作室去睡覺。

第十三章

『……戴孚的精靈帶着空洞的嘶叫聲離去。』

——密爾頓：『誕生頌』

什麼東西把我驚醒時，一定快近三點了。我房間在長長走廊的最後第二間，就在丹妮隔壁，而且正在外門的另一端。兩個男人的房間便在那一頭。荷蘭青年已經在這天走了，所以工作室裏只有我們四個住客。

我在昏沉困盹的狀態中躺了有一會，我無法分辨此刻究竟在夢中還是醒着。什麼驚醒了我，但是是否我聽見了什麼聲音。還是我的夢令我醒來，我自己也不清楚。外面沒有一點聲音。德菲的靜寂空氣包圍着我們，我轉過臉頰貼着堅硬的枕頭——希臘的枕頭大多是用磚做的——準備再度回入夢鄉。

隔壁房中傳來一個聲響，然後是床舖吱咯的聲音——這兩個聲音十分正常，照理不該把我吵醒。但是相隨以俱的第三個聲音使我睜大眼睛，臉頰由枕上抬起，立刻我知道這個夜晚並不安靜正常。有人十分低聲在講話：一個男人。

我聽見這聲音之後，首先是感到尷尬，然後是憤怒與鄙棄，我不願在一層薄牆這邊整夜被吵得睡不着。

我轉個身，儘量使床單和床舖發出聲音，讓他們知道這層牆壁是多麼薄。然後我拉上被單——這天氣蓋毯子太熱——蓋到頭上，想把低語聲擋住，好再睡上一覺。

我已經無法再入眠了。我僵硬地睡在被單下，睜大眼睛看着黑暗，我的雙手吃力地把被單蓋在耳朵上。並不是說我個性古怪；而且因爲被强迫聽這種私人聲音頗爲不快。我不願探悉丹妮的私人行爲。她的公開生活已經够令人不快的了。

我不知道這個可厭的廸米特是如何跑到這地方來的。即使他只是來探望丹妮，我也覺得他不應該這麼隨便來往。我猜他可能是由她窗口爬進來的，如果沒錯的話，那麼他再過一會便會由原路回去。無疑，過一會我會聽見他爬上窗子，跳到十二呎高的石頭平臺上。我在等待，心中爲丹妮使我遭遇這種經驗，以及廸米特的大膽妄爲感到憤忿。這是次十分難堪的經驗。

隔壁到什麼時候才安靜下來，我不知道。可是好像有一世紀。過了一會，其他聲音靜下來，只餘下低語的聲音，然後又聽見有人在地板上走路的聲音。我等待窗戶的聲音，和外面像貓樣跳到石地上的足音。但是沒有。我聽見通走廊的門打開，脚步鬼鬼祟祟走過我的門前。

我忽然心臟猛跳一下，由床上坐了起來。如果丹妮要放人進她房裏去，那是她的事。但是她無權把廸米特這種人放到屋裏來，她可是——給他一把大門鑰匙？

然後，暗中另一個思想打擊了我一下。

也許那根本不是廸米特。

也許那是倪高。

我已經由床上爬起來，穿上拖鞋，然後披起輕外衣。可是我自己還不知道該怎麼做，便已經輕輕地跑到門口，悄悄地開門向走廊上探看。

我覺得我這樣做並不聰明，如果倪高到丹妮房裏去，以達到他心中的强烈慾望，這與我毫無干係。不過當我想到他的時候，心中驀然明晰地浮起倪高年輕而熱切的面龐；易感的眼睛，薄弱的嘴唇和愚蠢的稚氣鬍鬚。我也看過他的作品；他以純熟而多情的技巧畫出樹木花石。如果那是倪高……我必須知道，你可以稱之爲女性的無聊好奇心，我必須要知道是不是丹妮在玩弄他——她雖然鄙視倪高，但是她仍將把他收爲裙下不貳之臣。

我心中興起一個想法；應當如何挽救倪高，使他不致於被她毀掉。然而我又不由自己地想到了士明。我明天得告訴士明。士明知道應當怎麼辦……

我悄悄溜出房門。走廊一端上的外門上半是玻璃格，戶外的黑暗已漸轉灰白。玻璃是灰的。迎着它，我看見了他。

他幾乎就在走廊的那端，站在一扇門外——倪高的門——他好像停在那裏等待什麼。我緊貼着牆壁，即使他回頭也不會看見我，因爲這邊走廊是一片漆黑。我靜靜站住，貼着冷冷的大理石，心中又是憤怒又是羞愧，我願意自己還在熟睡中，願意我記不得倪高的作品，以及丹妮的低語……『男人全都一樣……令我討厭……但是我要士明，我眞正想要……』

終於走廊邊的人影移動了。他向前走一步，把手放在門柄上。可是他又停住，他彎下頭，好像在聆聽什麼。

我以爲是我弄出聲響被他聽見，因爲我看清他並非希臘人：他比較高。那也不是倪高。那是士明。

如果當時我有時間思索一下：我全身肌肉與神經都在迅速地叛逆，以及每一滴血都往頭上衝，那麼這一切跡象都可指出我與士明的實在關係。但是我還沒有弄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夜已退去，事物顯得更顯明，也更吵雜。

士明推開倪高的門。我看見他伸起手像是要打開電燈，但是立刻屋角暗處射來電筒强光，照在他臉上和胸上。我看見他退後一步，似乎電光對他眼上打了一記，但是這一刻退縮只像彈簧跳起前的壓力。他還沒來得及眨眼，便向電筒的方面像一顆子彈一樣撲過去。我聽見一聲撞擊，一聲咒罵，以及石地上敏捷的脚步聲

，然後房裏忽然天翻地覆了起來。

我沿着走廊跑去，停在門口。小房間中展開一場激烈的打鬪。在閃動的電筒光中，兩個男人在牆上天花板上投了多變的巨影。士明比較高，似乎在體型上佔着優勢。他一手抓住對方的手腕。重重地扭像想使電光照在那人身上，對方盡力抵抗時，電筒不斷在房內照出弧形的白光。它照到站在門口的我的身上，它剛好由我脚上裙邊劃過。有人用聽不清的希臘話怒吼一句，然後他想士明手中掙脫了手腕，又用力高舉電筒向士明頭上打去。士明及時閃開，但是頸部仍挨了一下。

那麼這個人一定是廸米特。我在餘光中看見他魁梧的身軀與寬濶的肩膀。這時士明又向他撲過去，這時沉重的電筒落在床脚附近。房內頓時一片黑暗。我這時沒有時間考慮廸米特的了——他爲什麼到倪高房裏，士明爲什麼來跟蹤他，而且爲什麼倪高不在這裏。這時兩個人又扭成一團由我身邊經過，猛撞在浴室的門上。木牆發出破倒的聲音；玻璃在石地上摔破；一張椅子折裂了，然後兩人又滾在床上，彈簧吱吱地叫。

我跪在地上，爬到離床不到兩呎遠的地方，狂亂地摸找電筒。我聽見它滾在什麼地方……不遠，眞的嗎？……這種東西多是以半圓形滾動的……啊！……我找到了。我抓起它，在金屬筒上找開關，心裏懷疑燈泡是否已被摔破……

這是個很重的電筒，開關也很硬。床舖就像在大海中顚簸的船隻，牆上的白粉也被撞落了一大片。床舖

高聲吱叫，兩個男人又由床沿滾到地上。

一刻暫短的靜寂後，兩人都站了起來。房裏是沉重的喘氣聲。我也站了起來，手上抓着電筒，忽然它亮了起來。然而它又照在士明眼上。這次希臘人像閃電般抓住這個機會，由暗中向光束狠衝過去。士明倒了下去，折裂聲震撼了室內，我看見他倒下去時，一手抓住床沿。那下打擊一定使他昏了一下，但是奇怪的是希臘人沒再跟上去。他也沒轉身來對付我。他背對着我，電筒搖幌地照在他水牛般的寬肩上，黑色的鬈髮……他沒有向後看。我聽見他用法語低聲吼叫，『把鬼東西關掉，好不好？』

我盡力向他頭上打下去。

但是我沒有正中他。當我打下去時，什麼東西警告了他。他沒有轉向光亮。他一手向後彎，迎向電筒把它打飛然後重重地在我胸前打了一下，使我腳蹋地摔在床脚。電筒又轉了一圈，熄滅了。當我摔倒時，我借着電筒橫掃的光芒，看見希臘人奪門跳出去，而士明起來在後面追他。丹妮站在門口，衣服穿得很整齊，眼睛發光，雙唇微張。

她側身讓他過去。然後她又以蛇般的敏捷，轉身阻擋住士明。我聽見那個人由走廊跑到她房中，打開窗戶，而這時士明却撞在丹妮身上。我聽見她被撞時的叫聲，他立刻站住了。

迎着走廊外的灰暗微光，我只見到走動的朦朧影像，可是她一定是抱着他，因爲他氣急而啞聲地說，『放開！』她在咽喉中笑了笑。走廊上又有一扇門撞響。士明用力掙扎一下，我聽見他很低聲地說，『妳聽見沒有？把手拿開，否則我會把妳弄痛。』

我從來沒有聽見他用這種口吻說過話，我知道他現在十分生氣。丹妮一定對他還不够瞭解，因爲我聽見她還喃喃地沙聲說，『這樣下去好了。我喜歡……』

一刻冰凍的寂靜，然後門邊忽然發出巨響。女郎被狠狠地推開，身體後退撞到另一扇門上，她高叫一聲，但是驚奇勝過痛苦。她還沒恢復，士明已經回到房中，跑到窗前去拉着門子。

鐵閂一定生銹了，而且它很難開。我聽見它被推開時，它就像房子另一邊傳過來的回聲。我又聽見那邊有身體落地的重聲。脚步聲蹣跚地逃入黑暗中去。

士明已經爬到窗檻上，因他迎着黎明的天空身體顯得特別魁梧。可是當他打算跳下去時，丹妮已經像箭一般衝過去拉住他的臂膀。

『士明……士明，放他去，士明，親愛的……』她不顧他的憤怒還是緊緊地拉着他。她的聲音雖然性感，但是充滿了恐懼。『士明，不要！他和我在一起。你懂不懂？和我在一起。』

我看見他身體鬆懈下來。他轉回身。『什麼？妳說什麼？』

『我說他在我房裏。他是來看我的。』

我仍然坐在床邊地上說，『眞的，我聽見的。』

我聽見她笑起來，可是已失去以前的自信。士明把她搖開，有如她不存在一樣，輕輕地跳回房內。『哦，我——明白了。他已經走了……海雯？妳沒事嗎？』

『我很好。有亮沒有？』

『我想電燈泡已經不在了，等一下。』他在口袋裏摸索一下。『妳到這裏來做什麼？那畜牲打了妳嗎？』

『是，不過沒關係。我只是——只是被推開一下。』我不穩地站起來坐在床沿。這時士明擦亮了一支火柴。他就着火光打量我。我疲倦地對他笑笑。我看見他只穿着灰法蘭絨褲。在火柴光亮中我看見他脚前的汗水，和領下一處傷破的血漬。他呼吸比平常要急一些——只急上一點點——他眼光不像以往那麼冷靜而有笑意。火柴在他鎭定的手中燃燒。我緊張地問，『你怎麼啦？』

『沒事，這……眞可惜！』

丹妮熱燄地問，『你爲什麼要和他打架？』

他冷冷地說，『我親愛的小姐，他先攻擊我。妳想我應該怎麼辦？』他又劃亮一支火柴，在房間裏找電燈泡。

我說，『那是廸米特，是不是？』

士明驚奇地望了我一眼，他由洗面盆邊拿了燈泡。丹妮似乎也吃驚地轉過頭，擺出那副迷人的微笑。『妳認識他？哦，當然。』

士明拉過一張木椅，爬上去把電燈泡安好。燈亮了，房內一片凌亂。他跳下椅望着我。

『妳眞的沒事嗎？』

『眞的。可是士明——倪高呢？』

『我不知道。顯然他還沒回來睡覺。』床上雖然亂七八糟，但是沒有睡過的跡象。士明遲疑一下轉向丹妮。她站在門口，懶懶地靠着門柱。她的眼睛在長長的睫毛下又顯得十分睡意。她由口袋中拿出一支香煙點上。她把火柴扔在地上，而眼睛一直上下打量着士明。

他直截地說，『妳說那人和妳在一起？他怎麼進來的？』

『我放他進來的。』

『由大門？』

『不。由我窗戶進來。』

『算了，丹妮。妳的窗戶離地十二呎。妳總不會說是用被單編成繩索讓他爬上來的。是妳替他開門，還

是他有鑰匙？』

她憂鬱地說，『我不知道這和你有什麼鬼關係？是，我開門讓他進來的。』

『這件事和我完全有關係，妳的客人顯然無權在三更半夜偷進屋來。而且他至少毫不加解釋地便想傷害我。他在倪高房裏做什麼？』

『我怎麼知道。』

『最後他由妳房間窗戶跳下去。他本來可以由那條路走的。爲什麼他不呢？』

『由大門走比較容易而且不會吵醒人。鑰匙在鎖孔上。』

『那麼他到這間房來作什麼？』

她聳聳肩。『他一定聽見你走動的聲音，所以躲了起來，不願讓你看見，我不知道。』

『他不知道這間房裏沒有人。』

『我曾經告訴他，這些房間差不多都空着。我猜他大概是在冒險。我討厭你的查問，我要去睡覺了。』

她站直身體故意打了個呵欠，像隻貓一樣露出白齒與粉紅色的舌頭。然後她轉頭用大而睡意的眼睛侮辱地望着我。士明在他口袋裏找出一包壓扁了的香煙，給了我一支。他在我上面低頭點亮火。現在他的呼吸已經完全正常了。如果不是電筒在他身上打了一記。以及身上已乾的汗水光，你決想不到在幾分鐘前他曾爲生命而

戰鬪過。

丹妮忽然對我說，『妳在這裏做什麼，海雯？』

『我聽見有聲音，便起來了。』

她笑了。『而被打了一下，他把妳打傷了嗎？』

『我希望不像我打傷他的那麼重。』

她好像吃了一驚，這使我感到一陣滿足。『妳打傷他了？怎麼啦？』

『我用電筒打到他的頸背，很重。』

她十分奇特地望了我一陣。

『妳打了他？』她聲音發抖，『我不懂——和妳沒有關係……他是我的愛人，如果我願意讓他進來——』

我高聲說，『他正盡力殺死士明。而且，他欠我一點東西。』

她幾乎痴痴地看着我。『妳——他欠妳？』

『是，別裝傻了，丹妮。下午妳在光峯上的時候，倒沒有那麼傻。』

『我……哦。』

她噓了一口氣。士明高聲說，『妳說什麼？什麼事？』

『沒有什麼。只是海雯在胡思亂想。她以爲廸米特——哦，這種傻事沒有什麼好說的。他是和妳開玩笑。現在，我討厭這件事，我要走了。』她把半截香煙扔在地上，立刻轉過身去。我站了起來。

『等一下，』士明高興地說，『請先別走，海雯。我們把倪高忘了。丹妮，妳知道他到那裏去了嗎？他昨天晚上有沒有說——』

『我怎麼知道這傻瓜到什麼地方去了？我不知道，我也不管他。我倒希望他死了的好。』

我說，『也許我知道他上哪裏去了。』

士明正用一條手帕在輕拭傷口。我看見他的眉毛突然上揚。『妳今天晚上似乎知道不少事。』

『是嗎？』丹妮在門口站住，又轉回頭來。她聲音不像他那麼有笑意。『好，妳告訴我們。』

我說，『我也是猜想的。不過……哦，士明，你還記得前天晚上在這裏的談話嗎？倪高和他的作品，需要一次魔術戲。還有那個由加尼娜走路來的那個荷蘭男孩嗎？』

『是。妳不是說倪高由那孩子本子中拿了一葉，是不是？』

我說，『神蹟上面的挖掘場丟掉了一隻驢子……我知道因爲早上……不，昨天早上，那個嚮導告訴我的。同一天早上我也看見倪高，他希望不被人看見——』

『在那裏？』丹妮問。

『就在工作室外面。』

『他到那裏去？』

『我沒看見。他像是上巴納薩斯去——向競技場。』

『好，』士明說，『也許妳說得對。我想倪高做的完全是他的私事，他實在精神有點不安。他可能離開幾天。』他把染血的手帕放在水龍頭下浸濕。『我想，我們該把這房間先整理一下。洗面盆這裏有血，而且地上亂七八糟。我們先來設法清理清理。』

我說，『我來整理好了。先讓我看看你的傷口，好不好？丹妮，妳願不願意掃個地，把碎玻璃撿起來？』

她厭惡地望了我一眼，『還是妳掃吧。我累了。妳大概忘了我今晚還沒睡過，哦，我多想睡……』她打個呵欠，又瞇眼望我一下，相當快地走了出去，她把身後的門帶着關上了。

過了一會，走廊那邊傳來一聲撾門的聲音。

第十四章

『　　勇氣為
人人所羨。請深思
如君能勇毅從事，則將對
君我之美名有何意義。』

——蘇弗克利斯：『亞查克斯』。

在倪高房裏，充滿了一種可以稱之爲孕育性的沉寂。但是我認爲在此刻至少已無需壓抑下討論丹妮的需要……

我的眼睛望見鏡中的士明。『你想把她趕走，對不對？』

『這次該妳來看別人的心事了，是吧？我是有這個想法。』

『爲什麼？』我謹愼地加上一句。『好像你並無明顯的理由。』

他眼中笑意消失了，他轉身望着我。他眼神莊肅甚至有點憂鬱。『因爲我不喜對這種事的感覺，海雯。

』

『感覺？』

『是。事情似乎發生得太多了。有些似乎毫不相干，但是也可能有非常大的牽連。例如，丹妮和這個人……還有丹妮和倪高。我開始懷疑起來了。』

『那麼我也許想對了。轉向燈光讓我看看傷口……你不希望我在她面前談起倪高？』

『是。』

『傷口並不深，我想你擦傷了一點，而且肩頭會酸痛。你房裏有消炎的藥嗎？你不以爲他是在山中旅行？』

『不。哦，我是說是。我不相信他去旅行。嗯，我消炎的藥。』

『那麼別忘了擦上。傷口很乾淨，而且已經停止流血了。』我退回一步詢問地望着他。『但是丹妮、倪高以及她的希臘愛人跟我們——哦，我是說和你有什麼關係？』

他慢慢說，『這個希臘人——丹妮的愛人……你說他名叫廸米特？』

『是，我昨天由山凹回來時在路上遇見他。他和她在光峯上面。』

『啊，是，光峯。那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廸米特欠妳什麼？』

『哦，實在沒有什麼事。他令人不快，而且一直談些人被扔到崖下去的事。我們正在崖邊，他明明知道我不高興，可是他反而覺得有趣……丹妮也一樣。他們的把戲使我變成大傻瓜——後來我跑走了。』

他雙眼中央有皺紋出現。『哦，海雯，這個廸米特難道沒使妳想起什麼？』

『什麼？沒什麼。我討厭他，而且我以爲——』我忽然停住。我噓口長氣說，『廸米特！』

『對。妳記起來了嗎？安紀羅有個堂兄弟名叫廸米特，他已經搬到艾蒂亞去了。在艾蒂亞，妳記得嗎？』

『我又看見那輛吉普車在艾蒂亞……丹妮由雅典開車一直到艾蒂亞去。如果廸米特是同一個人……那麼安紀羅的堂弟便是丹妮的愛人，那麼我所看見的便是他的房子。她不是去看一個叫愛倫的女朋友，她是去找他，我敢打賭，如果她是乘吉普，那麼我經過那裏的時候，她一定在那裏！』

『妳相信那是同一輛吉普嗎？』

『絕對，我告訴過你，我記得屏風玻璃上掛個洋娃娃。有人在查看吉普的引擎，那人不是廸米特，可是我覺得這個廸米特可能就是同一個人。那便可以說明丹妮爲什麼對你特別感到興趣。』我又加上一句，『至少她對你感到一部分興趣。』

他忽略過我這句話。

『嗯，如果我們是對的話，讓我們看看我們知道的現實……廸米特是丹妮的愛人。不管有沒有愛倫這個人，丹妮的確有午後在艾蒂亞游泳的習慣。她曾經告訴我，她曾經找到一個隱秘的海角，那裏水很乾淨（艾蒂亞的海水很髒），但是她沒有告訴我是在什麼地方。我想她去找的是廸米特而不是愛倫。她可能就是在那個地方遇到他而和他來往，他可能在那裏打漁——他是個漁夫，我有沒有告訴過妳？他還有條漁船。』

『他對我說他是個嚮導。』

『德菲沒有這個名字的嚮導，這點我明白。如果他有意說謊……』他沒說完這句話。他對着香烟皺眉。『好，我們再說下去。廸米特是安紀羅的堂弟，他派丹妮到雅典去僱輛車子——因爲生死存亡的事。換言之，他有很急的事。』

『啊？』

他眼睛上揚。『迫切的需要。他是個水手，要車子做什麼？』

我坐在床沿。『我不知道，再說下去。』

他失神地對洗面盆彈彈烟灰。

『丹妮替他僱了車子，結果她法國朋友柯和維願意把吉普車借給她，便乘吉普來了。她無法到車房去通知他們……她也沒把廸米特的名字告訴他們——便亂說出「士明先生」，而且被一位好心的顧海雯小姐所干

預了。然而丹妮的行動總有意義，對不對？』

『重要，』我慢慢地說，『對，而且秘密。』

『正是。我要想知道丹妮的重要與秘密的事是什麼，同時廸米特是安紀羅的堂弟，』士明說。寂靜了片刻。一隻甲虫由開着的窗戶飛進來，像鎗聲般撞在牆上。然後又飛回黑暗中去了。

『可是——車子呢？』我心中仍然無法放開這個疑團。『爲什麼要車子呢？你說廸米特是個漁夫，他爲什麼要由雅典去租車子，而且還加上一些胡說八道？』

『誠然，』士明說，『他是個漁夫，他有條船。現在他有輛吉普……由雅典來的。對我而言，這只有一個答案：運送。』

我以古怪的聲音說，『重要，秘密，運送……』然後我筆直地坐起來。『可是……不，士明。這可眞荒唐。』

『爲什麼？』

『我知道你的意思……安紀羅堂弟可能需要這個重要而秘密的運送工具。你是說廸米特已經找到了安紀羅的秘窟——而那正是可明在巴納薩斯所發現的？吉普和漁船用來運送——哦！』

『驢子！士明——驢子！』

他點點頭。『妳不能把吉普開上巴納薩斯，對不對？驢子是在我看見史蒂芬的那天晚上被竊的。丹妮也是那天駕車來的。我敢打賭，廸米特的漁船一定便是停在安非薩外面的小港灣裏。』

我說，『且慢，士明。你不過是在猜測，驢子可能是倪高牽走了。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因爲我們對他談起荷蘭男孩的事，而且——』

『倪高可以很簡單地租到一頭驢子——它很便宜——他也可以由荷蘭男孩手中把驢子買過來，』士明說，『他何必到挖掘場去偷呢？他不是那種人，而且他的事無需保守秘密。事實上，如果他眞正去旅行，反之他需要公開的宣傳。』

『是，我想是的。不過，我昨天早上看見他溜出來的時候，的確十分神秘。』

『哦？可是我仍然以爲他不會去偷驢子。它是星期一晚上失掉的，而那天晚上他還在這裏。當然，他後來可能和丹妮一起去散步，不過我不以爲——』

我又說，『你說得對，不是倪高。我又記起一件事。當我們在劇場的時候，你在朗誦詩，而我坐在近頂上面的座位上，我聽見附近山邊有什麼東西在動。你知道，人常常會聽見什麼，而當時自以爲是神經過敏，事後却會再記起來。嗯，就是那個樣子。我本來以爲那是風吹草動，或是走失的驢羊什麼的。可是現在我記得當時聽見金屬的聲音，像是蹄鐵，或是皮靴的釘子。』

士明微笑了。『驢子不會釘蹄鐵，妳沒注意到過嗎？當地人在山上穿的是草鞋。如果妳聽見金屬的聲音，海雯，那麼應該是韁繩聲。我覺得妳聽見的可能眞是驢子被羈的聲音。我們的朋友廸米特把驢子牽上山去，好，好。』

我高聲說，『士明，如果你吟詩的時候，他在劇院上，他一定聽得到我們，對不對？』

『應該是的。』他笑道。『不過我想他不見得會欣賞伊莉克特拉。他不見得會懂古典希臘文學。』

『不僅如此，』我不安地追憶，『我們還談過可明，以及——』

『用英語。可能他不懂。也希望他不懂。』

我驚呼起來，『他不懂！丹妮昨天對我那麼說——當時我覺得她沒有說謊的理由……但是士明，這點也許你錯了。這件事實在荒唐。可能廸米特早就懷了歹心，丹妮也可能有份，也許他們偷了驢子僱了車子想要運送什麼東西，但是那不會，一定不會是可明的「寶藏」！』

『爲什麼？』

『因爲廸米特不會說是尋找了十四年，而到今天才找到它。哦，我敢說如果他找上一千年也不會找得到。尤其是他如果沒有得安紀羅的準確消息——但是這點不見得會，因爲安紀羅他自己可以在事情平定後，由南斯拉夫回來。他也許不會告訴廸米特。廸米特可能會猜到安紀羅藏起什麼東西，不過他不會知道如何去尋找。我不敢接受他到這個禮拜才找到安紀羅的洞穴的說法。這太巧合了，我不能相信。』

『如果是的呢？』

『你說什麼？』

他緩慢地講，『妳走錯了路。如果這兩件事果然在同時發生；我到德菲去，而廸米特找到安紀羅在巴納薩斯的洞穴。妳可以稱之爲巧合，可是我認爲那是因果關係。』

『你是說——』

『兩件事絕對互相關連，而且不是意外。廸米特找到洞穴，不但是我在這裏的時候——而且完全因爲我在這裏的關係。』

我盯着他看。我的舌頭在唇上擦過。『你是說——他昨天跟我們到山凹去了。』

『絕對是。他可以查出我們在那裏，並且在我們身後跟踪。』

我嘔聲地說，『他去了的。我坐在山凹邊，你和他們兩個去空地上的時候，我覺得崖頂上有什麼東西在動，可能有人在注意。』

他眼光發亮，『妳認爲不會錯嗎？』

『我不敢斷定。我覺得上面有什麼在動，可是抬起頭什麼也看不見。陽光正直射我的眼睛。』

『哦，那可能是廸米特。然後他跟着我們下去，打算到光峯上去和丹妮見面。可能。』

我說，『我對她不公平。我以爲他們在一起，是被我打擾了的。』

『他不會比妳先到那裏。路上沒有什麼遮蔽，我們可以看見他。』他想了一會。『讓我們再回想經過情形，好不好？廸米特，可能由史蒂芬那裏查出來——只有他才知道可明死的地方——以及可明死去的情形。也許他自己已經找到了那個地方。他也可能在他堂兄沒有離開之前探聽到一兩點線索。不過即使安紀羅告訴他一點，他可能在山上找遍還找不到。那些標誌，如貓牙尖石，已經不見了。十四年來可能有許多東西埋在地震後的土地下——那怕再一千四百年也找不到。如果安紀羅本人還活着，他回來也怕不一定找得到。』

我有點氣急地說，『尼可說山上有神鬼……燈光……你還記得嗎？』

『尼可講了許多廢話，不過這一點他可能說的是實話。廸米特可能在搜查時被人看見了。我們再假設他已經找了許久，而且不幸找不到那個洞穴，然後幾年之後，他聽說我，可明的弟弟到德菲來了。他的機會也可能來臨了。是不是可能在史蒂芬領我去看的那個地方呢？當我來的時候，史蒂芬正在立華地亞，但是廸米特可以方便地查出來他什麼時候回去。我打算去那個地方已經有了一段時間，廸米特也會知道，然後他先有所準備。如果我們對的話，而他又注意到丹妮每天駕吉普到艾蒂亞去游泳。這正是他所需要的運送工具。他不敢在當地租借工具，因爲這裏的人都認識他，而且別人會問他問題。可是要和丹妮結交是再方便沒有的事，

並且買下她的協助與保密，他可能答應最後和她均分寶物。只要有條驢子便行，丹妮也替他解決了。我敢打賭是她把驢子牽去；她和考古學家們在一起工作了有好幾個星期，她清楚東西收放在什麼地方，而且如何去拿……對不對？』

『我剛想起來。那不只是一頭驢子。我記得，嚮導還說有些工具。』

『是嗎？』他聲音十分鎮靜，但淺灰色的眼睛在褐色的臉上發光。『哦，哦，哦……這頗有點道理，是不是？還是我結論下得太快？』

『相當快。好，再說下去。』

『說到那裏了？是的；廸米特一切都準備好了，只等李士明到達領他去可明去世的地方。但是他——廸米特——却運氣不够好。』

『丹妮的老闆離開德菲，她也非走不可——帶着他們的吉普。』

『對。她在星期天走的。她一定立刻到雅典車房去安排次日租車的事。打算一離開柯先生便回去。』他笑了笑。『後來的事我們知道了。她的錯。不過運氣又轉好，柯和維答應把吉普借給了她。所以她立刻趕回來。她把吉普開去艾蒂亞。是不是當夜她就把廸米特帶上來，我們不知道，不過相當可能。她——或是他——由神蹟下工人那裏偷了驢子和鐵鍬什麼的。』

我說，『那麼廸米特只要等待跟着我們走就行了，簡單之至。』

『太簡單了。史蒂芬告訴我之後，我就應該想到，不過我決想不到有那麼嚴重——直到後來看到地震造成的結果——才想到可明所發現的也許已經埋葬了。可是他昨天也在那裏，而且他現在的工作是在山崖那邊查找。』

『而且他是安紀羅的堂弟……是，我懂得你的意思。但是他今天晚上來做什麼？只是來看丹妮嗎？』

他說，『呵，那個……我方才說我不喜歡對這事的感覺就是這個意思，我們所發現的——或是我們所猜測的——已經够多了。可是倪高——』他停下來，把香烟頭扔出窗外。『倪高，他在什麼地方？我希望能知道。』

『你是說廸米特來找他？』

『不。廸米特是來找什麼東西。我想知道。』他望着房內，『我也想知道倪高在什麼地方。』

我說，『畫不見了。』

『什麼？哦，牆上那幾張。是。我們最好再看看還有別的東西丟了沒有……』他一面講，一面在走動查看這凌亂的小房間。『我們立刻可以找出他的企圖——不，妳不用動，海雯。坐好。這麼個小房間不需要多找，即使兩頭大猩猩把它翻過……』

『可是廸米特沒帶什麼東西走，』我說。

『對，他沒有，不是嗎？我們可以說他根本沒有時間。這是今晚唯一令人滿意的事。』

『也許丹妮說的是眞話。也許他聽見你的聲音，所以進來躲一下。』

『決不會是，』他已經打開抽斗在裏面翻看。『他沒有時間，他聽見我之後，更沒時間把燈泡取下來。他一進房就取下燈泡，那表示他已經在這裏做了一兩分鐘的事，他不願冒被人認出來的危險。我大概很快就聽見了他——我躺在床上想倪高到底在那裏，我一聽見走動聲，便爬起來。我由床上滾下來，抓了褲子穿上，便跑出門。他沒有把門關緊——我想他是怕弄出聲響。當我看見電筒光在照動，就知道不是倪高。所以我輕悄地走過去。我推開門，看見燈光在掃動，好像在找什麼東西。自然，他也就照到我了。』

我笑了起來。『是，你對丹妮說他先攻擊你——先生，我看這是謊話。我在一邊看着。你光着頭就衝過去，他甚至沒時間向你道聲晚安！』

他也笑起來。『這有很好的理由。他一聽見我到門口，便拉出一把刀子。我想最好不要給他時間使用它。』

我倒抽一口氣。『哦——原來如此。你說對這件事的感覺大概沒錯，不對？我只能說以你的職業說來對，你的行動雖然沒有決定性，但是相當迅速，啊？』

他仍然在微笑。『受過兩年嚴格的軍訓……而且可明教了我另外一套。它頗有功效。這場打鬪又過癮又骯髒。……我說，海雯？』

『啊？』

『他的東西全不在了。』

『全不在？不只是他的繪畫東西？』

『我想，所有的東西。背囊——看，他常常把它掛在這個釘子上。我想他沒帶刀片，可是毛巾也不見了，還有肥皂，和他的東西。他不像我這樣隨便，他在這種天氣都穿睡衣，有沒有塞在被單下面？』

『我看沒有。不，沒有。』

他又說，『那麼他一定離開這裏了。這小鬼，他應該告訴我，至少讓我不用失眠幾個鐘頭。我想，他至少不會傷了脚踝坐在巴納薩斯山中什麼地方。總之，我看他沒有留下什麼東西在此地……啊，這把希臘小刀。我記得聽見它飛到床底下。還有那個大聲音是倪高的廢紙簍發出來的……天啊，一塌糊塗！桔子皮，鉛筆屑還有他扔掉的廢畫。我看我們要離開這裏可不大容易了，海雯小姐！』

『天，我來幫幫忙吧。』我由床上溜到地上，收集起一堆紙頭。我把它們扔在作爲倪高廢紙簍的餅乾箱裏。『我來打掃。你去看那椅子可不可以修理，然後把桌子弄好。除了玻璃破了，沒有別的損害，那個只有

明天早上再說了。我們看能不能找到把掃帚——士明！』

他正在忙着修整家具，忽然轉回頭來。『什麼事？』

『這些紙……上面不是草圖。是——是畫好的東西，他的希臘典型！』我用手一張翻過去。『是，看，就是那些！這張頭有點像史蒂芬，這張笑的有點像雕像，那張一定是他說的女孩——這裏是張牧童。還有……看。』我開始迅速翻過去。我的手並不很穩定。我說，『我知道他是在抗議之下完成的，可是這個人豈不奇怪，士明，他爲什麼捨得把它們扔掉？爲什麼——？』我停住了。

士明大聲在我頭上說，『那是什麼？』

我顫抖地說，『這一張。這是個頭像，非常漂亮，非常漂亮的頭。年青人有個奇怪的頭。看，他把它撕破了。不是別張的，而是這張，由中央被撕開。』我望着腿上的破片，悲哀地說，『他無需把它撕掉，它很美。』

他彎腰把破紙拿過去，默默地看了一下。

他最後說，『還有什麼？不是花卉嗎？』

『不，不。全是典型！除了那張美麗的頭。』

我聽見他吸口氣，好像是放心的樣子。當他說話的時候，我知道他有和我同樣的恐懼心理。『那麼——

不管他是爲什麼走的——我覺得我們無需過于擔憂。那種憂鬱的性格不會使他做出什麼傻事；他把好的作品拿走了。除了這些……』他伸開手指，讓那些碎片飄落在我腿上。他聳聳肩，嘆了口氣。『啊，好，我們猜不到這孩子被什麼東西咬了。不過如果我知道了——』

我忽然說，『櫻草花。』

他的聲音變得相當疲倦，『也在裏面，對不對？』

『不，它不在這裏。那不是我的意思。不過，士明，我想起了一件事，我認爲相當重要。昨天當我們在山凹中時——可明的山凹——我看見岩石上長着一株櫻草。當時我還不認識——至少我覺得似曾相識，因爲我看着它曾經連想起倪高——它正是他畫上所畫的那株。當時我想不出，但是現在談起了他的話，我又記起我見過它了。正和它完全一樣，絕對沒錯。那麼這表示倪高曾經到過那個山凹！』我深深吸一口氣。『也許，假如倪高找到了安紀羅的洞穴，那麼那可以解釋他在星期一夜晚所說的話！那麼安紀羅的臟物還在那裏！』

士明高聲地說，『假如倪高在山凹裏發現了什麼，那是星期一的事。他那張畫是星期一畫的。』

『是，可是他說那天他沒有做事，直到後來我們揭穿他曾經畫過方密斯頭像和櫻草花。』

他緩慢地說，『可能。我在星期一陪他往那邊走了一段路，他可能後來自己又沿那條路走下去。這種事

眞是意外的巧合，偏偏就發生了。哦，天，假如他眞發現了呢？』

我們互望了一會，我說，『而昨天我又看見他出發……樣子十分神秘。士明，可能眞是倪高偷了驢子。也許我們冤枉了丹妮。也許倪高想去把東西搬走。』

士明仍以低啞而悠閒的聲音說，『如果他是呢？如果他在搬的時候遇到那個鬼希臘人怎麼辦？別急了，他也就在附近。』

『也許他和那希臘人合作，』我說。

『也許。』

我說，『士明，別那麼擔心。有一件事至爲明顯：他有意走的。他已經把這裏收拾好了，他把不要的東西全扔掉了。不管他的目的如何，也不管他是否和廸米特合夥，他是蓄意離開的。他可能牽涉入一些不合法的事，甚至于不道德。可是他是有意的，而且——哦，至少你不能做他的管家對不對？』

他遲疑一下，笑了起來。『當然。至少，等天亮了再講。』

我說，『好，你要上山去，對不對？』

『是。我打算去，而且非去不可。』

他低頭望了我一下。他面上又罩了深不可測的面罩。我不知道他打算說些什麼。我知道男人十個有九個

會怎麼說——而且菲立會說兩遍。

可是士明沒有那麼說。他只是說：『我會來叫妳，妳現在最好去睡一會，我們應該早點出發。』

我站了起來。『你要帶史蒂芬和尼可嗎？』

『不。至少可能需要相當久的時間，假如那裏有什麼東西還沒被倪高或廸米特所發現，我不希望有人證，直到我清楚倪高到底在做些什麼，以及那些是誰的財產。如果是武器與黃金，那麼在目前情況下，還可能牽涉到若干微妙的政治問題。』

『天，我還沒有想到這點。』

『現在，我送妳回房去……哦，我還沒向妳道謝，因爲妳在我們朋友廸米特身上敲了一記。』

『如果他不以爲我是丹妮，』我老實地說，『我根本近不了他的身。何況我沒打到他的頭。』

『也够他受的了。』

他開了門，我由他身邊走過，到了寒冷的走廊上。

第十五章

『告訴君王；明亮的城堡業已傾倒；阿波羅已無棲止之所及演說的桂樹或噴泉。連發聲的溪流亦已停止。』

——致朱利安君王之德菲神諭

士明叫醒我的時候，決不會晚過六點。當他敲門的時候，我猶睡意濃重地答聲進來，可是我立刻發現這裏不是旅館，而且外面不會是端茶進來的女侍。我轉過頭，惺忪地望着門口，士明沒有走進來，我聽到他的聲音。

『海雯。』

『嗯？哦——士明。啊？』

『妳現在可不可以起床了？我想我們該走了。我已經燒了咖啡，妳穿好衣服過來喝一杯好不好？』

『好。』

『好。』門關上了。我已經完全清醒了，連忙坐了起來，開始穿衣服。我由窗口看見外面的陽光像杏花

一樣籠罩在西菲山的圓頂上。

我房間裏還很凉快，這實在令人感激。但是我並不欣賞水龍頭中流出的如冰冷水——在德菲盥洗不是一件樂事，水硬得像花崗岩一樣……不過它倒眞正令我清醒過來，它而且給我一種刺激的感覺。我梳洗完畢之後，走到士明門口輕敲一聲。

『進來。』

我注意他早上說話時並無壓低之意。當我進去時他一定看見我臉上疑問之意，因爲他剛由咖啡爐上抬起頭來，他立刻對我說，『丹妮一個小時之前搬出去了。』

『哦？』

『我送她到上面的路上。我不知道她是否去村裏，不過我看見一輛吉普車開向北方去。』

『那表示她可能是去艾蒂亞或且是去安菲薩了？』

『是。咖啡？』

『好。士明，聞起來眞像是天堂。還有麵包捲？你眞能幹。』

『我送了丹妮便到烤房去了。這裏有糖。』

『謝謝你。你以爲她去那裏了？』

『天知道，多猜也沒有用。也許到艾蒂亞去接廸米特——昨天晚上他由工作室離開，居然沒有把吉普車開走可眞奇怪。妳今天怎麼樣？』

『很好，謝謝。你呢？肩膀怎麼樣？眞的沒有受什麼別的傷嗎？』

『眞的。它還有點僵硬，不過沒有關係。』

他坐在床沿，一手端咖啡一手拿麵包，臉色十分鬆懈自然。『妳呢？』他說，『準備去冒險了？』

我笑了。『兩天之前我還寫信告訴我朋友，這裏沒有一點事情發生，眞令人難以相信。歌德曾經說過，每個人都要小心，因爲有時當你向神祈求的事可能實現時，你將怎麼辦？我祈求有次歷險，現在果然來了。』

他面無笑意。他顯然在考慮了一會我所說的話，然後他十分嚴肅地說，『我實在不該讓妳一起來，妳知道。』

我沒有問他爲什麼，我喝着咖啡望着陽光的一角照在窗檻上。一隻蝴蝶盤旋了一會，釘在一方有陽光的石頭上。它的翅翼輕輕撲動，它像是有金邊的黑絨緞。

士明說，『別誤會我的意思。我不認爲我們——妳，會有什麼危險；經過了昨天和昨夜之後，今天大概也相當艱難。唯一可能的危險是不意之中遇到廸米特，他也一定會在上面，如果我們小心謹愼一點，便可避免過去。我認爲他不會想到我們也會上去。他可能以爲我既然去過那個地方，也就算了。』

『不過，我告訴過丹妮今天我們要去立華地亞看馬展。』

『是嗎？很好。她當時是否很關心的樣子？』

我笑道，『是，她很關心。她直截地問我今天你要去什麼地方。我——哦，我本來對她便不敢相信，就告訴她一些假話。』我放下咖啡杯。『看上去倒對了。廸米特一定以爲不會看見我們。』

『很好，』士明說。『當然，他沒有理由相信我今天會上去，對吧？他根本認爲我不知道「寶藏」的事。廸米特一定會想到，如果可明有什麼消息寄回去，我早就會來了。香煙？』

『謝謝你。』

他傾身替我打亮打火機。『不，』他說，『廸米特大概認爲我是來朝墓的；而且現在工作已經完了。這樣更好，不過我們仍然應該十分小心。如果運氣好，我們可以看見他們在做什麼，以及倪高到那裏去了——那麼我們再想一些對策。』他對我笑了笑，由床邊站起來提起背包。『反正妳不用擔心，大家機會相等，我足可對付廸米特朋友。我拒絕害怕倪高。即使他爲了金錢的原故，也決不會使用武力。至少我有這個想法。』

『我同意。』

『除了這兩個人之外，還有丹妮。』又是一絲微笑。『我不願發誓說我決計可以對付得了丹妮，但是我

可以說並不怕她。』

『也許我們猜錯了，』我說。『上面可能除了倪高，別無第三者。』

『也有可能——』他一邊說一邊裝好提包；一些麵包，一些水果，巧克力，飲水；雖然簡樸，不過已經足够了——『很可能我們對丹妮和廸米特猜錯了，不過如果不是可明的發現牽涉到倪高身上，我也決不會如此關心着急。』望我一眼。『對於畫上的花，妳不會錯吧？』

『絕對不會。』

『嗯，這件事我們像一直在猜謎。關於丹妮和廸米特，我們毫無所悉，但是我們知道倪高到過山凹。我們也知道當夜他爲了什麼事十分激動。廸米特又爲了什麼事到這裏來拜訪倪高的房間。我們只要明瞭這些事實，其他等事情自然發展……妳打算動身了？』

『好。』

『那麼走吧。』

朝陽在頭上已經相當熱和。但是因爲夜晚才過，石頭還很凉爽。過墳場的路比較寬，足够我們兩人併肩前行。

士明說，『我希望今天——如果妳的話是對的——我們看見倪高到底在做些什麼，並且替愚蠢的小頭腦

灌輸些理智，希望他在陷入之前早日拔足脫身。這邊是通向競技場的路。』

他站在分叉的小路邊，等我走過去。我站定正視着他，『告訴我一件事，你爲什麼讓我參加？』

自從我認識他以來，他還是第二次顯得如此猶疑無主，他像是在考慮言詞。

我說，『你不願史蒂芬和尼可隨你一起去。如果你一個人，辦起事來更加快更加好，李先生，而且你也知道。你也明白如果我們遇到廸米特，那麼會發生相當尷尬的場面。你何不讓我回去繼續我的女紅呢？』

一根松枝在他面上投下陰影。可是我看見他淺灰眼睛裏有一縷笑意。『妳十分明白其中理由，顧小姐。』

『理由？』

『是。』

『哦，我知道第一點。我有點盼望刺激的歷險，所以我可以接受一切事件。再說，如果我們要去找倪高和洞穴，四個眼睛總比兩個眼睛好。』

『不完全對。我覺得妳也在爲了自己的理由尋找些什麼。』

我猛然轉身走向松間小徑。我過了一會說，『也許我是。』又過了一會。『你——也看得不少事，啊？』

『妳知道第二個理由。』

松下有凉爽的蔭影，但是我的雙頰感到很熱。我說，『呵？』然後我暗暗生自己的氣，因爲我發的音像是在等待回覆。我連忙又加上一句，『我可以告訴你櫻草花在什麼地方。』

『當然，』士明同意地說。

我們走到了競技場，我們走向斜坡的大門，離開了樹林。我們後面有鳥鳴婉轉的白楊與橡樹林。歌聲在石灰岩上回響着。

我們默默地走過競技場，走上通向巴納薩斯山的陡削石徑。

我們一路走到山凹，途中沒有遇見任何人。

由德菲出發的路途，大多都比較好走。我們過了光峯頂和一片空地後，到了迂迴曲折于石谷中的小徑，這裏的岩石正是最佳的掩護。這裏破裂石岩的炎熱荒野似乎和昨天一樣空曠。我們的步伐相當快速，不過常常在陰影中休息片刻喘喘氣，一面打量着周圍的動靜。

終於我們爬上了乾枯水道的地方，我抬頭向右邊看見了包圍着山凹的崖壁。在我前面的士明站住了轉回身來。

『我想我們在這裏等一等，吃點東西。妳看，這裏是個好地方，兩邊大石塊投下陰影。人家看不見我們，可是我們可以下望山谷上看山崖。我希望先弄清楚有沒有人比我們先上去。』

我感謝地在他所指的地方坐下，他也由提包中拿出食物。這個時候的麵包不似早上凉快時那麼好吃。不過我吃了之後，覺得精神好多了。微溫的水給人舒適，而水果簡直是神糧……

我讓士明看望四周。我吃後安逸地靠在岩石上半閉起眼睛，他替我點了支香煙。他沒有表露出一點不耐或好奇的態度。我們默默地吸煙，我看見他的眼光也懶懶地在巡視周圍：上望山凹，沿着崖壁，順下懸崖，又回到山凹。

我視界十分靠邊的地方似乎有什麼動作。

我立刻睜大眼睛轉過頭去。我什麼也看不見，但是的確方才有點動靜，這點決不會錯。我正打算碰碰士明的手，然而我又看見了。好像一塊石頭在動……一隻山羊。只是一頭山羊而已。它向前走，好像是石頭移動。我又看見幾隻，兩隻，三隻，沿着它們的老路而走。我不知道是否有牧人跟着牠們，也許牠們離羣走失了。但是我似乎又聽見在崖頂傳來牧笛的聲音。當我集中力量要聽它時，它似乎又消失得無影無踪。我以爲那是我的幻想。這種牧笛應該是屬於田園生活中的，它表示出神話中的仙女，牧笛與綠谷。然而這裏是兇神出沒的巴納薩斯山。

我又鬆懈下來望着我的香煙嫋嫋地在陽光中上昇，我幾乎忘了今日出來的目的。我想起巴納薩斯，住在這裏的神祇，還有士明……

我望了他一眼。他幾乎夢遊般地望着山崖。他緊張而注意像是守夜的更夫。他看見我的眼光笑了笑，伸手隨意地彈落煙灰。我說，『想買一頭嗎？』

『我在想是不是有人和山羊在一起。我想大概沒有。』

『我好像聽見牧笛的聲音，由那邊來的，』我說，『可能是我的幻想。你聽見什麼沒有？』

『沒有。很可能。我不以爲那三頭羊自己會跑到上面去。妳的聽覺一定很好。我沒聽見什麼。』

他揉滅香煙站了起來，向我伸出一手。『我們該上去了吧？我們大概沒有被人看見，但是我不願走山凹「大門」前的大路。如果我們繞過去，由小溪那邊走，那麼就不會被人發現，而且由那裏我們可以走到昨天到過的崖頂上去。不過這邊的路比較陡。妳累不累？』

『一點都不。』

他笑了起來。『爲了英國女性的光榮，走吧。現在是歷險的開始了。』

士明俯躺在山凹上的崖邊向下看。我伏在他後面，離崖邊還有點距離。我等他打信號。

我無法控制肌肉緊繃的緊張，就像有冰冷的繩索碰在我皮膚上。我一吋吋向前爬去，直到我臥在士明身邊。我被一株低矮的橡樹擋住。我抬起頭，直到我的眼睛和崖面齊平。我往山凹下看，下面沒有一個人。

我臉上帶着驚奇與詢問之聲向他看去，他對着我耳邊說：『廸米特在這裏。』

我的心又是一陣猛跳。我身上每根神經都在收縮，使我的肌肉無法聽我的指揮。我發現我的頭已經又躲到橡樹下面去，我的臉貼着放在泥地上的手。我的手很冷。

士明正在我耳邊低說，『他剛剛在我們底下什麼地方不見了。我看見他彎在角落的那邊石頭下面。』他微微對着它點點頭。『是不是妳昨天去探看的地方？』

我點點頭，嚥了口氣，儘量使自己穩定下來，『他在做什麼？』

『我不知道。他好像在那裏徘徊了一會。等什麼人或什麼東西。也許是倪高或——』

他忽然停住，頭俯得更低一些。我也跟着他伏下去。橡樹掩遮着我，我又向下窺看。

我看到廸米特。他由我們下面什麼地方走出來，低頭由突崖下過去。他正在抽煙，迎着强烈陽光瞇着眼睛。他小心地走過山凹石地，到了北邊石牆的裂口處。他時常站定，傾着頭像是在聆聽。

他到了山凹缺口的地方，又站在那裏，向安菲薩方向眺望。他有一次轉頭望着另一端我們來的方向。然後他又走回山凹。他扔了煙蒂又點起一支。我注意到他黝黑的臉上有汗水，衣服上全是黃白色的塵土。他今天穿的不是黑衣服，而是一條褪色的藍短褲，卡幾襯衫，頸上束條紅手帕。

香煙已經點着了。他扔下火柴，好像遲疑地向四周看了一會。他向山凹內走了幾步，我以爲他想回到櫻草花的角落處，可是他又忽然站住，好像等待得不耐煩了。轉過身，快步地走開，似乎已下了決心地走出山凹。

士明說，『去接倪高，或是丹妮，妳說是不是。給他一兩分鐘。』

我們給了他五分鐘。這五分鐘時間好像特別久。炎熱的早上沒有別的聲音，只聽得見自己的呼吸。太陽照着躺在赤裸土地上的我們。士明終於站了起來，使我至爲感謝。

我們迅速地站起來，走下曲折小徑，就像一對山羊似的。我們幾乎跑過山凹潛進落石的崖下。就是這裏，這片美麗的綠色草地，懸浮着些小藍鐘花，美麗的泉水痕跡，而今天却稍有不同。

士明也巡視過了。『是這個地方嗎？』

『是——可是——』我屏氣止息由他身邊過去瞪着山崖。

櫻草花不見了。本來附着在裂隙上的岩石，現在成了個被掘開的寬洞，顯然這被氣候腐化的岩石受過很大壓力。我可以看見鋤鍬的新鮮痕跡。

一塊新落的石塊在我脚邊壓着青草。昨天它還附在岩邊。今天崖面上有條裂口，約七呎高，一呎半寬——一條上尖的洞，在上面閉合。洞穴，可明的洞穴。

我口中十分乾渴。我沙啞地說，『昨天這塊石頭還附在崖上，它後面有個很窄的裂縫。我記得。它當時一點也不像是個進口，實際上却正是。』

他點點頭，可是他沒有望着我或洞口。他的眼光看着我後面的崖頂，就是山凹的石壁。沒有動作，沒有聲音。

草上有一堆驢糞，昨天那裏還是乾乾淨淨的。我默默地指着它，士明點點頭。他低聲說，『我們猜對了……我們進去看看。妳等在這裏，把耳朵放靈點。我不會很久。』

他消失在黑暗的洞中，我在等待。我彷彿又聽見遠處傳來的一縷樂音，那幽靈般的牧笛聲。此刻在炎熱的山凹中聽來，完全沒有田園風味和慈善神祇與羊羣聲音，它令人皮膚上起鷄皮疙瘩。它消失了。大概是我的幻想，我站在這裏，雙手緊緊地捏在前面，一動也不動地等待着。

士明出現在黑暗洞口，像個鬼魂一樣。我幾乎跑着到凉爽的黑暗洞口去迎接他。在白晝强光下，這裏像死樣的黑暗。人就像在一段黑絨帳幕外跑一樣。我昏眩地站定。我感覺到士明的手臂圍過來在黑暗中引導我。然後他打開電筒。在陽光之後，電筒的光微弱差可見人。

我們在一條不窄的過道中，它稍微向下斜走五、六碼，然後突然向左轉。原始的入口一定更寬，但是被落石所阻，只剩下外面的一道小裂縫。現在我已能看清洞中，它有清新與凉爽的氣味。

士明說，『斜坡越來越陡了。右邊還有個急彎，然後才到山洞……這裏了！地方不錯，是吧！』

誠然。主洞十分寬大，像是個小教堂一樣，上面是隱伏在黑暗中的彎頂。巖洞小穴吸收了微弱的電筒光

亮。這裏有奇形怪狀的鐘乳石，地上也有許多落石。在暗淡光線中，顯出了矇矓巨石，就像教堂大石柱間的墳墓一樣。我似乎聽見什麼地方有滴水的聲音。這地方寬大雄壯，有如一個廢墟。到處都是碎石塵埃，有些還是最近落下的，有些顯然有幾世紀沒被動過了。

電筒光在移動查看……

士明說，『那裏。』

他聲音低柔而且悠閒，不過我現在已經了解他了。我的心痛苦而興奮地猛跳起來。圓形的昏黃電筒光照在什麼東西上面……洞口左邊柱子傍有堆碎石。起初看上去它和別的泥石堆並無兩樣，然後我看見在許多碎石之間，它更加長方……一個方形的角……一個箱子的蒙塵外角……而在碎石邊有黯淡的金屬光芒：一把鐵鍬和一把鏟子。

電筒光照得更遠一些。『看見沒有？他們已經搬出來了一些。看地上有拉拖過的痕跡？』他又用電筒迅速地照了一圈這個巨大的洞穴。沒有。如果是別的時候，這些奇形怪狀的石頭會令我驚叫起來。可是此時我只全心全意集中在廢石堆上。

士明側着頭聽了一下。除了什麼地方十分輕微的滴水聲外，沒有別的聲音。他拉着我向前邁了一步，彎身看着那個開着的箱角。

他沒有用手，只用手電筒打着。『那是政府的標誌。這不是黃金，海雯。是鎗。』

『鎗？』

『唔。小型而有用的史汀鎗。』他站直身體把電筒關了一會。在濃重的黑暗中他的聲音輕柔而堅定。『這種東西目前在地中海好幾個地方有極佳的市場。好，好。』

我說，『我不相信倪高會做這種事。』

電筒光又亮了。『我也不相信。可是……』他在石堆旁邊繞了一圈，探測着大鑛乳石後面的暗處。『士明，』我說，『你是說這些東西是戰時藏在這裏的？』

『是，我對妳說過。黃金和軍火。』

『可是那是在一九四二年，對不對？他們不能放那麼久，是吧？』

我聽見他的笑聲。『妳好像把它們說成了鮮魚。當然可以放。它們用牛油塗了起來。拿出來就和新的一樣……啊……』

『什麼？』我的聲音情不自禁地緊張起來。

『軍火，好多。天呀，這些東西得搬上好幾天。怪不得……』他聲音消失了。

『士明？怎麼啦？』

他說話的聲音一點也沒有改變，『黃金。』

我向前走得太快，以致被一塊石頭絆了，差點摔了一跤。『那裏？』

『就在那裏。』電筒光照在碎石堆上。在一個角落的石堆下，有兩個小箱子。它們是金屬的，但是一角已被敲開，裏面露出閃閃金光。

士明在說，『這是可明的小小發現，海雯。這也是可明被謀殺的根由。不過我還是不明瞭……』他停住，我看見他雙眉緊促，但是過了一會他又平靜地說。『嗯，至少到目前爲止，我們沒有錯。至少有兩箱，可能碎石堆裏還有。』

『它們並不太大，是吧？』

『一個箱子要一個人的工作。妳知道金有鎗兩倍那麼重吧！要搬出去，可要他們做很久的時間。』

我說，『他們？』

他回答，『我怕妳對倪高所說的話也對了。我想他昨天早上是到這裏來過了。廸米特在德菲時，可能是倪高在這裏工作。』

我仍然猶豫地說，『可是我們依然不知道他們是否一夥。如果廸米特昨夜到這裏來，或且是今天早上。他發現倪高在此地，並且在暗中跟着他——』

他搖搖頭。『不，再想想看。這件事一定有兩個人。妳再看看這堆東西；看它是怎麼埋的。安紀羅在上面蓋了不少碎石頭。可是這堆石頭不是他蓋的。它是上次地震的結果——也許就是那次地震把洞口遮起來，而且把山崖上的突石震落。要把這些東西搬走不是簡單的事，廸米特一個人沒有那麼多時間。』

『你是說——？』

『把它們搬走，這件事一定有兩個男人。海雯，如果倪高找到山洞，它昨天還沒打開，已經可以把那些箱子搬了出來。不管是倪高通知廸米特，或是昨天我們一離開山凹，廸米特就發現了它，總之一個人隻手空拳沒有那麼多時間完成這件工作。記得他是一直跟着我們到德菲去的；他沒時間到藏東西的地方去拿工具，把那些石頭搬開。即使他以後再回來工作，但是半夜的時候他又到德菲去。』

『丹妮呢？』

『她在妳光峯看見她和她昨夜上床之間這段時間內，不可能到這裏來回一趟。而且，在體力上她也不可能做這種工作。』

他停了一會，好像是察聽什麼。『現在再來看看此地的情形。我們知道丹妮開了吉普北上。她沒有時間由安菲薩的道路到這裏來。廸米特在等待什麼人，可是不是丹妮。驢子也到過這裏，可是現在走了。據我猜測，廸米特是在等待牽驢子走的那個人。那人把東西裝在驢背上去接吉普車。倪高。』

電筒又亮了，它照在黃金上。他說，『妳還記得，史蒂芬說老路通向安菲薩附近的一處廢棄採石場嗎？他們可能正把吉普車藏在那裏，然後用驢子把東西運過山去。他們似乎先開始運鎗。我猜他們把贓物先放在路附近，然後集中了一起搬走；如果他們有點頭腦的話，應該先把黃金放在這裏等待最後……妳聽見什麼沒有？』

我們靜靜地站了一會。『沒有，』我說，然後我又緩慢地加上一句。『你知道——我不相信廸米特。』

我聽見暗中一聲低笑。『今天的最佳思想，海雯，我親愛的，妳嚇了我一跳。』

他也讓我嚇了一跳，但是我希望我的聲音沒有表露出來。我說，『我在想倪高。如果他們串通一氣，只是因爲倪高先發現這些東西，廸米特願意幫他搬出去。等工作完了——』我停止住，舔舔乾燥的嘴唇。

『我知道。』一點沒有笑意。『好，我們既然到了這裏，也應當注意它。』

『是。可是士明』——即使是低語的聲音，也顯得哀愁猶疑——『士明，我們該怎麼辦？』

『等待。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呢？我們還不知道詳情。不過不久便會有個水落石出。』

他又按亮電筒。光線在洞穴中掃動。『這裏有許多可以躲藏的地方，我們可以聽得一清二楚——至少妳可以。如果倪高一個人來，那麼最好，如果是廸米特回來……』

他對我笑笑，但是那種笑容沒有給我慰安之感。我忽然責備地說，『你希望他回來？』

『怎麼樣？』他看見我的表情，笑意更深了。『天，海雯，妳還看不出來？我十分希望他回來。本來有

妳的債和我的債，現在又要把那個傻孩子拉出來……如果廸米特回來不是最好嗎？妳不明白？』

『哦，是，我明白了。』

他伸手出來摸摸我的臉，像蟲一樣碰了我一下。『別害怕，親愛的。我決不會使自己被殺，並且讓妳置身於狼羣之中。』他輕笑一聲。『我一點也不打算做一次公平的決鬪……我們兩個人可以擊敗一羣惡漢。』

我儘量控制着自己說，『他可能有武器。』

『我確信他沒有。他穿的衣服沒有地方放鎗。』

『他可能又找了把刀子。』

『可能，我也有把他的刀子。』

『士明。』

我聽見他笑着走開。『可憐的海雯……來，半分鐘。妳就站在那裏，我馬上回來。』

他帶着電筒走出洞去，微弱的亮光消失在彎道上。他去了大約有兩分鐘。我就站在這裏，黃金在我脚邊，一邊在我口袋中摸索在倪高房中希臘人掉下而還可以用的電筒。可是微光又出現在通道上，士明又到了我身邊。

『兩個人都沒有來，我想，我們可以再仔細地看看這些東西。』

『你要我幫忙嗎？』

『不，謝謝。去找一個小洞好等他來的時候藏身。』他已經彎在石堆上忙了起來。他的手輕輕地在上面移動。

我讓他去忙他的，他正在摸索十四年前可明發現的東西。我走開時，打開手電筒。它照了他蹲踞的身體，鎮靜的臉，手……李可明發現了背叛盟國的證據。由於一些理由，我發了陣抖。他們說鬼神還在走路，對不對？還有安紀羅的鬼魂，他殺人的時候總是在微笑嗎？『如果眞有鬼神，』尼可曾經說，『那麼他們還走在巴納薩斯山……』

這洞穴比我所想的還要大。我走過鐘乳石的大柱，它就和阿波羅廟的石柱一般大小，到了一個像私人教堂大小的內洞，這裏足可藏身，士明和我可以躲在這裏，等廸米特來……

我手中的亮光游移不明。它碰到石牆，內洞內有許多震落的大石頭，但是在黑暗中它溶成無物。當我轉身的時候，電筒的光線碰到一件光滑如液體的閃光體。我站住，滴水的聲音越來越清晰。我向前走，電筒光在前面替我開道。地向上昇高了些，上面有什麼潮濕的東西出現在光圈中，我可以感覺到死灰蒙蓋的上方有空氣的清新氣味。水聲越近越清楚。洞穴什麼地方一定有細泉——也許就是外面流在草地上的那一股。我迅速地向前走，電筒光在前面照探。洞穴後面牆壁邊也有一堆熟悉的石堆。洞壁上有濕潤之氣和黑色的裂縫。

然後，一根斷倒的鐘乳石柱斜靠着石壁上的一方巨石……

這塊石頭對我十分熟悉。我只用幾秒鐘時間便知道那是怎麼回事。它形狀相同，而且斜插的樣子也相同，就像昨天擋在洞外而今日落在草地上的石頭一樣。

我知道我發現了什麼，便慢慢向前走去。當我站在它旁邊時，我清楚地聽見滴水聲音。然後我覺得我手臂與脊背上又發冷起來。

隨同滴水還有別的聲音，這是我這天聽見兩次而不相信的聲音，我現在仍然不敢相信。牧笛的聲音。牧神潘的笛聲……它奏出一連串低沉的聲音，然後停住，又只剩下滴水聲……

聲音是由斜石後方傳來的。

我臂上汗毛直立地彎腰去窺視大石後方。我沒錯。後面有條窄狹的空隙，大概有八吋寬。它不像別的山洞一樣，是無邊的黑暗。石頭後面黑暗的顏色減少了。

我想，我當時已把廸米特忘諸腦後。我低聲說話，連回響也顯得十分異特。『這裏有條通路。我要去看看。』

我不知道士明有沒有答應。我由這條裂縫中擠過去。岩石夾着我，勾住我的衣服，但是終於讓我通過。我到了一條較寬的過道，它向上彎曲。地上很平滑，我周圍的黑暗更加稀疏。在電筒光下石路上更加清楚。

我前面的路突轉向右邊。轉彎後，我看見光線越來越亮。滴水的聲音也更清楚逼近了。

它又來了。在滴水聲上，我又聽見那低沉的細弱樂音……

我繞過彎角，前面拱形的通道照來滲有新綠的亮光。我看了一眼青草和洞口陽光下的樹枝。

我幾乎跑着走過其餘的路。我低頭走出拱門，忽然置身於一個小小的隱谷之中。

這裏沒有通路向外界。它是個小小的空間，像口古井一樣。若干世紀之前這裏可能是圓形的山洞，可是洞頂下塌，使陽光，草種，野藤可以進來，又由於泉水的灌溉，現在在山的中心成了一個綠色陽光的小井。

音樂聲已停。唯一可以聽見的是泉水和風吹葉動的聲音。

但是我沒有時間去思想牧神潘和他的音樂。阿波羅神正在此處。他站在離我不到十呎的地方。他赤裸身體，手上執着一支弓。他俯視着我，正如他在二千年前一樣。

我聽見士明由身後的通道走來，他立刻由黑暗中出來，走入光亮之中，他正在說，『海雯，我——』然後被什麼在喉嚨上打了一記般地站定了。我聽見他低說，『哦，天。』他正好站在我身後。

一陣風吹動葉簾。光線在弓上閃爍燃燒，然後移向銅像的頭部。一支折斷的金箭落在像邊的草地上。

好像過了一輩子的時間後，我才顫抖地說，『這……這是倪高發現的。他到過這裏。看。』

我站住，拿起我脚邊濕苔地上的小水壺。

第十六章

『阿波羅並不對人人顯聖，而只對一些善良的人。祂認為他是個偉大的人；他也知道他並非渺小的人。我們將看見你，哦大神，這樣，我們才不致變為渺小！』

——高利滿朱：二·九

『是。』士明在手中翻動水壺。『那是倪高寫生箱裏掉下來的。他可能是在外面畫櫻草花的時候，聽見了滴水聲。他便一路找到這裏來……』他和我一樣，眼睛看着神像。這張臉正像神祇；遙遠，聰明，寧靜，年青，平平的額頭有種熱心的氣質。

我氣急地說，『這便是畫上的臉，是不是？——那張被他撕去的可愛的臉像……我說他像個雕像。你還記得他一把由我們手中搶回去嗎？』

士明慢慢地說，『當時丹妮也在場。但是再以前——妳還記得嗎？我曾經說他似乎有什麼話要對我講，而剛好丹妮進來打斷了他。』

『當然。那麼她不認識它了，對吧？他是那天發現這個洞的，顯然他不打算告訴她！』

『天知道他這樣是對的，』士明說。『黃金和軍火又另外是一件事；那種財寶是像廸米特之流的不法之徒的對象，如果這孩子以為他也能由軍火中撈到點什麼，嗯，那是他的事。可是這個……』他一脚跪在草地上。他輕輕地拾起金箭。它下面的白草根露出久年放置的痕跡。他又把它輕輕放下。『據我推測，這裏沒有動過。妳不能說我的朋友廸米特已經動手取去一點黃金。』他站起來嘆口放心的氣。『不，這孩子嘴巴閉得很緊。外面山洞裏的東西，已經足够讓廸米特忙個不停的了。謝謝上帝，這是藝術家的良心。可是我覺得越早找到倪高越好。』

『你——你以為廸米特不會來探險，就像我一樣？』

他低頭笑笑。『我敢打賭他不會來。他太忙了。他就是渴死了，也沒有功夫由空隙擠過來。』

『我也這麼想。可是他又怎麼會到這裏？為什麼？』我一手撫着頭，『我——我現在似乎糊里糊塗，什麼事都不能想。好像被人打了一下。』

『我並不驚奇。怪不得倪高那天晚上那麼興奮。他一定高興得昏了頭。也怪不得可明——哦，算了，不提那個了。我們沒有辦法知道阿波羅是怎麼會到此地來的，不過我們可以猜猜看。妳知道在德菲的神廟，當它沒有辦法庇祐蒼生和它自己的財富後，就不斷地被人掠奪。我們不知道那裏許多雕像的一部份到那裏去了

。凡是金屬的全被小偷盜走了；先是黃金的，然後是黃銅，它被用來熔鑄軍器……由這具的樣子來看，和它上面的黃金，它一定是最珍貴最美麗的。爲什麼一些僧侶，或是一小羣虔誠的人，爲了保存它，不能由德菲運來藏起來，以免於災難呢？』

『可是爲什麼這裏？又怎麼會？』

『這裏本來有條路——當地人稱之爲「老路」，只有神才知道它有多古老了。我們也是沿着那條路的一部份走來的，即使這樣，它可以讓牛車通過。我自己便曾經用驢子把東西馱上來。我想他們本想等太平了，便把神像送回去。如果他們只想把神像藏起來，他們可以把它埋在地下。但是他們把它放好，是不是？以希臘人的戲劇性本能，他們把它放在一個黑暗隧道的終端，而是在四邊沒有路的陽光裏……對於這個洞，妳有什麼看法沒有，海雯？』

『你是說它有點像教堂——或是寺廟？』

他點點頭。『普通一個大山洞中，像這種鐘乳石很多。這並沒有什麼奇怪的。那些急着要保存神像的熱心教士一定早就知道這個山洞的存在。不僅如此……還有這個內洞，充滿陽光；完全是「明亮的城堡」——爲了神祇——他就在此地。看這藤，海雯，還有樹。』

我痴痴地望着他。『藤？那是野藤，對不對？這樹——不是一種桂樹嗎？』

『月桂。阿波羅的桂冠。』士明輕說。

『可是士明，兩千年來——』

『樹的壽命很長，它死了之後，還留下種子。藤蔓到處亂長，它本來是人種的。海雯，妳注意，阿波羅正好在懸崖之下，藤蔓與桂樹正好做爲簾幕。是吧？如果妳能到這個光井上面去看，一定看不見下面有什麼東西……那裏還有道細泉。是，我想這是個神洞，還有聖泉，教士們把這裏做爲神的家，豈不是再自然沒有的事。我敢打賭，如果我們好好地觀察，一定會發現內洞與外洞是人工堵塞起來的——』

『是，我注意到。廸米特移開的石塊和這邊這塊完全一樣。』

『那麼，經過了天知道的多少年，地震又把門打開了……爲了安紀羅，和可明。』

『可明！』我幾乎罪愆地望着他。我幾乎把李可明忘了。『當然，他的信。明亮的城堡。哦，士明！』

他笑了笑，引述道：『「告訴君王，明亮的城堡已傾倒；」阿波羅已無棲止之所及演說的桂樹或噴泉。連發聲的溪流亦已停止。」是，可明證實了德菲演詞的錯誤。這便是信裏的內容。』

我說，『你知道，我並沒有說什麼。可是我認爲你大哥如果是發現了黃金或軍火，決不會那樣寫，他只需要把那些東西交給適當的人，作適當的用途。』

『是，我也是這麼想。但是我決想不到這上面。』他聲音未改，可是我感到他發生了極大興趣。『上帝

，』士明說，『誰會想到這個？』

我們併肩站着想着雕像。我以爲這是我所見的事物中最漂亮的。陰影玩拂在黃色的雕像上；他眼睛望着我們頭上的什麼地方，正像是獅子的眼睛。它們十分生動，小心地嵌着漆和黑石頭，黑色的瞳仁像是在光影中發亮。我只知道另外有一具雕像有這種眼睛。

士明像是我思想的回音，輕聲說，『馬車夫。』

我說，『你也這麼想？你以爲他們是出於一人之手？』

『我一點也不知道，但是他使我連想到這上面去。』

『那麼，可明一定也是這樣想的，』我說。

他點點頭。『倪高也是，假如妳還沒忘記的話……當時我們正在談馬車夫，倪高才忽然決定要告訴我。我記得我提起馬車夫的時候，他感到相當緊張。』

『不只是眼睛相像而已，』我說，『而且整個文雅和健壯的態度……一種流體的氣質，不——我說錯了，它太衰弱；而這——嗯，很精彩。士明，他不但可能是出自同一人手，而且是同一組中的一部份。那麼，我猜，馬車夫會不會是一個勝利雕像組中的一具？皇天在上，如果那裏有六千雕像，你想想看，在阿波羅自己的神廟中，可不可能有具阿波羅的馬車雕像？何以馬車夫不會是御者，而車主便是大神自己？』

『爲什麼不呢？』士明說。

『你在笑什麼？我興奮了起來，我實在情不自禁。我爲什麼不可以另想出一套理論？我覺得——』

『沒有理由不可以。我覺得任何理論都有它的道理。妳所想到的，却是在興奮時最先進入心中的……不，我在笑別的事。廸米特。』

『哦！』我好像由陽光中被推下冷水。『我——我把他給忘了。』

『我應該去——現在，』士明說。他眼睛一直盯着雕像看。『可是我怕我們先得商量一件小事。』

『什麼？』我茫然地問。

他在轉身之前，看了我一眼。『我們讓它留在明亮的城堡裏，我們再回到陰影的世界去，親愛的。我們現在知道了可明的發現。我們也明瞭了可明被殺的原因。這一章已經結束。我想，連同安紀羅的死亡。但是另外一章又掀開等待我們處理。倪高也發現了明亮城堡，我承認我有種强烈的感覺：不能讓廸米特和丹妮參加進來……』

我也幾乎激烈地說，『如果我能阻止的話，決不讓他們參預。』

『那麼我們該回洞去擔任守門狗了。海雯……』

『啊？』

他站住望了我一會。他臉上又是那種防衛的神色，冷淡的眼光中有種表情令我不知所以。但是他只是馴良地說，『我不該讓妳來。』

我沒答應。

他說，『妳害怕，是不是？』

我仍然沒開口，我也不正視他。我又不懂我何以對他知悉我的恐懼毫不在意。忽然他走近來，用手抬起我的下巴，輕輕扶起使我眼光無所避免。『妳知道我爲什麼帶妳來，對吧？』

『對。』

『那麼我沒錯？』

『是，我知道。』

『妳過於低估妳自己，海雯。妳做的並不是很困懂的事，知道嗎？』

『知道。』

他遲疑一下，忽然又說，『昨天妳有所發現，還記得嗎？「人不是島嶼」。在許多方面說來，這句話都是正確的。不要因爲有些事妳不能做而且不敢正視而恨妳自己。任何人都不能。妳彷彿認爲妳應該能應付所有發生的事，像我這種人一樣。這是荒謬的想法。現在妳不必把妳假設成爲妳不可能成爲的人。妳就是妳自

己，海雯；相信我，妳所能做的並不比我少。』

我不相信我自己，所以還是不開口爲是。過了一會，我輕鬆地說，『我對神祇的要求，只是希望有一天我看見你摔開那種過於自制的冷靜，像我一樣慌張！如果眞有那一天，我將把自己向阿波羅犧牲！』

他微笑，『我也許可以告訴妳那一天，但是決非我們的朋友廸米特的能力所能企及。我現在回去看看他是否來了——或是倪高。妳願意留在這裏嗎？』

『不，我陪你去。我——我希望也能知道是怎麼回事。』

他又用手輕摩我的臉。『那麼別怕。我決不讓廸米特走近妳。』

『好，我做什麼？』

『現在還沒什麼事。妳只要躲好，照我的話做便好了。』

『那麼簡單？很好。』

『那麼我們回去吧。』

阿波羅安靜地在我們頭頂，望着轉身走出陽光的我們。

洞裏仍然沒有人。我們在洞口空隙處等了一下。然後士明沒打亮電筒擠進去。過了一會，我聽見他在暗

中低聲說。『好了。妳可以過來了。』

我擠過狹窄的洞口。士明的電筒光替我引路。然後它照在石板上。『看見沒有？那是鑽鑿的印跡。妳說得對。石塊創成這個樣子，塞在洞口。還有上面的裂痕……地震時，石頭由那裏裂開，讓妳我可以進去……還有可明。』

我用手輕輕摸過那些痕跡。『兩千年……哦，士明，我希望我們能知道——』我忽然停住。

『嗯？』電筒還在鑿痕上移動。他似乎專心地在研究。

我放低聲音說，『他回來了，我聽見了。』

電筒光忽然關上。一刻不敢呼吸的沉靜。『是，妳由裂縫先進去，我們等等看他來做什麼。我希望是倪高。』

他才說完，他便把手放在我臂上。我服從他的話，又溜回窄狹的裂縫，我的胸膛緊貼着石板，心在迅速地跳動。我覺得他就在我身邊，緊靠着裂縫邊緣。

脚步聲近了，它在洞口遲疑一下，走了進來。脚步聲立刻被灰塵與回聲壓得更空洞。它們還跟着有別的聲音：一隻鐵鏟在碎石堆鏟動；石頭的叮噹響聲，然後是金屬的聲音；呼呼的聲音，希臘人低咒的聲音；木頭破裂的聲音；拖拉的聲音……他撬開了一個箱子，把它拉到洞口以便運走。

我感覺到身邊的士明緊張得有如一個準備起跑的賽跑者。他的手圍着我，擁我貼着他。它像根鐵塊一樣。我不知道他此刻是否打算攻擊廸米特，在暗中……

但是他沒有動，只是移移肩頭使視界更清楚些。他就像塊古老的石頭一樣屹立着。我感到他手肘內彎中血脈的跳動；它仍沒有加速。而我的脈動却像個故障的機器。

手臂鬆下來。我感到他轉過頭，氣息呼在我額角。我聽見如游絲般的聲音，『他又出去了。妳聽見驢子的聲音沒有？』

『好像沒有。』

『妳站在這裏。我就回來。』

他的手臂緊緊按了我一下，便放了開去。我身邊一動，衣服在石頭上擦過，他走了。裂縫中似乎陰沉而潮濕。一陣冷戰，使我換移肩膀，把雙手貼在身邊靜聽。我懦弱的心跳聲似乎充塞在洞穴裏……

我聽見他在泥地上的脚步聲，過一會他又回來鑽進空隙。有他在這裏似乎溫暖得多了。他低頭輕說，『他把箱子放在洞口，又出去了。他似乎很不安；我猜他一定是在擔心趕驢子來的那個人。我最好去跟踪他。』

他沒有碰到我，所以他感覺不到我的心跳。他只聽見我鎮靜地說了一聲『啊？』

『似乎什麼事使倪高被就誤了，我也希望能知道。我想知道他們走的是那條路。那條路前面便分叉了。我跟廸米特去，看他究竟去什麼地方，然後等有了機會，我……再來對付他。』

『你是說你要殺死他？』

『哦！上帝，不。但是我要在我們把這些東西搬出去時，將他留在一個安全的地方……我該走了，否則我就趕不上他了。』

我自己尚不覺察，我的手已經伸到他胸前襯衫上面。他的手蓋着我，溫暖而且鎮定，我說話時無法讓聲音不發抖，『士明，小心點。』

『當然。哦，別擔心，我——別擔心。我不會出亂子，妳也一樣。妳就躲在這裏。妳在這裏，就和在房子裏同樣安全，我已經向妳保證過，我決不讓廸米特逃出我的視線以外。好吧？』

『嗯——好。』

他另一手繞着我的肩膀，忽然把我向他拉過去。這是種安慰信任的舉動，沒有別的意思……可是我覺得他的嘴唇輕拂我的頭髮。

他的手第二次由我肩上放下，他轉身像個精靈般輕盈而迅速地走了。這次他打亮電筒，當他擠出裂縫時，他的影子矇矓而跳動地映在石壁上。我也向前去，直到我可以看見洞穴。小小的光圈在有回響的黑暗中躍

動。石柱與巨石在石壁與石頂上現出其大無朋的光影。士明像個影子一樣快步前進。轉過一個彎後，這裏又是無邊的黑暗了。

我的手平平地貼在石板上。黑暗使我眼睛發痛。天氣冷起來了。我盡量自制，遏止我向外跑去，我有種追隨他跑向陽光的强烈欲望。

最後，我轉身疲倦地回到隱秘明亮的阿波羅神殿中去。

我在那裏等了多久，我自己也不知道。起初我靜靜地坐在角落上，那裏陽光被樹葉遮擋住。我凝望着神像，並且希望驅走心中所有的憂慮。

過了一會，這地方的幽靜與美麗開始向我壓迫過來。我發現我無法再坐下去，便站了起來。我拿起倪高的水壺走到泉水傍邊。我小心地把它放在滴水下盛了一點，然後喝下去。我又在士明的背包中摸索，找到剩下的食物，又吃了一半下去。然後我又喝了些水。接着我上前去仔細地觀察這座雕像——但是我沒用手碰它——以及地上的碎金，和樹葉羊齒……

我發現自己第三次彎下去取泉水解渴。心中的恐懼已被不耐而取代。陽光與和平做了它們的工作；我現在一直在焦急地走來走去。我發現自己每秒鐘都要望一次手錶，這只是一種緊張情況下的機械動作，而我根

本不知道士明是幾點鐘走的。我在隧道口徘徊，打着電筒……

我終於對自己說，我絕對安全無事。士明跟着廸米特，而我根本無需畏懼倪高。我希望有工作可做；我希望知道到底事情進行得如何；我希望和士明在一起……

我謹愼地走過隧道，回到黑暗之中。在石板隱處停了一下，然後走進主洞。

這次我也使用電筒。但是一種荒唐的思想，使我緊張地用電筒打照一圈，似乎我預期到廸米特還在此地。但是這裏空無人跡。我無需害怕；如果他回來，我可以聽得見，而且有足够的時間躲藏起來。何況士明正在尾隨他，如果廸米特回來，士明靠得住和他在一起。

現在電筒光線穩定了。我慢慢走向另山洞的出口處，然後熄掉電筒。我小心地沿着曲折的過道石壁前走，直到第一個彎道，那裏黑暗已經消滅了。

洞口並無箱子。廸米特一定把它運走了。我想，這樣更好。那表示他一直要把它搬到吉普車上去；他不可能走得很快，而且士明絕對可以跟得到他。

我又向前去，看見了山凹空地。

我在此地稍感驚詫，因爲這裏和方才沒有兩樣；炎熱，空闃，安靜……

陽光刺痛我的眼睛。我可以聞到泥土，驢糞與乾草的氣味。這裏沒有一點聲音，沒有一點動靜，甚至於

連炎熱的空氣也靜止了。

我遲疑了。出洞的引誘的確過於强烈，我想爬上上方的山路，在山崖高處找個躲避處所，使我可以既自由而又安全，最重要的是我可以看見走來山凹的人。可是士明會找不到我，他既然叫我留下，我只好留下。

我又退回山洞。

我記得我站在那裏有幾分鐘，隨意地望着四周。我想在心中勾描出上次地震之前的情況。此地很可能是個神洞。阿波羅被一些虔誠的人拾到這裏來；也許在二千年前，這裏時常舉行犧牲祭祀。

我的手電筒忽然暗了一下，又亮了起來。這個警告的信號使我立刻行動。我掠視了洞口一眼，又站着聽廸米特有沒有走來的聲音，我開始小心地查開山洞。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麼。我無意再找到其他『寶藏』——或且是阿波羅的財產，或且是信徒們的遺跡。不久，我又看見另一個內穴的痕跡。在兩個石柱中間，離箱堆不遠的地方，又是一堆石頭，好像最近有人動過它。

我走過去，彎下身，把電筒照着碎石上。

我看不見它下面會有藏着箱盒的可能性，但是在我脚邊泥土上顯然有個草跟鞋的印痕，旁邊似乎有拖拉什麼東西的痕跡。

我走近蹲下去看。電筒光照過石堆，發現了什麼，停住了。它在我手中抖了一下，然後鎮定地照在泥土石堆的後面。

兇手根本懶得把倪高埋葬起來。他的屍體被拖到這個地方藏起來，它現在可怖地躺在石堆與石壁之間。我昏暈了一會，電筒由麻木的手上落在地上，黑暗給我帶來慰安。我看見了倪高的遭遇。人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看見這種絕頂的悲慘與恐怖；我清楚地看見所發生的，就如已經做了數千次的惡夢一樣。

他被綁了起來。繩子已經不見了——無疑因爲兇手需要它——但是孩子手腕上有許多掙扎的綁痕。他被綁起來，而且慘遭酷刑。我在短短一瞬中，便看見他的綠襯衫被拉下肩膀，在上臂有一連串讓人作嘔的記號。它只可能表示出一件事；他曾經被火炙燒了五、六次之多。當時我還看見了一些事，在當時我並沒想到其中意義，但是後來曾在惡夢中出現過無數次。但是我不願加以描述。既然倪高已痛苦地死了，多提也是無益。他的眼睛不曾瞑目，我記得它如何在電光中閃亮。他的牙齒緊咬着什麼……可能是皮膚……廸米特被咬的姆指……那骯髒的兇手昨天把手抓住我的手臂……

電筒落地的聲音驚醒了我。周圍是一片黑暗。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我立刻記起電筒光中生動可怖的景象，其次我只知道黑暗中壓擠我的冰冷石頭；它拉扯我的衣服；我奔跑的脚步聲；以及我搖搖欲倒的無力身體……

我躺在阿波羅神脚邊的濕苔上。我頭髮是濕的，還有我的手和裙邊全是水。我的手緊緊壓在草地上，什麼東西刺痛了我。那是那支斷箭頭。我坐了很久視而不見地凝視着它。

我在困惑愚笨地想着廸米特；廸米特……他昨天殺死了倪高。當我們在山凹這裏的陽光之中，倪高却和兇手在山洞中。他被縛起來，慘遭非刑而且——哦，他嘴巴被塞了起來，所以我們聽不見他的聲音。當我們到這裏時，他已經死了。然後廸米特到德菲他房間中去搜查……

我望着手中美麗的黃金箭頭，心中在努力地想……然而心中只想到，這個漂亮可愛的男孩被廸米特謀殺了這一件事上……

廸米特！這次我想到這個名字不禁令我困惑；它鞭打我的頭腦有如箭頭刺痛我的掌心。我站起來，把箭頭扔在草地上。我和士明本以爲廸米特是個容易對付的人——廸米特在山邊，士明在跟踪他，等待機會去攻擊他，而不知道這個希臘人是個和他堂兄同樣惡毒的野獸……

一時我忘記了倪高。我想都沒想洞中的屍體，便跑到通道中去。

黑暗像個巨網，般籠罩着我。當我繞過第一個轉角時，我必須站定，慢慢地向前摸索而行，我發抖的手摸着冷石壁。

我到了石板處，我擠過狹窄的空隙，望着山洞。但是我什麼都看不見，黑暗以數千萬閃動的顏色與形狀

展開在我眼前。我沒有電筒，穿過山洞一定很爲難。我閉上眼睛等黑暗穩定下來。石塊在我手掌下又冷又濕。

我聽見他了。

我本來還以爲我緊貼在石頭上的脈搏聲音。但是我聽見那是草跟鞋在泥土上的聲音。

我冰凍似地站在石縫中，睜開眼睛。

我可以看得見了。光亮在洞中移轉。那是十分光亮的電筒。不是士明——士明的電筒和我一樣，快沒電了……而且，那也不是士明的足音。不過，至少廸米特在什麼地方，士明便跟在他後面。由這希臘人從容不迫走進山洞的聲音聽來，他根本不知道士明在尾隨他。

當我正在想的時候，我聽見洞外有輕輕的響動聲。我眼睛立刻投向希臘人。他站在燈光後，使我看不見他。但是他一點也沒有慌張。他沒有聽見。然後聲音又傳來了，我才知道那是什麼：一聲金屬撞擊，那是廸米特牽來的驢子。

希臘人走出我狹窄的視界之外去。我等待了一下，直到我聽見箱子與石頭移動，以及急促喘氣的聲音，我十分緩慢地沿着石板向前，直到走到石縫口，可以看得到他的地方。

他把電筒放在旁邊一個小石縫上，光線直射在石頭堆上。他高大有力的身體彎在上面。他背向着我，外

衣放在身邊。我看見他拾起一個箱子，藍襯衫下的臂膀肌肉在跳動。然後他把箱子抱在臂上，站起來。我不知道他有多麼健壯。他慢慢把箱子搬到洞口走進隧道，離開了我的視線。我看見他把它放在那裏。我又聽見他走回來。他仍然從容不迫地走進來。到了電筒光照射的地方。

在這幾分鐘內，我覺得我心在猛跳不停。

那不是廸米特。是個我以前沒有見到過的人。

但是就在這驚慌與狂亂的時間中，我知道我錯了。我以前見到過他。而且我見到過他不止一次。他現在面對着光亮，那巨大的頭，濃黑鬈曲有如公牛般的頭髮，高高的顴骨，以及有笑意的厚唇嘴巴，我認識他。這就是倪高畫的方密斯的頭像；他的臉像天神的雕像。而且這張臉我絕對見過，他就是在林間小屋外吉普車旁邊的那個人。

但是當我想起這件事的時候，我又連想起兩件事，給我帶來恐怖的情緒……倪高對丹妮說，『這是我今天在巴納薩斯看見的人，』還有史蒂芬對士明說的話，『他殺人的時候總是微笑……』

安紀羅。安紀羅本人。廸米特在天知道的什麼地方。士明却跟着他。

安紀羅轉回到石堆邊，電筒光照着他流汗的皮膚。笑容仍然未改。無疑，當他和廸米特殺死倪高的時候，他也一定在微笑。也無疑當士明解決了廸米特後，走進洞穴時，他也會在微笑……

安紀羅站直魁梧的身體，好像是在聽什麼。他轉過頭。外面有什麼聲音，這次不是驢子，是什麼人向洞口急走而來。

我幾乎以麻痺的冷靜情緒想，如果我大叫，可能會警告士明——但是也警告了安紀羅。他是在等廸米特，不知道我和士明會在此地。他沒有放下電筒。可是如果士明已經對付了廸米特，他一定不會提防……

脚步聲越走越近，到了通道上。安紀羅手伸向衣袋。我屏息止氣。

丹妮急喘着氣，跑到洞穴裏來。

第十七章

『大法官在天上，
火在神祇手中，
報應之日終將到來。』

——蘇弗克利斯：『伊莉克特拉』

這人鬆懈了下來，他的聲音低沉而憤怒。『妳到這裏來做什麼鬼？』

她停在電筒光旁邊。她比我以前所見到的更年青更美麗。她穿着玄色緊和紅襯衫，她的匆忙使她臉色發紅，氣息急促。她這副樣子似乎顯得比她往前努力自制的時候更加自然正常。她沒有望着安紀羅。她眼光盯在剩下的箱盒上。

『那麼是了！』她和他一樣地用法語說。

『是。』他對她很冷淡。『我昨天晚上告訴妳，我們找到它了，是不是？那麼妳爲什麼不聽我的話走遠點，等我去找妳？』

他說話時，她慢慢地走過去，她眼光仍在他脚邊的東西上面。現在她抬起頭，性感地微笑。『我想我自己來看一看。別生氣……沒人看見我來。』

『妳在路上看見廸米特沒有？』

她搖搖頭。她彎腰在箱堆上，用脚撥弄發亮的黃金。我看見她胸膛急速地起伏，顯然是感到很興趣。他大聲問，『看見他沒有？』

『沒有。』

他低咒地把鐵鏈用力揷在石堆上。『這混蛋到什麼地方去了？我由高路來——如果妳認識路，這條路比較近……如果妳也沒有看見他……』

『我也由高路來，』又是那種笑容。『你猜我是怎麼找到路的？我在我想你會經過的地方等你，然後我跟着你來。』

他喃喃地說。『聰明，啊？那麼他一定是由另一條路去找我了，這鬼東西；他緊張得像個鍋裏的螞蟻，而妳——妳應該等我去找妳。我告訴過妳別上來。』

她笑了。『也許我不信你，安紀羅。也許你不會來找我。』

他發出一聲短笑。『也許。』

『哦，我要看看這個，』她說，幾乎十分稚氣。『而且，我不願整天在那個地方。那鬼吉普太危險了。』

『爲什麼？東西不在上面？』

『不，可是——』

『妳可是把它停在我告訴妳的地方？』

『當然，安紀羅，你爲什麼要在白天做？你發瘋了？』

『我知道自己的事。這些晚上沒有月亮，驢子在黑夜走會摔死，我又不敢用燈。由這裏到我放東西的那個地方之間，不會有人，我們可以在天暗不久搬很多過去。』他又嘲刺地說，『妳要聽我的話做。我這個寶堂弟還不回來幫我把事做完！』

她笑了起來。她的氣息已經恢復正常，有種她特有的嫵媚。她站起來，眨眨長長的睫毛。『我可以幫你忙嗎？你不會趕我回去吧？我的安紀羅，你是不是假裝不喜歡看見我？』

她說話時移近過去，他一把抓住她，以敷衍而又淫猥的態度擁吻了她一下。我看見她把苗條的身體緊貼着他，她的手爬上去，在他黑鬈髮上移動。

我向空隙後退了一步，暫時閉上眼睛，像是要抵拒這個新的發現。安紀羅是她的愛人。安紀羅。我在恐

懼與惶惑的心情中，又調整了一下舊的事實。

那麼不是廸米特，而是安紀羅那天下午在艾蒂亞和丹妮在一起。這點是具有深意的；並非安紀羅易迷于女色，而是由于她可以使用吉普車，如果在此地另僱購交通工具，將引起懷疑與閒話。

因此，昨夜去工作室的是安紀羅而不是廸米特。我還清楚記得，昨天同手奪電筒的手，並沒有受傷的大姆指。當我指出丹妮的愛人乃是廸米特時，她臉上顯出有深意的微笑……

安紀羅不太文雅地把她推開。『妳他媽的知道妳應該離開遠點。這件事裏，我不要緊張的娃娃參加。』

她在點燃香烟，她幾乎愚蠢地說，『我不緊張，我是好奇。我也有權來看看此地到底是怎麼回事！好，緊張娃娃，我還替你做了多少事！沒有我，你那裏去弄吉普車，我還在星期天晚上替你弄來工具和驢子，是不是？我還替你偵察那個英國人和他帶來的壞女孩——而你只在昨天晚上出來，和我在一起半小時，只叫我今天怎麼做怎麼做，要我把車子開去採石場，而你還說出那種話！昨天你弄得天翻地覆，却一個字都不提！』

『妳說什麼？』他又工作，把一塊大石頭搬開。一些倒崩的石沙落在地上。他似乎根本沒在聽她說話。

她高聲說，『你知道我在說什麼。昨晚你到我房間去的時候，你說你沒有看見倪高，而——』

『倪高。我告訴過妳，那個英國藝術家。那天晚上他喝了酒醉，暗示了一些著名致富的話……別人離開之後，我又灌了他兩杯烏酒，並且帶他出去散步……我沒有告訴過妳嗎？』她經由香烟中看着男人，她的聲音也十分性感。他既沒抬頭，也沒有理會。

她狠狠地彈落烟灰。『嗯？顯然他在山上發現了什麼。你說你昨天要等他，查出到底是什麼，以及在什麼地方——』

『怎麼啦？我們不需要，是不是？妳的英國朋友已經替我們領過路了。』

『他們也把山洞告訴你啦？』

他又短笑一聲。『不見得。如果他們昨天發現了山洞，那麼現在已經有三營兵團在門口，我們休想走進此地。』

她不耐地動動。『我不是這個意思。當然他們沒有發現，否則今天他們不會那麼悠閒地到立華地亞去。可是你實在發現得很快，不是嗎？廸米特在光峯對我說你找到了地方，而且你下來做最後清理工作。』

他把鐵鍬放在一邊，用鐵鏟把一些小石頭鏟開。他沒有抬頭，洞穴內有隆隆的除石回聲。他說，『當史蒂芬告訴他們我折斷可明顎子的地方，我就知道山洞的位置了。一切全改變了，但是我知道裂縫一定通向山洞。我沒有辦法進去，後來我叫廸米特下去的時候，我就設法把山洞撬開了。』

『我知道，你昨天晚上告訴了我。』她不像往常一樣講話時口角刁着香烟。她似乎責備地說，『可是你一直沒有提起倪高。』

他由工作中站直望着她，他的頭前傾像頭公牛，他的眼光深不可測。他那半月形的微笑顯得特別恐怖。

他粗魯地說，『來。怎麼回事？我爲什麼要提起倪高？』

她噴了一口烟，冷淡地問，『你昨夜離開我之後，到倪高房裏去。爲什麼？』

『這很簡單，對不對？妳說他畫了一張我的像，簡直和照相一樣。我要把它毀掉。』

『但是他走了——把行李都收拾走了。我告訴過你的。當夜我也想把那張畫找到，但是他所有東西全搬走了。他把它帶走了。』

『哦，不，』安紀羅說，『他沒有帶走。』

『你是什麼意思？你沒有見過他。你怎麼知道他帶走什麼東西？』

她停住了。我看見她的眼睛睜得老大，她雙唇分開香烟掉在地上。她不去理會它。她瞪着他看。他靜靜地站着，倚着鐵鏈望着她。我看得見他臉上與臂上的汗水。

他輕聲說，『怎麼樣？』

她的聲音顫抖而清楚。它清朗低聲得像個女童。『你沒看見他？昨天？他告訴你山洞在那裏？』

『是，我們看見他了。但是他沒有告訴我們什麼。我對妳說的是實話。』

『那麼——那麼——你爲什麼騙我沒有看見他？』

笑容加深了，『妳知道爲什麼，對吧？』

一陣長久的沉靜。我看見她唇間又伸出紅舌尖舔了一舔，像一隻蜥蜴似的。『你——殺死他？倪高？』

沒有回答。他動都不動。我看她嚥口水時喉嚨肌肉漲動一下。她臉上並無恐懼與憤怒之色。那是一種茫然的表情，雙唇張開，看着對面的男人。但是她的呼吸加急。『我……知道了。你沒告訴我。』

他聲音輕柔，幾乎帶有笑意。『不，我沒告訴妳。我不願把妳嚇跑。』

『可是，我……仍然不懂。他不知道這個山洞？我沒說錯嗎？』

『他知道，這點妳可以確信。但是他沒告訴我們。我們努力過，但是他沒有告訴我們一點有用的事。』

她又嚥下口水。她眼光一直沒有離開他。『你——非殺死他不行嗎？』

他聳聳寬厚的肩膀。『可以說我們並沒殺死他，但是他是爲我們而死的。可惜。』他頭低了下去。笑意似乎更濃。『哦？害怕了？想大叫逃走？』

她也動了。她向他走近，手伸在胸前襯衫上。『我的樣子像會大叫逃走嗎？我的安紀羅，如果我是緊張娃娃，你會和我在一起嗎？』手滑上他的肩膀，一直繞到他頸背上。『我明白你的爲人，安紀羅……別以爲我不知道。他們告訴了許多你的故事，在德菲……』

笑震撼一下他的身體。『妳使我驚詫！』

她把他的頭拉下，對着他的口說，『是嗎？難道你知道我來此的原因而使你驚詫？因爲我喜歡你？』

他吻她，這次比較纏綿，然後用另一手把她推開。『不。爲什麼呢？我以前也遇見過妳這種女人。』他另一手仍執着鐵鏈，現在又回向工作。丹妮說話時有點憂鬱地望着寬寬的後背。『他在那裏？』

『附近。』

我看見她的眼睛往陰暗處看了一下。然後她聳聳肩，由口袋裏再拿出一支香烟。『你最好把經過情形告訴我。』

『好。不過妳走開點別擋着我。好了。嗯……我們在德菲路邊等那孩子，但是他沒有走那條路。他一定大清早便由另外的路走了，因爲我們首次看見他的時候，他已經爬上山峯了。我們儘量悄悄不讓他看見地走過去。但是當我們走到這裏東邊的小山谷時，他忽然不見了。我們爬到山崖上去，兩人分開等他。過了一會我們又見到他剛由這個山凹走出去。於是我們下了山崖把他抓住。』

『你們爲什麼要那樣做？那對英國男女已經來過。你只要看見可明死的地方——』

『鳥飛到手裏來了，』安紀羅說，我看見笑容更加濃重。『據我所知，史蒂芬記不清楚準確的地方。但是妳的畫家朋友靠得住已經找到了那個隱藏的地方。而且他替我畫過畫，我被他看見過。』

她又燃起一支香烟。火柴的火焰搖搖幌幌。她的眼睛睜大而發光。『你怎麼樣了？』

他聲音十分冷淡。『我們先想嚇他吐實，但是他不肯開口。老實說，我本來以爲妳錯了，他根本可能什麼也沒看見，最後他說了關于一個山洞的事，並且說決不讓我們碰到「無價之寶」。於是我們眞開始……』

他站直拿出一支香烟，他把它含在唇間，然後前傾向她借火。

我想，我將來許多夢中會看見這微笑……

『但是他仍然沒有說出有意義的話，』安紀羅說，『只含糊地說些水，一些花……』他濃重的法語使口音變得更鄙棄不屑，『我的英語並不算壞，但是我聽不全他的話。最後說了些什麼黃金，這我絕對沒有聽錯，但是這時他就死了。天知道我們還沒有眞正開始。我想，他可能是心臟有病。』

『然後怎麼樣？』

『我們還沒對付完他，我們看見史蒂芬和阿拉柯華的男孩把那兩個英國人帶來了。我們把他扔在石頭後面，等着老人把他們帶到山凹裏來查看。等他們走了以後，我就下來找，結果被我查到了。妳的倪高也幫助了我們不少，這裏只有一個地方長着青草和花。如果史蒂芬沒錯，我也應該猜到山洞在什麼地方。我們立刻找到洞口。進洞又是另外一件事，那孩子死在我們手上，我們必須不能露出痕跡，以引起別人的懷疑。所以我派廸米特去找妳，我獨自在此地方工作。我叫他不要把倪高的事告訴妳，我又叫他到工作室裏把倪高房裏的東西收拾乾淨，讓人以爲他已經走了。妳可以在吉普車後面的袋子裏找到他的東西。廸米特拿了一包畫，

但是這傻瓜太匆忙了，他沒找到我的那張畫像……可能沒有關係，可是這種疏忽有時會引起嚴重的效果。我想這件事必須把它料理好。人家都以爲我死了，而且我必須再使他們那樣想，絕對不能引起什麼謠言來。』

『你找到了？』

『不，我沒有時間。他房裏一個廢紙罐頭中有許多爛紙。那個傻瓜廸米特便沒有想到那裏面去。事實上如果眞的畫在裏面，也不會有人注意。他們都以爲他收拾行李走了。』

『他們是這樣想。兩個英國人以爲他帶了驢子——上山去了。』

『是嗎？』他似乎感到好笑。『那麼事情便是這樣，對不對？』

他已經把箱子上的那些石頭全除光了。他彎腰把一箱搬出去。她望着那有力的肌肉工作了一會，洞內一陣沉默。她又說，『他在那裏？』

『誰？』

『天，當然是倪高！你就把他扔在那裏餵老鷹？』

『不至于。他就在這裏。』

第一次我看見她感到一陣激動。它好像是彈簧鬆了。『這裏？』

他朝旁邊點點頭。『那邊。』他終于把箱子拉了出來，站起身體，把它搬出洞去。電筒還在小洞上發出强光

，丹妮站了一會，望着放倪高屍體的黑暗角落。然後她似乎很吃力地走向前去，拿了電筒，走到放可憐孩子的石堆前去。幸虧電筒光照射的地方，不是在我視界之內。

這時我忽然記起我自己的手電筒便遺落在倪高屍體邊。如果她看見了……如果她的電筒照在它上面，一定會發出反照的亮光。……

安紀羅已經走回來了。他惱怒地說，『還是沒有消息。他可能是拿了個小箱由下面的路走了。否則我們會看見他的。』然後他望她的方向看去。她還是背對着他。寬寬的臉毫不變色地望着她，但是他眼睛中的某種神情令我的血凍結。『嗯？』

她忽然轉回身，『你就打算把他這樣扔在此地？』

『還怎麼樣？把他放在吉普車上運去海灣？』

她不理他的嘲弄。『你不想埋葬了他？』

『天啊，小姐，沒有時間。把這些東西弄出巴納薩斯山已經够我受的了。妳高興的話，可以蓋些泥土在他身上。可是實在沒關係。也好，我裝東西，妳也可以有點事做做。』

她立刻走到洞中央。『我不要留在這裏。』

他笑了，『隨妳便。我想妳不會大叫吧，寶貝？』

『不會，』她剔良地說，『可是你不以爲，即使我們把他用泥土蓋上，也不能把他留在這裏？顯然已經有人在這裏尋找過，如果他們進來發現——』

『爲什麼會有人來？』

她遲疑地望着他。『英國人，李士明——』

『他怎樣？妳自己對我說他已經去立華地亞了。』

『我知道，不過——唔，我還在想那個星期一晚上，在劇院的時候——』

星期一，在劇院……我靠在石頭上，想在恐懼與不安中回憶當時情景……我坐在那裏所聽見的聲音；微小的叮噹聲……那一定是丹妮，把驢子偷去和那些人會合。士明和我，正在劇場裏談話……不僅是『伊莉克特拉』的台詞，別的話也一樣能送上去到丹妮耳中去。丹妮懂得英語……我們說什麼來着？什麼，老天，我們到底說了些什麼話。

不管我們說了些什麼，丹妮已經全對他報告了。他笑了起來。『哦，那個。那不是什麼新聞。當然他知道可明被殺了。妳以爲史蒂芬不會告訴他嗎？那有什麼關係？誰也不知道爲什麼原因。』

『如果他懷疑你還活着——』

『他？』粗濁的聲音中只有鄙棄之情。『何況，他怎麼會呢？倪高死了，現在沒人認識那張畫像了。』

『還有黃金，』丹妮說。

黑暗在我身邊洶湧起伏。我彷彿十分清晰地聽見士明的聲音，『還沒有過去……直到我查明可明的發現……黃金。』

『黃金，黃金，黃金——妳看，到處全是黃金，對吧，寶貝？』他又大笑起來。不知爲什麼，他精神煥發了起來。『妳沒有看見那是黃金，對吧？她撿了什麼東西，而妳說它發光，其實全是妳幻想出來的。』

『我告訴你那是黃金。我看見她盯着它看。』

黑暗慢慢鎮定下來。我迎着黑暗看見了一幅畫圖——那不是他們所說的，而是後來士明由舞台中央走開後所說的話……天神保祐，但願她沒有聽見那些話。

安紀羅轉過身又拉出一個箱子。『好。我看可憐的驢子只能馱這麼多了。……來，暫時忘了那些廢話，妳來幫我搬上驢背。他昨天沒發現黃金，那是事實。他沒有理由再回來。他曾經到這裏來過，而一無所見。他爲什麼要再回來？來向可明祭祀？』他又不快地笑笑。『天，我倒眞希望他回來，……我欠他一些債。』

她說，『還有她。她打了你一下。』

『對，可不是嗎？』他愉快地說。『我想我可以等到廸米特回來。他不會太久了，』他停了下來，望着洞穴四周。『回來之後實在有點奇怪……這裏顯得和以前一樣。完全一樣。那些柱子，那個像獅頭一樣的石

頭，什麼地方的滴水。我就沒找到泉水……妳聽見沒有？』

她不耐煩地說，『倪高呢？你必須設法把屍體埋了。你難道不知道——』

『你可能是對的。』他說話的聲調完全心不在焉。顯然他早已把倪高的事置諸腦後了，『事實上，他死了比活着對我們更有用……他可以隨着吉普車由山崖下去。是，那裏有泉水，我想是的。一定在什麼地方……』

當他走動時，丹妮聲音阻止了他。『吉普？山崖下去？我不知道你有那個計劃。』

『妳根本不知道，我的小姐，』他說。他講話時，背對着她，我看不見他的臉。我看見了她的。她忽然消瘦緊張起來，像個受驚的小動物。他說，『現在這麼啦？我們一定得把吉普車弄掉，對不對？如果孩子被人發現在海裏，那不就清楚了？』

她簡直像在出氣般地低說，『那是我的。大家都知道是我由雅典開來的。』

『怎麼樣呢？大家都會以爲妳也在裏面，事情不就完了？』

她仍然沒有動，只是瞪着他看。她似乎穿了那套衣服顯得十分稚氣。他向她走過去，把她的頭抬起來。他以不耐的口吻說，『怎麼？害怕了？』

『不。不。可是我想——』

『什麼？』

她仍以急速的低語說，『如果……你沒有倪高的屍體……你打算怎麼處理吉普車？』

他慢慢地說，『當然一樣，他們會以爲妳在裏面，而已經——』

他忽然停住。我聽見他高聲大笑。他的大手慢慢摸上她的赤裸上臂，襯着蒼白肌肉，他的手顯得特別黑。手背上長滿黑色汗毛。『哦，哦，哦……我的小乖，妳以爲我會對妳做出那種事？』

她沒有動。雙手垂在身側，她的頭後傾，大眼睛在查詢他的面孔。她忽然低聲說，『你說「他可以隨着吉普車由山崖下去……」好像你本來計劃另外有人。似乎——』

他一手已經擁着她，把她的臉拉近他的臉。她毫不抵禦地便過去了。他聲音變低啞，『妳以爲我說的是妳？妳？我的小丹妮……』

『那麼誰？』

他沒有答應。我看見她的眼睛瞇了又睜大起來。她低語，『廸米特？』

他的手立刻撫着她的臉，身體搖撼像是在大笑。『輕點，小笨瓜，別開口！在希臘，山也有耳朵。』

『可是，安紀羅我——』

『哦？我以爲妳瞭解我。妳不懂嗎？我必須有他的幫助，還有他的船，但是他要平分我的財富嗎？東西

是我的，我已經等了十四年，現在到手了。你以爲——我要和別人平分嗎？』

『可是——我呢？』

他把她毫不抵抗的身軀拉過去。他的笑聲在咽喉中作響。『不分。妳和我，寶貝，是一個……』他另一手伸向她的頸子，强迫她的嘴巴和他的相合。『我還需要妳。難道妳還不信嗎？』他的嘴巴貪婪地貼在她上面，我看見她身體僵硬一下，好像是在掙扎。然後她鬆懈了，手也擁着他的頸子。我聽見他的嘴巴在她唇上發笑。他沙啞地說，『到那邊去，快點。』

我閉上眼睛。我轉過頭去，使我的臉和手一樣貼在石板上。它有清新的雨水氣味。我記得在我左手下面，有塊凸起的貝形石結……

我實在不願寫下後來發生的事，但是良知又强迫我寫下來。當我開眼時，那人在吻她，我看見他的手在她衣服上摸索。她緊貼着他，身體像是溶化了一樣，她的手用力地把他的頭拉下來吻她。然後，我再也看不見了，我只聽見他向她說句我聽不清的話——也不想聽，因爲那是法語與希臘語的混合。我聽見他把一塊石頭踢開，把她拉倒在石堆邊的地上……就在倪高屍體附近……

我只聽見她發出一個聲音，那是半嘆息，半喊叫的喜悅聲音。我敢發誓那是喜悅的聲音。

我全身是汗，而且在發抖，凉爽的空隙內熱得像火爐。我手下的石結忽然掉落，我把它抓在手中，它刺

痛我的手掌心……

我記不得有多久時間過去了，我注意到洞內除了沉重的喘息聲，沒有別的音響。

我聽見他站起來。他氣息平勻鎮靜。他沒有說話，我也沒有聽見他走動的聲音。丹妮也沒有發出聲音。

我又睜開眼睛。電筒光照着他們，他站在石堆邊望着丹妮。她躺在地上望着他。我看得見她眼睛的閃光。他臉上的汗水也在發亮。他靜靜地站着微笑下望躺在他脚邊望着他的女郎。她的衣裙全凌亂地扔在泥地上。

我覺得她的表情多令人不安。忽然我發現，丹妮死了。

安紀羅彎下身體，拉着她的雙肩，把她抱到石堆後倪高身邊去。

高丹妮便是在離我二十碼的地方被謀殺了，而我却無法向她援手。

第十八章

『請及早抽身，
這是我的忠告……』

——蘇弗克利斯：『費洛克特蒂』

謝上帝，我沒有昏過去，也沒有一直向電筒光亮處衝過去。但是窄狹的空隙使我跑不過，我的思想由於一連串可驚的事而麻痺了，現在對發生的事吸收得很慢。

似乎有一種思想檢查的簾幕阻擋在我和洞穴中發生的事之間。所以那裏的一切似乎離我十分遙遠，兇手也在千里之外做他可怕的事，就好像在舞臺演戲一樣。我是個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夢遊者。過了一會，惡夢將在日光下消失無踪。

我望着他，他仍然十分鎮靜。我想他如果向我這邊走來，我將進退無措，可是他沒有。他把丹妮屍體放在倪高旁邊，又站在那裏低頭看了一下，雙手輕輕地搓揉。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考慮用石泥把屍體蓋起來；我知道丹妮的想法沒有錯，他把倪高放在車中的計劃似乎太巧合了點。吉普車是丹妮開來的，在車子的殘骸中

被發現的應該是丹妮……那是他原先的計劃。現在我明白了。我決不相信他會願意殺死他的堂弟殉米特——即使他有意殺死他，他更不可能要丹妮來分享財富。她所給的，在別地方照樣可以輕易得到。不過，可斷定的是他本來無意在這裏將她殺死。因爲他至少省得把她屍體運到吉普上去的麻煩。但是她的恐懼與詢問使他放不下心。寧願多運個屍體，還是先殺死她爲是。

他已經回到放電筒的地方。我注視着他，有如他還在舞臺上做戲——一個壞演員，他臉上沒有表情，沒有恐怖，沒有緊張，甚至沒有一點關懷之意。他伸手拿下電筒，把它關上。降臨的黑暗就像關了蓋子的密不通風的盒子。他像是在聽什麼。我聽見他毫不慌亂的呼吸，以及女郎屍體邊的小石子聲。

他又打開電筒走出洞去。驢子移動鈴鐺響了一下，顯然他還沒有把它解開。我聽見他走開去，輕輕的脚步聲還雜有驢子的蹄聲。他大概是在打算在把驢子牽走之前，先去山凹處偵看一下。……

脚步聲十分穩定。然後我聽不見了。我緊張地等待着。但是只有洞中泥沙跌落與洞外的驢蹄聲音。他一定離開山凹，可能是去看殉米特去了。

有件事至可斷定：安紀羅已經認爲士明對這裏的好奇心已經消滅了，他覺得他可以平安地把東西運出巴納薩斯山。

而士明呢？他……

我走出空隙，連忙飛奔過黑暗的洞穴。裏面很暗，但是我已經不需要燈亮了。我有如一個夢遊者般，自己有走過一切障碍的本能。還有我的思想……我心中並無計劃，但是我下意識地覺得我應當出洞去找士明……有些事關於廸米特的歸來和士明……關於警告士明此地不但有一個惡棍……而且有兩個兇手……一些重要的事要告知士明……而更重要的是我要離開黑暗，由令人窒息的石籠逃向光明……

太陽像一把利斧似地照射着我。我用一手遮着眼睛。我看土地在光海中游泳。我另一隻手則伸向前面，碰到了什麼溫暖而柔軟的東西，它移動了一下。我立刻驚恐地低呼一聲跳開去，同時我立刻又想到那是擋在洞口的驢子。牠的嘴巴深埋在青草中，它對我翻了個白眼又低頭嚼食。牠外皮上的溫暖阿摩尼亞氣味使我連想起尼可。我推開它，低頭跑過突崖，到了山凹空地上。

這裏沒有安紀羅的影踪。我轉身跑向崖徑下去。

山凹裏相當炎熱。我一離開陰影處，便感到身上冒汗。我奔跑時，空氣沉重地壓着我。我呼吸的時候，灰塵衝進我的咽喉。山凹像個熱氣的井，裏面除了我，沒有別的東西在動。我盲目而焦急地疾穿過去……

我到了山崖脚。我相信如果安紀羅要去援他堂弟，他不會上崖，而會由前面破門走。但是這又不是個經過考慮的想法。我只知道我必須上去，離開石牆圍繞的熱井，到山頂空曠的地方去。

午後的太陽正射在山崖的小路上。白石灰石的反射亮光使人目眩。當我走上斜削的迂迴羊道時，我覺得

石頭像熱金屬一樣炙燙着我的鞋底，當我用一隻手扶着崖壁時，它像是燒燙我的肉。

我盡最快的速度向上爬，而且想不發出聲音來。泥土像沙粒一樣在足底作響。一塊石頭滾動落到崖脚，如同鈴聲一樣。我呼吸聲高亢像在空氣中哭泣。

我走到不到一半的地方，我聽見他回來的聲音。

我立刻站住，貼着燙人的赤裸岩石，就像一條蜥蜴貼在石壁上一樣。石頭透過我的薄衣服燙燒我。只要他一走到石壁裂口處，便一定會看見我。我不可能跑到崖頂。如果附近有地方躲藏……

可是這裏沒有地方躲藏。一條赤裸的羊腸小道，暴露在太陽光下的石徑；一個突崖上有一叢低矮的褐色灌木……

我不顧是否會在石階上弄出聲響，由路徑上走向突崖，蹲踞在死灌木叢後躲起來。

那裏一株小聖橡，還發着綠色亮光，它像一個網子一樣罩着一些一呎高的死灌木叢上。它碰上去會刺人，但是我緊貼着它。我記得那眞是一場惡夢。因爲和兇手之間的阻擋物似乎一碰便會倒下去。因爲我碰到它，它會便繸繸作響。

我由死灌木叢後退了一退，緊貼着突崖的泥地上，希望我能變個小蟲鑽到地下去。我的臉貼在熱泥地上靜靜地躺着。我上方有道窄狹的陰影，可是我躺的地方却是烈日當頭。我感到它殘酷地重壓在我背上和手上

，但是我幾乎忘了它。由灌木縫中，我緊張地看着下方山凹。

安紀羅由前門進來快步越過山凹。他沒有向上看，直走近山洞，在我視界下消失不見了。

我緊貼着熱泥地等待……

我本準備起身，又看見了他。他走到陽光下十分安靜地行動，望着四周。他由山洞中把外衣拿出來，用一手小心地拿着。另一手他拿着一樣發亮的東西。那是我掉在倪高身邊的電筒。安紀羅自己的電筒。

黑濃的彎眉緊緊促在一堆。厚唇上還掛着笑容。也停在山凹中央，手上轉動電筒。

我靜靜地躺着，驢子不安地踢動，金屬聲又響了。

安紀羅拾頭向山凹四周圍好好地望了一下。他看過山崖，由我面前經過。然後他聳聳濶肩，把電筒插在外衣口袋中。我看見他又把手插進另一衣袋拿出一支鎗來，他放在手上看了看，又走向洞口。

我的手抓住土地。無疑，他已經認出電筒來了。他回洞去搜查看是什麼人遺落的。這次我不能再呆在這裏等候他出來。否則我會像條被子彈釘過的死蜥蜴一樣。

我全身肌肉十分緊張。他正悠閒地走過石地，立刻他就會不見了。

什麼東西落下打中我的手，幾乎使我痛得叫起來。一顆石子。然後是一陣泥沙石子像雨水樣由我上面落下來。

安紀羅立刻站定，直望着我的方向。

我沒有動。我不知道他在那個方向是否看得見我。但是我的心隨着崖頂的聲音更加恐懼起來。他是否是被士明尾隨的廸米特？或且是士明高興地下來要告訴我如何處理『昨夜的惡客』？我心中希望士明已經逼迫廸米特吐實，說出關於安紀羅的事。但是我聽見上方的聲音時，不禁又失望了。

我看見安紀羅身體僵硬，然後跑到一個突出的石塊後面去。

聲音越來越近。我轉過頭用眼角望着崖頂。如果是士明，我就該放聲大叫……我的嘴巴已經張開準備，而且我把乾枯嘴唇上的泥土黏開。忽然崖邊有什麼東西迎着天空動了一下，我看清那是什麼。

一隻山羊。又是一隻。三隻尖耳黃睛的黑山羊，安靜地在崖頂找草根吃。……牠們轉個彎由我正上方走過去。牠們離開後，我覺得我又聽見那沁人肺腑的遙遠笛聲。凉爽的牧笛像在炎熱中瀝下一道清泉。

放心令人昏暈。石頭在陽光中浮沉。我閉上眼睛把頭躺在灌木邊。一些令人感到甜蜜愉快——一些回憶；在美麗的英國花園中，蜜蜂飛舞……

不知道過了多久，我才發現四周十分寂靜。

我看見安紀羅由躲避的地方走出來，站在先前站着的山凹中央。他十分安靜地站着向上看。他不是看我，而是看着山羊走過的崖邊。我慢慢沿着他眼光看去。我感到熱石頭在燙着我的臉。

山羊還在那裏。牠們併肩地站在山崖邊沿。牠們向下看，耳朵前躄，眼睛好奇……六對黃色的眼睛筆直地看着四十呎下面的我。

安紀羅把外衣放在身邊一塊石頭上，開始走向崖脚。

他走動時，山羊們跑了，又灑下一陣泥土石子。但是我不敢動。也許是一種本能使我躲藏在這裏，也許是懦怯的血使我失去動作的力量，我不知道。反正我在此地靜靜地躺了一會，看着希臘人走過山凹登上羊腸小徑。似乎他已經發現了我，要跑也已經跑不掉了。我記起他的鎗，只好屏息止氣地躺在地上。

我躺的地方有點向外突，所以下面看不見這裏。路急向上斜，經過我躺的突崖的一端。可能——可能嗎？——他可能急急地走上去而不注意到我躲在灌木叢後面。我的衣服是淡色的，而且上面全是灰塵泥土。他可能——是嗎？——看不見我。

他就在我下面。他停了下來。他的頭在我的崖面下只有幾呎遠。我不能——也不敢——看他。我聽見他脚步聲停了，他的氣息聲離我很近。他在望上看。我自己簡直不敢出氣。

他停在那裏有幾秒鐘，然後我聽見脚步聲又起。他沒有上來，却向下面左邊而去。

經過死矮灌木，我看得見他的頭。他轉過身去，我知道他已經離開了道路。我聽見石子墜落，和乾草被他踩過的聲音。他十分小心地走，差不多每走一步便要停一下。

我必須知道他在做什麼。我輕輕抬起頭，更清楚地看見他。

我下面還有個突崖，上面有幾株稀疏的植物和一些碎石。我方才注意到過它，但是它上面還藏不了一個小孩子。但是他仍然在搜查，手上拿着鎗，像隻獵犬一樣地細心查看。

然後他離開那裏，謹愼地走回路上。他停了一會，在這暫短時間內，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經滿足，打算下去，也許他以爲山羊只是在看一條蛇而已……但是他抬頭望着向上的路。

我不知道我是否感到害怕；好像在這當兒，恐懼之心已完全消去。我又回到虛幻的世界中去。似乎目前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我覺得任何人心中都不相信自己會死。多少哲學書籍曾經對這個問題加以詳細的詮釋。我認爲任何人都不相信，會有兇殺的慘事發生在他自己身上。總會化凶爲吉。決不會有什麼事。對別人則可能，決不會對我。

我鬆懈地把自己委於命運。我躺在熱地上，而安紀羅迅速地拾級向我走來。他已經走到突崖的一端，他可能一眼看見我，也可能先在灌木叢中尋找，而最後發現我滿身塵土臥在地上。他來了，他決不會看不見我……

我曾經在那本書上看見過，當一個人的生命被威脅時，最大的危險是他有種放棄的强烈衝動。我從來不

相信。我以爲恐懼會使他像被獵的野鬼一樣一直奔跑到被捕爲止。但是我現在才知道那是眞的。也許我內心中有什麼東西不准我在這樣骯髒恐懼而俯臥的情形中，讓對方發現我；也可能那是一種被獵者的本能。但是這衝動來了之後。我就沒有辦法克制它。

我站起來開始彈去我裙上的塵土。

我沒有望着他。當我起立時，他死樣地站著不動。他就站在突崖左側的路邊。要走開必須由他身邊經過。我由灌木叢中與石子地上走過去，有如我是一個夢遊的人。我沒有望着他，但是看着地上的不平路面。當我經過時，他向旁邊讓了讓路。我慢慢由山道走下去到山凹上。他跟在我後面。

當我到了平地上時，絆了一跤差點跌倒下去。他的手由後面伸來抓住我的臂膀，我被他握一下，似乎肌肉都收縮了。我站定了。

手加緊握着我，然後他猛拉一下，使我面對着他。我想他如果繼續抓住我，我將會大叫起來。可是他放了我，所以我沒有出聲。我知道如果我大叫起來，立刻會被他殺死。但是我退了一步，後面有塊石頭擋住了我的脚。我想都沒想便坐了下去；我站不住了。我把雙手放在石頭面上似乎我可以自其中汲取力量。我抬頭望着安紀羅。

他離我約五、六呎，雙腿微分，一手悠閒地插在褲腰上，另一手則拿着鎗垂在一邊。他的頭微向前傾，

像一隻準備衝鋒的公牛。他濶臉上有緊張的微笑，彎曲的濃眉，似乎沒有瞳孔全是一片黑暗的眼睛，令人看了不寒而慄。粗大的鼻孔在嗡動，像是呼吸急促。鬈髮沾着汗水垂在額前。

當然他也認識我。我看見他對我慢慢打量一番。昨夜在電筒光線中，他一定清楚地看見我。

他說，『我工作室的小朋友，是不是？』他以對丹妮講話的法語說。

我想說話可是發不出聲音。當我清清嗓子時，看見他的笑容深了。我聲音又回來了。『我希望我把你打傷了，』我說。

『那個債，』安紀羅十分愉快地說，『立刻便可以扯平了。』我的手重壓着溫暖的石頭。他突然說，『英國人呢？』

『我不知道。』

他對我前進一步，我緊貼在石頭上。他表情未改，但是聲音不同。『別傻了。妳不是一個人來的。他在那裏？』

我嘶聲說，『我——我們坐在山崖上，看見一個人在附近……那個廸米特。他是個嚮導……我不知道你認不認識他。士明……我的朋友……過去和他說話。他——他以爲昨夜在工作室的是他，而我想——我想他要去查明他到底在做什麼。』

這和實際上情形並無多大不同，我想他可能會滿意。但是這對我並無用處。

『妳一直都在這山崖上？』

『我——哦，不。我到崖上去了一會，然後我想士明該回來了，所以——』

『妳沒去過山洞裏？』

『山洞？』我說。

『我說的正是山洞。』

太陽很冷。岩石也很冷。我到目前爲止，才知道希望已經全然消失。我必死無疑。不管我有沒有看見那些——驢子，山洞，財寶，倪高，丹妮——也對我毫無幫助。最重要的一項事實，是我看見過安紀羅。

他向旁邊走了兩步，把外衣放在一塊石頭上。他一手由口袋裏取出電筒。『妳失落的，是不是？』

『是。』

他眼中一陣意外之色，他一定是以爲我會否認。我坦白地說，『當我看見倪高的屍體時落下的。你殺死丹妮的時候，我剛好也在洞裏。』

他忽然動了一下，電筒發出一道閃光。至少我的話使他感到興趣。如果我能使他再談話下去……如果我能多爭取幾分鐘……也許會有奇蹟發生，使我不致送命。兇手都特別傲慢，對不對？他們往往喜歡和被害者

說話。而這個安紀羅把謀殺的事已看做家常便飯，可能他根本不願多說……但是他也是個虐待狂，也許他喜歡在殺死我之前再恐嚇我一會……

我抓住石頭啞聲說，『你爲什麼要對倪高用刑？你眞的想殺死丹妮？』

沒有用。他把電筒扔在外衣上，又迅速望了周圍一眼。然後他輕輕把鎗放在電筒邊，又轉向我。

我想動，可是我按了石頭一下却向他前衝了一步。我轉身回跑的時候，他由後面抓住了我，把我一把拉回去，有如我是個破爛的玩具娃娃。也許我和他掙扎過，我只記得一陣昏暈；他手的感覺和他的汗味，以及像鋼鐵般的手指。他一手掩着我的嘴巴，把我的嘴唇重重壓在我牙齒上。它滑了一下，我把頭側轉開去，同時用鞋重重地踢他。我儘力利用這點機會，我扭轉身體，想掙開去。他前傾身體又把我拉緊撫住我的嘴，但是他踩到一枚石子上，使我們兩人全倒在地上。

如果我摔在下面，我可能受到重傷，因爲他身體十分沉重；但是他顚了一下向他旁邊倒下，他又拉我一起下去。不過他那掌握並沒有放鬆，當我們摔在地上時，他快得像閃電樣，猛翻一個身，把我壓在他身體下面。

他移換手掌。我仰臥在地上，左臂曲扭壓在我身下，兩個人的體重使它幾乎要折斷。我右腕被他握住，壓在我身邊的石頭上。他另一手又向我的喉嚨。沉重的身體使我不能動，但是我在他身下不斷恐懼地扭動掙

扎與高叫，並且把頭向雙方搖動，想使他的手又不到我的頸子。我高聲喊叫。他用希臘話咀咒，並且重打我的嘴巴，當我的頭被他打得向後仰時，他的手終於抓到我的頸子上，而且移動了一下，又加緊了……

我還活着。我似乎痛苦而昏暈了多少年，然而我還活着。我躺在炎熱的土地上，上面是眩目的天空。安紀羅還壓在我身上。我聽見他沉重地呼吸；汗水的臭味；他的手濕濕地蓋在我口上；另一手還叉在我頸子上，不過它的掌握已鬆；而且它抬了起來。

他還沒動。他靜靜地躺着，望向山凹缺口的方向。然後他的手由我臉上移到旁邊的石頭上準備支撐着站起來。我記得他手放在我的頭髮上，當他撐起時，我的頭痛疼萬分。頭髮被拉得令我發昏。我停止仰望天空，開始轉頭望着安紀羅注視的方向。

他朝着太陽直視。我起初只看見山凹缺口處一片眩目的亮光。然後我看見他了。

我知道那是誰，雖然他只是迎着陽光的一個影子。但是在這時，我感覺得安紀羅的心跳了起來，並且我聽見他粗啞地說，『可明？』

第十九章

『　　我來了
阿波羅為我洗滌潔淨……
……用血償付
兩個人的血債。』

——尤利壁廸斯：『伊莉克特拉』

發現，驚訝，認識——它可能只有幾秒鐘時間，可是在我說來有一世紀長。

士明先側立在眩目的缺口光輝中，然後安紀羅由我身上站起來，脚步像跳舞者一般輕盈，他一定忘了他身邊的手鎗，因為我記得當士明由短牆處像滑冰一樣快速衝過來時，安紀羅雙手立刻機械地伸向腰側。士明在五碼近處揚起大陣灰塵。

安紀羅正站在我身邊，手放在臀邊看着他。

士明好像呆了般地站住。我看不見他的表情；但是我看得見安紀羅的。恐懼又爬進我的血管中，有如被

黃蜂咬後的熱痛。我在泥地上欠動一下，想說點什麼，告訴士明他是誰，但是我的咽喉感到腫痛。我動了一下，眼前浮起一片金星，我一個字也說不出口。安紀羅一定覺察到我在他脚下欠動，但是他沒理會。士明眼睛也不望我。兩個男人互相瞪視，緩慢緊張有如打架之前的兩條狗。

我等待士明像昨夜一樣向他衝過去。我當時沒注意到，他的呼吸多麼急促，他一定是聽見我的叫喊，拚命衝到山凹上來。我也沒想到，他可能認爲希臘人有武器……而且如果他先動手，刀鎗可能先加諸我身……這些當時我都沒考慮到。我只知道士明沒有動。而我心中有種奇怪的寒冷感覺，我想他可能害怕。然後他又慢慢地向前踏了兩步，現在他已不是站在我和太陽之間，所以我可以看見他的臉了。寒冷的感覺頓然消失，我不再害怕了。緊張隨着恐懼由身上消退，我覺得鬆懈而且開始發抖。希臘人打我的地方開始作痛。我轉身，希望能爬開離他遠一點。我站不起來，但是我爬了一呎左右，並且蹲在我方才所坐的石頭邊發抖喘氣。

他沒有注意到我。他先不理我，去對付士明；等事後再來對付我。

士明愉悅地說，『我想你是安紀羅？』他的呼吸還是比較快，但是聲音很鎮定。

『是。那麼你是可明的小弟了？』

『是。』

希臘人以鄙棄與滿意之情說，『歡迎。』

士明笑笑。『我懷疑。我相信，安紀羅，我們以前碰面過。』

『昨天晚上。』

『是。』士明默默地望了他一下。他聲音安靜平板。我知道了他，心中又害怕地急跳起來。他又加上一句，『我但願——昨夜就認識你了。』

我轉過頭想說，『他殺死倪高……和丹妮。』但是我發現自己仍然吐不出聲音。

『你殺死我大哥可明。』士明不曾望我一眼。他的氣息已經平勻了，臉上只有輕鬆與注意的面貌。我現在才明白。十幾年前，可明正是這個樣子。時間在倒流。安紀羅又面對了可明，只是這次的可明已不像上次那麼佔劣勢了。

顯然，安紀羅並沒有想到這一點。他笑了。『是的，我殺死可明。現在我要殺死你，小弟。你們國家裏，男人沒學會做男人。這裏却不同。』

士明十分緩慢地向前踩了一步。然後又是一步。

『你怎麼殺死我大哥的，安紀羅？』

『我折斷了他的頸子。』我驚訝地注意到希臘人後退了。他以他那習慣性的姿式低了下頭。我看見他的黑眼睛瞇着面向太陽。我看見他迅速地眨了兩下眼睛。然後他慢慢後退一步，滑向側面……

我想他是想避開太陽，但是我不知道他爲什麼這樣做。忽然我心中像在黑暗中閃過一道閃電。我知道他要做什麼。我記起了手鎗，士明不知道安紀羅外衣上有把手鎗。

我必須得行動。但是我要由泥地上起來，就像要移動一個大土塊一樣。我像條魚一樣用盡全身力量打了個滾。當安紀羅突然要彎腰取鎗時，我拉住懸吊在石頭上的衣袖。

我以全身力量把衣袖猛拉一下。它被石頭掛了一下，由於我的猛拉，衣服被我拉破了。電筒像火箭一樣飛碰到我頭上的石頭。手鎗飛得很高很遠，落在三碼外的石頭堆中不見了。它而且碰了一下希臘人伸下來的手。他咀咒一聲，踢了我一脚，這時士明像氣鎚一樣把他擊倒在石頭上。

士明急跑對他揮拳而來。希臘人雖然跌在地上，仍能伸出前臂擋住對他咽喉打來的第二拳，又同時用手肘彎朝士明下腹頂過去。我看見他身上一陣痛苦，有如一隻被撬開的貝介。當他後退時，希臘人利用石頭做爲反彈板，立刻支着身體跳開去。士明的嘴扭曲了一下。希臘人一拳打過去，使他頭向後仰，有如頸子斷了一樣，他倒了下去。當他倒下去時，他彎起一腿，絆住安紀羅的膝蓋，利用那人的衝量使他倒翻過去。希臘人還沒有落地，士明已滾過身子壓在他上面。我看見希臘人踢出一腿，但是沒有踢準，又用拳頭朝士明頸子上打去。士明打了他咽喉一下，兩人抱在一起，滾在泥土地上，周圍昇起一陣灰塵。

我看不見……分不清楚……安紀羅在他背上，士明似乎用手反勾住安紀羅，想像安紀羅方才扭我一樣把

他反扭起來。希臘人又朝着他臉上打，雖然這些短拳力量並不太大，可是士明嘴角已在流血了。忽然希臘人張開拳頭猛抓，它到了士明頰邊然後再向上去，大姆指在尋找士明的眼睛……

我自己已經掙扎起身，扶着身邊的大石頭。他不行，他沒有辦法……他比較年青，他會作戰，但是安紀羅身體比他魁梧，還有那麼多年兇狠的經驗……如果我能幫助……只要我能够幫助他……

我蹲在地上摸找一塊大石頭，我的手發抖得有如落葉。我可以像昨夜那樣打擊他……如果我可以找到武器——也許手電筒——

手鎗！

我扔下石頭，氣息十分急促。我走向手鎗飛落的石頭堆去。它不是落在這裏不見了的嗎？沒有。那麼這裏？沒有……哦，天啊，這裏……

那裏，在白色的石灰石上留有它擦過的痕跡……我把顫抖的手伸向兩塊相合的石頭下去。它劃傷我的皮膚，但是我根本沒有注意。我把手臂伸得儘量遠去。我的指頭碰到什麼光滑而陰凉的東西……金屬。我感到我的嘴唇發抖，上面有淚水的鹹味。我貼着石頭臥下，使我的手伸得更深一些去。殘酷的石頭劃破我的手，我感到血已經在往下流滴。我手指强向前伸抓。我抓到了鎗。但是我努力把它拉出，因爲我的手掌握着鎗柄，而沒有辦法由窄狹的石縫中抽出來。我愚蠢地拚命往外拉。但是傷處使我痛得哭出來，我仍然拉不出手鎗

……

士明已經躲開了挖抓的手指，當兩人抱擁稍鬆時，希臘人猛力掙脫滾開去。他的動作快得似乎不是他這種體型的人所該有的。當他走開後，我看見他地上的手在摸索塊大石頭。但是士明一樣快。希臘人掙開的動作，也同時使他站起身來。他看見希臘人在抓石頭。當希臘人的手放在石頭上，肌肉收緊時，士明跳了過去。他的脚踩在那人手上。石頭在最下面，我聽見那人發出像是手已拆裂的可怕叫聲。但是他抬頭把脚踢向士明的下腹。士明看見他踢過來，想側身讓開。脚踢在他大腿上。士明的手伸起來，我看見他一抬一扭，希臘人像條牛一樣側身倒地，而士明又向他撲過去。又是一拳，打在肉骨上發出難過的聲音，然後安紀羅翻到上面，拳頭像鐵鎚般擊下去……

我放開手鎗。我把頭低到石頭基部，用發抖無用的手拚命挖掘想把重石撥開。我後面傳來他們身體在地上滾動的聲音以及喘氣和痛苦的聲音，我想那是來自士明。

我手下的石頭鬆了，我把它推開，又撥搖第二塊。然後一堆乾泥土和碎石子。

然後我看見手鎗的藍黑色光芒。

我推開最後一堆石頭，把手伸進去。鎗口正對着我。我抓住它把它拉出來。我根本沒想到這樣拿會有什麼危險。我由粗石間把它拖出來，用顫抖的雙手捧着。我發現手鎗原來是如此沉重……

我一生從未碰過鎗。但是它當然十分簡單。只要你對準後扣動扳機就行了；我懂得。只要我能靠近一點……只要兩個人能够稍爲分開一點能讓我看清楚一點……人只要對着目標開鎗就行，那麼安紀羅就死了；在剎那之間便失去了生命。我當時並沒考慮到那是一件不對的事。我不穩的向前走了兩步，他們兩個人還在地上掙扎打鬪……

說起來很可笑，似乎走路不是件易事。土地不穩定，泥土阻擋我，手中的手鎗太重，天空亮得我看不清楚前面……

兩個人還滾在地上相執。下面那個突然用勁。兩個身上全是灰土；我根本看不清楚是誰的一手被反扭在背後……以及是誰在對方上面，移動他的掌握，打算作最後一擊。如果他們可以分開一會……如果我看得清那個是安紀羅……

上面那個人壓着對方，一手緊緊壓着反扭的手，另一手則擁向對方的頸子。我望着那擁勒越來越緊……仰臥的人頭部痛苦地向後仰。黑髮上全是紅泥土。寬濶殘酷的臉上也沾滿紅色，躺在地上的是安紀羅，在士明勒扼中發出痛苦的呻吟，他想推開士明的力量也越來越弱……

我手裏拿着鎗站在那裏，我像做夢般瞪着兩個起伏的身體，他們呼吸聲如出自一人，而他們就在我脚邊的地上。

士明肩上的肌肉高高突起。希臘人的頭又向後面仰了一些。他的笑容痴呆而可怕。他身體做了最後一次掙扎後，便側臥在地上。但是士明沒有放鬆。就在這個已往李可明被殺的地方，我望着士明的手臂往後壓，安紀羅的咽喉發出一種尖嘶的聲音……

我知道士明此刻已經不需要我和手鎗了。我轉身坐在大石頭上。我十分疲乏地靠着炎熱的石頭閉上眼睛。

過一會，這裏一片寂靜。

安紀羅靜靜地躺着，可怖的臉朝上。士明慢慢地站了起來。他站着向下看了一會。他臉上全是泥污與血漬，而且有疲倦的線條。我看見他十分乏力地站立在那裏。他伸出手背擦拭去臉上的血。他手上也全是血。然後他轉身第一次看着我。他好像是要說話，但是我看見他伸出舌頭潤濕泥結的雙唇。我立刻答覆他的面容。

『我很好，士明。他——他沒傷到我。』我又能發出低啞而不穩的聲音。但是沒有什麼話好說的。我低語道，『驢上有根繩子。在洞旁邊。』

『繩子？』他聲音也不像他自己的。他慢慢向我走過來。『做什麼？』

『他，當然。如果他又復原——』

『親愛的海愛，』士明說。他又看見我的臉色。不禁有點生氣。『妳以爲我對他會怎麼樣？』

『我不知道。你當然應該殺死他。只是——當然你把他殺死了。』

他口角扭歪。那不是笑容，而且他一舉一動都和以前不一樣。那是一個陌生人站在我前面的陽光中，那是陌生人的聲音。他默默地站着下望雙手。我還記得它上面的血漬。

嘔吐之感已去，世界鎮定了。我由於羞愧，迅速地說，『士明。對不起。我——我還想不通。當然你必須那樣做。只是……好像太現實了。你當然得那樣做。人必須在一個時刻……接受……這種現實。我眞該死。』

他笑了起來，疲倦中露出眞正的笑意。『還沒完。妳可能是對的。但是妳——到底打算用它怎麼樣？』

『用什麼？』我跟着他的眼光，呆呆地看向我手上的手鎗。

他前傾身體由我手中取了過去。他染血的手指避免和我相碰。他的手也有點發抖。他把鎗小心地放在一邊。『我想放在那裏可能比較安全。』

沉默。他站在我前面，仍以陌生的面容低頭望着我。

『海愛。』

我望着他。

『如果妳不把那東西弄掉，』他說，『我已經死了。』

『我也一樣，可是你來了。』

『親愛的，當然。如果他拿到手鎗……』稍爲停了一下。『妳會向他開鎗嗎，海雯？』

我忽然無法自制地發抖起來。我幽幽地說，『是，是，我會。我正打算……可是你……你自己殺死了他……』

我開始無助地哭了起來。我盲目地伸出雙手，握住他滿是血漬的雙手。

我們併肩坐在大石頭上，他的一手擁着我。我記不得他說了些什麼；我想有部份時間，他是在低聲罵人，這好像和他以前爲人不一樣，我在低泣中有時又破涕爲笑。

我儘量地說，『對不起，我很好，我不是在發神經，那是——一種反應。』

他狠狠開口，我從來沒看見過他那麼憤怒。『我決不原諒我就這麼輕率地把妳拉了進來，天啊！如果我會想到——』

『不是你拉的。是我自己要參加，所以我是自作自受，對吧？事情變得這個樣子，不是你的錯。人必須盡他的力量，因爲你要替可明報仇，是不是？』

『可明？』

『是。你說悲劇已經過去了，但是當你知道安紀羅還活着——』

『親愛的小姐，』士明說，『妳不會以爲我眞是爲了可明而殺死他的，啊？』

我麻木地望着他，『不是？但是你說安紀羅——』

『我說的話他懂得。這裏還是以血還債的國家。』他望望脚邊地上。『哦，我承認一部分是可明——當我發現在此地面對着他。我知道他還活着，心中殺意騰騰，甚至我還不知道廸米特所說的別的事。』

『廸米特？哦，他告訴你？』

『我們立刻便讓他開口了。尼可來幫助我。』停了一歇。『他對我說他們兩個如何殺死倪高。』

『那麼你知道……』我放心地嘆口氣。我記得當時士明的眼睛神色，以及他殺死安紀羅時的單純心情。

我發個抖。『哦。』

『而且，』他說，『只有妳一個人在這裏。』

我沒說話，我眼睛看着山凹上空二個慢慢盤旋的黑點。士明在我身邊則默默地看着地下。他忽然顯得十分疲倦。別人看了，會以爲在地上翻滾之後，失敗的是他而非安紀羅。『我關懷任何人的死亡……』我想起在土石堆後的倪高。

寂靜在延長。我覺得我聽見山裏什麼地方有石頭響動和低喊的聲音。士明沒有動，我說，『告訴我，安紀羅是怎麼來的？他爲什麼到現在才回來？』

『他以前回來過。我們所猜的尋金一事，沒有錯——燈光與聲音，廸米特的詢問——但是我猜錯了尋金的人。那不是廸米特。他本來對山洞藏金毫無所知。當安紀羅於一九四四年離開希臘前往南斯拉夫，他希望能儘快回來。可是他又謀殺了人——這次是政治謀殺——結果在客居國被判終身監禁。兩年前他被釋放，便秘密地回來找他堂弟。他把秘密告訴他，因爲他可以秘密收容他，而且是個好幫手。他們一起查詢，但是沒有結果。廸米特儘量向史蒂芬打聽，不過他們在春夏之間，一定在地震區查了許多次。結果他們只好暫時放棄。安紀羅又回到意大利去。我想他大概準備本年春天雪一化便回來，可是這時我寫信給史蒂芬，一時大家都在傳說我要來德菲，他決定等我帶他去那個地方，如此而已。』

他望了我一眼。『現在，妳是怎麼回事？妳爲什麼由洞裏出來？如果妳躲在洞裏，他絕對找不到妳。』

『不。』我把他跟着廸米特走後的一切告訴他。我發現我自己十分平靜地敍述。似乎我所遭遇的只是一場戲而已，似乎那些事不是發生在我身上，而是一個我在書中唸到的故事。但是我很高興有士明的手擁着我的肩膀和天空太陽的熱力在照着我。

他默默地聽，當我說完後，他過了幾分鐘才說，『我似乎把妳拉來的責任更大了。』他眼睛首次望向屍體躺着的地方。他說，『眞是場血債，』他說，『可明，倪高，可憐的傻丹妮。當然，還有妳……』他吸了一口氣。『我懷疑神祇們會不會因爲今天的事，將來對我作祟。』

『不，我想他們不會。』

我們後面傳來一聲大叫。尼可隨着一陣石子聲響跑過山凹向我們而來。

『美麗的小姐！』他喊，『士明先生！好了！我來了！』

他停在我們面前，他驚訝的眼光朝我們看——我骯髒撕破的衣服，傷痕，我劃破的手腕，以及滿身血漬的士明。『聖母，他在這裏？安紀羅在這裏？他跑走了？他——』

他忽然看見了屍體。他嚥口氣，望了士明一眼。他好像想開口說話，但是又閉上嘴巴，緊張地走向安紀羅躺着的地方。山凹口又傳來緩慢的脚步聲，那是史蒂芬，他停了一下，又走向我們。士明僵硬地站起來，老人停在我手肘邊。他沒有開口，但是慢慢地點點頭，然後他笑了。我想他大概想向我說話，但是尼可正好跑了回來。他向士明說出一串希臘話，他似乎是用希臘語把經過情形告訴他。我只聽懂『可明』和『英國人』和『法國女孩』等字。但是我忽然感到疲倦而懶得去理會他們。我靠在陰影中，三個人在對面談話。然後士明說一句話後，他和史蒂芬一起走向山洞。

尼可等了一會，『妳不舒服，美麗的小姐？』他焦急地問，『那個——那個保加利亞人——傷了妳？』

在希臘，叫人保加利亞人是最大的侮辱。『沒什麼，尼可，』我說，『我很怕，如此而已。』我對他笑笑。『你應該早點來。』

『我希望我在這裏！』尼可望了屍體一下。他又欽佩地望着我。『我應該能對付他，不但爲了我祖父的弟弟，而且爲了妳，美麗的小姐。不過，』他又說，『士明先生也幹得不壞，是吧！』

『以一個英國人來說，是的。』我說。

『實在，英國人。』他望我一眼，厚顏地笑着說，『當然，』他說，『我幫他對付廸米特，我，尼可。』

『他對我說過。你把他怎麼樣了？』

黑眼睛睜得很大。他有點害怕。『我不能告訴妳。妳是個小姐，而我——』他又笑了笑。『妳是說後來？我帶他到路上去，不是去德菲，因爲我要回來幫助士明先生，妳知道。那裏有部卡車，我對那些人解釋後，他們把他送去德菲警察局。警察就會來。我立刻去帶他們來。』

『哦，』我十分無力地說。

我所坐的陰影處，太陽白熾地照着。尼可穿着藍襯衫，上面有紅色的花樣。

我聽見他高興地說，『妳累了，妳不願意走路。他們可能要找我，不是嗎？我去了。』

我閉上眼睛向後仰靠。我聽見他以跳躍的步伐走過山凹去。

過了許久，三個人由洞穴走出來到了陽光中。

尼可先出來，牽着驢子。他似乎神情比較低下，而且有點蒼白。他沒有向我走來，而騎上驢背，踢了一脚走出山凹去。

史蒂芬和士明又站着談了一會。史蒂芬似乎很憂傷。我看見他對士明點點頭，然後望着三個黑點盤旋的天空。然後他轉身走到屍首附近的暗影中去。他坐在那裏，前傾着頭好像在等待什麼。他閉上眼睛。他似乎十分蒼老——老得像是時間本身。

這是我永遠不能忘懷的景象——悲劇的尾聲。上面是藍色的天空，這裏是以血債相還的屍體，那裏是像宙斯大神般低頭的白髮老人。

那裏又傳來低沉的樂聲。又是那牧笛在浮游，它曾經領着我走進阿波羅的聖井。

士明的影子到我身邊來。

『尼可去帶警察了。他想送妳去德菲，但是我告訴他妳目前還不宜旅行。妳和我還有事要做，對吧？』

我幾乎沒聽見他的問題。我失神地說，『警察？』

『別怕。我不會有麻煩。除了他做了多少惡事之外，他還想殺死妳。』他笑笑。『妳來嗎？史蒂芬快睡

了，他也不會懷疑我們上那兒去。』

『你沒告訴他和尼可關於神像的事？』

『不。現在黃金與鎗都不是我們的問題了。可是另一個問題還要我們解決。妳知道答案嗎？』

我疑問地望着他，也許有點猶豫。

他點點頭，我慢慢地說，『我想是的。』

他笑着向我伸出一手。

我們默默地走進洞。士明的電筒已快完了，但是還勉强看得見路。他停在進口處，我看見他彎身停在方才放箱子的地方，他站起來一手拿着安紀羅的鐵鍬。我默默地跟着他走到山縫的石板處。

電筒光停在石頭舊工具痕上。『那裏，』士明輕說。『它可以輕易地滑回原處。只要再三、四吋便封閉了洞口……我們再等一下。』

他放下鐵鍬，我們最後一次走進去，通過彎曲隧道到了明亮的城堡。

兩千年來他站在那裏沒有動過。現在由於奇蹟，他又在最後一秒鐘，得以保全不被人碰觸。太陽已西沉，樹葉間的日光也更斜。

我們跪在他脚邊喝水，我用手合起來，把水灑在我臉上頸上。然後用冰冷的水冲着我的手腕。它刺了我的傷口。

我這時注意到我左手中指上的痕跡已消。上面已經沒有菲立戒指的印跡了。

我痴望着我的手。

士明向前傾身把什麼東西放在雕像脚部石頭上。那是一道金光。

他望着我笑了笑，『阿波羅的黃金。我祈求他把安紀羅帶回來。果然如此。那是個誓言，記得吧？』

『我記得。』

『那是妳對着神像祈求的時候。』

『我也是。我必須平分你的金幣，士明。我沒有東西好奉獻的。』

『那麼我們平分，』他說。他又恢復了以往的悠閒口氣。但是我立刻轉身望着他。灰眼睛望了我一會，然後我轉身隨意地拿起倪高的水壺。『我們把這個也留在這裏，好不好？』

在草地上又有什麼閃亮了一下。我拿起它。又是一個金幣。

『士明，看！』

『什麼？天賜的？別說是阿波羅給妳——！』他立刻停止，當我向他伸過去的時候。

『這是紀念品。那表示倪高同時發現了神像和黃金。他一定把這個放在這裏。』

101734620

『他會嗎？』

『那麼會是誰——？』我看見他的臉，立刻閉口。

他點點頭。『是，當然，可明也在這裏許了個願。』

他由我手上接過，把它放在神像脚邊的水壺旁。